罗马尼亚戏剧选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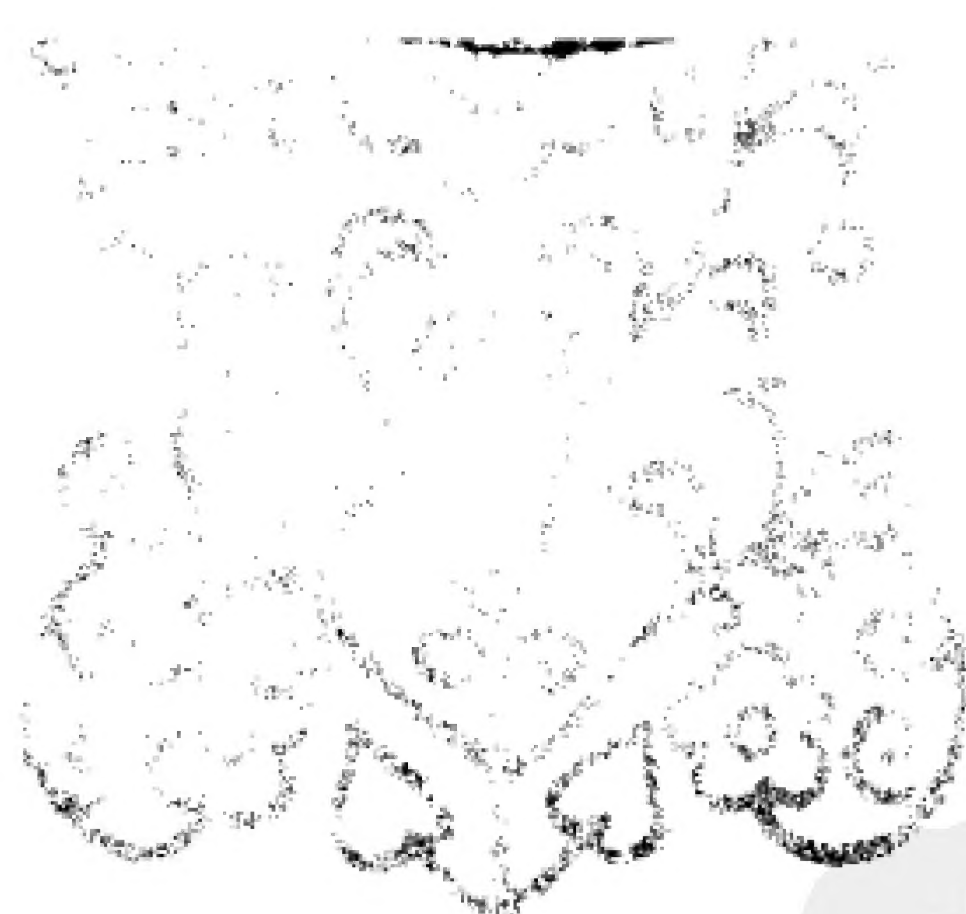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文学

罗马尼亚戏剧选

下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廖开明

罗马尼亚戏剧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466,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 $24\frac{5}{8}$　插页2

1981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书号10208·56　　定价1.85元

目　　次

四幕话剧

权力与真理

蒂·波波维奇著

冯志臣译

蒂·波波维奇是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现任罗共中央委员。他于一九三〇年生于奥拉迪亚市的一个职员家庭，一九五三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

波波维奇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早在一九五五年他就发表了描写罗马尼亚八月二十三日武装起义的长篇小说《陌生人》，三年后又发表了反映土改时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渴望》，一九七〇年发表了中篇小说《伊布之死》。后来，他积极从事戏剧和电影创作，发表了剧本《巴沙卡格里亚》和电影剧本《勇敢的米哈依》、《纪念碑》等。

《权力与真理》写于一九七三年，是罗马尼亚当代政治剧中的代表作。这出戏的情节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的两个因素——权力与真理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当年革命的老战友在建设时期由于观点不同、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变化；权力和真理之间的矛盾，它的发展，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同时也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命运。

人　物

巴维尔·斯托扬，六十五岁

米哈依·杜马，四十五岁

佩特列·佩特列斯库，五十岁

瓦西列·奥拉留，五十五岁

蒂佩留·玛努，四十七岁

玛尔塔，四十五岁

尼基福尔老爹，七十岁

伊昂，五十五岁

安德烈，二十五岁

特拉扬·莫里耶什，五十五岁

马尔丁大夫

军官

准尉

士官

司机，三十五岁

几名工人，几名农民和几名儿童。

故事发生在现代。

第一幕

〔舞台上照射着奇特的红色灯光。

大夫　是——呵——呵。（很快地）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呵”意味着你的病情十分严重和叫人担忧。这是我说话的一种毛病。

斯托扬　人一上了年纪就沾染上各种各样的毛病，甩都甩不掉。

大夫　你还吸烟吗？一天几支？

斯托扬　你让我怎么对你说呢？

大夫　（露出职业性的笑容）说真话。

斯托扬　（突然用力地盯住对方的眼睛）那你……你对我说的也是真话吗？

大夫　（聚精会神地思考片刻，然后带着开朗的面孔直视对方）是的，是真话，巴维尔。

斯托扬　（停顿）谢谢，马尔丁……（脸上仍挂着笑容）可是……

大夫　（见对方态度冷淡，露出惶惑的神情）我可以介绍你让别的大夫再瞧瞧……

斯托扬 （作坚决的手势）我只相信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四四年七月，当他们把你从刑讯室推进牢房的时候，你瘦得象一只干瘪的猫。可你现在，见鬼，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你那时一进牢房，就行军礼……还真有军人的气魄！你报告说："判处死刑！"

大夫 （轻声地）我不怕牺牲……

斯托扬 不。你一直以为他们不会判处你死刑。尤其是对你。（声音很低，似乎惊奇地）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相信他们会判处你死刑。你还是有空就去钓鱼吗？

大夫 是的。上个星期，在多尔纳……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钓鱼特许证的关系吧，我钓上来一条……（用手比画一尾大鱼）

斯托扬 过些日子我给你寄一副英国钓鱼竿来，好极了。"莎士比亚牌"的……

大夫 （背诵格言似地）渔具越贵重，鱼儿越不上钩。（送对方出门）

斯托扬 （突然愤怒地转过身来）让这种话见鬼去吧。我们怎么竟然学会了搞文字游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哎，现在真应该痛饮一场，一醉方休呵。

大夫 如果你愿意……

斯托扬 不，谢谢。不是那种"场合"……再见。

〔舞台分三景：

〔大街，一条偏僻安静的街道，这里是情侣和退休者们散步的好地方。

〔庭院。县委招待所的庭院。修饰得过分整齐的院子里点缀着对称的花坛，潺潺的小喷泉，几丛灌木，周围是铁丝篱笆。一座陈旧的马拉穆列什式样的大门显得很不和谐。

〔室内，别墅的宽敞的客厅，大型的家俱，突出的壁炉，枝形吊灯。几件不相称的乡下用具：一个陪嫁姑娘用的衣箱、几把三条腿的椅子、坛坛罐罐和一个角橱。几幅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间的"现实主义"图画，其中只有一幅称得上非常出色。那是老工人尼基福尔老爹的肖像，画得很生动。

〔院子里有：瓦西列·奥拉留（瘦高个儿，花白头发，衣着很朴素，右腿微跛）、特拉扬·莫里耶什（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仍很健壮。衣服不成套：两排纽扣的制服、农民式样的衬衣、长筒胶靴、猎人的小帽）、司机——样子普通。

〔他们正在忙着什么事情。

奥拉留 （面向司机；用生硬的审问口气）喂，你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开车走了？

司机 （下意识地）报告首长……（奥拉留苦笑着瞪了他一眼）请原谅……说惯了。

奥拉留 （象刚才那样苦笑着）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改过来？

司机 （简短地）没有。（接着刚才的话碴儿）我尽了一切努力说服他，并且作了具体的说明……车辆增加，交通拥

挤……警察局的那些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唔，我并不是反对这个，我是说，他们指挥起交通来，又严格，又认真……可是他，他根本不听我的劝告。他只是望了我一眼……我有什么办法呢？您不知道他这个人的脾气……

奥拉留　（小声地，声音非常低地）我知道。我了解他……

莫里耶什　（一直带着极不满意的神情审视着那座马拉穆列什式样的大门）我说奥拉留先生，我一看见这个破烂玩艺儿……这个戴切巴尔大公时代的老古董……我就想拿起斧头把它劈得粉碎。可是，怎么敢劈呢？这是斯托扬同志当第一书记的时候买的……甭提花多少钱啦。我当时给了个价，一百五十列依，可是那个老乡一看有利可图，马上就把价钱抬高了……咳，整条街的风景都让它给破坏了。我一直建议：同志们呐，我们应该为党的招待所定做一座漂漂亮亮的大门，铁的，有花棂，再配上个红五星。可是，亲爱的奥拉留先生……

奥拉留　（生硬地、斩钉截铁地）莫里耶什！不许你叫我奥拉留先生，明白吗？永远不许叫。

莫里耶什　（软弱无力，低声下气地）请您原谅。我没有坏心。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不开会的时候也喜欢别人称呼他们"先生"。

奥拉留　（生硬地）我不喜欢，你不要这样称呼我。

莫里耶什　（知趣地岔开话题，审视大门）又该油漆喽。

〔大街上走过一对很漂亮的年轻人。

姑娘　还罗嗦什么？我对你说过：我不爱你了。

小伙子　别说蠢话……

姑娘　你应该知道，我比你更了解我自己的感情。

小伙子　好吧。可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姑娘　没有。就算我们两个演了一场戏。

小伙子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姑娘　没有。

小伙子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姑娘　我发现我不爱你了。这也是可能的，不是吗？

小伙子　听着，你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感情是行不通的……

姑娘　呵……上纲了……你可能还打算把我的问题提交组织讨论呐……好整一下我的感情……

小伙子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转身走开。她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招待所的院子里。

司机　（耳闻目睹了这场争吵）是呵……蜜糖里泡大的人。要巧克力吗？喏，巧克力来了。要橘子吗？……喏，橘子来了……所以才生得这么软绵绵的。她要是这样对待我，我早就煽她一个耳光了……

莫里耶什　（故作明智地）有什么办法呢，吉古先生？平等嘛……（看了奥拉留一眼，赶紧"改口"）我不是反对平等，奥拉留同志，女人和男人平等是件好事情，不过得坐到她们的板凳上去……瓦列丽娅太太……不，瓦列丽娅同志近来好吗？

奥拉留　(冷笑)你愿意怎么称呼她，就怎么称呼她……她陪女儿到布加勒斯特去了，去参加高考……

莫里耶什　吓！那个小同志……长得这么大了？她想当什么？

奥拉留　(无表情地)当艺术家。

莫里耶什　咳，有什么办法呢？(用哲学家的口吻)一切都是可能的。

司机　甭废话了，你这个傻瓜。只要她一唱起“共和国，伟大的祖国”，就连你这个富农分子也得拿起武器爬上街垒去战斗……

莫里耶什　我说吉古同志，开玩笑可别开过了头。我是四六年的党员……

司机　吓，你是党员，但是个受过严重警告的党员。

莫里耶什　早就撤销处分了。

司机　谁给你撤销的？

莫里耶什　谁？斯托扬同志。我现在在温室工作，在党委招待所的农场工作。就是说，我还担任领导工作。

〔室内。玛尔塔，四十五岁，但仍然很漂亮。她心神不宁地倾听着每一辆汽车经过的声音。屋门悄悄地开了，斯托扬走进来。他身材高大，魁梧，有力，鬓发斑白，脚步沉重。他望了她一会儿。她没有听见他进来，但是感到背后有人，她转过身，差一点叫出声来。

玛尔塔　我怎么没听见汽车响……

斯托扬　我把它扔到市中心了，险些撞倒一个昏头昏脑的家伙。老了，城里的路也不熟了……

玛尔塔　(流露出羞涩的爱慕感情)哪儿的话……

斯托扬　我是走着回来的,这样很好,又符合医嘱……

玛尔塔　(思索片刻,小心翼翼地)魏恩曼大夫说了些什么?

斯托扬　(急促有力地)都是些废话!让他靠边吧!没有什么!他能知道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你比他知道得还多呢。

玛尔塔　如果你喜欢这么说……

斯托扬　(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猛然转身)你找过他们了?(她点头)你找到他们了?

玛尔塔　找到了。

斯托扬　人呢?快点说呀,你怎么……?

玛尔塔　(故作喜悦)杜马同志说他会来的,一定来。但是得晚到一点,开党委会。

斯托扬　(笑)正是这位老兄吹嘘说他要取消会议……其他人呢?(对方沉默)佩特列斯库在城里,这我知道。你通知他了?(尴尬地笑着)我敢打赌……他会来吗?

玛尔塔　(眼睛看着另一个方向,无表情地)不会来……他说……他说同你没有什么好谈的,要说的话已经全都说了。

斯托扬　(失神地)是——呵。(严厉地)请你说清楚些。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玛尔塔　他说,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斯托扬　(轻声地,恼恨地)可能……

玛尔塔 （走到对方的身旁，想要抚摩他，但感到羞怯，中途而止）你别生气，你知道这对你的身体不好……算了吧……杜马同志会来的。他一定来。你知道他是多么敬重你呀。（很快地）奥拉留同志早就来了。

斯托扬 唔。你怎么不叫他进来。玛努呢？

玛尔塔 （到现在为止才感到自己很窘）我找过他，刚刚找到……（为了防止对方发脾气）他说他非常抱歉，很对不起，真心实意地对不起……他必须到现场去。

斯托扬 （霍地跳起来。走向电话机，拨了一个号码）找玛努说话！什么，我是谁？我说过了，找玛努接电话！是的，亲爱的，你没有忘记我的声音，这使我很高兴。我刚才说了，找玛努说话！马上。（突然，声调大变）喂，你听着！什么现场？你靠边吧！我不管你什么现场不现场！是吗？你小心点，别惹我发火。呵，是吗？可以延期？这说明你刚才在说谎。我等着你。（坐在扶手椅上，呼呼地喘粗气）玛努这个家伙是否定一切辩证法则的活典型。

玛尔塔 你知道，他是个能干的人。他一直忠于你，非常爱戴你。

斯托扬 对于你来说，整个人类都是由能干的人组成的。算了吧，这样也好，非常好……我干嘛需要他忠于我？他应该忠于党，这才是我对他的要求……（淡淡地一笑）玛努这个家伙搞地下斗争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左倾分子……只要有一个星期没爆发世界革命，他就憋闷

得心痒难熬了。(忽然显得特别苍老)有一次，似乎是在阿尤德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不，不……(高兴地)肯定是在阿尤德……他通知我，他要搞示威性的自杀，以便引起世界舆论对我们牢房条件的注意……

玛尔塔　(笑着)蒂毕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

斯托扬　可恨的是他干得出这种事情。不过他还有点组织纪律性，征求了我的意见。

玛尔塔　后来呢？

斯托扬　(有力地，惬意地)我抽了他两个耳光，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沉思片刻)这是我有生以来打过的唯一的人……其余嘛，是别人打我。

玛尔塔　(很快地)算了，别想这些事了……

斯托扬　那么，你让我想什么呢？

玛尔塔　想美好的事情……

斯托扬　是——呵。杜马请我来参加水电站的投产典礼，我感到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他没有忘记我。(环顾四周)这里的变化不太大。

玛尔塔　(很快地)不，很大。新修了一间大厨房，象教堂一样宽敞……还有许多洗澡间……

斯托扬　我当时是多么讨厌这所房子呀！四八年的时候，巴尼丘差点把我搞死。那时，玛努和奥拉留硬是把这所房子塞给了我……他们说："斯托扬同志，我们负责您的安全。这所房子很保险，便于警卫……"他们一直缠着我，直到我投降。他们答应以后再给我找一所更合

适的房子，但是后来他们不提这个碴儿了，我也忘了。

玛尔塔　这所房子很坚固……当然，现在当招待所，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我喜欢它。

斯托扬　（偷偷地看着她）你还记得你手里拿着铲刀，出现在楼梯口的情景吗？我当时以为你要用铲刀砍我的头呢。

玛尔塔　（笑着）上帝保佑……

斯托扬　（模仿玛尔塔）“第一书记同志，你晚上想吃什么饭？”

玛尔塔　天哪，你当时看着我，冲我喊叫：“你是什么人？”我害怕极了，腿都吓软了。我不记得我那时是怎么回答的。

斯托扬　你回答说：“我是玛尔塔·勒杜列斯库同志。”

玛尔塔　你那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这张大桌子旁边……你问我：“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说：“玛努同志……”你大声喊着：“哪一个玛努？”我当时吓得全身发抖，后来我才发现，每当你失去镇定的时候，你就这样令人讨厌地吼叫。

斯托扬　你说什么？！你靠边吧！……（这是他说话时的一个口头语）

玛尔塔　你总是无缘无故地说“你靠边吧！”……后来你又接着说：“冰箱里有一瓶葡萄酒，再拿两个杯子来。”……我给你斟上酒。你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喝……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斯托扬　(小声地)玛尔塔……搞地下斗争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女同志……她的化名叫玛尔塔……

玛尔塔　你总不肯对我讲讲她的事情……她……漂亮吗？

斯托扬　(象往常一样)嗯……(眼光突然变得冰冷)告诉我，玛尔塔，当时玛努和奥拉留委派你……料理我的住所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向你交待了同我一起生活的任务？

玛尔塔　(停顿片刻)巴维尔，你以为我配吗？

斯托扬　不，不配。

〔大街上出现几个拿着塑料和木制手枪的儿童。他们吵吵嚷嚷地玩打仗的游戏。奥拉留走向篱笆。

奥拉留　别打了，喂，你们不害羞吗？都是些小伙子了！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早就自己挣面包吃了！

第一个孩子　(向他瞄准)啪！你被打死了！(奥拉留滑稽地俯倒在篱笆上。司机走过来)

司机　请允许我……

玛尔塔　(拿着一纸袋糖果出现在大街上)孩子们，请你们到那边儿去玩，不要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很有秩序地排成队，等候分糖果)把那些手枪扔掉，玩玩别的游戏……对，好极了，你们都是听话的孩子，我很高兴……(玛尔塔走开；孩子们向门口涌去)

第二个孩子　过一小时我们再来，那时她可能给我们馅饼吃。(有一个孩子突然转过身来，象演西部电影似地，向奥拉留开枪。奥拉留仍然把身子依在篱笆上)啪！啪！

奥拉留　甭浪费子弹喽，我已经死了。

司机　见鬼，他们为什么喜欢这种游戏？我，我一听见他们“啪——啪”地放枪……上校同志，您知道，我有时在夜里，每当我回忆起……您一定记得，那是在国有化之后，匪徒们放火烧了工厂。当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绑架了新厂长特里凡，缩到厂房中顽抗……

奥拉留　特里凡现在干什么呢？

司机　退休了。整天拿着百十根钓鱼竿蹲在河边钓鱼。连个鱼毛儿也钓不着。我给他弄到一张钓鱼特许证，让他也在养鱼场过过瘾……

莫里耶什　（一直注意地听着）后来匪徒们怎么样了？

司机　他们缩到厂房里顽抗……安德烈……这个小伙子足球踢得真棒！您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奥拉留　在布加勒斯特，已经是上校了。

司机　……他拿着话筒喊话：“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跑不了啦！”匪徒们在里面喊叫：“公安部队从工厂的院子里撤出去！否则我们就枪毙人质。”……（面向莫里耶什）那时，上校同志……

奥拉留　我当时是大尉……

司机　……上校同志穿着衬衫……爬上了屋顶。我吓得闭上了眼睛……有一个消防用的旧梯子从屋顶通到敌人的背后。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只能听见工厂燃烧的噼啪声。后来，啪地响了一枪！……接着敌人打了一排子弹。后来又是啪地一声！

奥拉留　我那时使的是一支巴拉贝鲁姆手枪，很准。

司机　（深深地沉浸在回忆中）后来，一片沉静。死一般的沉静。厂房的大门开了，上校同志退着走出来。然后是那些匪徒们，都举着双手。

奥拉留　我当时很幸运，因为我从前在那座工厂里作过工，对那里的地形和设备了如指掌。

司机　是够走运的了！您是个神枪手，弹不虚发。您现在还打得那么准吗？

奥拉留　不知道。

司机　您还保存着那支巴拉贝鲁姆手枪吧？

奥拉留　（小声地）是的，还保存着。

司机　要交出去就太可惜了，不管怎样，总是个纪念。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时候，那个德国上校嘴里咕噜着德国话“请接受我的武器”，向您缴枪的情景……（面向莫里耶什）喂，我说，可靠的盟友，你对这些事情是一点儿也不懂！

莫里耶什　不懂，我怎么能懂！那个时候是富农和铁卫军向我们逼租要捐，用玉米填饱了你的肚皮，是不是呀？可是我们这些人却被关在地牢里，他们还在教堂前面为我们竖起了绞刑架……那时，若不是奥拉留先生带着公安部队及时赶到，我早就吃不成今天的面包夹肥肉喽……巴尼丘那个匪徒把我的兄弟佩特鲁押走了，两个月后我发现他在树林里被杀害了，眼睛给剜掉了，男子汉的那个玩艺儿也给割去了。你说说，我能不懂

吗？奥拉留先生……不，奥拉留同志，巴尼丘后来的结局如何？

奥拉留　五二年剿匪时我把他干掉了……（然后，突然转变话题）来，我们给这些花浇浇水吧。

〔室内。斯托扬闭着眼睛坐在扶手椅里。他轻轻地用手指敲着扶手。门铃声。他颤抖一下，用青年人的敏捷的动作冲向屋门，把门打开。一个高身材，戴眼镜，银发蓬乱的人站在门口。尽管他穿着厚毛衣，灯芯绒裤子，轻软的球鞋，一身运动员打扮，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手里提着一只小篮，篮子里有几瓶酒。他们互相对视着，静默着。

佩特列斯库　把葡萄酒放到冰箱里吧……

斯托扬　（手中拿着瓶子，不知如何是好，但举动上毫不显得慌乱。他只好把这些瓶子放在一张茶几上）

佩特列斯库　你还喝白兰地吗？

斯托扬　偶尔喝一点儿。偷着喝。

佩特列斯库　（手中拿着一瓶白兰地）你知道酒杯在哪里？

斯托扬　可能还在老地方。

佩特列斯库　（打开一个小橱，取出两只大肚玻璃杯，用单身汉特有的洁癖，对着光亮察看杯子）是——啊。

斯托扬　坐吧！（很快地）我们坐下吧。

〔两个人都坐下。斯托扬用缓慢的动作启开酒瓶，把杯子斟满。他拿起一杯酒，长时间地拿在手里。他没有喝。佩特列斯库干了他的那杯酒。他重新斟满，又一

饮而尽。

斯托扬　(温和地)你怎么喝得这么急？白兰地应该慢慢地,慢慢地喝……

佩特列斯库　(用令人无法忍受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巴维尔……昼夜不停的审讯也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也好,蒙受特大冤屈的心情也好,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使我感到特别痛心的,是你竟然能够相信我背叛了祖国。

斯托扬　(声音很低，勉强能够听到)你从哪里知道我相信了这种事情？

佩特列斯库　(吼叫)不然的话,你怎么能……？(长时间的停顿)

斯托扬　(用眼睛盯着对方)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到我这里来的？

佩特列斯库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咱们一起把往事忘掉。

斯托扬　(感情爆发)我不想忘掉！明白吗？什么也不想忘掉！

佩特列斯库　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能够谈论什么事情了。

斯托扬　(微笑着)谈谈美好的事情。

佩特列斯库　有道理。美好的事情太多了。

〔院子里。奥拉留坐在一张长凳上茫然地望着什么。莫里耶什在花园里忙碌着。司机带着神秘的神情走进来。

司机　他走着回来的。谁知道他把汽车扔到什么地方啦。您知道谁在他那儿？（他等待对方的回答，想使这个哑谜产生更大的效果）

奥拉留　（不耐烦地）哎，快说呀，耍什么鬼名堂？

司机　佩特列斯库在他那儿。

奥拉留　（冷漠、严厉地）应该称呼他佩特列斯库同志。瞪什么眼睛？我刚才说了，应该称呼他佩特列斯库同志。他现在是大学教授，多尔纳·玛列工程的建造者，罗马尼亚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你怎么能直呼他佩特列斯库？怎么这样没有礼貌？

司机　（害怕，莫名其妙）请您原谅，我以为……

奥拉留　对你的以为我丝毫不感兴趣。

司机　（害怕）请您原谅……您知道，开除他党籍……逮捕他的时候，是我在警车上值班。

奥拉留　（冷淡地）那又怎么样？

司机　不……不怎么样。我说走嘴了。

〔室内。

佩特列斯库　（白兰地和回忆使他浑身发热）那个时候你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象在四四年八月份的那些日子里那样爱过你。你那时大显神威，还记得吗？

斯托扬　试试看。

〔必要时，这里可加音响效果。远方持续传来隆隆的炮声，隐隐震动着玻璃窗。

佩特列斯库　党卫军“沃丹”师团正向城区靠近……你还记

得那时候是什么事情惹得我们发火吗？国家农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不抵抗呼吁书……说什么让我们放他们过去，避免流血……反正他们早晚得滚蛋，何必冒险……

斯托扬　可恨的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竟然也赞同这种意见……（突然，猛烈地用拳头向桌子砸去）这怎么能行！简直是混蛋逻辑！你懂吗？那时，我们全体罗马尼亚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全体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政党，拿起武器，证明我们还存在着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停顿片刻）你知道，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一直被关在监牢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前些年，八月二十三日武装起义以后，我没有作出应作的贡献……由于千条原因万条原因，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这你是了解的……

佩特列斯库　我了解，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被逼得想要自杀！

斯托扬　后来呢？

佩特列斯库　后来我对自己说，我的思想太狭隘了，应该心胸开阔。当我开始怀疑和动摇的时候，生活和死亡就失去了价值。我不愿意在怀疑和动摇中死去。我宁肯忍受痛苦，树立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为之而斗争的事业也就失掉了它本身的意义。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应该为了人类的命运而斗争。

斯托扬　指什么？

佩特列斯库　（简短地）自由。

斯托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国家农民党的报纸也叫作《自由》，不过它鼓吹的是屈服和无为……

佩特列斯库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文雅、满身香水气味的德尔内斯库先生……

斯托扬　你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吗？（进入角色，模仿德尔内斯库）“能够作为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代表，我感到十分荣幸。波普先生和杜齐亚努先生请求我向诸位转致他们的歉意，他们不能光临这次会议……”你还记得吗？那是我们县委会的第一个办公地点。第一个合法的办公地点……窗子上没有玻璃，房子里没有家具，我们围坐在一张台球案子的周围……

佩特列斯库　（笑着）你的记忆力真好！我只记得你当时回敬了他，仿佛你天生就是个外交家。（模仿斯托扬）你说：“我对这两位先生的贵体深感焦虑。同时，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两个过去不断明争暗斗的如此重要的党派……今天竟然取得了令人感动的团结一致……”（两人大笑）

斯托扬　我是这样说的吗？（这次轮到他自己再现过去的形象了）“此路不通！而这张小报……”

佩特列斯库　“斯托扬先生……”

斯托扬　“……而这张小报竟然要求居民保证党卫军通行无阻，避免流血！不行，我的先生！爱国卫队将一直战

斗到罗马尼亚军队到来的时候！”

佩特列斯库 “我以钢铁厂经理兼厂主的身份，禁止我的工人参加任何冒险行动……”

斯托扬 “您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德尔内斯库先生，我不得不向您吐露一个秘密。您要知道，我们重新建立了工会……您应该知道，工人们，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将为了自己的观点而战斗到底。我发现您不习惯这一套，没什么，您会习惯的。”

佩特列斯库 哎呀，我们那时是多么年轻呀！

斯托扬 你猜猜，我前些日子遇到了谁？遇到了德尔内斯库。

佩特列斯库 是吗？！

斯托扬 他还是那么优雅，身体也不错。劳改的生活使他避免了胆固醇增高和肝硬化……获释以后，六四年开始当会计师，在这方面，他还内行。现在退休了，领养老金……嗯，阶级斗争的幸存者。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他说：“斯托扬先生，向您致敬。我认输了，你们实现了我们永远也作不到的事情。”他妈的，真虚伪……

佩特列斯库 不，他是真心诚意的。他对我也说过这种话。

斯托扬 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

佩特列斯库 （生硬地）在监狱里。

〔院子里。蒂佩留·玛努煞有介事地夹着一个鼓鼓囊囊

的公文包，潇洒地走进来。他看见了奥拉留。

玛努　早来了？早来了？祝你幸运，瓦西列。

奥拉留　向你致敬，玛努同志。

玛努　还好吧？还好吧？（审慎地）什么鬼迷住了他的心窍？他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仿佛……他在电话里冲我嚷叫……要不是有些同事在办公室里，我真要回敬他几句……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愿意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咳，算了吧。你过去是个人物，我们的党和国家承认你的功劳，尊重你，你就老老实实地干你的事，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奥拉留　（咬牙切齿地）走开，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巴。

玛努　（突然受到威胁，有些慌乱）您怎么能这样放肆……？（镇定下来）好哇……甭来这一套，奥拉留同志，咱们得找个时间谈谈！……一个县委食堂的负责人还以为他是当年公安部队的上校同志吗？还可以任意地乱杀乱砍和吊死人吗？奥拉留同志，你明天早晨一上班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走出）

莫里耶什　玛努同志是个很能干的人。有什么问题到他那里去，他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对全县的情况一清二楚，称得上了如指掌……

奥拉留　是呀，他是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

〔室内。玛努显得公务繁忙的样子走进来，简直是一阵小跑。他一看见佩特列斯库就怔住了，不知道应该先向谁打招呼。

玛努　您好，教授同志……您好，斯托扬同志。请原谅我来迟了，因为正在开党委会，我必须留在办公室里等着。可能要布置新的任务，传达某些指示……

斯托扬　怎么？你不是党委成员了？

玛努　（为自己掩饰）您还不了解情况？！提拔新干部，年轻的同志，受过高等教育。都是些极好的同志。我们嘛，逐渐地逐渐地……辩证法嘛……

斯托扬　你的精辟的分析使我敬佩。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玛努　县议会的秘书。

斯托扬　哎，那你还抱怨什么？

玛努　我没有抱怨，斯托扬同志，您什么时候听见我抱怨过？我们担负着令人鼓舞的重任，当然，应该努力作好。全县的投资计划已经完成了107.65%，由于雨水的关系，商品粮的生产只完成了99.75%，还有……多尔纳·玛列的宏伟的拦河大坝明天将交付使用……

斯托扬　这个我知道。你们把我叫来不是参加竣工典礼的吗？

玛努　（笑着）请原谅，我们不会忘记您的。除了您，谁还能更有资格去那里参加竣工典礼呢？

斯托扬　我说玛努，你干嘛吹吹拍拍的？搞这套还有什么用？

玛努　斯托扬同志，您可要公平点儿……许多同志私下谈论的时候……（很快地改变话题）您住在这里还好

吗？自从您走后，我们决定把这所房子改成党的招待所……但是基本上保持原样……您几点钟用晚餐？我已经指示他们……

斯托扬　（突然地）玛努，你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员？

玛努　（笑着，觉得这个问题很离奇）斯托扬同志……

斯托扬　（庄重地）我在非常严肃地问你。这不是一句口号。也许你已经忘记了？！

玛努　（突然认真地，庄重地）因为我遇见了你。（害怕）请您原谅，我们搞地下斗争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是用"你"来称呼。

斯托扬　（停顿片刻，非常痛心地）后来你就毕恭毕敬地对我称呼"你"，再后来就用"您"……

玛努　（真诚地）否则会成什么体统？有纪律，有等级……

斯托扬　（声音很低地）是呀……

玛努　开会的时候，或者在领导人面前，我怎么能放肆？否则会成什么样子？有时……私下谈心的时候，我偶尔说出一个……（非常胆怯地）"你"字……（高兴地）我发现您并没有因为这个生气。

斯托扬　（声音很低地）也许我没有注意到……

玛努　（笑）嘿嘿……（又有点胆怯）你怎么能没有注意到？（激动地）我还记得那件事，仿佛就在眼前……我对我的爱人也讲过许多次……三三年闹危机的时候，我是个徒工，别人都欺负我，因为我刚从乡下来，呆头

呆脑的……谁都不理睬我。(小声地)连姑娘们也都……有一次您发现我一个人在车间里。

斯托扬　你在哭。

玛努　不，我没哭，我想哭。我做错了一件事，他们就扣我的工钱……八十三个列依，而且房东也威胁我，如果我不能按时付房租，就要把我轰出来。你那时把我领到你们那儿。你和玛尔塔住在一起。你们还没有结婚。就是那样……一起生活……(很快地)当然，那会儿没有条件……(突然，两眼充满了泪水)呵，那是些令人难忘的夜晚！我们一起吃油煎面包，喝铃兰茶……那时，我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同志……我的心里亮堂了……对，对，我记得，有一句口号。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总是不善于生动地表达我感觉到的东西……大罢工。仿佛就是眼前的事，您站在一个废铁堆上讲演，您的声音多洪亮呵，您喊道："在这个世界上哪里也没有明文规定某些人应有尽有，而让另一些人一无所有！"后来就是保安局，严刑拷打……我宁可咬烂舌头也不说一句话……在您的鼓舞下，可以说我坚持到了最后……

佩特列斯库　但是保安局的那些家伙们却掌握了全部情况……

玛努　(急切地喊叫)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不是从我嘴里知道的！……后来，他们把我押回牢房时，我浑身是血……

斯托扬　你象在睡梦中发谵语："我一个字也没说，一个字也没说……"

玛努　（眼中含着泪水）你把我抱在怀里，象抱着一个孩子……

斯托扬　（突然象当年那样搂住他的脖子，抚弄他的头发）蒂毕呀，蒂毕……你发胖了……

玛努　安定的生活……工作……会议……

〔这时，大街上出现了两个青年工人，他们抬着一个沉重的木箱。

青年甲　累死了，还远吗？

青年乙　不远，到了。抬到招待所里去。偏偏赶上今天运货的小卡车坏了，把我们当驴使。

青年甲　哎，那就快点，赶紧交差。

〔室内。

玛努　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斯托扬同志，事情还顺利。取得了成绩，我们在工作。只是不象……（作手势，暗示过去……）那时一切都很清楚。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一清二楚。命令：我懂了！现在嘛……也没说的……很好……只不过得考虑每个人的意见，谁都可以批评你……而你，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认真地听，认真地思考，回答人们的问题，向他们解释，寻找人人都懂的论据。当然，这是路线，应该适应，不过……

佩特列斯库　（敌意地望着他，然后站起身来，装作有事的样子，向一个角落走去）

玛努　佩特列斯库同志，我知道你不喜欢听我说话……你总是那样瞧不起我……你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可是，一旦回忆起我们过去共同战斗的生活……，对我来说，有些问题就清楚了。杜马同志，我们的米哈依，是个极好的人，很有创造精神……不过，好想入非非……唯心。（很快地更正）当然，我不是指哲学观念上的意思……我没发现他有……

佩特列斯库　你认为这有什么坏处吗？

玛努　当然，应该有民主……只是不要变成无政府。不能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民主到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举个例子……第一书记同志曾指示……

佩特列斯库　（笑）听你的意思，我发现你并不认为这是一条"有价值的指示"……

玛努　……指示每个季度都得同本市居民开座谈会……这样就产生了缺乏组织性的现象，也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扎实的发言稿。瞧，就是这样。在剧场里开会，谁愿意参加谁就参加。大家知道，我们造剧场花了多少钱呵。修剧场不是为了把它变成议会大厅，而是要在那里演出有鼓动性的，有教育意义的节目……更不能允许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每个人都有不痛快的事情，还存在着缺点嘛……可是，这要看怎样解释，站在什么立场上解释。在供应方面，我们还有某些困难。但是，从物资供应不足到……

斯托扬 （声音很低，很痛心地）到什么，玛努？

玛努 （浑身发燥）直到有人说……（掏出一个小本子，朗读）“玛努同志，作泛泛的解释很容易。你一讲起‘客观条件’来，就象嘬糖球那样香甜……”

斯托扬 蒂毕！这是我过去的口头禅！

玛努 要看在什么场合使用！（继续朗读）“……玛努同志，就拿你来说吧，你要什么有什么，从一九四七年起，你就不用排队买东西了……”

斯托扬 （开始哈哈大笑）这是哪个无政府主义者说的？

玛努 哼，还能是谁，您不知道？尼基福尔老爹！杜马同志的朋友……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自从退休以来，一不去钓鱼消遣，二不去公园散心，反而到处插手……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嘛，整天缠着我们不放。不是指责哪条道路为什么失修，就是质问某某售货员为什么没有礼貌，等等，等等。而杜马同志不但不打发他去散步，反而……对某些人我实在是不理解。你工作过了，你干过一番事业，现在就算了。活一天就享受一天吧……

斯托扬 （极其痛心地）玛努呀，玛努……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革命者能退休吗？……

玛努 （很快地）斯托扬同志，这不需要我自己编造……有经过实践验证的，规定得清清楚楚的文件……

〔这时门开了。那两个青年工人搬着一个大木箱走进来。他们把木箱交给莫里耶什和奥拉留。

玛努　（奔向木箱。木箱的构造特殊，打开侧面箱板，露出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非常漂亮的模型，一个大型水电站的模型）斯托扬同志！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全县的劳动者，代表那些实现这项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建设者，向您赠送这个简单的模型，对您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表示感谢……

斯托扬　（走近模型）别说了，蒂毕。别说了……

〔灯光渐暗；灯光只照在模型上。传来水坝中波涛的轰鸣声和无数群众的欢呼声。

——幕落

第二幕

〔布景：招待所的客厅。为了倒叙的需要，空余的场地要留得相当宽敞。

〔在场的人都围着模型。有些人在审视，有些人在评论。只有奥拉留躲在一个角落里，似乎感到他没有权利欣赏模型。斯托扬发现了他，向他走去。

斯托扬　你在干什么工作？

奥拉留　劳动。

斯托扬　我是问你："你在干什么工作？"

奥拉留　您想让我怎么回答您？

斯托扬　为什么回答我想要的事情？很简单，我问了你，你在干什么工作……（停顿）可能我们太爱自己的生活了，舍不得剖析它……

奥拉留　（闷声闷气地）我的生活怎么样？为什么要剖析它？它是块石头？是流水？是图画？（停顿）你知道……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拿枪也行，扫大街也行……

斯托扬　（轻声地）你以为我那个时候轻松吗？你以为我那

个时候对一切都同意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是把我的困难都推给你们，还是我自己承担一切？我宁愿献出我的生命，昼夜地工作……我宁可悔恨自己……（突然向其余的人转过身去，喊叫）你们以为我那个时候轻松吗？你们现在也是这样认为吗？你们花这么多钱作模型有什么好处？……你们以为我会望着这个模型……怀着幸福的感情日日夜夜地自我安慰："是呀，同志们，我没有白活！"

佩特列斯库　（轻声地）巴维尔……说这些有什么用……

斯托扬　（喊叫）不，有用！有用！有用！（全神贯注地回忆）……当时只有废墟和贫困……破坏，投机倒把，愚昧无知……我感到比搞地下斗争要难，难得多。搞地下斗争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可是现在，既然我们夺取了政权，我们就应该证明我们取得政权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那时，我懂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们……我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承认我们不懂……尤其是没有权利说"不能！"……这个地区又穷又落后……（近似仇恨地对着佩特列斯库）当初是你对我谈过关于那项工程的设想。是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还是在监狱里的时候！

佩特列斯库　（镇静地）那是我的毕业设计……考试委员会说我是个疯子。

玛努　纸上的设计是一码事，实现它又是一码事……

斯托扬　（突然转身，仿佛想要给他一个耳光）你靠边

吧！……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只有石头……山羊。农民们浑身长满了虱子，而且信上帝……呵，对了。当时还有一段罗马时代的大路遗址。你们把它怎么处置了？

玛努　遵照杜马同志的指示，我们把它用铁篱笆围起来了……

〔灯光熄灭。

〔布景上隐现出一片荒野。几块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头。

〔斯托扬、佩特列斯库和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杜马。

斯托扬　罗马的那些大兵们真是一些好工匠。更换了几个时代，亿万人死去了，可是这些石头却还在向我们挑战……

佩特列斯库　罗马人使用的粘结料的配方已经失传了。我年轻当学生的时候就想研究一下……

杜马　让粘结料见鬼去吧！我们坐一会儿，你们没发现这里的空气有多新鲜？

斯托扬　（假装举起一杯酒）来，为了我们的工地干杯！我们不能只当牧人和纯粹的农业劳动者了……现在的情况是，或者建设，或者完蛋，就是这样！不存在第三条道路。

佩特列斯库　一般来讲，这有道理。可是……

斯托扬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清规戒律害了我们……来，让我们把这套清规戒律破除掉……

佩特列斯库　（停顿片刻）巴维尔，你不应该在党的领导面前承担这项任务……至于那个设想，那是在三七年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在日拉瓦监狱中谈论问题的时候，我一时兴奋说出来的……这意味着冒险……

斯托扬　你读过恩格斯的著作？

佩特列斯库　当然读过。

斯托扬　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上最大的冒险者：我们要改造世界。

佩特列斯库　巴维尔，留着这些大话在更适当的场合说吧。社会主义是科学，是精确的计算，不是说大话……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机器。交工日期？简直是作梦。两年！

斯托扬　（镇静地）州党委研究过了，同意。

佩特列斯库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为什么必须服从某些人的决定？那些人是连开平方根都不会的。

杜马　佩特列，你不害羞吗？

佩特列斯库　过不了一年我们就得乞讨贷款和补助……我们到哪里去搞劳动力？

斯托扬　（用手掌打击一块大石头）但是他们，罗马人，是怎么搞到的？

佩特列斯库　请你相信我，这个说法极不恰当。他们有奴隶。

斯托扬　你靠边吧！要知道，幸亏我不是个独裁者，我不能独断独行……佩特列呀，让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连

同你们的犹豫不决见鬼去吧。你忍心把你自己的设计，把你年轻时的梦想就这么毁掉了？……很早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同路人。每当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就说：……呵！我多么……可是一旦真有一个女人走到他的床边时，他竟找出一千个借口逃之夭夭了……好了。今天是星期几？

杜马　星期二。

斯托扬　星期五。星期五我们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个问题……（压低声音）但这是最后一次……

〔一间小会议室。烟雾腾腾。可见人们已经疲乏，讨论的时间太久了。

玛努　对我们州来说，这项伟大的工程是一条新的动脉，是一切力量的振兴，是电气照明，是文化的传送带……

尼基福尔　（严肃地）是列宁的电气化……

斯托扬　（不耐烦地）尼基福尔老爹，请你不要打断他的话。否则这个会开到后天也开不完……

玛努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个拳头打向资产阶级，一个拳头打向帝国主义……我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保证……

斯托扬　你最好不要保证，蒂毕，如果……

玛努　您知道，第一书记同志，我保证……

斯托扬　知道，亲爱的小伙子，我知道。就是说……我们通过了……（突然"想起来"）噢，我似乎记得还有些反对意见。佩特列斯库同志，请您……

佩特列斯库　同志们，我递交过一份反建议书，在那份报告中……

斯托扬　（镇静地）工程师同志，你的报告很长，我们的人读起来有困难。您知道，他们不懂得高深的技术问题，不会开平方根……你还是简单扼要地说说吧……

佩特列斯库　在几分钟之内很难讲清楚……

斯托扬　我们可以坐到明天，坐到后天。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一直坐到圣诞节。我们不是白拿工资的。

佩特列斯库　现在，今年就动工兴建这项工程，是一个考虑得不充分的……行动。

一个女同志　佩特列斯库同志，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您总是说"不"……

斯托扬　（厉声地）请您不要打断他！

佩特列斯库　缺乏劳动力……

奥拉留　见鬼，我们整整一天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已经作过各种计算了……

佩特列斯库　我指的是有技术的劳动力。机器……不符合需要……

斯托扬　哎，现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了。我们都是笨蛋，机器不符合需要……真见鬼，我说米哈依，我们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国王当政的时候很好，可是我们却被关在监狱里休息……（突然吼叫起来，吼叫声震动着玻璃窗）我们缺乏必要的条件？我们缺乏必要的条件……用什么去搞建设？用奴隶？佩特列斯库是这样认为的吗？

佩特列斯库　（被恶意的责备激怒了）斯托扬同志，我们当时谈的是罗马人！

斯托扬　好吧，佩特列斯库，你可以把我随便当成什么人，我不在乎，但是不要把我当成傻瓜！你必须把一个党的干部作为例外，至少在你的一生中要开这次先例。你以为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要利用我们尊敬的祖先借古讽今？请你读读全州劳动人民的保证书吧，好极了，很有动员力……我们要建设！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反对所有那些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进行抗拒的人！你先别鼓掌，玛努，当心我把你赶出去！（沉重地）同志们，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请佩特列斯库讲话之前，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我还是请佩特列斯库同志在大家的面前把他的反对意见摆出来。他的这些反对意见使人看不到前途，公开地宣扬失败主义！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向自己的设计开炮。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是诗人？说完大话之后就甩手不干了？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在这里，在党委面前，把你对我说过的话全都说出来？你不是说"开工是冒险"吗？

佩特列斯库　（小声地）对，是冒险……

玛努　这是挑衅！

斯托扬　你靠边吧！今天就是你逞能！我们进行有组织的讨论……州党委的同志们……佩特列斯库同志的论据能够说服你们吗？你们同意不开工吗？我们将一直等到佩特列斯库同志，佩特列斯库学者同志，认为一切有

利的条件都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为止吗？（笑声）喂，佩特列，我们该怎么办？是我们听你的，还是你听我们的？如果你听我们的，那就用你的全部力量，全部知识，为这项伟大的工程服务吧！

佩特列斯库　（很长时间的停顿）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后悔没有听取我的意见……

斯托扬　呵——呵，是这样。同志们，我忘记告诉你们啦，佩特列斯库连党的章程都不同意。我们这些人不会开平方根，他怎么能服从由这些外行构成的多数所作出的决定呢？

尼基福尔　他还留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什么用？

斯托扬　（脸色突变）佩特列……

佩特列斯库　（坚强地站起来）同志们，我要求召开州委全会。

〔灯光熄灭。重新亮灯时，室内只有斯托扬和杜马两个人。

斯托扬　你今天没怎么表态……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

杜马　一切都好。

斯托扬　你不同意党委会的决定？

杜马　我举了手，你看见了。

斯托扬　对，你是举过手了。你认为佩特列斯库讲得有道理吗？

杜马　不知道。

斯托扬　那么你为什么举手赞成呢？……（停顿）我告诉你吧，米哈依，这是你的阶级意识起了作用。如果佩特列斯库先生不放聪明点，不规规矩矩的，我可要……

杜马　瞧，你在自作主张。我不喜欢。

斯托扬　什么？

杜马　我不喜欢你的作法……为什么要把私人之间讲的话摆到大家面前？佩特列是诚实的，可能他说话有点偏激，讲了些不得体的话，但他是真心实意对你说的。

斯托扬　这个工程，整个社会主义，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易。

杜马　你打算让我也不敢同你开诚布公地说话吗？

斯托扬　你说吧……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你变得沉默寡言了。这是为什么？

杜马　巴维尔，如果某个刚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向我提出这种反对意见……我倒要考虑考虑……可是，他却是我地下工作时的战友，我了解他的生活，他没有任何污点……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

斯托扬　（镇静地）他……（指一下斯大林的胸像）……说过一句话：友谊是友谊，工作是工作……

杜马　你不认为这个比喻有点太……？

斯托扬　好了，小伙子，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喝上一点啤酒，我就要憋闷死了！

杜马　（忧虑地，没胃口地）喝啤酒？如果你愿意……

斯托扬　（冷淡地）你回家去吧！

〔在州委会的会议大厅里。

佩特列斯库　总之，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州承担这项工程是一种错误的地方主义的典型，是唯意志论的表现……

一个声音　算了吧，同志，如果需要，我们就搞义务劳动！

佩特列斯库　……我说的不是义务劳动，而是唯意志论，它不考虑客观条件……斯托扬同志只凭热情办事是错误的。我理解并且在心里也同情这种热情……

斯托扬　（温和地）工程师同志，让我们花点力气把事情讲得清楚些行不行？……斯托扬同志不是万事通……你帮帮他的忙，让他了解错误在哪儿。说话要有建设性……

佩特列斯库　他承担了超越客观可能的任务……

斯托扬　请原谅，工程师同志。你说这个词儿就象嘬糖球那么香甜。

佩特列斯库　……这是超越阶段的跳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斯托扬　我们也得感谢您。谁还要求发言？（静默）哎，谁开炮？（长时间的，令人窘困的静默。向玛努示意）

玛努　同志们！我们一起听佩特列斯库同志的学者式的讲演一共听了两个小时……（看表）零三十八分钟。我们党委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听过不下十次了。我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刚刚睡醒，也能把他的讲演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在座的同志们即使“不了解”情

况，我相信他们也领略了问题的实质。关于这个实质，佩特列斯库说过一个词吗？没有，连边儿也没沾。什么是实质呢？（喊叫）是建设还是抄着双手躺在老奶奶的热炕头上？这就是实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需要什么佩特列斯库的意见。我们要建设！！！（鼓掌）

斯托扬　（用手指示意）简短些。同志们明白了。

玛努　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件事。一个工人，一个不会开平方根的普通工人，如果他表现得这么恶劣……这么顽固，可能我用词不当……而且不是偶然的顽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另一个地方，三下五除二地把他解决掉！我们对佩特列斯库同志太客气了……我认为，如果我说错了，请大家纠正，我认为党委和第一书记同志本人，对佩特列斯库同志的失败主义的，赤裸裸的失败主义的立场，表现了软弱迁就的态度！

一个同志　（念纸条）我提一个问题：请指出他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根源！

佩特列斯库　（跳起来）我不是敌人！

那个同志　（继续念纸条）请佩特列斯库本人讲一讲，他对接受帝国主义的外文书籍和杂志有什么想法？

佩特列斯库　（表示可怜和理解）那都是科技方面的书。

玛努　（“抓住了他的小辫子”）吓……一点害处也没有？……

佩特列斯库　（有力地）玛努同志……数学、控制论是没有阶级性的……

斯托扬　(冷淡地)你现在的立场就是证据。

〔人声嘈杂：我也提一个问题……等等，等等。

奥拉留　(身穿便衣)我有四个问题。第一，佩特列斯库是否认为应该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佩特列斯库是否认为社会主义要用奴隶来建设？第三，佩特列斯库是否认为一个党员，无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服从多数的决议？第四，佩特列斯库是否听说过世界主义？

佩特列斯库　(挺起肩膀)第一，在当前的条件下，这项工程将意味着灾难。第二，要发扬全体人民的英勇顽强和牺牲的精神，采用世界科学的最新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

一个声音　(恶意地)什么叫牺牲？用鞭子在后面驱赶他们吗？

佩特列斯库　第三，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多数的决定。但是，在科学的问题上，"多数"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伽利略服从了多数……

一个声音　可耻！什么？你是伽利略？

斯托扬　(压低声音)而我们是宗教裁判所……

佩特列斯库　(很痛心地)不对，第一书记同志。您不过是把幻想当作了现实。最后……总要归结为现实……这就是一切。

尼基福尔　可是……亲爱的同志们……各位女同志们，我应该告诉大家，我在这里听到的事情是我过去难得听到的……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而是正在尖锐化！是——呵，日益尖锐……每小时，

每一刻都变得更加尖锐。同志们，这场斗争变换着各种狡诈的外衣，我们大家都应该警惕。这种表现……难道……是偶然的吗？在它的背后没隐藏着什么东西吗？（沉痛地）我万万没有想到会看见这种场面。一个过去我们认为是同志的人，竟然跳出来厚颜无耻地说：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否则就是冒险，是灾难……而且是在什么场合讲的？是在我们州最高讲坛的前面讲的。这种诽谤性的攻击我们还能忍受多久？这个（正一正眼镜），这个已经不是近视了，完全是另一码事！

〔灯光。我们又回到招待所的客厅。

玛努 斯托扬同志……同志们，我们有什么必要回忆往事，弄得人人愁眉苦脸的？那时的客观条件很艰苦。党的文件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武装了我们的头脑。现在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有新的任务。真的，还有什么必要去回忆往事呢？（看表）我看杜马同志不会来了……现在，当然，不知道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偏偏今天举行这次党委会议……您不想用晚餐吗？

斯托扬 （凶狠严厉地）你靠边吧！你简直成了招待员了。谁还想回忆我们的往事？（突然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好吧，让我们带着今天的思想和经验回到一九五〇年去……象那时一样，我训斥了你们，让你们明白佩特列斯库的态度在客观上是敌对的……我把杜马打发到布加勒斯特去了，或者，我也记不清把他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佩特列斯库　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斯托扬　你想出来了？找到答案了？（佩特列斯库沉默）请佩特列斯库同志发言……

佩特列斯库　（笑着）巴维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意玛努的意见：有什么必要去回忆往事呢？

斯托扬　（压低声音，威胁地）佩特列斯库同志发言！

佩特列斯库　（不情愿地站起来，走到一把椅子的后面，把椅背当作讲坛）同志们……在当前的条件下，在一九五〇年，由于我们面临的技术上的问题……（同前一场比较起来，他的声调显得枯燥乏味，毫无生气）进行这项工程是冒险的行动……（停顿）不，不对！我过去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斯托扬　（心情沉重地）佩特列，请你……

佩特列斯库　（深沉地望了他一眼）好吧……（语调突然变得令人惊奇和异常的流利）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思想斗争得非常厉害……我，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工程的设计者，怎么能够起来反对进行这项工程？擦亮我的眼睛的，为了我而同我进行斗争的，就是斯托扬同志。在诸位的面前，在所有人的面前，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在政治上的远见性。这种政治上的远见性，使我发现了我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同志们，我保证我将不遗余力地工作，同我那种喜欢非难和危言耸听的倾向进行斗争……我将献出我的全部力量，为实现这一伟大

的工程而奋斗……

斯托扬　（惊恐地看着对方，用手把脸捂起来）不应该这样，佩特列，不应该……

玛努　（象一个舞台新手一样兴致勃勃地专心听着，然后冲上“讲坛”，开始表演）同志们！请大家原谅，我很激动，我找不出恰当的词句表达我高兴的心情。我为尊敬的工程师，我们的佩特列·佩特列斯库同志的共产党员的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表示高兴！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如果我说错了，请大家纠正……似乎佩特列斯库同志的自我谴责有点过份了。但是，他的批评性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认真地分析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奥拉留　（在角落里大声呼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住嘴吧！

玛努　（莫名其妙）为什么？你看，如果有我们今天的经验，我们那时就不会犯这么多的错误了……我们毕竟不是生来就有经验的。一边干一边学嘛。

佩特列斯库　（蜷缩在扶手椅里，声音很低）当我听到：“开除出罗马尼亚工人党”的时候，我有生第一次感到语言这个东西不表达任何思想。后来，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别人都远远地避开我，让我走过去……这也算是一种对我的敬重吧……（停顿）那天夜里，尼基福尔老爹到我那里去了……

玛努　谁？

〔黑暗，只有佩特列斯库一个人坐在扶手椅里。聚光灯

强烈地照着，舞台上的光圈界限分明，仿佛一间斗室。

敲门声。尼基福尔老爹走进来，手里拿着一瓶李子酒。

尼基福尔　小伙子，我来了，不要赶我出去……你千万别作蠢事了……

佩特列斯库　尼基福尔老爹，请你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

尼基福尔　我可不这样想……好了，等你老了的时候，你就会一个人待着了……那时，你又想千方百计地缠住别人不放喽。相信我，我有体会……我多喜欢你呀！可你又使我多么痛心！我的孩子，我真想用这双手揍你一顿！瞧见了吧？这双没有指甲的手……指甲被敌人用钳子拔掉了……

佩特列斯库　（不由自主地淡淡一笑）得了，你今天在会上的发言证明你的指甲很厉害……

尼基福尔　你就这样理解我对你的帮助？趁着时间不晚，你赶快清醒一下吧。你知道，那个思想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思想叫什么？……噢，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你还年轻……党是好的，象父母那样体贴人。你有了过错，它就教训你；如果你走过来诚恳地承认错误，它就原谅你……向党请求原谅你的过错吧，否则，你会不知不觉地滑到敌人那边去……如果敌人掌握了印把子——当然！那是白日作梦——他们就会把我们的眼睛剜掉，把指甲一个一个地拔去！也包括你，佩特列。我敢用我的脑袋担保，一旦有变故，你一定会

同我们一起，在一个街垒上共同战斗。（悲剧般地）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脱离了党是危险的！你，尤其是你，因为你太忠厚了，忠厚得有点发呆。佩特利格，佩特利格，你怎么能够忘记？……你在监牢中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时候……我已经被关在那里有十一个年头了……四千零十五个夜晚……我发现你很难过。你睡不着。是谁轻轻地摇动你，可怜你？……（小声地，声音很低地，用苍老的声音唱起来）

嘿，滚开，滚开，滚开吧，
道弗达纳监狱滚开吧……

佩特列斯库　（小声地，不由自主地）

让我们兴高采烈地欢跳，
今天是快乐的日子，道弗达纳……
（两人同唱）
嘿，滚开，滚开，滚开吧，
道弗达纳监狱滚开吧，
今天的道弗达纳……

〔歌声中止。尼基福尔老爹不见了。佩特列斯库在扶手椅中睡着了。猛烈的敲门声。

佩特列斯库　谁？

一个声音　公安局……

〔灯光照着整个客厅。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停在自

己的位置上。

佩特列斯库　在囚车里，他们给我蒙上了黑眼罩。他们在谈论足球。我从四四年夏天起就认识安德烈了……他那时梦想有一天把阶级敌人全部铲除……在囚车里，他靠着我坐着，我感到了他那温暖有力的肩膀。那时，请不要发笑，一种奇怪的镇定和信心十足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这样倒比较简单，这样也不坏。现在可以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了。开始的时候，审问是滑稽可笑的。

〔灯光重又熄灭，只有那盏聚光灯还亮着。它现在隐现出一间牢房。佩特列斯库仍然坐在扶手椅里；他对面是公安局的一个年轻中尉，他长得很漂亮。

佩特列斯库　我说安德烈，咱们谈正经的……你怎么样啊？还去钓鱼吗？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我还是单身汉……

安德烈　（冷冷地，郑重其事地）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你同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有过联系？

佩特列斯库　（笑着）从八岁的时候起。同格林[1]兄弟接过头。他们是德国人。

安德烈　我提醒您注意，佩特列斯库先生。您的态度是否老实，是否同审查机关合作，决定……

佩特列斯库　决定什么，安德烈？

安德烈　（冷漠地）决定审查机关对您的处理。我再说一

① 格林兄弟，德国童话作家。

逼：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作为交换条件，您接受了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寄来的材料？

佩特列斯库　那都是科技方面的书刊杂志。

安德烈　唔，难道无害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佩特列斯库沉默）我引用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您写道："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加紧把科学技术用于他们的侵略目的。"我再问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佩特列斯库沉默）好极了……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希望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吗？

佩特列斯库　不希望。

安德烈　那么，他们是怀着什么目的把那些可恶的刊物寄给您的？（佩特列斯库沉默）让我告诉你吧：为了动摇您的意志，为了使您对我国人民的创造力量失去信心……（沉痛地）可见，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佩特列斯库　（跳起来，热情地）安德烈，我说你这个小伙子……

安德烈　（冷淡地）您应该称呼我：中尉先生！

佩特列斯库　（也变得冷淡）中尉先生，您陷到形式逻辑和幼稚的三段论法的陷阱中去了。侵略集团把科学用于他们的侵略目的同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任何联系，绝对没有联系……

安德烈　（讥讽地）您很喜欢"客观"这个词儿，象嚼糖球那么香甜……

佩特列斯库　……这种客观性普遍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技术上的发现……

安德烈　没有任何联系，可是您却极力破坏那项工程的开工。（按铃。闪入两个人影）您好好考虑一下这种联系。（这时奥拉留走进来，身穿上校制服）

奥拉留　（面向安德烈，仿佛佩特列斯库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他还老实吗？

佩特列斯库　（跳起来。那两个人影匆促地把他挟持起来）我以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表示抗议！我不承认你们这种挑衅式的审判！从现在起，我拒绝回答问题！

〔灯光复明。

佩特列斯库　（一个人坐在扶手椅里）我还可以向你们进一步描绘那种可怕的污辱人的情景，描绘我经受的令人震惊的感觉……是呵！令人震惊的感觉比受自己人的……殴打和污辱更为强烈，更叫人痛苦……但是，没有必要说这些，我已经忘了。我真忘了……我那时一句话也不说。但是，蒂佩留·玛努，这可不是对敌人的保安局怒目而视的那种滋味！在保安局，我在沉默中充分感觉到的是我的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爱护……可是这一回，我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呵，巴维尔·斯托扬。

奥拉留　（在黑影中）你那时不是一个人……

〔聚光灯照射的地方，佩特列斯库坐在扶手椅里。奥拉留走进来。他的整个右臂裹着绷带，肩上披着军上衣。

他满脸胡须，面孔消瘦，眼睛上布满血丝，眼圈发黑。

奥拉留　佩特列……（佩特列斯库茫然地看了看他）你瞧着我的眼睛。

佩特列斯库　出去！

奥拉留　不想出去。你这样有什么好处？我下个命令，让他们给你送点吃的来？想喝点什么？我把烟斗给你带来了……（把烟斗和一盒烟丝递给对方）

佩特列斯库　（犹豫一下，开始贪婪地吸烟）瓦西列，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奥拉留　只有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才到这里来帮助你。你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回答问题，不要装出蒙受屈辱的知识分子的可怜相……应该结束了。（仿佛谈一件双方关心的问题）前些时候我不在城里，我把躲在山里的巴尼丘匪帮消灭了。那个下命令……虐待你的家伙被我从公安局里赶出去了……他是个愚蠢的工作人员。（冷笑）用那种办法对待你恰好得到相反的结果。我是了解你的，我查阅了你在保安局的档案……

佩特列斯库　你认为你比他更高明吗？那么你打算对我使用什么办法？

奥拉留　什么办法也不用……佩特列，对你来说，党意味着什么？

佩特列斯库　（简短地）你知道，意味着一切。

奥拉留　不是真话，不意味着一切……不，这不是对你的指责。这是一种解释，唯一的解释……你身在党内，可是

同时又……

偑特列斯库　我已经不在党内了。

奥拉留　……可是同时你又想站在党外冷眼观望党的行动。我重申，这不是指责。这是验证。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物。如果你生活在法国、美国，在任何什么地方……

偑特列斯库　什么东西促使你认为我最高的愿望是想成为一个人物？你为什么想不到我唯一的抱负是为我的人民作点事情，作一点现实、健康、合理、必须的事情。

奥拉留　对你来说都一样。而我却是和人民，和党，和革命连在一起的。我五岁的时候就在垃圾箱里滚爬，拾垃圾。父亲早就死了。母亲……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个同性恋爱者，他想……我一巴掌把他打得晕头转向。我被关了起来。那时，我唯一的梦想就是等我获释后捅他一刀。他很走运，腰里面装着一个很大的银制烟盒，刀尖被滑脱了。我又被关起来。那时……我能够……能够作什么呢?!我只能被迫当小偷和成为罪犯。在这种时刻，我遇见了党。(眼睛明亮起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从那时起，我就随时准备着，你懂吗？随时准备着消灭任何一个胆敢碰一下我的党的汗毛的人。是党把我培养成人。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别。

偑特列斯库　(非常非常沉痛地)瓦西列，共产党是建立在理智上的一种力量。它洞察世界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极其错综复杂……

奥拉留　对你来说，可能是这样。我记得，你曾经指责我：“你是个盲目的狂热者。”我是狂热者。我感到骄傲。这里，在我工作的地方，人类和历史的垃圾箱散发着臭气。用你那种廉价的“理智”和人道主义，我会发狂的……不，佩特列，事情极其简单。应该用烧红的烙铁把社会上的坏东西全部清除掉。

佩特列斯库　（低声地）你认为我是应该清除掉的垃圾？

奥拉留　从客观上讲，我也用一下你象嘬糖球一样喜欢的词儿，你的表现就说明你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咎由自取……（突然严厉地）对你这种人应该使用革命的手段！对你这种以光荣的历史为盾牌，而在内部散布怀疑毒素的人……

佩特列斯库　（微笑）马克思喜欢的格言是……“一切怀疑”。

奥拉留　对待别的人办法很简单。你死我活。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公开地为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理想而斗争。他们不用我们的思想作盾牌！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同他们，同那些被我无情消灭的匪徒进行斗争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可以说是谅解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就象体育比赛似的……可是你？你却脚踏两只船……

佩特列斯库　（说不出的沉痛）“你们的语言要么是‘是’，要么是‘不’。其余的都来自魔鬼……”

奥拉留　这是哪儿来的话？

佩特列斯库　引自《圣经》……

奥拉留　（惊奇地）《圣经》……是吗？说得也对！（停顿，兄弟般地靠近对方）佩特列，你应该在“是——是”和“不——不”之间进行选择了。就象你过去喜欢说的那样——瞧，我仍然记得——应该“凭良心”……

佩特列斯库　这就是说让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可怕的事情？

奥拉留　这意味着你应该接受我们对你的行为所作的解释、简单化的解释……可能过火……

佩特列斯库　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干，瓦西列？对谁有好处？

奥拉留　（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叠纸）看，这是最近一个星期的情况简报，我给你留下，你研究研究。所有那些失败主义者、怀疑论者、那些嘲笑我们的人、那些暂时不理解、那些根本不想理解我们必须进行建设，应该摆脱落后状态的人，他们都把你当作旗手……你向党证明你还是原来的佩特列·佩特列斯库的唯一办法，证明你永远坚持“不要”落后和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不要考虑代价如何，现在说一声：我承认……你要帮助我们把所有那些利用你部分正确的反对意见对我们进行破坏的人平息下去……佩特列，我向你的良心呼吁……（热情地、痛楚地）请你向我们证明你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佩特列斯库　（似乎完全陷入沉思。他用双手捂住面孔，肩膀微微耸动。奥拉留走到他的身边，用受伤的胳膊搂住对方的肩膀）我……我应该怎么办？

奥拉留　这是审问提纲和供词。签字吧。

佩特列斯库　(向对方抬起满含泪水的眼睛)好吧……(长久的停顿)……同志……

〔聚光灯下又只剩下佩特列斯库一个人。从黑暗中传来奥拉留的声音。

奥拉留　对，当时就是这样……从那以后，许多年来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没有问过："我将来的前途是什么？"

佩特列斯库　你们完全解除了我的武装。你们让我践踏了最后一点尊严……(突然，强烈地，极其痛楚地)这都是为了一个所谓的部分"真理"！这个所谓的"真理"没有谅解，不尊重人格，不尊重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灯光亮了。佩特列斯库眨动着朦胧的眼睛。玛尔塔悄悄地走进来，象个影子似地站在一个角落里。

斯托扬　(若有所思地)是——呵……

佩特列斯库　(热情地)巴维尔，既然我经历了这段历史，所以我今天还是来了。我之所以来，是为了告诉你……我终于……理解你当时的思想了。

斯托扬　(感情爆发)我不需要你的"理解"！你的"理解"散发着一种神父式的饶恕的味道！你的"理解"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不是用小姐们的伤感情调写出来的……

佩特列斯库　(声音很低地)不是，当然不是。但是，我们的历史，就其实质来说，包含着一种新的内容……

斯托扬　你的精辟的分析使我敬佩！

佩特列斯库　……这种新的内容也就是人类最顽强的愿望之一：人性！

斯托扬　（摇手）那是文学！发生过的事情是必然，是好事！对你来说，佩特列·佩特列斯库，也是好事！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考验，可能你今天还要搞出一些天才的设计，然后又出于“技术上的”谨慎小心，把它毁掉。其实，这是害怕严酷无情的现实！那时，我能有时间同每一个知识分子探讨五光十色的心理学，以便解决他们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吗？“是还是不是？”玛努，你真叫人好笑，你要认真地听，不要坐不住！（停顿）我看杜马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不会来了。天已经晚了。很晚了。同志们，你们今天来了，我感谢你们。可能不太愉快，但这是必须的，是好事！至于所有这一切……

佩特列斯库　（声音很低地）还有我们的生活……

斯托扬　历史将会更客观地分析我们的生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同志们……

佩特列斯库　再见……（从门口转回来）巴维尔……使我担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现在还没有明白。你不想明白？弄不明白？……我很遗憾，衷心地感到遗憾。

斯托扬　（声音很低地）你靠边吧……（把他们送到门口，然后转回来。他显得很苍老，坐在扶手椅里，两眼发呆）

玛尔塔　巴维尔，你怎么能这样？象你这样的好人，怎么这样不懂人情？……因为……你毕竟是个好人……

斯托扬 你靠边吧！呵，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玛尔塔 天呵，巴维尔，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能理解别人的心情……我在望着你，可是我不知道……难道我在你的生活里就不意味着什么……？有一天，玛努同志和奥拉留先生……把我叫去了。我接受了任务。是呵！任务：让我在你的住所里当管家……当……你愿意让我当什么我就当什么……领导同志的一切都必须安排好。一切。我当时是寡妇，丈夫死了四年。在这期间，谁也没有问过我是否重新安排了生活，是否有人……没有人问过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这所阴森森的房子。发现你就是一个人。一个健壮、漂亮和……孤单的人。我一眼就爱上了你。（轻声地，耳语般地）我现在也爱你……当时我想……噢，我多么想……有一天你请求我作你的妻子……生儿育女……

斯托扬 （声音很低地）搞地下工作时，我认识了一个女同志，她的化名是玛尔塔……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她是工程师。当我们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之后，我们结婚了。

玛尔塔 说呀……她怎么了……玛尔塔？

斯托扬 （声音很低）她的真名叫安卡。一九四二年被处决了。来……坐到我身边来……

〔她坐在他的身旁；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一个地方。

——**幕落**

第　三　幕

〔布景应该这样设计，以便使剧情能够在不同的地点展开。

〔一间办公室。斯托扬拿着一个文件夹，一阵风似地闯了进来。

斯托扬　真—可—怕！叫人不能相信！

杜马　发生了什么事情？

斯托扬　佩特列斯库的坦白书……

杜马　（冰冷地）是哪次党委会决定逮捕佩特列斯库的？

斯托扬　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形式主义！奥拉留建议我通过他们的系统审查佩特列斯库，我也想让他尝尝苦头……可是现在，瞧吧！"从一九四四年起，他就同……拉上了关系，接收和传递情报……"

杜马　（喊叫）我根本不相信！

斯托扬　因为我们都是傻瓜！因为我们忘记了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就意味着同敌人勾结！请看吧，开开眼界吧，你是多么了解你在地下工作时期的战友呵。

杜马　我根本就不相信！

斯托扬　我们可以退一步讲，是公安局的那些人扩大了案件，是他们的做法有问题……或者奥拉留为了追求勋章……但是，如何理解那种有纲领有步骤的失败主义、怀疑论调……

杜马　就是因为这种失败主义他才被开除了党籍，这个我明白……不过……

斯托扬　（故意找碴）我没有听清楚。你是说“不过”？

杜马　举行会议开除佩特列斯库党籍的时候，你为什么把我派到布加勒斯特去出差？

斯托扬　因为那里也需要有人去。我不能同时在各个地方出现。我不会分身法，象某些人那样。

杜马　我绝对不相信，你听明白了吗？

斯托扬　好吧……（打电话）奥拉留？对，是我。是这么回事：十分钟之内，杜马同佩特列斯库会见……怎么？是吗？你可真麻利。指示他们让他通过。（面向杜马）他现在在运转车站。你坐我的汽车去。

〔一个运转车站的简单布景。夜。昏暗的灯光。机车在鸣鸣地鸣笛。一队犯人站在手压水井前面，看押士官在压水。佩特列斯库站在队列里，手里拿着一个罐头盒。杜马走过来，交验证件，士官向他敬礼。

杜马　（低声地）佩特列……你怎么能在那种荒唐的坦白书上签字？

佩特列斯库　（微语）除了向审查机关交待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杜马　就是说……你真地……

佩特列斯库　(同样的语调)除了向审查机关交待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杜马　(突然把对方的面孔扭向他)佩特列……他们是怎么审查你的？

佩特列斯库　(吼叫)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绝对没有了！你明白吗？

士官　那就走过来……过来打水吧。

〔佩特列斯库消失在黑暗中。杜马呆立着。那队犯人中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走到杜马的面前。他五十岁左右，结实得象头牛，但胡子已经白了，有几天没有刮了。

杜马　你，老乡，你是因为什么事情到这里来的？

伊昂　因为我没有到别的地方去……

士官　说话老实点！见你的鬼。

伊昂　因为……因为我没交公粮。

杜马　为什么不交？

伊昂　我说我实在弄不到粮食。议会主席，莫里耶什同志，他说我不愿意交，法院的先生们也是这么说。

杜马　真实情况怎么样？

伊昂　仁慈的上帝知道……(有了说话的兴致)现在，我一听说送我们到那个新工地去干活，我就说：这很好。干活嘛，我们可不在乎。只要给我们吃的就行，否则，劲头不会太大……人嘛，只要肚皮装饱了，干活，同老婆

睡觉，随便到什么地方，就都有劲了。喏，祝你健康，后面的人在推我了。

杜马　您姓什么？

伊昂　我？（停顿）伊昂。

杜马　伊昂，名字呢？

伊昂　伊昂，这还不够吗？（消失在黑暗中）

〔斯托扬的办公室。

杜马　（在门口停下，身上披一件风雨衣，思虑重重）我早就想对你说一件事情。

斯托扬　（惊讶，他以为对方会谈别的事情）什么事？

杜马　我们在建设一个新世界，巴维尔，新世界只能用干净的双手去建设……我还想对你说，不尊重人格，不充分地相信人，社会主义将会变成一幅可笑的漫画。或者更严重些，走向它的反面。

斯托扬　（低下眼睛）你的精辟的分析使我敬佩。（突然讽刺地）怎么？你还没弄明白？"除了向审查机关交待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杜马　（冷静地）是哪次党委会议决定逮捕佩特列的？是谁决定逮捕佩特列的？

斯托扬　（镇静地）我。

杜马　谁给了你这个权力？你同谁商量过？为什么不……？

斯托扬　同谁商量过？同玛努、奥拉留，尼基福尔！

杜马　玛努、奥拉留、尼基福尔，我……

斯托扬　（镇静、但是在镇静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紧张）你

听着，米哈依……有些人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家庭，什么也没有。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就是家、家庭和子女……这些人有时候应该作出其他人没有勇气作出的决定。

杜马　当涉及到一个同志的自由和尊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发言的权利？瞧，就是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斯托扬　你会听到的。你发现佩特列斯库先生后悔了吗？他是不是丢掉了知识分子的那种傲气？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敌人。佩特列斯库的表现象个敌人，所以我就这样处理他。没有什么，让他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待一阵，让他拿铁锹劳动劳动，以观后效……

杜马　可是，你知道他是无罪的！……哎，好吧，你记住，以后无论在什么会议上，无论在任何场合，我都要提出佩特列的问题，一直到给他恢复名誉为止。

斯托扬　我不鼓励你这样作……

杜马　（开始疯狂大笑，然后镇静下来）你把我也逮捕起来吧。现在，马上……

〔一所简易木棚。奥拉留穿着皮外衣。表情难以捉摸。身穿条纹囚衣的佩特列斯库被押送进来。

佩特列斯库　0462号犯人前来报到……

奥拉留　（视线越过对方的头顶）根据上级的指示，撤销对您的关押判处。您的住所在多尔纳村。如果您想进城，我命令他们立刻给你开证明。您将在设计室工作。

我希望，我相信……（很难找到恰当的词句）您将为解决……工地上遇到的……暂时困难……而忘我地工作。

佩特列斯库　我努力作到……上校先生。（转身走出去。斯托扬走进来）

斯托扬　还挺厉害，带刺，见他的鬼……

奥拉留　我坚持我的意见……

斯托扬　（犹豫不决，因为犹豫不决，变得易怒）我了解你的意见，耳朵都让你磨出茧子来了！……你让佩特列斯库拿铁锹把拿了一年……

奥拉留　第一书记同志，指示是……

斯托扬　（吼叫）你靠边吧！你就是这样理解指示吗？需要，有谁需要让佩特列斯库承认他是比利时或者丹麦的特务？只要求让他明白他错了，需要的就是这个！奥拉留，要充分利用他的能力，工程进展得不那么理想！

奥拉留　努力作到……第一书记同志。

〔一间办公室。

斯托扬　什么事？

杜马　（很冷静地）请你考虑一下委员会关于工程进展情况的调查报告……

斯托扬　（讽刺地）你领导的委员会……（嘲弄地）三亿补助资金，有技术的劳动力，修改原订计划，工期改为四年……（突然吼叫起来）胡说八道！决定开工的时候你

没有参加会议吗？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吭声？

杜马　（停顿，望着对方的眼睛）很遗憾，因为我那时不怎么内行……

斯托扬　你现在就那么内行？你今天有什么权利对我说党委的报告欺骗了领导？……胡说八道！一群有组织的破坏分子现在正在这个工地上活动着！奥拉留把全国的残渣余孽都搜罗来了，我将把上校先生赶走！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拍着桌子对我说佩特列斯库有道理？

杜马　我没有拍桌子。佩特列斯库是有道理。如果在党的领导面前，我们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我们大可不必在这里工作！

〔公安局的大门。

一军官　敬礼，第一书记同志！我是值勤军官、中尉雅克布·米哈依。

斯托扬　奥拉留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军官　请原谅，您的证件。（斯托扬把证件交给他）给第一书记同志开一张入门证。

准尉　（在窗口）姓名？

斯托扬　（压低声音）巴维尔·斯托扬。

准尉　在哪儿工作？

斯托扬　（同样的声调）州党委。

准尉　到哪儿去？

斯托扬　找奥拉留上校同志。

准尉　（把入门证递给他）三楼一二三号房间。出来的时候签个字。（站起来，规规矩矩地立正）向您敬礼，第一书记同志。

〔一间办公室。

奥拉留　（打电话）什么？你们让他填了入门证？等他走后，到我这里来汇报，笨蛋！（整理一下衣服。斯托扬走进来）请您原谅门口的那个军官。

斯托扬　为什么？他是自作主张吗？签字……签字。你这里很好呀，象在坟墓里一样……

奥拉留　（停顿。窘困地）我同杜马同志谈过了，他固执己见。我的立场仍然是在党委中表明的立场……我们在所有的报刊上公布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次党委会不批判……，我们现在能公开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斯托扬　简短些。我了解你的立场。

奥拉留　一群有组织的破坏分子正在工地上活动。如果谈到错误，我可以告诉你错在哪儿：我不应该服从你的那个欠考虑的决定，不应该让佩特列斯库离开铁锹把，把他调去搞设计……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这首先是我的错误，在我们对佩特列斯库采取了一切措施之后，他不想对我们进行报复……

斯托扬　（悲伤地）什么？由于佩特列斯库一个人的原因，就引起了这么大的一场灾难？

奥拉留　我掌握了所有的材料、报告和有关的情报。从那

里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建议把它作为一份综合性材料，附在党委报告的后面。

斯托扬 （很沉重地）奥拉留，这会造成一个判处许多人死刑的案件……你能保证，用你共产党员的良心保证，是这些人，首先是佩特列斯库，有意识地制造了这场灾难吗？……

奥拉留 如果政治上需要，也可以这么解释。

斯托扬 （表情灰暗）是这样啊。好吧，我也到工地上去看看。（从门口转回来，用手按着奥拉留的肩膀）瓦西列，恐怕你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

〔斯托扬冒雨站在一个高台上。

斯托扬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曾到这里来过几十次同大家见面……。我们曾一起经历过奠基典礼的令人激动的时刻……

一个声音 乌拉——拉！乌拉——拉！（随后响起一片乌拉声）

斯托扬 （很吃力地）同你们……在这里……同大家一起，为工程目前的进展情况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有勇气正视真理……

一个声音 （男低音）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胜利万岁！

群众 乌拉！……乌——拉！……

斯托扬 （犹豫一下，突然使出全身的力气）同你们，同全体人民一起，我们将战胜所有的困难！（撕开衬衣的领

口）因为我们必须建设，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乌拉声）

〔在一所简易木棚的前面。伊昂，农民打扮。他正在亮处审视一件有条纹的大衣，然后小心地把它叠起来，塞进背囊。杜马走过来。

伊昂　你好。瞧，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真可惜！我现在倒是很想看看我们挖的这些沟沟会变成什么东西。挖沟吗，我认真地挖了。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没有人打我……议员老爷和部长老爷倒是每人挨了一拳头，他们没完成指标，阶级斗争嘛……（笑）嘿嘿，他们当惯了老爷！可是，没有人打我。谁要是向我伸拳头，他就活不成。我活了五十三岁*，没有哪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敢同我动手。喏，祝你健康，再见，杜马同志……

杜马　老乡……你怎么认识我？

伊昂　这不用你管，反正我认识你。在我困难的时候，你和蔼地对待过我。而我们，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坏事，可能会忘。好事，忘不了。

〔伊昂走了。杜马走进隔壁一间木板棚。佩特列斯库坐在光线明亮的制图板前。

佩特列斯库　我在等你。自从我部分恢复权利以来——这种提法很新鲜，不是吗？——这是我最害怕的一次会见。

杜马　我早就想……

---

* 原文如此。

佩特列斯库　同其他人会面都比较简单。只不过搪塞一下："那是可能发生的错误。你看，这不是自由了嘛，工作了嘛。"……但是同你却很难，非常难。

杜马　佩特列，你怎么能承认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佩特列斯库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

杜马　（简短地）说真话……一九三七年在保安局的时候，你有多大岁数？二十四岁……你在敌人面前什么也没说。我知道。我核实过……

佩特列斯库　在那里是对付敌人。用我的观点来看，同敌人简短地交谈一下天气都意味着背叛。可是在这里却是我们的人，我的同志……还有，在牢房中我整夜整夜翻来覆去地思考，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自己也有过错，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真理只是部分正确。

杜马　找到答案了？

佩特列斯库　找到了。我认为我找到了。我明白斯托扬也有道理。问题摆在那里，正象他说的那样：是建设还是完蛋。不过，他认为我们两个人的真理是互相排斥的。他终于采取了行动。噢，真理是一个不断分解和不断重新组合的综合体。奥拉留……对，对，是奥拉留使我懂得了这一点……

杜马　（喊起来）通过什么手段？

佩特列斯库　这无关紧要。为什么要翻旧帐，为什么要触痛过去的伤疤？

杜马　（用力地）为了让这种事情不在这个党、这个国家里

重新发生……可是现在，见鬼，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工作？

佩特列斯库 （微笑）设计。我正在为这项工程搞一个新的设计。我们象需要水，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这项工程。其它的事情嘛，无关紧要。相信我，米哈依，无关紧要。

〔某处。斯托扬和杜马。

斯托扬 我受不了。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把我赶走吧，我受不了。

杜马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干？

斯托扬 （热情地）我不想让这种失败挂到你的名字上去……

杜马 （非常惊讶地望着他）我不懂。我的名字，你的名字……成功也好，失败也好……特别是责任，一切都是我们的，是大家的。当成千的人在雨地里等你的时候，你没有权利发表那种虚假的鼓动性演说，然后你又钻进小汽车……溜了。我们不是救世主，也不是预言家。他们一遇到失败，就躲到天上去了……我们是人，巴维尔。人就应该有感觉……我们的人民是在忍耐的苦水中泡大的。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忍受，那就是：谎言。这是很好的品德。我不知道我在生活中学会了多少东西，但是，我学会了这一点。

斯托扬 别给我上理论课了……话又说回来，工地上的人员怎么办？

杜马 等重新开工的时候再说吧……

斯托扬　你疯了？什么工程要重新开工？什么时候？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杜马　（镇静地）佩特列·佩特列斯库。

〔文化馆的一间大屋子。几张床，干部们睡在上面。桌子上放着打开的罐头盒、空瓶子。墙壁上挂着衣服和雨衣。床下面放着衣箱、背囊和脸盆。斯托扬走进来。他气得直喘。

斯托扬　休息得不错呀，同志们！杜马在哪儿？（杜马，满脸胡须，从一张床上爬起来）你们不害羞吗？你们这些最可靠的干部都躲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收容所？其它的州赶到我们前面去了……可你们却蹲在这个鬼村子里……

杜马　（很冷静地从床底下取出一个脸盆，把手帕的一角沾湿，擦擦眼睛）请坐，斯托扬同志……（其余的人想要走开）

斯托扬　站住！到哪儿去？都坐下……（面向杜马）我想你不打算刮脸吧？

杜马　（用手抚摩脸颊）还用不着刮。

斯托扬　（凶狠的语调消失了）我说小伙子们，三个月以前我们在全国是名列前茅……你们不感到骄傲吗？可是现在，其它的州早已经结束了……

杜马　每个州有每个州的特点……

斯托扬　谢谢你的奉告。你们太软弱了，弟兄们……你们在这里睡午觉，老乡们都躲在山沟沟里……中央委员

会的决议……

杜马　关于怎样做动员工作，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说得很清楚……

斯托扬　你们不善于同老百姓谈话！你们什么都不懂，总是那几句教条……(冲着杜马)请你把最顽固的人给我找来……人的思想是复杂的，而你们只有一把钥匙，所以才行不通……

杜马　吉查，请你去把伊昂大叔找来……

〔同一个布景。斯托扬的对面是伊昂，工地上的那个农民。杜马表面上不动感情，一直用手抚摩着长满胡须的脸颊。

斯托扬　伊昂大叔，我们的党……你了解得很清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我们是在苦难中出生的，我们的父母、前辈受尽了折磨……

伊昂　一点儿也不错，上帝保佑您健康……

斯托扬　我知道不容易……人们很难一下子摆脱他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过去的生活很困难，很苦……

伊昂　恰恰是这样。

斯托扬　可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总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世界在前进。

伊昂　是在前进，见它的鬼，而且前进得很快……

斯托扬　党向你们，向劳动农民，指出一条唯一的道路：集体劳动，科学种田……

伊昂　我不参加，同志。在我的土地上，在我的家里，我就

是主人。

〔同一个布景。烟雾腾腾。

斯托扬　（递给伊昂一支香烟。伊昂把烟纸撕碎，把烟丝装进一个陶土烧制的烟斗里）……大叔，我看咱们两人当中有一个人缺点心眼……

伊昂　我不信……

斯托扬　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发现你比我更了解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可见你研究过了，你斗争过了……

伊昂　人总不能糊里糊涂地进棺材……

斯托扬　你清楚地看到了全部优越性，可就是不想走正道。这是怎么回事？

伊昂　不会万事都是那么妥妥贴贴的，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斯托扬　（向杜马扭过身去）你怎么不说话？

伊昂　三个星期以来，米哈依同志一直在向我解释。只不过我的脑袋瓜儿太笨……（严肃地）我不想参加集体农庄，就是这样。我受不了，我不愿意让随便什么人把我支使来，支使去。（站起来）我活不了多少年，同志，我非常喜欢自由……你们就让我稀里糊涂地打发这种穷日子吧。至于集体农庄……我明白，应该成立，这是新时代的要求。我表示赞成，全心全意地赞成……不过，请你们把我留在外面……这样吧，同志，咱们立个字据：我说我加入，村里的一半人家都会跟着我参加农庄。鬼才知道我为什么有威信……也许我的嗓门

大……我参加农庄，让他们也参加，然后我退出来……我向他们解释，他妈的，他们蠢得没个边儿，不愿意朝前看。正象《启示录》中说的，（极力思索，背诵出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句话）“他们有力量把天堵住，以便在他们预言的那些日子里不下雨……”喏，同意吗？

斯托扬　（沉默片刻，严厉地，加重语气地）这就是说，你不相信党！这就是说，按照你的观点，集体化意味着我们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按照你对《启示录》的解释，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使用科学是为了毁坏庄稼，是为了强迫人们向我们屈服！

伊昂　（害怕）亲爱的同志……

斯托扬　算了。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来，把你对我说的话全部写在这儿。你声明一下，你对我们党的看法是什么，将来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再谈！（转向杜马）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的工作开展不下去！（转向伊昂）富农分子的名单上是不是也有你？

伊昂　有……怎么能没有我呢？我是富农中的富农。我有一尤格尔① 土地。

〔同一个布景。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有斯托扬、杜马和莫里耶什。

斯托扬　（激动、热情）对我来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个幸福的日子。现在，我看到了我们

---

① 一尤格尔等于 0.5775 公顷。

的理想是怎样实现的。为了这个理想，我在资产阶级的监狱中受过折磨。为了这个理想，许多同志献出了自已的生命……怀着这种高兴的心情，请允许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古老的谚语说："光说不干，穷得讨饭。"好吧、集体农庄的庄员同志们，我们下一步就推选农庄主席和领导成员……(转身望着莫里耶什，莫里耶什露出会意的微笑）你们大家都熟习和尊重莫里耶什同志。他是个百里挑一的好人，既忠厚又正直，是个好党员……当然，如果他敢翘尾巴，反正我们也在这儿，就给他剁掉……我和一些同志商议了一下，我们建议让他当你们镇"新道路"集体农庄的主席。(冷冰冰的沉默)喂，谁开头一炮？(沉默)

杜马　(神态自若地加重每一个字的语气)可能还有其它的建议……

〔斯托扬闪电似地向他转过身去。突然，会议室里活跃起来，有人在咳嗽……

几个声音　伊昂大叔！我们的伊昂同志。老绵羊伊昂！

斯托扬　(又向杜马转过身去。杜马微笑，耸了耸肩)这是第一个建议……

几个声音　我们的伊昂大叔！

伊昂　(站起来，面向群众，按照老规矩，深深地鞠躬)喏，谢谢大家指派我当农庄主席……(走上主席台)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个荣誉。现在，弟兄们，乡亲们，形势是这样，我们加入集体农庄了。是好是坏，要看我们劳动得

怎么样，我们将怎样劳动？按计划劳动。（面向斯托扬）不过那个计划……我研究过了，那个计划不行……

一个小伙子　对！不行！

伊昂　（以农庄"主席"的身份）没有人让你说话，要守规矩！……那个计划在别的地方很合适，譬如说在多布罗加。我听说那里的事情干得不坏。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土地比较薄，我曾经研究过……我们的土地分散在山岗和山沟沟里，多数是坡地。而他们那里有山，有很肥的牧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那儿。同志们，应该种果树……饲养牲畜，要有科学性，就是说，要真心实意地干，因为牲畜，请相信我，牲畜也通人性……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事儿。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莫里耶什，你不要坐不住。我知道，你很遗憾你落了选，可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只好请你乖乖地合作吧。喏，再一次感谢大家。弗洛丽查，给我搬上一把椅子来。

杜马　（趁斯托扬未说话的时机）伊昂大叔，你的话讲得很漂亮，但是还没有选你当主席。提了两名人选，一会儿就表决。表决之前，还是请你到下面去坐吧……

斯托扬　休息……

〔同一间会议室。斯托扬同莫里耶什在谈话。几个干部恭恭敬敬地听着。

斯托扬　……分别找每个人谈！要让同志们清楚民主和无政府之间的区别！杜马！到这里来！（杜马走过去，其他人退出）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能干的组织者。可是没

想到你竟善于搞分裂性的会议……别说话！人们在瞧着我们……

杜马　我们可以到那边儿去谈……

斯托扬　我们会到另一个地方去谈的，杜马同志。

杜马　随您的便，第一书记同志！

斯托扬　一个富农分子……

杜马　他是被你手下的红人莫里耶什滥用职权，非法填入富农名单的。他只有一尤格尔半的土地……

斯托扬　你很了解情况呀……

杜马　我认为……巴维尔……我不能白拿工资……

斯托扬　请回会议室吧，请大家坐下……

〔人们走进来，坐下。

斯托扬　接着开会。有两名候选人。第一个候选人是特拉扬·莫里耶什同志。谁赞成？（有几只手举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莫里耶什的手）——……二，四……七……谁反对？（与会者窘困）没有人反对？（微笑）结果是七票赞成，没有反对票，其余的——弃权！……

一个声音　（似乎喝过酒）还有一名人选！

斯托扬　（微笑）你急什么？第二名候选人。谁赞成？（除了莫里耶什和伊昂·伊昂以外，全部举手）伊昂同志？

伊昂　我弃权。

斯托扬　为什么弃权？你不同意？

伊昂　我同意，但是不应该举手，不应该骄傲。

斯托扬　伊昂·伊昂同志以绝对多数当选，请上主席台吧，

同志。祝贺您当选……

[某]处。斯托扬和杜马。

斯托扬　我想你没有兴趣同我回城里去。你留在你的富农主席这里吧，一起庆祝你们反党的胜利吧……

杜马　（非常吃力地）巴维尔……生活赶到你的前面去了。

斯托扬　吓！你说什么？

杜马　你知道，你过去曾是我崇拜的一个偶像……这个词儿不好听，但是是偶像。自从搞地下工作认识你以后，我就想一举一动都模仿你，说话象你一样，笑声象你一样……巴维尔……什么时候……你是怎样脱离群众的？

斯托扬　你靠边吧……或许你倒可以开导开导我……你知道？

杜马　我知道……是在那个时刻，当你忘记了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个的世界，而不是一颗钉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意味着一种命运，而不是一张卡片的时候……

斯托扬　别说废话了！我们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向每一个瓦西列作解释……

杜马　千百万你称之为瓦西列的人正在跟着党走……除了建设、工地和所有那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外，他们知道在这里正在诞生着某种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我国人民有一个能够表达它的极好的词：人性。人性的王国。

斯托扬　你早就应该去当神父……

杜马　它属于每一个瓦西列……巴维尔，你把社会主义和你的骄横混为一谈了。当人们不相信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化身的时候，你就把他们当作敌人……权力和真理……这是我们应该解决好的一个综合体。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现在问我自己，是否我也会遇到这类问题，我要尽一切努力及时预防……（极其明朗地）巴维尔……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打算明白……我就得被迫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同你进行斗争……这还不够，你应该成为那个真正的巴维尔·斯托扬，而不是有权势的斯托扬……你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斯托扬极其深沉地望着他，然后背过身去，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离开）

〔招待所的客厅里。斯托扬坐在佩特列斯库曾经坐过的扶手椅里，双手捂着头。只有他一个人。他慢慢地抬起眼睛。杜马在门口出现。两鬓斑白。

——幕落

第　四　幕

〔第一幕中的布景。杜马和斯托扬互相对视了许久。

杜马　（微笑着）我敢打赌，你肯定以为我不会来了……

斯托扬　别打赌，你输了。其他人已经来过这里……有佩特列斯库、玛努、奥拉留……我们象老年人似地谈到了过去。（微笑）杜马同志，我知道这样不对，我们应该朝前看，只能朝前看……可是有时……有时最困难的事情是评价过去。你是怎样同佩特列斯库合作的？他老多了！

杜马　他在搞天才般的设计，然后又提出反对意见……

斯托扬　（轻声地）不过没有人逮捕他了。我想你是打算说这个意思……

杜马　这会使你难受……

斯托扬　是的，非常难受。我多么希望过去不发生这类事情呵。但是木已成舟。就象那条罗马人的大路遗址，其余的东西都消失了，可是它却存在着。米哈依，我过去象爱自己的孩子似地爱你……我的那个孩子……在玛尔塔被捕的时候，死去了……如果他还活着，我就让

他象你一样……我调离这里的时候，我很嫉妒你。不是因为你接替了我的职务，不是。而是因为你有力量向自己提出问题。提出所有的问题。瞧，叫人妒忌呵……有一个时期，我们，我们的宣传，对现实的景象……对我们的生活面貌进行了加工。似乎因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极其伟大、极其严酷的革命，我们自己就感到手足无措了……我不明白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我明白了。我那时是想勾画出一幅……和谐的景象……向谁勾画？向我们自己？……似乎我们是经过一致赞同才夺取政权的，并且受到了所有人的欢呼。当然，除了一小撮剥削者以外……

杜马　我们有权利夺取政权是历史的需要。人民跟着我们走，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从那时起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的合理性……后来……真见鬼！我们竟然……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竟然成了这幅景象的俘虏，搞什么"应该怎样把生活勾画得更美"……他们开始觉得一切有损于这幅图画的，即使是部份损害这幅图画，都是危险的，他们觉得真理可能因此被颠覆。他们觉得真理是几个人的私有财产。

斯托扬　（盯着对方的眼睛）米哈依……你今天是怎么看我的？不要考虑措词。

杜马　我不需要措词，巴维尔。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坐监牢的时候，我们自动地聚集在你的周围，不是因为你是

首长——这个词很坏！——而是因为你焕发出一股力量……更重要的是，巴维尔，你在那凶残野蛮的地方体现了友爱和人道。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有个时候，我差一点就动摇了。你当时有所察觉。你对我说，我可以承认保安局早已知道了的某些事情……从那一刻起，我宁愿死去，也不能在你面前显得象个草包。

斯托扬　我有一次也差点儿动摇。

杜马　后来，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不用说话也互相了解……我今天怎么看你吗？（简单地）你是我国人民在艰难的岁月中养育出的无数人中的一员……

斯托扬　不要夸大，别奉承我……

杜马　你知道，我天生不会这一套。你只有一个缺点，巴维尔，你从来不肯承认你有错误。下棋也好，打猎也好，你都是这样。你看，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这毕竟是历史的逻辑。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没有时间讨论，没有时间争辩。那时就可能因为个人的缺点，人所必有的缺点，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世界性的影响。我在想斯大林，想到他为革命建立的巨大的功勋，也想到他的缺点给革命带来的损害。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就作出了预见。

斯托扬　只有一个列宁……

杜马　不对！列宁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是呵，在某一个时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是客观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因此也就是辩证的必须，暂时

的必须！可是到后来……有些人……觉得这样很方便……自认为是真理的化身。对人民，对自己的阶级，只需通知一下决定……不许那些肩负建设这个国家重任的人参预他们的决定。要知道，这些人肩负着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呵！

斯托扬　这是你头脑中的一个老看法……国有化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曾和我大吵大闹。你质问我，为什么我们要把干部们关在办公室里集训，整整关了两天，就是不告诉他们："小伙子们，让你们当我们工厂的厂长！"……当时，既然我们相信了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人和几十亿列依交给他们掌管，可就是不对他们讲实话！……是呀，这是你一直的看法。

杜马　一直的看法也好，不是一直的看法也好，反正现在还有这种看法。我知道，玛努到处说我是唯心的……（笑）不是哲学上的意思。（笑）我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

斯托扬　你同玛努合作得怎么样？

杜马　他从前当过官，现在是个好战士。但是有一点，他是常有理。

斯托扬　这是个时髦的词。

杜马　那就是说，他不肯接受批评……因为他立过功，高人一头……可是，你看，那些肩负建设罗马尼亚重任的人……有这样一种权利。发现真理，揭示真理的权利。谁若是不明白这一点，谁就没有权利担任领导！……

噢，有时候我们就忘了……忘了……你过去常说："不要嘴里叼着香烟反对别人吸烟。"……

斯托扬　你还记得？

杜马　记得。这是一句发人深省的口号。我们不必光是谈论这些带根本性的大事了……对于这些，你是了解的，我也明白……我们现在正在动脑筋……想办法……寻找门路……现在还有其它的工作，比较次要的工作，但是很多，很多……譬如今天，开党委会议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公共交通的问题……那时，我突然发现，我最后一次乘坐有轨电车……是在五〇年或者五一年……我们的妻子们现在不怎么排队买东西……有时，那些排队买东西的顾客说的牢骚话却使我们发火，仿佛他们是故意刁难领导……

斯托扬　（若有所思地）是——呵……

杜马　（很严肃地）圣·鞠斯特[①]曾经说过……

斯托扬　（疲倦地）他是谁？

杜马　法国的革命者……他说："幸福的思想在欧洲是崭新的思想。"这也适用于我们……人们在贪婪地，毫不退让地发掘它。在这动荡，自我搜寻的世界上，它是人们最宝贵的财产……渴求知识的人类有能力实现权力——真理——幸福的综合体……哎，这些高尚的思想快使我的脑袋爆炸了……（沉默）你看过医生了？

---

① 圣·鞠斯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斯托扬　看过了。老魏思曼一点儿也没变，不过更象一头易怒的大象了。

杜马　他说什么？

斯托扬　（很长很长的停顿，然后注视对方的眼睛）

杜马　（声音很低地）我已经晓得了。他给我打过电话……

斯托扬　这也是可能的。（轻声地）太不公正了。别说话，什么也别说，不必劝我……

杜马　你担心你的病吗？

斯托扬　是的……（停顿）我嫉妒，可怕的嫉妒……因为刚好是现在……当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停顿）从前……在她牺牲以前……玛尔塔在信中对我说："我很担心，巴维尔，我也很嫉妒……但是请你放心，我不会流露出来的。"（停顿）小巴维尔好吗？

杜马　长成野猪似的小伙子了，特别是鬃毛般的头发。我偶然还优待他一巴掌，教育教育他。考上大学了。

斯托扬　让他到我那儿去住。

杜马　不必了。让他住宿舍。你会宠坏他的。

斯托扬　不是常住……哎，现在……天色晚了……我想求你一件事。

杜马　说吧，巴维尔。

斯托扬　如果……如果必要的话……请你……

杜马　我一定来，巴维尔。

斯托扬　我送你几步。

〔走到院子里。

斯托扬　这座大门……你们不要拆掉它……它很漂亮……留下有好处……现在，你走吧……走吧……（想要抚摩杜马的银白的鬓角）小鬼……天晚了……（耸耸肩膀）可能……

杜马　（声音很轻地）明天拂晓时我来接你……大家会很高兴的。

斯托扬　（声音低微得勉强能听见）你认为会这样吗？

〔杜马走了。斯托扬停在灯光照射的门口。玛尔塔从他的背后向他走去。

伊昂　我很幸运，向您问好！……您不认识我了？

斯托扬　（悲伤地，极力回忆）请原谅，我……我老了。

伊昂　咳，有什么办法呢？谁也躲不过衰老和死亡。我是多尔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席同志。您记得，您不可能不记得……那个给您的干部造成许多麻烦的固执的人。

斯托扬　（极其窘困，在本剧中第一次显得手足无措）很高兴见到你……十分高兴……

伊昂　斯托扬同志，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上帝，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但是，这是个口头语，这是个成语，由于上帝的恩赐或惩罚我才有了记性。喏，我想握一下您的手，至少向您说一声：谢谢。

斯托扬　（越来越感到发窘）为什么……同志？

伊昂　我叫伊昂。伊昂·伊昂同志。就是伊昂的平方。我

想对您说一声：谢谢。这可不是因为我当上了主席，不是……（笑）当上主席比担任主席容易……而许多人却认为……（作含混的手势，想要表示他知道是哪些人，可他不在乎。他想表示许多人认为当主席是极大的好事）但是我们两个，我们知道担责任并不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用书上报上的话说，就是要有责任心……您近来好吗，斯托扬同志？

斯托扬　（庄重地）您也好吗？您是来参加竣工典礼的？

伊昂　（有点随便起来）我来了，我有个儿子在工地上。我听说他得了勋章、奖章，就喝醉了闹事。因此我才来了，好好搧他几个耳光……（发现斯托扬沉思的目光）喏，我走了。我不打扰您思考问题了。这很好，晚上借着星光思考问题。再见，第一书记同志。再见，斯托扬同志。明天在主席台上见。我们一起鼓掌，如果您有兴趣，我们再一起聊聊……

玛尔塔　进来吧，天晚了。

斯托扬　你靠边吧，还不晚。

——幕落

三幕话剧

源　　流

马·索列斯库著

佳　丛译

马·索列斯库是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生于多尔日县布尔则什蒂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五五年考入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一九六〇年毕业后，他曾先后在文学刊物《金星》和《动画片》任编辑。

索列斯库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他先后出版了《堂吉诃德的青春》、《云》、《钟表之死》和《势力范围论》等九部诗集。从一九六四年起，索列斯库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发表了剧本《约娜》、《教堂守护人》和《源流》，他把这三个剧本称为三部曲，取名《盐山渴》。

《源流》取材于罗马尼亚一九七〇年发生的特大水灾。当时作者曾亲临重灾区了解灾情，在多瑙河畔的布勒伊拉市附近，他曾目睹一座村庄完全被洪水吞没的情景。《源流》就是一出反映当地人民同洪水顽强搏斗的戏。该剧除了赢得罗马尼亚观众的赞誉外，在瑞士和波兰等国上演时，也博得了国外观众的好评。

人　物

伊琳娜

老头

莱列娅·安妮卡

加加·袁娜

蒂杜·波安特

希尔薇卡

第一个稻草人①

第二个稻草人

① 农村搞迷信活动时的化装祭灵人。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第　一　景

〔狂风暴雨。昏暗中，两个朦胧的影子在嘟囔着什么。单调的咒语伴着哗哗的雨声，象咒语本身一样的可咒。

莱列娅·安妮卡和加加·袁娜　雨停了，雨停了，雨停了。

莱列娅·安妮卡　（对着一尊泥人念咒，泥人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打了许多结的麻绳①）

寄语苍天，

苍天有眼，

趁天不黑，

快快晴天！

苍天在上，

在上苍天，

① 一种迷信，用两个泥人分别代表太阳爹爹和雨水娘娘，用来求雨或求晴。这里系求晴，念一次咒，用麻绳在泥人脖子上打一个结，最后把泥人埋掉。

苍天啊，苍天！

苍天啊，苍天……

加加·袁娜 （对着另一尊泥像念咒，在一根麻绳上打着结，绕在泥人脖子上）

麻线团，

理还乱，

绕呀绕不完。

（用另一腔调）

西耳草，

拴住了面包圈，

扔进了蜂窝眼。

刺猬草呀狼尾花，

毒汁草呀烦人花，

长得太密啦，

小心铁犁耙！

莱列娅·安妮卡 （对加加·袁娜）小心别乱套了。

加加·袁娜 （继续）

不怕太阳晒呀，

就怕水来淹！

不怕小伙子缠呀，

不怕炭疽，不怕邪！

不怕痔疮，

不怕肠痉挛，

不怕着凉，

不怕邪……

莱列娅·安妮卡 瞧，你乱套了！（继续念咒）

一头小公牛呀，

一头阉过的牛，

钻进森林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

碰见啥来就是啥！

小鹰去喝水，

翻了大水缸。

弄湿了小公牛呀，

弄湿了阉过的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没停下的会停下，

没来临的会来临。

加加·袁娜 你也乱套了？我来吧。

莱列娅·安妮卡 咳，等等！（继续）

野菊花呀车前草，

青艾叶呀夹竹桃。

筛子密点好，
雨密了可糟糕！

加加·袁娜　哎，等等！你乱套啦，让我来！

莱列娅·安妮卡

宁可太阳晒，
也别水来淹。
碰了织布椅，
磕了屁股蛋……
牧场上，
热死你，
能烤熟老玉米。

加加·袁娜

苍天在上，
在上苍天。

莱列娅·安妮卡

烤熟老玉米，
大雨快停下……

加加·袁娜　（叹气）安妮卡，这差事真难哪！

莱列娅·安妮卡　谁说不是呢，加加·袁娜！可总得有人来干这种下面的活呀。你没看见吗？人家见困难就

溜，就象小鸡见了鹞鸪似的。铁锹带来了吗？

加加·袁娜　瞧，那不是嘛。咱们在哪儿挖坑呢？

莱列娅·安妮卡　在哪儿还不都是水！（拿起铁锹开始挖土）哎哟，挖树疙瘩这活儿也够难的了。（笑）

加加·袁娜　（拖起一个泥人朝四方拜一拜）

东边吸来西边吸，
吸干雨水露平地。
北风吹，南风吹，
把云吹到九天外，
不要留下一滴水，
牛蹄子里也别存水。
雨快停呀，雨快停！
太阳快升起！
嗨，嗨……（用一只腿跳）

（对莱列娅·安妮卡）……你在干嘛呀？怎么不挖啦？

莱列娅·安妮卡　加加·袁娜，也该让我来念咒了吧。这坑真够大的了！我从来还没埋过这么大的雨水娘娘，早累的没劲啦。

加加·袁娜　咳！马上就有劲了。（笑）喏，拿去！（把泥人递给她，自己挖起来）你好象是在水里挖滑雪道。

莱列娅·安妮卡　说的对。你念到哪儿了？

加加·袁娜　念到"太阳快升起"。

莱列娅·安妮卡　（继续念咒）

大白鳇鱼呀，
你可别瘦了，
要长得象桶一般粗。
让太阳爹爹干爽爽，
永远亮堂堂。

第 二 景

〔老头背着块棺材盖上。

老头 帝王间讲和，结绳子捆雨。只要小心，万事大吉。

加加·袁娜 （扔下铁锹）可不如以前吉利罗。不灵验啦……

莱列娅·安妮卡 谁不灵验了，嗯？

加加·袁娜 咒语呗。咒语一点儿也不灵了，哼哼，哼哼……

莱列娅·安妮卡 老天爷愿意这样，没辙！

加加·袁娜 那可不！你还想穿针绣花吗？

老头 我看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叹气）唉！我也不抱怨你们，年轻人。（放下棺材盖，注意到泥人）你们在玩泥娃娃？真是瞎婆婆碰上瞎奶奶！你们怎么分得清哪个是太阳爹爹，哪个是雨水娘娘？又怎么分得清他们俩和你们俩？（坐在棺材盖上）这天也该放晴了。

莱列娅·安妮卡　雨水娘娘不入地三尺，这雨是不会停的！就跟我嫁不出去一样。

加加·袁娜　瞧这天，压根儿没一点放晴的意思。

老头　你们这会儿耍妖术，好象能顶用似的。我倒担心往后再也不下雨了，什么庄稼也长不了啦。你们可别忘了把雨水娘娘埋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好挖出来。你们的记性行吗？

加加·袁娜　甭说不吉利的话！（和莱列娅·安妮卡一起理着打结的绳子）

老头　咱们村子还真走运，有你们这两个老太婆能摆弄天气。要是村政府的人知道了，准会把你们派到别处去交流经验，免得老去求专家，嘴皮都磨破了。

莱列娅·安妮卡　我们赶上了，怎么着，你这快见上帝的人？

加加·袁娜　万一天气要倒个个儿，还得咱们俩来求雨，把它转过来……（笑）

老头　咳，我可再看不到你们系上树皮……不害臊地……跳哇，跳哇……（学她们）

巴巴噜哒—噜哒，①
快把我们浇湿啦，湿啦。
大雨倾盆下呀，下呀，
淋湿一大群呀，啊哈，啊哈……

---

① 求雨时念的咒语。

莱列娅·安妮卡　(紧张地挖着)哎哟，我的腰疼死啦！趁雨水娘娘还没把我们淹了，咱们得来点厉害的。我说，咱们得把它堵住，就象《圣经》里说的堵住诺亚洪水那样，听我的没错儿……(埋雨水娘娘)

加加·袁娜　咱们得踩严实了。

老头　嘿，一道阳光射着我了，瞧，在这儿哪，胳膊肘上……

莱列娅·安妮卡　你笑吧，笑吧，这雨可大的要命。

老头　要我说呀，这天……旱啦！

加加·袁娜　哎哟，你怎么跟人家拧着来呀！旱了？连影儿都没有。

莱列娅·安妮卡　咱们把太阳爹爹放在这个好地方吧。靠边儿！老头儿，滚一边去！你干嘛直挺挺地站在路上？

加加·袁娜　八成你想当太阳爹爹。(莱列娅·安妮卡和加加·袁娜把另一个泥人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他马上就要开口笑了。

莱列娅·安妮卡　露出他的玉牙。

加加·袁娜　(围着老头转了一圈)你赶集去了？

老头　那还用说！我买了个宝贝，可值钱了。

莱列娅·安妮卡　这木板倒挺漂亮，准备修篱笆吗？

老头　(双关语)嗯，我要搞个新的，窄点的。

加加·袁娜　唉，这会儿要是雨停了该多好啊！

莱列娅·安妮卡　(看看天空)云上好象挂着千千万万个水龙头。

加加·袁娜　咱们村好象就在一个不断流水的屋檐下。

莱列娅·安妮卡　牲口蹄子都泡软了。

加加·袁娜　母牛奶头里的奶汁都掺进水了。你不祷告吗？（祷告）

莱列娅·安妮卡　（边走边转动着雨水娘娘）来点厉害的。（对老头）哎，你闺女滑进三叶草里了？

老头　大肚子，有啥办法……

莱列娅·安妮卡　是啊，她还在外边过道里睡过觉，人们还浇了她一身水。

老头　可不！把她浇湿了好几回。她丈夫呢，老是扛着根棍子跟在别人后边转悠[1]。可我闺女说："就这样吧，亲爱的，既然我决定留在乡下，这也挺好吗！"

加加·袁娜　这闺女说的是真美，可是你什么也不明白。孩子们可爱她爱极啦[2]，他们爱她，也就理解她……

莱列娅·安妮卡　如今的人呀，可不象咱们，把一些老话翻来倒去地讲……跟猪拱南瓜似的，甭想听懂。全变啦，圣灵节前的那个礼拜一，人家也不守斋啦，大斋也不管啦，什么都不管啦！所以这雨也停不下来了……

加加·袁娜　连我们的骨头都给泡软了，都变成软骨啦，你听见了吧。

老头　让我再看上一次象样的干旱该多好……让我看看那

---

① 她丈夫是军人，此处指扛着枪操练。

② 伊琳娜是农村教师。

大地干的发裂……知道吗，裂得象小鸟看到妈妈带着食来了就张开小嘴那样。向日葵蔫了，叶子也发黄了……那河谷里的裂缝啊，就跟地震过后那样……哎，就让我再看看那情景吧！

莱列娅·安妮卡　咳，你明天又死不了！对不起，你这不是挺硬朗的吗？（笑）

老头　明天？明天可不行！今儿是礼拜几？

莱列娅·安妮卡　礼拜二。

老头　那就下礼拜二吧！我们男人都是礼拜二翘辫子……女人嘛……随便，没人管。你们女人就是这样。

莱列娅·安妮卡　咳，伙计，小心我们把你扔到井里去，反正是一口没用的井，就象用麻绳拴个面包圈那样扔下去。

加加·袁娜　摔成碎块，喂蛤蟆……（笑）才不跟你罗嗦呢，就这样我们也够老的了，我的天呀。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这儿咔咔直响……

老头　（扛起棺材盖要走）那么说，就礼拜二啦。

加加·袁娜　下礼拜二，等太阳从西边出来以后。

莱列娅·安妮卡　哎，老头儿，等会儿，大叔！让我们在你的棚子下边躲躲雨吧。（拿铁锨）

老头　快点，我忙着哪……要不马上就到礼拜二啦……

加加·袁娜　我还得在娘娘上头跳一跳（在埋泥人的地方跳起来，念着咒）

一只脚穿鞋，

一只脚光着，

走哇，走哇，

坏啦，坏啦。(跪下)

用苇秆量量，

坏啦，坏啦。(又跪下)

看看流水，

流水湿身，

坏啦，坏啦。(磕头)

刀口上喝粥，

疼得没法；

床上筛面，

呛得咳嗽；

一切的一切

都踩在脚下，

坏啦，坏啦。(磕头)

老头　快点儿。你告诉它晚上别把勺子忘在钵子里了，要不它该睡不着啦，哈哈，哈哈。

加加·袁娜　等我放你的时候，你再出来！(困难地往前追赶另两个人)

老头　(扛着棺材盖，象个大屋檐似的，两个老太婆在下面躲雨)不要让别人知道是你们锁住了乌云，把云聚集起来，惹出了麻烦。到这会儿为止，你们守着什么来着？

莱列娅·安妮卡　(叹气)天哪，可别怪我！

老头　就是你拚命拖住了乌云……慢着，伙计！(放下棺材盖，责骂她们俩)你们还要倒着念咒哇？小心别把这坏天气更惹火了……

加加·袁娜　你别再跟在猫屁股后头喝啦，要倒霉的。

莱列娅·安妮卡　(打喷嚏)哎哟，可了不得！

加加·袁娜　你怎么啦？

莱列娅·安妮卡　有点茶就好了。可这位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

加加·袁娜　你试试……听说过吗？用埋了七年的马尾草根……再来点泡菜花……再来点……泥灰，就这么一铲尖就行了。(笑)

莱列娅·安妮卡　别胡诌了，袁娜。这喷嚏也许是好兆头哩。

老头　当然是好兆头……哪能坏呢？咱们得小心别着凉。

加加·袁娜　咳，大地对我们太冷淡了。

莱列娅·安妮卡　嗳，快扛起木板吧！

老头　(扛起棺材盖，老太婆们又在下面躲雨)嗬，变得可真沉啊！

莱列娅·安妮卡　哎，蠢货！你这是在干嘛呀？别摇晃了……水都顺着屋檐流到我头上了。真是的，把我的头巾垫圈都弄湿了……

加加·袁娜和莱列娅·安妮卡　雨停啦！雨停啦……雨停罗……

第 二 场

第 三 景

〔一个星期以后。林中空地，中间有一棵老橡树，树上有个大洞。闪电时，天上有一线亮光。雨还没停。

蒂杜 (蹚着上)瞧瞧我怎么下山谷。

希尔薇卡 (在舞台外)喂，等等！

蒂杜 若是我再多呆一会儿，啄木鸟来了……还以为我是一棵树哩，该开始啄我了……那它们就有藏身之处了。因为现在就剩下我们还是完整的了……

希尔薇卡 依你看，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

蒂杜 白天……当然是白天……这不是天刚刚亮嘛……不过，从理论上说，一星期以来两步以外的地方都看不见。

希尔薇卡 你听见鹌鹑叫了吗？

蒂杜 什么？

希尔薇卡 猫头鹰。(听)

蒂杜 (听)听见了。

希尔薇卡 按它的看法，现在是夜晚……它该发出不祥之兆了。

蒂杜 (笑)那么说，鸟儿之间对天气的看法是有区别的罗。

希尔薇卡 所有的蘑菇都打开了小帽子，迎接暴风雨。

（笑）

蒂杜　（严肃地）雨照这样下下去，我看你的头上也要长出小帽子了，那你就会变成个小蘑菇……

希尔薇卡　（撒娇地）有毒的吗？

蒂杜　蛇帽。

希尔薇卡　（害怕地）天哪！这大风把白鹳的脖子吹得都绕圈了。

蒂杜　小鹰都从窝里掉下来了。

希尔薇卡　准是一条恶龙在云里甩尾巴，水就哗哗往下流……

蒂杜　你干什么呢，还要等你很久吗？

希尔薇卡　我走到那边去了……

蒂杜　女人应当跟着丈夫走……（发现树洞）喏，瞧瞧这些啄木鸟干的！希尔薇卡，希尔薇卡！

希尔薇卡　（害怕地）我老是迷路……看来必须拉着你的手了。从现在起，咱们是不是一辈子都得手拉手地走呢？

蒂杜　情况就是这样嘛……

希尔薇卡　假如你订了婚……跟一个人结合在一起了……那就意味着听那个人的指挥，叫你怎么着就怎么着吗？

蒂杜　对、叫你来，你就来，叫你跑，你就跑。猜猜我找到什么啦？

希尔薇卡　什么呀？你这幸运的人……自从你找到我之后，别的都不在话下。

蒂杜　哎，想想咱们还缺什么？

希尔薇卡　我们？什么也不缺。缺什么呀？呵，好象……

蒂杜　好象什么？

希尔薇卡　物质福利方面的呗！

蒂杜　猜对罗！房子。人是要在房子里创造福利的。

希尔薇卡　（冲上舞台）房子盖好了？

蒂杜　给你钥匙！（指树洞）

希尔薇卡　（噘嘴）这是森林娘娘住的。

蒂杜　唉，那可大不一样。（笑。两人围着橡树蹦跳）

希尔薇卡　你在暴风雨中也象在暴风雨到来之前那样镇静。我倒喜欢……小风暴。要是你把狂风嫁接上暴雨，那就成了小暴风雨啦，对吗？

蒂杜　不对，那就成了……风暴加雨。

希尔薇卡　我真巴不得蜗牛快伸出角来……我好把那些角拿来给你安上……

蒂杜　咳，可不能开这种玩笑。

希尔薇卡　你生气了？怎么，你不也是一种蜗牛吗？只不过出了壳再回不去了而已……那壳被圣伊利耶挥动鞭子的时候砸破了。（环视周围）我们好象在童话中似的，现在就该七个小矮人①出来了，每人还穿一件小雨衣，踩着树叶，嚓，嚓……

蒂杜　他们不会自己出来的……得咱们动手做。

〔两人笑。听见喊声，希尔薇卡和蒂杜躲进树洞。

---

① 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

希尔薇卡　这洞真好，是木头的。

蒂杜　（抓住她的手）借这闪电的光，让我给你算个命……

〔闪电，雷鸣，喊声。

希尔薇卡　可能是大堤决口了。（听）上天保佑，我们还呆在屏障后面。

蒂杜　（吻她）你干嘛害怕呀？

〔前面的呻吟声和喊叫声更清楚了。

希尔薇卡　好象有人在呼救。

蒂杜　要是你喊叫起来，我会以为是分娩痛，以为你要生孩子了。

希尔薇卡　不至于刚刚亲吻了一次就到这一步吧。（撒娇）也难说，如今的男人都巴不得早早儿地就当上爸爸。（把他拉出树洞）贪婪要毁掉人性的。妈妈会说今天是守斋的日子……

蒂杜　不是星期二吗？

希尔薇卡　是呀。

蒂杜　（反驳地）星期二……不是吃甜食的日子吗？

希尔薇卡　你瞧，他还什么都知道……那么说，你爱不爱我？

蒂杜　那么说……爱的。

希尔薇卡　爱的，口气一点都不坚决……

蒂杜　（为了压过正好来临的雷声大声叫着）爱！你瞧，这雷声它不让我好好表达。爱……

希尔薇卡　行啦！我明白了。那么，要是你喜欢我，咱们就

走吧！

蒂杜　我还没算出来咱们的道路通往何处呐。

希尔薇卡　（用手指给他看）通往这儿，那儿，还有哪儿走不通呢？

蒂杜　我看你手掌上的纹路很清楚。

希尔薇卡　是书写体还是印刷体？

蒂杜　在你的手掌上简直可以扫盲了……算命的纹路。我好象看见了乔治大叔，就是那个人们叫做博阿伯阁下的，在那儿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着："伊一昂，羊。"

希尔薇卡　（认真地）得了吧，咱们已经摆脱羊啦。

蒂杜　咱们的老祖宗是在沙子里写自己的名字的。（模仿）"萨伏·德格勒拉老爹，你的曾祖父……"

希尔薇卡　别再提起沙子了，万一河水泛滥，会带来很多泥沙的！这村里所有的字母都会被冲刷掉……行啦，咱们已经休息过了，也做了梦了……

蒂杜　说得对。本来我们也在大堤上。

希尔薇卡　幸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恋爱。

蒂杜　咱们来筑一座象这棵树一样高的闸门。

希尔薇卡　嘿！还要高一些，让河水见了它就象小牛犊见了一扇新门那样马上停下来。

〔他们笑着跑下去。舞台静场片刻，似乎风暴在听着自己的吼叫声。然后，老头上。

第　四　景

老头　（艰难地走着。看见树，但休息了几次才走到树旁）瞧它就在那儿……可是好象有两站路。唉，真是连猫也拦我的路哇！是不是打闪了？反正是闪电还是猫都一样。天哪！我这眼睛也不行了，连猫和线团都分不清了。麻和云，云和天……都这么模模糊糊……咳，打闪吧，老兄！把所有的角落都照亮，让我再看看这开天辟地之前的世界……（笑）对，对……开天辟地之前……（思索着什么）可不能让小孩满周岁之前照镜子，要中邪的。（笑）说不定我也被谁弄得中邪了……听这脚步！当啷，当啷，好象拖着两块磨盘……（滑倒在地，就那么呆着，学了几声狼叫：嗥！嗥！爬起来）要不我白摔了一跤。反正要入土了，先陷进去一点试试嘛……

第　五　景

〔蒂杜和希尔薇卡手拉手上，浑身湿透，直打哆嗦。

希尔薇卡　呐！我们又回到了树洞。这暴风雨真会捉弄我们，好象掉进了冰窟窿似的。

老头　（看见他们俩）毛驴发情了，天还要下雨的。（大声叫）嗥！嗥！

希尔薇卡　（害怕地）狼！

老头　（站起来）不是狼，是货郎。当货郎可是好差事……不过，要是碰上野兽或是冰雹可就糟了……我打断你们的话了吧？

希尔薇卡　（高兴地）是个老头儿！哎，老头儿，你怎么在这儿呀？

老头　怎么？哪儿土松我就到哪儿……留下脚印当记号，好让他们来守灵。瞧，这雷倒打的挺欢！我真怕这种天气，因为我就象一只又老又瘸腿的狼。我听见先人在唤我，他们会把我当一个怪物。

希尔薇卡　这么严重？

老头　（难过地）是呵，没有人在床头跟我说句笑话，我就这么紧闭着嘴呆着。

希尔薇卡　又打闪了。（笑）老天爷在天上签字画押多快呀！

蒂杜　是大自然在天上……

希尔薇卡　老天爷管大自然……

蒂杜　这会儿不知哪儿又打雷了。

老头　不，那是鬼！他不会签字，就会按手印，哎呀呀！

希尔薇卡　说得真棒！老头儿，你可赛过我们了。你怎么老哼哼呀？

老头　看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已经过去不少年头了，有的人也该安息了。

希尔薇卡　老头儿，可别这么说！这世界还挺新鲜呐，你看不见吗？是湿的，还没干哪。

老头　我到小河边去过了，那儿都开锅了。

希尔薇卡　是罐子里烧的水扑出来了。

老头　（倒下）不知怎么回事，我老想坐下。快，快。幸好刮风，这地就象刚扫过一样。

蒂杜　我们会抬你的，小心翼翼地抬着。

老头　不，我自个儿能回家，就在河谷那儿。走到河边不会再费太大的力气了。其实，我何必到那儿去呢？就是嘛！要是你们看见我女儿，就让她别再胡乱干活了，叫她回家来，就说家里有客人。

希尔薇卡　这种天气还会有客人？

老头　怎么不会。天气是不好……你们不想学莱列娅·安妮卡和加加·袁娜吗？

希尔薇卡　什么？

老头　唉……就是那两个巫婆，她们想用妖术让雨停下。上礼拜我看见她们……在两个泥人旁边念咒。要按她们说的那样啊，现在我们都该肚子朝天躺着晒太阳了……

蒂杜　（笑）老式堤坝，新式堤坝。

希尔薇卡　我们的大堤是石头的。

老头　是呵，可她们俩要直接和神仙打交道，撇开了地方当局。（笑）

希尔薇卡　（害怕地）我们绊着了两个泥人，它们就象蛋壳一样在漩涡里翻滚着……

老头　要是你们想帮帮我的忙，那就推我一把，让我正好在

家门口停下，我想快点儿到家。本来想出来瞧瞧，可又不喜欢看到的这些东西。还不如闭上一只眼，象母鸡看老鹰那样……

希尔薇卡　（给他指路）风好象停下来了，马上您就能坐在那张长凳上了[①]。您赶快换换衣服，小心别得了肺炎。

老头　（走开）有人上山，有人下山，你们知道，跳欢乐舞的时候就是这样……

蒂杜　什么样？

老头　热热闹闹的呗！瞧我翻着筋斗走……

希尔薇卡　（开始哭）老爷爷……

蒂杜　翻筋斗……

---

① 在罗马尼亚农村，房子前面一般都有一条长凳。

第　二　幕

第　三　场

第　六　景

〔下雨，打雷，闪电，刮风。农村一条泥泞的道路。不时有一棵连根拔起的树拦住了去路。主要的布景就是剧院原有的道具。伊琳娜朝家里走着，她好象是世界上唯一的妇女，或者是最后一个怀孕的妇女，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担。她走过的脚印立即被泥水冲去，这使她害怕，因为这样就不能留下足迹了。似乎开天辟地以来就这样下着雨。

伊琳娜　（毫无顾忌地跑着，头发和衣服全湿透了，她似乎为自己能经历这场抗洪斗争而感到高兴。躲在一棵树下避雨）真够湿的！乌云填满了嘴，顺着嘴淌水。一打雷，牙都咯吱咯吱响，牙上的珐琅质都要震裂了……说不定不少大牙都要连根拔了……这样的暴风雨，真没见过。我们会牢牢记住的……（环视四周）我真想说一个干爽点的词。（想）诺亚洪水。（笑。模仿）第一场洪

水还没干呐，海洋底里还在冒蒸汽，可现在魔鬼又决定放出第二次洪水。首先，这是互为因果的两次；其次，这世界也太随便了……说不定未来的圣经就会这样来解释。（笑，指着闪闪发光的牙齿）在暴风雨中笑一笑真不错，要是牙齿长得漂亮，还会闪闪发光呢！有漂亮的牙，在暴风雨中笑一笑是很美的。我真会撒娇。（庄重地）我的周围正在发生着……谁知道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而我……就象在波涛中飘荡着……在海洋里飘荡着……嘘！有什么响声……（听）对……有动静……我亲耳听见的。（听，喊）是谁呀？（害怕地）又响了……象是一片树叶……也许象一只正在睁开的眼睛，可以感觉到眼皮……（吓一跳）站住！站住，要不……我开枪了……（学着猎人的样子）也许是只兔子。我这就叫猎人来。（大声叫）喂，打猎的！这附近有动静。好象地底下有一只鼹鼠？我感到有一种动物在动，非常……非常吓人的动静……瞧，现在就有。哎哟，我真吓坏了……是谁象猪似地利用这种天气投机呢？……谁知道还会使出什么花招。其实，我很幸福。对，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我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无法解释的、特别强烈的幸福……几乎就象我小时候在娘胎里那样，既健忘又娇气。对，对……是娇气的，可并不健忘。（用手做一个不耐烦的手势）现在可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然而，我无法解释自己的心理状态……几乎是类似的。不过，别发傻了，咱们回家吧，天黑了，我是

说，天上的闪电快完了……（闪电）瞧，又开始打闪了……（艰难地走了几步。迎面出现一棵大橡树，树上有个大窟窿，可以舒舒服服地呆在里面。仔细察看树洞）从这棵树上刚好劈走了一口棺材，劈得正是时候，倒给这个过于丰满的人留下了一块好地方。（笑。意识到自己是孕妇，低下头，好象要听听自己的肚子。小心地钻进树洞，有那么一会儿，肚子留在洞外）喂，那儿到底是谁呀？（笑，学滑稽样）假如这就是诺亚洪水……那就请上船吧！（把手伸出去）雨还没停，还在下……我原以为一进到这里，事情就会翻个过儿……就会这样让我在陆地上飘着……（用另一只手试试）上帝呀，好象天都破了！（沉思）可能这雨永远不会停了，也许从来就没停过……（缩在树洞里）这会儿可以让我们搞点哲学了……树洞里搞唯心主义的……外面是唯物主义的……（笑）（冷得发抖）有这个树洞可真幸运。（悲伤地）不，原来我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现在我却在这倒霉的树洞里，从这里正好劈走了个……什么东西……（回忆）原来一切都象一道甜蜜的亮光……你用脚指尖……用手指头尖……用手……用整个的皮肤尽情地享受着它……我那时在飘荡着。（悲伤地）从那时起我不再飘荡，不再……飘荡……也没有再用胳膊肘或膝盖去享受光亮。我没有再在那无边无际的空间……毫不费劲地飞翔，我没有再……（微笑）我想，我是这世上唯一活着的人了。不管怎么说，村子里就剩下我一

个人了……至少，在这树洞里就只有一个……带着娘胎里的……回忆的人了……（平淡地）呐，这真是怪事！我曾告诉丈夫什么时候来接我，我说："你看，我有预感。"他说："你经常有吗？""不，你别害怕，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解释，就是安静的时候……或是下雨的时候……"（笑）他说当周围一切都热气腾腾的时候，我就爱想象，似乎想象本身并不是一种热情。他说："亲爱的，都有胎动了，你该成熟一些了……你也该同时代一起成长。"（笑）瞧，我真的成长了，我成熟了，肚子也大了……它也成熟了，可怜的肚子……成熟的真厉害呀！一下雨，又让我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其实都是真事，是经历过的事情……（忧郁地）我出生以前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啊！所以我害怕……别老的太快了……别变成废物，别在那儿……在天堂里成为多余的……（大声而清晰地）我去过天堂……我们大家都是从那儿来的……爬着来的……（抱树洞）妈妈！妈妈，啊，不对：大自然妈妈！下雨的时候在你的怀抱里是多么好啊！（干巴巴地）可是现在我该离开你了，我得回家……回家啦。我们稍稍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走……（听一会雨声）我觉得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不是我的，而是他的。（抚摸又圆又大的肚子，她似乎感觉到潮湿的衣服下小东西在呼吸）我沉浸在他的幸福之中……因此我感到很舒服……（闪电，雷鸣）大堤要垮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在河边，在堤上……我也加了一块砖……(笑)其实是一块小石头，是在我的鞋子里找到的……人们都不让我搬重东西，大家都冲着我叫："快走，回家去吧！我们能干好的，有人会垒坝，你有别的使命。"好象生孩子也成了使命，成了任务。这些老乡们可真奇怪。也许我的使命就是要在石土堆上再添点什么，好堵住洪水……(换一种声调)反正多活动活动生孩子时会容易点……今天我活动的可够多了，要是今天就生的话……(忧伤地)那我儿子的幸福就结束了……而我将会非常悲伤……倒个个儿！(似乎从恍惚中又集中起来)当时……我在几天前就感觉到了……要么，我们是在用别的方法计算时间，也许就是用眼睫毛在妈妈的肚皮上计算，在母亲肚子里就象在育苗盆里一样成长……我曾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就象得一场病一样，感到一阵阵寒战……那是我以前所未曾有过的……(恐惧地)那是死亡的寒战……因为在那之前我是永生的……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我周围旋转。我失去了在空间自由翱翔的能力……我掉下来了……掉下来了……掉下来了……突然，那灾难降临了……彻底崩溃。(叹息)听说妈妈生我时很困难……是呵，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场灾难……也许我本能地不愿意出生……我习惯于在天堂里，在永生中……傻话！正象我丈夫说的："娘胎里的傻话。"可是在这儿，在树洞里，我可以坦率地说出来……(微笑)大自然就是母亲，她会理解的。(换一

种声调）在闪电的光亮中，我在一滴水中看到了自己。（悲伤地）喏，我不漂亮了……真可惜。女人应当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是漂亮的。快要死的爸爸，当他看到我这副模样……他会带着对人间不好的印象离去的。当我的儿子将来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丑八怪，一个母妖精，他会害怕的……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可怕，直到昨天，所有的男人都还回过头来看我哩……除了我丈夫以外，他是转着脑袋看别人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希望的，我别拖住他……现在呢，他正在同波涛搏斗着。我曾央求他不要冒险划船跑得太远，他知道我的情况，也知道爸爸成了什么样。可怜的爸爸！要不是他病成这样子，我还想在堤坝上出点力呢。情况是令人失望的，大家都很失望，只有他不！尽管……（感到一阵疼痛，把手放在肚子上）天哪！什么都凑在一块了！我感到他已经有些不老实了，他迫不及待地想降生在人间，想有自己的命运，有个名字。他好象在挣扎，把脸转向墙壁而不愿意……死。（解释）我现在是在说爸爸。刚才那会儿我一直在说我的小宝贝。怎么搞的，我把他们俩弄混了？是的，我好象糊涂了。不，现在又好了。如果我能再好一点，我就离开这里，虽然这儿又暖和又舒服。不过，我们也有个澡盆，不，有个家……可能这个家就在澡盆里，那里有一大堆的问题在等着我们。（认真地）这雨似乎是没完没了啦。云很低，野鹅想钻出云层，在云上飞翔，然而它们却淹死了。

云层大概有十公里厚，你每走一步都会滑倒的。土是不是都被冲到河谷里去了？我得小心我的奶头，别让水进到奶里去……还得操这份儿心。看来，他首先关心的……是吃饭问题。（焦急地端详自己）天晓得我是不是会有奶，也可能只是有个样子。（笑）我曾听一个女人抱怨自己没有上半身……我真可笑！（犹豫着想出来，然后狠了狠心出来了。外面是大雨的吼声。躲在旁边的另一棵树下。一声霹雳，那棵有洞的橡树象一根蜡烛似的烧起来。看着火光）天哪！简直无法相信……它是盼着我走开，它好着火……或是让雷劈……它好断气……这么大的蜡烛是为谁点的呢？（有把握地）发这么大的火也白搭，只要我还得干这件事，任何东西都不会触动我。万物之间都是相互有联系的，既然开了头，就要进行到底……（微笑）孕育着的事物也互相关联……如果我还在树洞里的话……霹雳也会绕开我们。是的，是的，肯定会的。（抚摸肚子）喂，小宝宝……（大声地，要压过暴风雨声）万物的团结一致就要降临了……救救我吧！（雷鸣，闪电。伊琳娜滑行着渐渐离远了。）

第　四　场

第　七　景

〔农舍内部。两间陈设不同的房间，一间是青年人的，

另一间是“老式的”。两间房中间有个过道，出入都通过这里。两间房门都开在墙上，彼此看得见。在右边那间房里，伊琳娜蜷缩在床上，脸色苍白，额上满是汗珠，在分娩的疼痛中颤抖着。左边那间房里，老头，也就是伊琳娜的父亲，在临死前挣扎着。这样死去倒也不错，他并不感到遗憾。善终就象顺产一样。他要求把早就准备好的棺材给他搬近一点。老头和伊琳娜在各自的房间里，躺在各自受折磨的床上交谈着。

老头　你知道吗？开始发霉了。

伊琳娜　什么？谁呀？

老头　这宝座……昨天还散发着橡树的香味呢，现在却有树脂的霉味啦，八成是有人给我换了。

伊琳娜　（被疼痛折磨着）谁去换它呀？你这叫什么话。

老头　我好象订做的是橡木的，到昨天为止……到刚才为止还是橡木的。（坚决地）我呀，松木的我可不进去，连……

伊琳娜　你别再想这个了……

老头　那叫我想什么呢……想女人？

伊琳娜　（勉强微笑）想吧！

老头　反正这儿有一个……拿着把镰刀围着我转悠①。

伊琳娜　我跟你说，别再想那个……

---

①　指死神。

老头　怎么，这不也是个女人么？要不，是个老姑娘？我说，也许是好多味儿都搅和在一起了。跟那些松木的摆在一起，这橡木棺材的那种潮乎乎的好味儿窜到那些……便宜货上去了……那玩艺儿只能把你送到坑那儿，有时候还到不了那儿。我听说有个人抬到半道上就掉下来了……他醒了，原来还没完全死呐。人们就那样把他埋了……要不然……

伊琳娜　你都说些什么呀？要不然怎么啦？

老头　松油味儿窜到我的上面来了。

伊琳娜　呵！

老头　要不你看……（想吸口气）这松油味弄得我都没法吸气了。

伊琳娜　这是臭氧，味大着哪……

老头　是棺材里的？

伊琳娜　你干脆说不想死就得了……你干嘛要把那大木头匣子放在鼻子旁边？

老头　（起来坐在棺材上）就为了这个我才要的……

伊琳娜　为了什么？

老头　为了别给我换了……不过，好象还是……（仔细看盖子）见鬼去吧，好象还是我自个儿的。（换了语调）你们可别忙着把我埋了，你们进城去请个医生，等我死了，让他给我摸摸脉……这个他们也懂的。要是他说“完了”，你们就再等等……等三天……这可说不定……要是我一动也不动了，得！不过在这种时候，你们的礼节

可都得给我做到了……按咱们的习惯，你们得哭我，要哭丧。

伊琳娜　（想让他安静下来）到那会儿还早呐。

老头　你是想说“咱们在那儿见”。（不自然地笑）

伊琳娜　爸爸……这是什么话……谁想要你死来着？

老头　那个拿镰刀的……

伊琳娜　你还疼吗？

老头　我一辈子哪儿也没疼过……就是心疼……现在心也不疼了，所以我就觉得不妙……不知道是怎么啦……

伊琳娜　大夫们说你没事……

老头　到我这种年纪，要是什么事也没有，那就坏了，糟透了。（起来，在箱子里乱翻，拿出几件衣服）

伊琳娜　你在那儿干嘛呐？

老头　没干嘛，我在打扮。

伊琳娜　你上哪儿去呀？

老头　就上那个要去的地方呗……（艰难地穿衣服）好象那几件好衣服穿着也不合适了……要是还有时间，我想赶到裁缝那儿让他给改一改。（笑）

伊琳娜　我从来也不知道你是在正经地说话呢，还是在正经地开玩笑。我看你现在还想开玩笑，出洋相。

老头　要能出点洋相……那敢情好。问题是……你瞧瞧！

伊琳娜　（害怕地）怎么啦？

老头　我这袜子穿的一只正，一只反，可我也没力气再重新穿啦……就这样去受死后的审判吧……他们不会拿我

过不去吧？他们可别笑话我。（躺倒在床上）哎哟！（叹息）为死打扮打扮也不错嘛……这样你也就省了一份心了……噢，两份哪：还有死后的那份心！

伊琳娜　（想换换话题）你听听外面雨下得多大呀……

老头　还不如来一场诺亚洪水……呵，不能再让它来了。下雨可不好……你知道，稀牛粪再加点水还行……可对我来说，这雨就要减少我的日子了……

伊琳娜　（呻吟，叹息）你会比我活的日子还长呐。

老头　（想着自己的事）我原以为人快完蛋的时候，他的头脑先完，可我的头脑还挺清楚。

伊琳娜　你的头脑还够分给别人的。

老头　我要还有精力该多好！你瞧，好不容易才凑合着穿上衬衣。你在那儿干嘛哪！还不过来给我举着蜡烛？

伊琳娜　怎么……你这就要死了？

老头　会死的。

伊琳娜　（想起来，疼痛又使她倒下）怎么，难道人就这样死去吗？像你这样……安然无恙地死去？头脑这么清醒？还开着玩笑？

老头　生活就是玩笑，这是……真的……（找什么东西）我的皮帽子……你妈她给我搁哪儿去了？

伊琳娜　打那会儿起你就没戴过吗？都差不多有五年了……

老头　可不……有五个年头了。她着急了点……

伊琳娜　我可不知道在哪儿……我也没力气去找了……

老头　算了吧。反正我也只能拿在手里。听说在天堂头上不能戴帽子，地狱里也不能戴……说是地狱里太热了……天堂里又不让戴！说那里都是圣人……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时……一阵头晕，我好象看到了他们，一群群，一群群地……静静地站在那儿……你记不得了吗？

伊琳娜　什么？

老头　你妈她放在哪儿啦？

伊琳娜　（想着别的事）什么呀？

老头　皮帽子……

伊琳娜　等会儿吧，爸爸……我这就起来给你找。可你瞧……我实在疼得……（呻吟，呜咽）哎哟，天哪！

老头　（过了一会）你在哭我吗？

伊琳娜　我又疼起来了。

老头　这就好。

伊琳娜　（尖叫）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怎么还说好呀？

老头　就会有人来接班……我们死后这家里就不会空荡荡的了。瞧着，说不定是个男孩。

伊琳娜　（苦笑）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也许是女孩呢……因为我的眼睛都模糊了……

老头　（声音微弱地）你说什么，还要多长时间？你倒是快点呀，要是我知道很快就完事儿，我倒愿意再等等。

伊琳娜　（高兴地）爸爸，在这种时候有你和我在一起多好

啊！你让我发笑，我也就忘了……

老头　我真想来帮帮你……我知道你妈生你的时候多受罪……可我怪不好意思的……这是一，第二，我的腿麻的厉害，都跟木头疙瘩似的，凉的象冰一样啦。

伊琳娜　我好象有火……肚子里有一团火。

老头　你愿意咱俩换换吗？（笑）

伊琳娜　要是我能办到的话……（高声叫喊）我要死了……

老头　哎，你嚷什么？不会的，你不会死……不过你更困难一些，因为你是知识分子，所以你才感到……不顺手。你奶奶那会还下地给人送饭呢，回家的时候，她带着装在木筐里的小家伙回来了，她用脑袋顶着木筐，筐里还有罐子……勺子。有时候就在荆棘丛下边生，在兔尾草里面生，碰到哪儿是哪儿……生的快着哪……有时生在小树丛里，象小野兽似的。就这样她一共生了十四个，我是第十三个。

伊琳娜　倒霉的数。（呻吟）

老头　我一直就是第十三个，所以我这会儿要翘辫子了……（呻吟）所以我该完了……（呻吟）你还得一会儿吗？

伊琳娜　哎呀！噢哟……

老头　就这样，快点。（呻吟）

伊琳娜　我真可怜你……

老头　好点了……你该告诉接生员……不，该我去……可怎么去呀！好象就在肋条下等着我呐，这上边有根肋

条刺痛着我了……

伊琳娜 （大叫）

老头 看见了吧？还不如不让你念书呢……那样你生起来一点也不疼……象傻子似的。你妈念了四年书，生你的时候就费劲了……可你呢，还念完了正规学校……你瞧着该多难吧。你还非得接生员来不可。咱们村里还有接生员吗？

伊琳娜 （呻吟）噢……有，可是念书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呀？

老头 有，书把牙床子弄软了。我跟你说过，你奶奶生了十四个，她连数都不会数……吃饭的时候摆碗她老是摆错，老得让每个人都把碗拿在手上。（笑）那时候多好！

伊琳娜 （呜咽）

老头 得，得……要是母鸡下蛋都这么困难，满院子都这么叫起来可真惨……

伊琳娜 它们那么咯咯地叫唤也并不痛快。呵，痛快，我巴不得也咯咯地叫起来。（停顿）

老头 怎么没动静了？

伊琳娜 别逗我笑了，我该……生下来了。我不能太使劲。（呻吟）要死的时候什么样？

老头 没什么样，就象蜡烛要烧完了那样。

伊琳娜 唉嘿！

老头 咱们还有好多蜡烛吗？我看这根快点完了，我还什么事也没有……我一点儿也没死！

伊琳娜　你怎么自个儿举着蜡烛哪？

老头　谁叫我没那么些活蹦乱跳的孩子呢……(难过地)我告诉你……你再生那么多也白搭。

伊琳娜　可是……

老头　要是象个异教徒那样死去，连根蜡烛都没有，还不如……我还是个没忏悔过的人，你知道吗？

伊琳娜　你该早点想到啊……就是你订做那个大匣子的时候……

老头　我对神父说什么呢？你说你的，他想他的……想祭品……想他的。现在我还真想忏悔，派谁去请他呢？

伊琳娜　(微笑)要是你能再等一会，咱们就派这小家伙去……

老头　那敢情好，可我没这个耐性了。你就听我说吧。

伊琳娜　我听着哪，可我不是神父啊。

老头　没关系，你是我闺女……比神父还纯洁点……听着，我的闺女……(沉默)我不知道打哪儿开头了。

伊琳娜　看着点，蜡烛都在那床头呐，你能翻身吗？

老头　能翻身……可不是从坟坑里翻出来，到了坑里谁也别想翻身了……(找蜡烛)算了吧，我有办法……你管你自己的事吧，生快一点……可别让哪根肠子搅乱了，听见了吗？

伊琳娜　听见了……

老头　我是怎么活到这岁数的？

伊琳娜　怎么活的？

老头　就象喝了圣水似的，它既不解渴，也不解饿……也成不了圣人……（呼吸困难）瞧，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没干什么大事，只不过在这儿生活过而已，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想想自己的一生。

伊琳娜　（想开开玩笑）那么说，就是一刻钟罗……

老头　（严肃地）这儿来了一个，正对我们做手势呐……歪着嘴对我们说："快点！快点！快动弹呀，你这懒汉……"它只要一说"快动弹"，你就动弹不了啦！哎！乡下就是这样，总是看太阳，看季节……总是有活儿干。你听着：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城里，我想，在那儿我会安息的。呵，不，可能城里人会放一个钟在我头上响。幸好太阳出来的时候没响声。

伊琳娜　（笑）

老头　唉，闺女……过去的就算过去了，倒也挺好的。可现在毫无准备就叫我去了，所以有点遗憾。棺材是我自个儿打的，早就打了。可你瞧，我都没力气进去了，就这么突如其来地……（使劲想进棺材）

伊琳娜　（有点不耐烦地）你老实呆着吧……你要往哪儿钻？你老在那儿折腾什么？就跟在我的肚子里折腾一样。

老头　你是说我还没出世，说的好呵！那么说，我还有点希望，是吗？（困惑地一笑）天哪，原谅我。揪你揪得厉害吗？

伊琳娜　太厉害了。

老头　(害怕地)那我……还向谁忏悔呢？……有一首歌：我真想对着石头哭……

伊琳娜　(严肃起来)你心里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吧……可是得快一点……我怕我要死在你前头了。你作过很多孽吗？

老头　哪儿的话！我可没时间干那个。我本来还可以更幸福些，可是没法呀！你妈她……也是这样……她干嘛把我一个人留下受折磨？

〔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打破了寂静。伊琳娜一时忘掉了病人，忍受着自己肉体上的痛苦。她自言自语……和老头儿一样。有时候，他们的对白衔接不上，互不答话，变成了一段段的独白。

老头　(呻吟着)你听说过帕伊库大夫吗？

伊琳娜　没有……马莫什？

老头　瞎打岔。他看了肺……可是他得的是癌，就是一个月以前。他自己预报了死亡的日子和钟点，准极了，一点没错。那一天，就跟他说的那样，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给一个好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说，快十一点了，你不来再聊一会儿吗？

伊琳娜　(呜咽着)天哪，上帝呵……

老头　那朋友来了，他们俩聊哇，聊哇……

伊琳娜　聊什么呀？

老头　聊东，聊西，反正是男人之间的话呗。钟响十一点的时候，他有那样一个钟……就是会敲响的那个……他

看了看钟说："好啦，现在完了，我该去了。"

伊琳娜　（接不上岔）唉，不是说他的朋友到他这儿来了吗，那病人说他上哪去呀？

老头　（继续）他简直让人都疯了……医院里的大夫，他的朋友，他们都注意到这个帕伊库，既然能这么准确地预见一切，他肯定也发现了药……

伊琳娜　什么药？

老头　（不耐烦地）你就不能注意点听？

伊琳娜　我疼极了……

老头　……他找到了治癌的药，可他把秘密带走了，他跟集体闹翻了……

伊琳娜　（叫起来）我不愿意再听死人的事。

老头　安静点！我不愿意再听生孩子的事。

伊琳娜　（片刻之后）新年前夕人们之间好象更亲热一些……你没发现吗？

老头　（发火似地）没有！

伊琳娜　去年，我碰到一个人……跟他说了两三句话，早把他忘了。他看了我半天，抓住我的手，对我说："来吧，让咱们一起迎来这一年。"（笑）真是莫名其妙。

老头　是疯子吧？

伊琳娜　不是……我不相信。

老头　你打了他的手吗？

伊琳娜　打了，但是他那失望的模样却留在我脑子里了……他好象要投河自尽……谁知道呢？"来吧，让咱

们一起迎来这一年。”……

老头　是个混蛋……

伊琳娜　不，你猜怎么着？他并不是要干什么。他是跟放映队来咱们村的，他想让我去看电影，知道吗，想炫耀炫耀他和我一块儿看电影了……这是去年的事。也就是说，他去年还干了点活……还有点活动。

老头　我倒想……赶上明年。（笑）可是我浑身骨头都疼……

伊琳娜　好象你以前不疼嘛。

老头　以前我肌肉疼……现在光是骨头疼……痛苦来临了……就象《圣经》里写的那样。

伊琳娜　哪儿写着？

老头　说是水要和陆地分家了……（稍过片刻，叹息）为什么我没得癌呢？

伊琳娜　要是上帝没让你发财……

老头　至少我也知道是因为什么死的……那我也就放心了，也许我还会因为得了这种重要的不治之症而死感到骄傲哩……我问过卫生员：“这会儿，我都快完蛋了，真想知道……你可以告诉我……我得癌了，对吗？”他说：“不是。”“那我得什么病啦？”他说：“不清楚，好象你什么病也没有。”（生气）为什么你的科学在死亡的面前就沉默了？

伊琳娜　我的？

老头　就是你的，我不是让你念了书……你成了老师……

就是你们的科学，你们读书人的、老师们的、大夫们的。那人为什么说"不清楚"？

伊琳娜　他不是大夫，是个兽医。

老头　屁大的区别！大家都一样。也许就是那个帕伊库还发现了点名堂……可是他可能和集体相处得不怎么好……可惜！这事我还是在大车里听到的，大家都为他惋惜。

伊琳娜　现在要是有谁去找大夫的话，可能还是兽医来……

老头　这一生过得多快。(叹息)

伊琳娜　另外一生又来啦……

老头　已经来了……在床下……

伊琳娜　可能在我的床下，可是我没法看……

老头　在你的肚子里。(笑)

伊琳娜　有的人只要着点凉，神志就不清……两句话都连不到一块……他们就惊慌失措。可你，爸爸，如果光听你说话，而看不见你在棺材上，听见你这样没完没了地说，谁会相信呢？人们可能以为你在扮演什么角色……或者你在准备婚礼……

老头　假如没有别的说法……咱们就叫做婚礼吧，管它呢！所以我得打扮打扮。

伊琳娜　在危险面前，你总是讥笑它们。

老头　没办法的时候你就笑。我在前线看见过一个人……炮弹把他炸成了碎片，他的嘴边还挂着微笑……只是

一片嘴唇在这边，另一片离的有十公尺远……他还高高兴兴地说着什么……可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草已经开始在他的笑声中发芽了。（稍停）我死了几年了？

伊琳娜　你是问我？

老头　我总不是和自个儿说话吧。

伊琳娜　我不跟幽灵说话。

老头　（叹息）我好象已经去了……一百来年了。一百……列伊①……不对，我是说，一百年……我的舌头有点费劲了……（害怕地）我说胡话了？

伊琳娜　有点儿……你以为你早死了……

老头　咱们怎么能知道不是这样呢？你快点灯，让我看看……

伊琳娜　我点不了……

老头　你瞧瞧！（稍停）我在想你妈丽达……总有那么一百年了……她死了……一百年了，一个金币……

伊琳娜　（害怕地）爸爸！

老头　她说什么？

伊琳娜　谁呀？您讲话不清楚了……

老头　行了，我好了……我刚才有点虚脱。以后还会这样过去吗？

伊琳娜　谁呀？

---

① 罗马尼亚货币单位。

老头　天气……也这么快就好了？

伊琳娜　呵，我哪儿知道哇？

老头　我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还要很久吗？

伊琳娜　（坚定地）我考虑好了，这就生。（叫）我不想……不想生了。（慢慢地）有什么用呢？象你生活的那样太无情了……战争……贫困、旱灾……尸横遍野……

老头　（发怒地）怎么着！是你的死人……你怎么能摆脱他们？你别指责我，我这就下来……瞧我来给你几巴掌……我还没死呐……你逞什么能，要指责我？（一阵咳嗽）你瞧！

伊琳娜　我再也不愿意……

〔女人的房间里传出微弱的响声，撞击声。

老头　你在生了？

伊琳娜　（恼怒地）我弄死他！（叫）我再不想把任何人带到世上来……我再不能……还不如把他弄死在肚子里。这样对他更好……他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就象踩了一片树叶一样……既不疼……又可以躲过冬天的风雪。（哭）

老头　你哭就说明你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后悔了，这是阔太太的无理取闹。你要是农村姑娘，就不会这样撒娇了……你在伯尔切什蒂[1]变得娇贵起来了……只要是上帝那儿来的就都得活着。

---

[1] 地名。

伊琳娜　那你干吗要死呀？

老头　我活够了……噢嗬，太够了！我总不能活一百岁吧。……可怜的伯特鲁老头儿也是这么说的……可他活了一百五十岁，他一顿能吃一只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睡在过道里。

伊琳娜　当他说不能活一百岁的时候，说不定他在想二百岁……

老头　那没错儿！他有孙子，重孙子，还有玄孙子。他就象林中空地上那棵没人管的橡树似的，一直等着雷来劈他。村里人都知道他很老……有一百来岁，名字叫老头儿。(叹息)人们早也把我叫做老头儿了，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当上爷爷呐。(带着希望）我能当上爷爷吗？

伊琳娜　不知道。(难过地)他好象死了……好象不动了。(害怕地)是真的死了吗？我打的太厉害了……

老头　你打的是屁股蛋吗？(肯定地)那没事。妈妈打如同外人抚摸。

伊琳娜　哎！又动啦！还活着……(抚爱地）啊哟，小宝贝……

老头　我想给他起个名字，跟我爸爸一样，叫……扬。

伊琳娜　呵，不……怎么也不能叫这名字！再来一个扬？不如叫斯丹。

老头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在这儿认识过一个叫斯丹的，他放了一辈子羊……不如叫乔治，跟勒兹万一样。

伊琳娜　我不愿意。

老头　瓦西里？

伊琳娜　在历法上太靠后了……别人都在他前面。

老头　（不耐烦地）不管怎么说，你可不能让他叫杰克，或是约翰这一类的名字，要叫这种名字，我就叫他见鬼去，我就不认他是孙子，可别给这孩子取个丑名字……

〔稍停。病人房里传出响声。

伊琳娜　你在那儿干嘛哪？你老敲打什么呀？（响声）嗨，那儿出了什么事？你不是说没力气了吗？那还敲打什么？

老头　什么也没有……我终于把自己装进了匣子……装进船了……我上了诺亚方舟了……

伊琳娜　你还忙着玩呐……

老头　这里好象暖和点，刚才我真冷，这儿暖和点……

伊琳娜　你至少舒服点了吧？

老头　还真不错……在一个斜坡下……（笑）

伊琳娜　你呆得住吗？

老头　在一个斜坡下面……就在那边……我坐上这条小船也不会走太远的。

伊琳娜　你还旅行有什么用呀？

老头　那倒也是。人在年轻的时候真想周游世界，只要有个草人向他做个鬼脸，他自己就钻进蛇洞了，跟狗似的，到死的时候就回到你门前，忠实地死在你门坎上……

伊琳娜　门坎上。

老头　说得对……我现在就在门坎上。但是没看见他之前，我是不会断气的，你听见没有？

伊琳娜　什么？

老头　你知道这儿的习惯……那些人会来送终的。

伊琳娜　来干吗？

老头　给我守灵……就是这么说的。就是第一夜要和死人在一块儿……他的魂还在家里，他们有义务陪着他，让他别感到孤单。这是习惯。这些人的嘴可随便了，够脏的了，你可不了解他们。他们打扮的跟鬼似的，到时候胡说一气。你可别生气，我也守过好多次灵，还真好玩，弄得亲戚们都乐了，也就忘了死人。死了一个人并不等于世界就完了。活着的人就得热闹一番，好好地热闹热闹，不用去哭他……活着的应当好好过他们的日子……(用另一种声调)等一会，我好象有点渴。

伊琳娜　渴？

老头　渴。可我出不来了。还是留在这儿吧，我好不容易才暖和过来。外面还下雨吗？

伊琳娜　(听)还在下……

老头　那我还出来干吗……为了一滴水……不管怎么说，这儿还能避避雨。不知道为什么，我舌头老发干，连翻身也翻不了，这就报销了！我已经和生活算完账了……已经划了一条线，我就躺在线下边了。我留下你们去了……(害怕地)是谁把家门口的橡树给砍了？

最近我好象一直没看见它……

伊琳娜　咳，你都呆在它里边了，怎么还能看见它在家门口呢……你不是说……要橡木的吗？（稍停）

老头　大雁飞走了吗？

伊琳娜　飞走了。

老头　干果呢，也飞往暖和的地方去了吗？

伊琳娜　你是说仙鹤吧，干果你不是都装进桶里了吗。

老头　对……对……是装进了热桶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说谁呐？我的腮帮子有点发硬了……我大概好不容易才能叫出声来。（叫）

伊琳娜　我干吗这么大声嚷呀？刚才我还不象现在这么疼呢……好象也不是我的声音……

老头　（叫）天哪，天哪。

伊琳娜　（叫）天哪，天哪。（两间屋里的叫声和呜咽声都一阵紧似一阵。黑暗）我听清楚了吗？那儿开始干起来了……叫起来了，嚷起来了。（听）我身上什么东西要破裂了……呵……嘘！又开始说话了……

老头　木棒！给我一根木棒让我抓……抓住点什么……天摇晃得真厉害呀！你们怎么没在悬崖旁边架上一条铁链呢？我要摔下去了！绳子！快扔给我一条绳子……让我抓住。到处都是空的……

伊琳娜　（向着老头喊）别那样揉蜡烛了，那不是绳子……我也疼起来了……哎哟，我要死了……我先死……

老头　是谁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啦？从这么高的地方？

伊琳娜　（听）我肚子里翻腾得真厉害。

老头　麻袋从这个仓库的窗子扔到那个仓库……从这个世界扔到那个世界！

伊琳娜　是一座火山，我要生一座火山！

老头　还不如让我和这些耗子一起烂在仓库里，它们正用胡须嗅我呐……

伊琳娜　我有一团火，要着火了……倒是快点完哪！

老头　呵哟，我要掉下去了。

伊琳娜　我听清楚了吗？是那个要出世的人的话。

老头　原来我还说不害怕呢，现在怕得要死。

伊琳娜　他是要离开人世的人……

老头　我好象还要再生一次。

伊琳娜　我多么熟悉这种倒塌的感觉啊！

老头　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掉下去？

伊琳娜　快点完哪……

老头　原来倒不知道我们和天空之间是空的……

伊琳娜　怎么完都行……

老头　绳子……哎呀，要是我能抓住它，哪怕就让我晃荡两下也好啊……

伊琳娜　（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老头　（叫）我要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伊琳娜　我要死啦！

第 五 场

〔上场的那两间房子。右边，死人在棺材里自己举着蜡烛，手还没有凉……到天堂之前（或随便到哪儿）是不会凉的……左边，产妇抱着裹好的孩子。两间房之间的门开着，有点穿堂风，但产妇已经累得没有力气去关门了。同时，她还想多少能看着点死人。

第 八 景

伊琳娜　我真腻味，脑袋里空荡荡的。这孩子好象是从脑袋里、从脑子里拉出来的。真奇怪！我生的可能不是个孩子，而是……（笑）关于孩子的想法。（天真地）你给这世上带来了一只小虫子……然而这世上却在下雨、闪电。这儿倒不错，他撒尿的时候才下雨。蜡烛不灭也不闪。（敲门声）可能是猫在抓门！猫，进来吧！（寂静，然后又是敲门声）可能是守灵的来了，他们想管村里的这种事。进来吧。请进。快进来，就象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来呀！（门开了。伴着风雨进来的是第一个化装的稻草人）呵！稻草人！大麻地里的稻草人也来凑热闹了，来吓唬雨水的滴嗒声。

第 九 景

第一个稻草人　（拿一根棍子在死人屋里摸索着）

伊琳娜　就在那儿，小心别绊着他，别再装哑巴装独眼瞎啦……

第一个稻草人　嘘！（下）

伊琳娜　哎，真倒霉！（敲门声）请吧！还要耍滑头。你从哪儿出去的就从哪儿进来吧！

〔第一个稻草人和第二个稻草人手拉手上。

第二个稻草人　（拿着棍子用同样的动作寻找小孩）

伊琳娜　慢着，让我好好看看……模样挺漂亮！（仔细端详孩子）简直是手工杰作，天然的色彩。

〔两个稻草人开始围着棺材跳一种宗教仪式舞，在各种东西面前乱窜，发出象声词般的声音。

第一个稻草人　哦，咴，哦，哦，哦，哦，哦，嘿！

第二个稻草人　嘭，啪，咯，咯，嘞，咻！呔！

伊琳娜　欢迎你们，我一个人怪腻的。说真的，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也高兴不到哪儿去，思想也是乱糟糟的……你们是本村人，我小的时候你们就认识我。

第一个稻草人　你还没出世就认识……

伊琳娜　（害怕地）我生他的时候，爸爸死了，正好在那个时辰，一想到这个我就打寒颤。算了，反正外面也很讨厌……有那么多的寒颤。我好象生的是我爸爸……我，他的女儿……生了他……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生他？

第一个稻草人　很简单……从耳朵里……那有什么，没见过这种事？前天还有一个女的生了两个小猪，漂亮极

啦……

第二个稻草人　听说过吗，母猪就下两个小猪。这是天象，所以不会再下雨了，就是说，因此不会再下雨了。就是说，所以雨停不下来了……得！

第一个稻草人　就是。

伊琳娜　好象……（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想笑）好象……我把他生下来就是死的……我是说，他已经过了一辈子了，有一定的经验，就是死而无憾，用他的话说，活够了，吃足了。其实，他哪儿吃了？

第二个稻草人　别说这些稀奇古怪的话了……

伊琳娜　（笑出声）说的好，"稀奇古怪"。真的，都是胡言乱语。我跟你们瞎扯淡来着，你们知道，我是个正经的姑娘。我想，我也认识你们。把你们那些破布烂衫，还有假面具都取下来吧……真见鬼，你们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第一个稻草人　你出世的时候，也是我们来的……

伊琳娜　（惊奇地）也是这副模样吗？（笑）

第一个稻草人　你真棒！

伊琳娜　（沉思）我出生的时候你们来干什么？你们搞什么鬼？你们又不是接生婆！我还以为你们是先人哩。

第二个稻草人　先人，老祖宗。

伊琳娜　可怜的爸爸，上帝饶恕他。爸爸他说："瞧着，那些大叔可能会来，他们化装的跟鬼似的，来给我送终。"他说你们会逗我笑的，会捧腹大笑……说你们很幽

默……高雅……

第一个稻草人　这些产妇八成都语无伦次。

第二个稻草人　她会恢复伦次的。(狞笑)

第一个稻草人　喂,把土豆麻袋拿来。

〔两个稻草人出去把第三个稻草人架上来,并把他推向棺材。

第二个稻草人　瞧这小不点儿。咕—咕—噜—噜。黄的跟蜡似的,跟他妈一个模样,瘦的也跟他妈一样。算了,咱们还是干活吧!(趴在棺材上)好一个英俊少年。

第一个稻草人　也够大的。

第二个稻草人　有两公斤重吧?(笑)

第一个稻草人　包得也挺好。当你看到他这样安静,你似乎不会相信他哭叫起来……象是从蛇嘴里出来的……

第二个稻草人　(念咒似地)从蛇嘴里出来……象蛇一样爬……不,象蛇一样蜕皮,不,象蛇一样发出咝咝声……不,象蛇一样碰破脑袋……不……

第一个稻草人　(抗议地)嗐……你和气点行不行……

第二个稻草人　(继续)不,象蛇一样甩尾巴,不,象蛇那样聪明一点……(生气地)呐,我都结巴了!(向第一个稻草人)你来说点更顺当的吧。

第一个稻草人　顺当的跟玉米棒子似的……象身子这么顺当……脑瓜那样糊涂……让他就找上一个……女人拦腰抱……山盟海誓……天涯海角。

第二个稻草人　(笑)拴住脖子……

第一个稻草人　……头上，十字架头上，一棵香草……

第二个稻草人　你忘了还要跟大地联姻呢。

第一个稻草人　这就……该你了……

伊琳娜　(迷惑不解地)你们瞎说些什么呀？(寂静)这些家伙连生和死都分不清……他们不象我们那儿守灵的习惯，说些不成体统的话，而是扮成傻稻草人……俨然象命运之神。(笑得直打颤)难道命运之神就能说点更高明的话吗？还不是一派胡言，讲人的命运。和生命内在的美相比，就象我出世之前的一瞬间所看到的那样……真理是苍白的……瞧，苍白的象……死人一样，上帝宽恕我，象蜡一样……象那支蜡烛，蜡烛蕊……对，对，在娘胎里，我对世界有另一种印象，当我出生之后，瞧，我也生孩子了……同时又参加守灵。

第一个稻草人　在地里，青草里……(围着棺材转圈，跳)在地里，青草里，是谁小得看不见？嘀，嘀，嘀。

第二个稻草人　我看见一个土灰色的太阳，在它的光芒和阴影里坐着伏拉赛爷爷，黑的跟泥似的，骨头里都是泥土，草都骂他干吗要复活……骨头里出穗了，还要收获种下的东西，从地里钻出了个太阳……

第一个稻草人　你是说把他叫特里卡？

第二个稻草人　不清楚……

第一个稻草人　(笑)你在那儿胡诌些什么呀？你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吗？

第二个稻草人　怎么不知道！我就是我的命运。我能预言。他的命运就是把这样那样的话都连起来，赋予它们……准确的……含义……

第一个稻草人　（笑）那些话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第二个稻草人　不，只能这样……脚在前面……

伊琳娜　（旁白）我真想笑……可我的腰带经不住了……我从来就不信命运之神，不信妖术，也不信老巫婆……有些习惯应当……咳，咱们赶上了这些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有了今天的科学，你就不会再相信了……（小孩哭）哎呀呀，你怎么啦，小宝贝？（抚摸他，婴儿仍在哭）

第一个稻草人　嘘，咱们把旁边的死人给弄醒了，他生气了。看见了吗？我们只顾了活人，就没人给他守灵了……

第二个稻草人　刚刚死的人……还是个爱生气的……开始就是这样，等他的皮皱了之后……

第一个稻草人　（向着棺材）快长大吧，长上翅膀，飞越大海，挠痒去吧。（笑）

第二个稻草人　（向第一个）喂，行啦，让他睡吧……恢复恢复精力。咱们到死人那边去，还得守灵呐。

第一个稻草人　别说话，丧门星，咱们这就来……给你带来了筛子和拨火钩子，用火钩子再加一根棍，咱们送你进天堂。（从衣服下摆里取出筛子和拨火钩，走近婴儿。在伊琳娜和婴儿周围跳）这就是生活……

第二个稻草人　（同前）往后的生活……

第一个稻草人　(同前)星期四开始……

第二个稻草人　(笑得噎住了)一直到下星期四……

〔各种筛子和火钩的图象，把筛子顶在火钩上旋转着。

第一个稻草人　如果是一根大杆子的话，可以撑着跳过坑……(笑歪了嘴)

第二个稻草人　可那位……支撑着它掉进了坑，给拽进去了……

伊琳娜　(楞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这些好象不是人……不是我们这儿的人。你们到底是谁呀？是谁呀，呵？你们不害臊吗？搞的是什么化装舞会呀？(稻草人继续跳)喂，你怎么不开口呀？你的双手好象断了。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你是扬·凡尼克的小儿子郭郭奈尔，你敢说不是！哎，你以为能骗了我吗？呵？你不说话？你等着瞧！(走向第三个稻草人，冷不防把他头上的麻袋拿掉。麻袋下边，老头直挺挺地站着)爸爸！(害怕地倒在床上)

第一个稻草人　你干得好啊！他太虚弱了，全是我们拿棍在支撑着他。

第二个稻草人　他要能说出一句话来，也让他帮帮我们的忙！

第一个稻草人　可是他不能啦，他不开口啦……苍蝇都进来了……老爷！

伊琳娜　爸爸！

第二个稻草人　我们没人，有啥办法！咱们就凑合着办吧。

起码得有三个人才能办完这守灵的事……应当有三个人……上哪儿去找第三个!

〔稻草人笑得直不起腰。把死人放进棺材。

第一个稻草人　这乖僻的老头儿说过，谁死在这种时候活该……让他去……在这座屋子里有人会笑死的……我不行了。我只能捧着肚子。

第二个稻草人　今天万事大吉。

第一个稻草人　有什么万事大吉，诺亚洪水来了……它将到处漫流，横扫一切，这仅仅是开始……

伊琳娜　出去!快出去!

戴假面具的人　什么?

伊琳娜　出去!(稻草人出去)我不知道按习惯应该怎么样……也许把他们撵走了不对。可是他们的玩笑也开得太过分了，都使我害怕……尽管我不信这些……荒唐的玩艺儿。是这样，开始你觉得好笑，逗乐……不知什么时候你就会呆若木鸡。据说疯子就是这样。开头是装疯……完全是头脑清楚的，他们只是想在大庭广众面前尝尝越出常轨的滋味，结果呢，得，就成那德性了……这些当然是村里的人，说不定还有个女的。(后悔)不，不应当把他们赶走。可是我也很虚弱，神经也迟钝了……真是的，生头一胎，家里又死了人……我又不熟悉这些习惯。(沉思)爸爸说什么来着，说我会笑?他们一点都不幽默。(稻草人又回来了)

第一个稻草人　死人的妈妈不笑，我们是不会走的，要看她

露出牙齿。

第二个稻草人　谁也不出去。谁是死者的妈妈？

伊琳娜　哎呀，她早就没什么好笑的了！

第一个稻草人　给她装上牙……咱们找到了几块马蹄铁……

伊琳娜　不光是牙的事……

第二个稻草人　还有大牙。

伊琳娜　也不光是大牙……

第二个稻草人　可能头发也掉了。（作吓人状）麻。

伊琳娜　（被逗乐了）瞧你说的！

第一个稻草人　（跳）她憋不住了！笑了……

第二个稻草人　（发音不清地）你，死人的妈？

伊琳娜　他的女儿。

第一个稻草人　那就包涵了……妈的……

第二个稻草人　从笑声中我已经发现你张开了小嘴。（用另一种声调）小扣眼，乖乖，你没有一颗小扣子吗？就是……衬衣上的那种？用完了就给你，呵！

伊琳娜　（找一颗小钮扣递给他）

第二个稻草人　我就用这个打你，一直到把你吹干了为止。你有多少扣子？

〔稻草人开始在死人旁边玩扣子。

第一个稻草人　你担心什么？我丢了，有你拣的，你脑袋里满是……扣子。怎么，难道你在正义的斗争中成功过吗？

伊琳娜　够了，行行好吧！你们都把我吵糊涂了。多谢你们来守灵，守的美极了！我自己也能行，我丈夫也会来的……世界都开始飘起来啦……外面还下雨吗？

第一个稻草人　掉的真近，拾起来！

第二个稻草人　（拾起扣子递给他）

伊琳娜　雨在瓦房顶上，好象吹鱼鳞片。

第一个稻草人　那位一辈子积蓄的有二千颗扣子吗？

第二个稻草人　（作手势）吐噜！吐噜！跟守门的人玩一直玩到都输光了……七年以后成了个一贫如洗的人，真的，一贫如洗……裤子上的扣子都没有了……

伊琳娜　明明都是人！（不耐烦地）那些聪明人都死了，废物倒留下了……（对着婴儿）喂，小东西，打个哈欠！对，我的小流浪儿！让他们知道你也厌烦透了。你们到九天后的安魂日再来吧！

第一个稻草人　没你的事，你管得着吗？

第二个稻草人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罐子吧！（指她的乳房）

第一个稻草人　有媚力，嘻嘻！

第二个稻草人　你还磨蹭什么呀！

第一个稻草人　搪瓷的，当当响，好象鼓起了丧钟。

第二个稻草人　敲破你的脑袋，不是别的。

第一个稻草人　小心别让你的奶泼在火上。

伊琳娜　你们倒是快滚呀！滚蛋吧，我再也不愿意看到你们。你们到阎罗王那儿欢宴去吧，堆你们的土包去。

我倒要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成水鬼！

第一个稻草人　你还有完没完？

第二个稻草人　（向第一个稻草人）你生什么气呀？女人嘛，鹅的脑袋，狐狸身子。

〔两个稻草人笑着。伊琳娜要把他们推出去，但一个也抓不住。

第一个稻草人　咱们行啦，不折不扣地尽完了义务……咱们来了，守了灵，念了咒，驱了邪，洒了马尿……马尿？瞧，没水了……嘿，该上马了，骑上咱们的竹马……（骑着棍子一跛一瘸地走了）

第　十　景

伊琳娜　（剩下独自一人，不知如何是好。她走向婴儿，把他裹好，高高举起。走向死者，盯着盖棺布。然后走到窗前，把脸贴在玻璃上）我这阵火发得有点过分了，可这些人有时好象故意惹人发火，让人失去镇静，接着就会说些蠢话，骂街……外面是漆黑一片……（环视周围）可是这儿……毕竟是平静的一角……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看见棺材）倒是有值得哭的……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当然，要抱怨的倒也有，不过，总的来说，生活是美好的。（勉强笑）总之，生活是美好的。总之，生活是美好的……（房间里有一种怪声音）我好象听见一种叮当声……（听）很清脆……（倾听）潺潺声！（在一个角落里，地板下冒出一股水）瞧！泉

水。泉水居然在房间里哗哗作响，真是奇迹。这是吉兆吗？是的，泉水总是预兆着繁荣，预兆着丰衣足食……小时候我曾在小溪之间发现泉水，我就把它们扒开……它们马上就哗哗作响……（在另一个角落里，一股水冒得更厉害）看吧！好象原来被我扒开的那些小河沟现在都登门向我道谢来了。那边又是什么响声？（跑到死者的房间）水在床底下倒也找到了出路，这只拖鞋好象成了一只小船。我得给儿子做个小磨，咱们好磨豆子……（沉思）对，对……泉水是吉兆……是丰收的征兆。今年我们摆脱了干旱……土地的干旱，地板下的干旱……地窖里的干旱。（多少有些害怕地）现在，地窖也终于灌满了水，真见鬼，我们难道是生活在地下水层？（更多的水涌进来，然后，清楚地听得见外面大水的激荡声）下了这么多的雨……以致大地连一滴水也渗不进去。更何况深处的泉水也都醒来了。人们筑堤坝的想法真好，应当不惜一切地加固它。这可好，偏偏这会儿大堤也决口了，整条河的水都流到各家各户……光是这局部的水，我们倒是有办法……怎么也能想法堵住……（用罐子、锅、桶装水）真是的，什么都赶在一块儿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得顶住……我对他们……（指摇篮，然后又指棺材）还有义务……对社会，对我自己也有责任。我是母亲……（水已淹没房里的一部分，约有半尺深）没关系，我有办法。（粗暴地对泉水嚷着）出去！……滚出去！呜！出去！

第 三 幕

第 六 场

第 十 一 景

〔三天之后。洪水淹没了一切。许多房屋被冲走。女教师的房子还在，但屋顶已被暴风卷走。两个小房间象是在一座透明的水族馆里。所有能漂浮的东西——抽屉、瓶子、水桶等等都漂浮起来，因为这里的水位也很高，几乎到了床垫子，而且还在不断地升高。有的地方有小漩涡。伊琳娜坐在自己的床上，小心翼翼地抱着裹好的孩子，生怕把他弄湿了。真是祸不单行啊！在另一张床上，放着那口棺材。启幕后，较长时间的静场，以使观众去估价和了解灾难的情况。在此期间，伊琳娜打了几次喷嚏，每打一次，她就说一声："百岁！"

伊琳娜　情况并非绝望，远远不至于绝望，并不象表面上看去那样，那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对着躺在床上的婴儿）好宝贝，别哭……我们可不能惊慌失措。你没什么可害怕的。（哭喊声）你为啥哭呀？为什么让你哭而不是

我哭呢？其实，对你是无所谓的……俗话说，你是一无所有来到了世上……你不曾劳动，也不曾流过汗水，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们是奋斗过的……为了这座房子……而这座房子却已经没有了……不，还有，只是……（指着上面）你看天空，用不着透过玻璃窗看了……不管怎么说，我作为母亲，有义务给你介绍介绍咱们家的零七八碎……现在这些也是你的啦。瞧，它们正在游动。（把一只手伸进水里，捞起一只拖鞋，还有别的。自豪地）这就是祖传的家……你终生都不会忘记它，因为是你出生的家……它是坚固的，非常坚固的……它承受住了生育的震动，生育的疼痛……哎，你根本不懂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难极啦……不，是怀上容易，生起来难……不管怎么说，好歹我们有个……可以栖身的角落。你的小床是温暖的，舒适的……跟你老外公的床一样……就是那个睡着了的……习惯说老爷。你看见了吗？（指棺材）他的房间小一点……他把这间大的留给我们了……他给自己弄了间小房子，小小的，安安静静的小房子……因为他想隐退到……乡下去。那儿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歌唱，唧唧，喳喳……还长着青草……这是他的毛病，要鸟为他歌唱，青草为他而生长……长在头发间……对，这就是他的毛病。知道吗？两千年以后，骨头要开始长芽……好极啦。你看，绿色的骨头……说不定所有的森林都只不过是有几千万年历史的大骨头堆。我干吗要跟你讲几千万年呀？你才

只有三天呢！三天，本世纪。（笑）总之……这周围……是我们奋斗来的东西……你不要问我牲口在哪儿……象个真正的农民的儿子似的……就是说，生在农村的……你要首先问我牛羊在哪儿吗？（悲伤地）已经没有了……以前有过，可现在没有了……水把它们冲走了……把它们冲到河谷里去了……所以就没有牛羊了，这有什么好隐瞒的呢？……鸡鸭也没有了。可怜的鸡鸭！第一批葬身洪水的就是那些母鸡，然后是火鸡……鹅和鸭子现在还在漂游着……但还能漂游多久呢？一切都冲走了……小狗……小猫……算啦，妈妈会给你买几只塑料小兔。咱们的情况并非绝望……邻居们的境况也不会更好。（倾听）刚才听见了呻吟声……哭喊声，呼救声……这会儿……（注意听）什么动静都没有了……他们安静下来了，或许是得救了，也许没有……反正是静下来了……水灾局限在……我们这里了。那么，让我来告诉你这场洪水是怎么回事吧。咳！孩子，这场洪水就是雨水。为什么说雨水呢？应该说是诺亚洪水。要知道，我也赶上了能看见这么一场大洪水。而你，你也经历了……不，你生下来就是为了来看这场大洪水的。现在跟着来的该是……退水。巴贝尔塔尖……还有别的……我在开玩笑！我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越来越好。我们很快会恢复起来……象鱼那么快。你看，有一条鱼……（婴儿哭叫）别哭……邻居会听见的……他们已

经危在旦夕，我们干吗还要给他们增添烦恼呢？何况我们一点也不能帮助他们……你应该说谢谢，我们还活着……我们是活着吗？当然是活着。你瞧瞧四周，生活是怎样在沸腾着啊……我们在好好地活着……好歹是在好好地活着……

第 七 场

第 十 二 景

〔在寂静的片刻中听见外边某处有人在呼喊。

蒂杜　那边还有人吗？咳！那间屋子里还有人活着吗？（大声喊）喂！

伊琳娜　好象有人在喊……或许是我也开始神志恍惚了？

蒂杜　呜—呜—呜！

伊琳娜　对，对，好象是有人。（呼喊）你是谁呀？

蒂杜　好象有声音……（喊）是我！

伊琳娜　你是谁呀？

蒂杜　我叫蒂杜……

伊琳娜　蒂杜……姓什么？

蒂杜　波安特……

伊琳娜　大声点……我听不清，小孩在哭闹……

蒂杜　波安特！

伊琳娜　波安特？（笑）你是桑杜·波安特的儿子吧？来，

请到这边来……真是大灾大难啊！……

蒂杜　我去不了，我在树上呢！

伊琳娜　在树上干什么？

蒂杜　呆着……

伊琳娜　呆着？

蒂杜　我在聊天……

伊琳娜　同水聊天吗？

蒂杜　跟我的未婚妻……我已经订婚了……父母不同意我们……但我们抓住了时机……幸好我们一起爬上了这棵白桦树……

伊琳娜　好极了……那姑娘是谁？

蒂杜　是特格勒家的……叫希尔薇卡……（郑重而激动地）万一有什么意外……请您说明，我们已经订婚……好让大家知道……可你是谁呀？是不是那位年轻的女教师？

伊琳娜　正是……

蒂杜　我原来就想，这一定是您的家。只有几家的房子还在……周围是一片汪洋……还有我这棵白桦树，这口井……如果您从屋顶上出来的话，就会看到大海一般的景色……您到过海边吗？

伊琳娜　还没有……

蒂杜　我也没有……

〔静场。

伊琳娜　你从什么时候起就呆在那儿啦？

蒂杜　咳！今天已是第三天啦。

伊琳娜　（惊讶）什么？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好象刚才……

蒂杜　您没有感觉到，因为您呆在安全的地方……而我们却在这里……一切我都看见了……真是人间大难啊！……冲到河谷里去的是什么？是整幢整幢的房子！您想想看……

伊琳娜　人呢？……得救了吧，是吗？

蒂杜　有的得救了……可是那些开始时毫无准备的……在堤坝决口时被卷走了……

伊琳娜　（惊讶）堤坝！

蒂杜　还有好多财产都完啦！组织了救护队，但他们没法进入水荡……他们站在高坡上……眼看着……那些乘船的人被漩涡卷得团团转……

伊琳娜　天哪！出什么事了吗？

蒂杜　你指的什么事呀？

伊琳娜　我一直在等着一个人划船来……就是……我的丈夫。

蒂杜　噢……他还没来吗？

伊琳娜　没有。

蒂杜　他救了好多人，尤其是孩子，大概有十五个。他一听到这儿的求救声……就从另一个村里……划着船……逆流而来。这简直是个奇迹。要是您在场，您会看到水流是多么急。划着船就好象是爬上尼加拉大瀑布一

样。我没有去过尼加拉大瀑布，但是听说过。

伊琳娜　（急促地）他活着吗？说呀！……

蒂杜　当然活着。据我所知，他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划着船呢。就是从我这里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看清楚的，要是您能爬到屋顶上来……

伊琳娜　我一步也挪不动……

蒂杜　那您就放心地呆着吧……他会来的……他应该来……我也在等他呢！……因为他当过海员。现在只能靠海员和军队……这是很大的幸运。您不要以为人们扔下您不管了……有些人转移到安全地方后……却忘记了别人……

伊琳娜　他们从上面根本没看见我，而你呢，为什么他们没把你救走？

蒂杜　他们救走了别人。当他们正要救我们的时候，正碰上我们紧挨着一根高压电线杆……我们原来趴在上头，可是却不断往下滑……差点儿就要触电了……一直往下滑……最后终于掉下来了……好不容易才又抱住了这棵白桦树，只要这棵树不倒……可是直升飞机不能飞得再低了……不然就要碰到电线了……

〔静场片刻。

伊琳娜　你们在那儿呆着还好吧？

蒂杜　在树上，你想吧，比趴在电线杆上……好一点。哎唷，呆在电线杆上真够可怕的！……你瞧，就这么往下滑……每当脚掌碰到水时就立即往上蹭。象安泰一样

……因害怕而有了力量……

伊琳娜　怎么就你一个人说话？（用另一种声调，鼓励地）喂，姑娘，你一句话都不说吗？你的这个未婚夫可真能说……（友好地）咳，先生，你也让她张张嘴吧。（美滋滋地）你知道……我这摇篮里有个多么迷人的宝贝……你不来看看他吗？只要是真正的客人，而不是化了装的算命婆或者装成鬼魂的人，是会让他高兴的……其实，你是会来的……可是怎么蹚过这大水啊？瞧，我也这么能说……（叹气）是什么东西使你……恰好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严重的关头，同一个人结成伴侣呢？（停顿片刻）从另一方面说，你们又做得对。要是你老是等待时机……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你看，我就是正好在决堤的时候生下了孩子……（笑，然后惊愕地）也正好在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把生命同死亡分开……

蒂杜　（胆怯地）你那宝贝……他……活着吗？

伊琳娜　（笑着）看你说的，当然活着……从他成了宝贝起，从他哭出第一声起……一会儿要吃奶，一会儿要撒尿……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哪怕再增加一滴水，不管是一滴什么，就能让杯子溢出来……也就是说……它会把我们的房子冲走……

〔孩子开始哭闹。伊琳娜伺弄他几分钟。听见外面有人在哼曲子。

伊琳娜　（过了一会）你在干吗，唱歌吗？

蒂杜　对，可是……嗓子不怎么样……唱的太高了。

伊琳娜　（不知说什么好）不管怎么说，是人的嗓子……唉，你知道，现在我不怕死了……因为我们人又多了……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

蒂杜　想什么？

伊琳娜　不过，要是我说了蠢话……请你不要见怪。也许你们已有了别人……

蒂杜　我不明白，我们有谁呀？

伊琳娜　证婚人呗！……可能你们已经找到了证婚人。要是还没找到，我想我可以给你们完成婚事……不，是我们……我和我的丈夫……等他来了之后，等河水归槽时……哎，你看怎么样？（沉默）你看，本来不该说……

蒂杜　不……那为什么？昨天我们本来还有可能找到个证婚人，要是一切都正常的话……那时她还活着……

伊琳娜　（惊讶地）谁？谁还……

蒂杜　她……新娘子……

伊琳娜　（明白过来）啊！……我的天哪！

蒂杜　连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着凉了吗？我一直担心她别疯了……您知道……处在这种……严重的关头……可她没有疯……她表现得很坚强。她还鼓励我呐。她一个劲儿对我说……咱们在树上……不管怎么样，咱们总还是在树上……我们一直互相鼓励。（用另一种声调）你有蜡烛吗？

伊琳娜　有过……刚才还有。所有的蜡烛都在棺材周围漂

着。

蒂杜　真不错，你及早……想到了棺材。

伊琳娜　咳，那是碰上了……我们也并不那么会料理家务。

蒂杜　可你刚才还说他……活着……（惊讶地）难道你也糊涂了吗？要是我同一个疯婆子说了两个钟头的话，却没发现她前言不搭后语，那真好玩……不，不，我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伊琳娜　（责备地）哎，你看见了吗？那是为我爸爸准备的棺材……他为自己的后事做好了准备……那时候他快要死了，但俗话说……就是不知道哪时哪刻……

蒂杜　不是时候……

伊琳娜　不是时候，不是时候，可他还是死了……顺顺当当地死了……这是一种报应……就是说，在大家都遭到不幸，而且突然完蛋的时候，你能善终，有口棺材……及时放在身旁……总之，一切都及时打点好了……

蒂杜　啊！怪不得你说到了蜡烛。

伊琳娜　你在那上面还需要点什么吗？

蒂杜　您说的对……现在有点冷……不过……（呻吟）哎呀，我的手也麻了。自从她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起，我就用一只手托着她……我感到她慢慢地、慢慢地凉了下去……幸好我们及时订了婚……这多少也是……一件喜事。这一生，我们总算也有了这件喜事……这是重要的一步……哎哟，我胳臂麻的厉害……

伊琳娜　你要坚强……要活下去……再说，现在你还增加

了一项义务……对她的……你不要害怕……还不如唱点什么呢……

蒂杜　唱什么呢？

伊琳娜　我也不知道……随便吧，唱支歌……

蒂杜　眼下我找不出什么可唱的……

伊琳娜　那……我来唱吧……你别见怪，是一支摇篮曲……你知道，我还得催孩子入睡呢……

蒂杜　我嘛，没关系，我的困劲儿已经过去了。您就唱……摇篮曲吧。

伊琳娜　（不太协调地唱起摇篮曲）

睡吧，睡吧，
宝贝，妈妈的好宝贝。
你快快长大，
长大，长大，
黑海呀，黑海……

我认识你妈妈……她给你唱过什么？

蒂杜　我记得……她把我……放在一个木盆里……如今，当然条件不一样了，孩子们有摇篮……各种玩具，应有尽有……我那时就玩一块马蹄铁，因为那是困难时期，是战后，旱灾……

伊琳娜　我……也是这样。有人给我做了架木头飞机，几块碎木片，用铁丝捆着……

蒂杜　嘘！好象有什么声音。唉，直升飞机在找我们……

嘿！嘿——！

伊琳娜　我也好象听见啪啪的声音。

蒂杜　飞过了几只乌鸦……或许是渡鸦……

伊琳娜　我一个人在这儿已开始感到寂寞了，还有个死人在我身边漂浮着。一口棺材，明白吗？

蒂杜　对于死人，我们并不欠账……

伊琳娜　你那只手还有知觉吗？

蒂杜　好象……（悲伤地）不……我不相信……我还能感觉到那只手……

伊琳娜　那你怎么还能托住你的未婚妻呢？也许你已经丢掉了她？

蒂杜　不，不会的。要是我丢掉了她……我自己也该掉下去了……我不能放开她……我用裤腰带把她和我绑在一起了……你知道，就这样她也是美丽的……好象她只是睡着了似的……我时刻都在等着她醒来……

伊琳娜　你也是年轻轻的就经受了生活的风浪……

蒂杜　你怎么想？他们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来到吗？要是时间再长……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我将努力，但是，无论如何……

伊琳娜　噢，一定会来的……什么二十四小时？马上，一两个小时之内……不可能再迟了……他们应该来。好在你在那儿，在显眼的地方……他们会远远就看见你的……你可别忘了告诉他们还有我……如果他们来的话，让他们仔细地找一找……

蒂杜　我好象在一条船上……正好趴在……桅杆上……然而远处却什么也看不见……

伊琳娜　（鼓励地）你别担心……整个村子都处在危险之中……已经发出了警报……在动员一切力量，你知道吗？……直到不久前，广播喇叭还在响呢！……还通告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有你在一起，我太幸运了，因为你在高处……

蒂杜　（叫喊）哎呀！哎—呀！……摇晃起来啦……开始摇晃了……象小孩的一颗牙齿摇开了。

伊琳娜　摇开了？谁呀？

蒂杜　（害怕地）这棵树！好象有千百条蛀虫在树根下咬呀，钻呀。你有粗绳子吗？我想到那边去，逆水是过不去的……可能只有这样……拉着绳子……才能到对面去。

伊琳娜　怎么今天你们都跟我说起绳子？

蒂杜　（在晃动）真见鬼……哎呀，风把我摇晃得这么厉害，真是祸不单行啊！……

伊琳娜　我们没有绳子，因为它们早就没用处了……

蒂杜　绣花腰带也行。

伊琳娜　哪儿有哇？我们都不兴它了。

蒂杜　随便一根线也行，哪怕是很细很细的一根线对我都会是大有帮助的。经线，纬线，你有什么旧布吗？织布机的架子，或是布袋、麻包！哎哟！哎—哟！

伊琳娜　怎么啦？

蒂杜　我差点栽进水里。麻袋上的绳子……要是你能扔给我的话……那也很不错。不过，要快……我会好好抓住的，到你那边去。

伊琳娜　麻袋！麻袋！哪儿来的麻袋？我们都买现成的面包吃。你知道那个新烤炉吗？

蒂杜　那已经灌饱了水……在烤蛤蟆呢……请你从纺车上抽根线吧，或者干脆把整个线团扔给我！我对你就还有这么一点请求。我可以称呼“你”吗？

伊琳娜　纺车在哪儿呀？线轴在哪儿？锭子又在哪儿呢？

蒂杜　（失望地）你在纺线吗？

伊琳娜　（假装纺线）纺。呜——呜！呜——呜！

蒂杜　我听见了，呜呜！呜呜！不是猫叫吧？好极了。让我也到那四面有墙的地方去吧。

伊琳娜　（鼓励地）你好好呆着，小伙子！我会找根皮带什么的。（急忙找）

蒂杜　灯蕊也行啊……只要粗点……二十来公尺。你还在纺线吗？

伊琳娜　当然……

蒂杜　（害怕地）算了……你把线轴拿下来扔给我吧。我这棵树要完蛋了……挣扎呀，挣扎，可怜它……

伊琳娜　水把她冲走了？

蒂杜　可我没松手。

伊琳娜　别松手……

蒂杜　（同波涛搏斗）我仍然在等……仍然在……

〔寂静。

伊琳娜　看得见岸上有什么东西吗？

蒂杜　木伐。我在做木伐。我站得可稳当啦。我已经放心了……就要到大海里去……扔下一切都不管，我要到大海里去……马上，马上……(寂静。静场。另一种声调)大海……

伊琳娜　(喃喃地)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蒂杜　(出现在井里的打水桶里，双手抓住吊杆，吊杆升起又落下)您不渴吗？

伊琳娜　你在笑我？

蒂杜　不，我有清新的水，刚从井底打起来的。我还够着了吊杆！……

伊琳娜　有吊杆的水井，是村头的那个……

蒂杜　对，幸好就在附近……当漩涡把那棵树拔起来的时候，它蹦了两下，哧溜就进了窝……

伊琳娜　对了……树顶上有个野鹤窝……一只笨野鹤……

蒂杜　你在水井的吊杆上逛过吗？

伊琳娜　这叫什么话……

蒂杜　刮风的时候，吊桶就动起来，自动打水……洪水让它喝饱了……我尽了一切努力让它停下……差点儿我都要掉下去了……在刀刃上打秋千可太不容易了……从吊杆这一头到那一头……我把吊桶翻了个过儿，因为我不喜欢这样无声无息地打水。象征性地打水，我不喜欢……你明白吗？

伊琳娜　不明白。

蒂杜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一个自动打水的吊桶。再下雨时，我要抓住时机，从泉眼深处……打一大桶凉水。我甚至能从云朵里取水……不过这只能用来洗洗头。

伊琳娜　那是什么怪声音，吱吱直响？

蒂杜　听得见吗？吱吱……线轴，吊杆，蜡烛……水井，一切都在吱吱作响，因为它们都在充分的、激烈的运动……我自己也在奔跑，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不，我是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儿在下面，随着水的上升和下降，好象上帝想用我来打水似的……在上面的时候倒挺美的，可以看得见这场灾难……用肉眼……头等座儿……请原谅，我很抱歉。可是，作为大自然的力量，没什么可说的……您知道，一切都在滑动，象抹了油一样。可以坐头等舱游进河谷里去……真的……

伊琳娜　咱们就是这样，吊在水井的吊杆上还要开玩笑。

蒂杜　我还哭过呢，还……叫喊过……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唉，你看不见我所看到的东西……

伊琳娜　你看见什么啦？

蒂杜　除了看不见那些来救我们的人以外……别的我都看得很清楚……我看这个村子真够富的。那些房子，一座一座地……从你鼻子下面溜过……这幢是丘帕克家的，有高高的凉台，有隔墙和过厅……古伊茨的房子，有雕花的漂亮柱子，有一根柱子上钉了个钉子，上头挂

着一面镜子，那是礼拜天早上他在凉台上刮胡子的地方……鲁查用瓦罐子给他倒水。玻璃窗已经没有了。我看到一幅画在玻璃上的圣像……好象是圣伊利耶在赶着两只猫拉的车……在火云里跑……墙上，有漂亮的枕头，那是鲁查刚刚用稻草填好的……你看，还有扬卡的宫殿，他还没来得及抹灰和盖房顶呢！屋顶角上还挂着一束……香草……它们都乘上小船和小桥走了。再见吧……一切都在惊人的景象中流逝……

伊琳娜　这我就不明白了……它们怎么顶不住呢？这些房子毕竟不是火柴盒吧？

蒂杜　咦！要是您象我这样在高处……您就会明白了……您就该干咽唾沫了……这些房屋都是连墙根基一起冲倒的……墙根本身都冲毁了……墙根本身都坏了……大梁以推土机那样的威力从山坡上冲下来……大树连根拔起，树干，雪车滑板，这一切就象公羊似的横冲直撞过来，扫清一切路障，即使是石头城堡也抵挡不住啊……哎呀，什么东西滚来了，向着……

伊琳娜　向着我？

蒂杜　不，您真有运气，它向着邻居的房子冲去了。快堵住您的耳朵！（只听轰隆一声，接着是较长时间的劈里啪啦声）沉下去了。漂亮的检阅式……棒极了……

伊琳娜　它们怎么会散了架而被冲走的？是什么东西爆裂得这样响？

蒂杜　地窖，地下室，凉台走廊……全在自杀……墙根都露

出来了……噢……我想打哈欠……

伊琳娜　打哈欠？

蒂杜　吸点空气……

伊琳娜　你清醒得厌烦了吗？奇怪！一切都在流逝——而同时又有静止的感觉，好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嗨，咱们打哈欠吧。你说得好……可是把手伸向谁呢？……

蒂杜　您是不是同第二小学校那位女教师吵过嘴？就是山坡上那个小学的？

伊琳娜　唉，我怎么会吵嘴呢？你干吗问这个？

蒂杜　没……没什么……想打听打听……她的房子几乎要冲进您的屋里了……我是说，您可能欠了账，结下了怨恨……

伊琳娜　我们可能在某次会议上顶撞过，难道就这样……记我的仇吗？

蒂杜　一堵厚土墙来了……象流星坠地……四周飘浮着临时考卷，象几片尿布……靠一边去！……喏，好极啦！正好拐过去了……相差一毫米。真是善有善报，真的……连我也走运了……趴在这吊杆上。咳，让我们再打它二十桶水浇个痛快……

伊琳娜　（对婴儿）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蒂杜　（一会窃窃私语，一会高声说话，不断变换着声调，表达着同一个思想，象是着了魔似的）

假如你留下一个指头在海里，

多少总是点东西，
就算是大堤的根基。
陆地靠着溺水人的舌头，
在扩大着自己的地皮。
好水手应当助他一臂之力，
他生在岸边，长在这里，
同船儿永不分离。
我原在堤上，原在堤上，我就是大堤。
我原已开始拦住洪水，
靠着我这躯体。

只有站在坚实的地上讲话才能响亮，
可我却把那些依在大勺里的人们
留在了汪洋大海的什么地方。
那些也许是铁锹，或许是真正的大勺，
用来斩断海藻，在海里做出一碗鲜汤……
朋友们，能助我一臂之力该多好，
永别了！
我同这场灾难作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那汹涌的波涛推来的大石头斗，
波涛一会儿吞没了它，
一会儿又吐出来，举到头上，
推来推去，
额上的汗珠使水上涨。

伊琳娜 （开始注意他的话）

蒂杜 （继续）

不管大海里有什么好东西，

现在却真正是一片辛酸。

你们无法比得过它，

哪怕有多少苦胆。

还有天然的惊恐，就象大旱时一样。

还有个讨厌的东西一直在吱吱作响，

掀起波浪，吓坏了四岸的乌鸦……

伊琳娜 咳，什么“真正的辛酸”……什么“苦胆”……你在那儿胡诌些什么呀？我听不懂……

蒂杜 （继续）

是时候了，这里应当出现点什么，出现人的模样，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钟声应为我的到达而敲响。

用舌头猛击在蚌壳上，

这比青铜的声音还要响。

让荒凉的大水也发出声音，

我已准备好来把它倾听。

我身上爬满了各种各样的蚌壳，

我本身已成了回音。

这回音已到了极限，是我听见的时候了……

〔倾听。稍停片刻。

到处静悄悄，只有后面的堤坝在毁着，
这是唯一的动静，唯一的表现，
堤坝在崩溃，
象一个单词，既不用翻译，也不需思考。
我原来太瞧不起小船了，
要是现在身边再有小船该多好……
天空什么也不是，
大地也在陷落，
我只有同洪水搏斗。
堤坝把我甩开了，
要碰不到别的人，
我就该融化，就该沉没了，
我走的太远了，
按着想象的路线。
有些东西只能一次形成，
而我的脚下却抽走了最后一点沙土，
尽管如此，堤坝应当继续筑，
从我的喊声往前……

伊琳娜　（停片刻后）对，对极了……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喂，你老在那儿说些什么呀？

蒂杜　我说什么了吗？呵，我不过是在大声地思考……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思考。什么？你听见了吗？我一直以

为自己在思考……

伊琳娜　在思考，你象广场上的大喇叭在叫唤。我说，你倒真是个哲学家……你看，是多么抽象的思想……关于……

蒂杜　……关于凉水井的！

伊琳娜　（打碎罐子的响声）喏，我把罐子给打碎了……

蒂杜　碎瓦片会带来运气……

伊琳娜　哝——哝！

蒂杜　我的眼皮在跳动，一根睫毛弄得我不舒服。你的睫毛长吗？你把它当作小桥给我伸过来……我会踏着它过来的，轻轻地，轻轻地走过来。你可不要向另外一个人送秋波……不要去看别人……小滑头，我要生气的，我要发火……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订婚了嘛！……

伊琳娜　（不明白）他在干什么？

蒂杜　好了，从现在起短裙算是完了，让父母看看你的膝盖……孩子们的父母呵。我们别再教人家的孩子了……我想要好多好多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开我们自己的班……

伊琳娜　（划十字）

蒂杜　不，甚至并排开两个班：甲班和乙班。（教课式地）象漱口那样，说："A！""B！"

伊琳娜　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我都要哭了！

蒂杜　哭？（换一种声调）很抱歉……我昏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脑子里的磷着水了……眼睛也发黑

了……

伊琳娜　不，你眼睛挺有神。

蒂杜　我脑袋里也闪过一个个的念头……太阳落了吗？这些牲口怎么这么早就从牧场回来了？牛群从草场回来了，心满意足地反刍着，摇着尾巴，赶走牛虻和蝇子。公牛在游水，两只角露出水面……而花母牛……在池边……我喜欢的是它们没有一头离群走散的……那不是我们的穆吉拉吗？在它身边的是普里安……它们象野牛一样壮实……大水冲走的整个牲口群……都是一群群地往下游……排得挺整齐的……生怕失散一头……

伊琳娜　农民们世世代代就为自己的土地、牲口和房屋而自豪……

蒂杜　土地再也看不见了，牲口也遭到浩劫，尽管采取了防治口蹄疫的措施……

伊琳娜　损失真够大的！

蒂杜　它们倒是会游水，我教会了它们……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会把它们弄回来的……这要看它们会在哪个荒坡上停下……

伊琳娜　算了，我们将一切从头开始……人们都是好管家，而且是饱经风霜的……

蒂杜　今后还会经受不少……我数过这些牲口，但数儿总是不对……嗳，你看，又来了一群羊……还有博阿勒大叔的牛群……看来，现在事情已经到了尽头……

伊琳娜　要让我说的话，咳，你瞧着，并没有到尽头，我们还在呐……（坚定地）而且我们就留在这儿！我们不能倒下去……被洪水冲走……

蒂杜　我会走的……我和我这根吊杆，和所有的东西……一起走……（暴躁地）但直到最后一分钟，谁也甭想用拳头堵住我的嘴！就是上帝，老天爷也不行！（难过地，稍停一会）然后，我们腐烂的尸体就留在肥沃的泥土里，当明媚的曙光来临时，将升起一缕略带悲伤的薄雾……

伊琳娜　喂，蒂杜呀，要是你那疲惫不堪的脑子还有一丁点儿清醒的话，你再瞧瞧四周并告诉我：到底有没有人来？连我也开始失去耐心了……

蒂杜　好象有人在来，又好象是在去……

伊琳娜　我要象村里的牛倌那样发火了……哎，我干吗这样说人家呢？我怎么就无法向这个不幸的人扔去一根绳子呢……哪怕是根线头也好哇！岸上那些人也是这样，连个线团也找不到……好扔给我们……他们也是束手无策，也在伤脑筋，在想办法……最后总会找出办法来的。（走向孩子）好呀，我的宝贝，咱们老老实实地等着吧……你会看到事情将有多么幸运的转机……

蒂杜　……事情……（笑）今天我们文化馆放电影……喔，我不去了……你看，多漂亮的小河沟！还有泡沫，因为它冲来了各家各户的肥皂。全部小猪仔都泡得跟月亮一样圆了。

伊琳娜　什么？

蒂杜　我想起一支歌。我会学布谷鸟叫，布一谷。(笑)布一谷！

伊琳娜　“布谷鸟为所有的人歌唱，
　　唯独乌鸦为我歌唱……”

蒂杜　你怎么啦？

伊琳娜　这也是一首歌里说的……今年我还没听见过布谷鸟叫……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蒂杜　你听，现在你就能听见。

伊琳娜　你要给我当一只好布谷鸟，听见了吗？你这灰毛的布谷鸟，耳聋的鸟。

蒂杜　布谷，布谷，布一谷……布谷，布谷，布一谷……(越来越大声地)布谷，布谷，布一谷，布一谷……

伊琳娜　(笑着)现在行啦！你都把我吵聋了！

蒂杜　布谷，布谷！布一谷！

伊琳娜　水是在下降还是在上升？我这里好象一直在上升……我想，你能看到整个情况……要是上帝看见也会让水退去的，呵？

蒂杜　布谷，布谷……在下降……布谷，布谷……在上升……布谷，布一谷！

伊琳娜　他是想吓唬我……(大声地)喂，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随便就会让人给吓唬住的……别人也曾这样试过……你还是自己小心点吧，别从树上摔下来，从吊杆上掉下来，从湖里掉到井里。你用腰带捆紧点……你

要是看见有人来，就向他们打手势……拍翅膀……布谷鸟啊，灰毛的……鸟儿……(哭泣)布谷鸟，灰毛的鸟……

第　八　场

第 十 三 景

〔伊琳娜站在床头上，想打开墙上的扩音喇叭。

伊琳娜　咳，看看情况怎么样了……(不停地转动旋扭，扩音喇叭仍不响)大体上说……我们是在床上……可我很想知道详细情况和前景如何……说实在的，不管什么样的消息对我来说都会是受欢迎的……没有消息就更糟了！说到底，你总不能老这样生活在地底下……水底下……(好奇地)月亮上是什么样呢？(焦躁不安地对着扩音喇叭)说话呀，大哑巴！(听见嘶嘶喇喇的响声)好，说吧……(一阵叽哩咔嚓的声音，然后又不响了)不管怎么说，也总算同外界联系上了……我和人们恢复了联系……人们在叽哩咔啦地说话……他们给我送来了鼓舞。这就是我从这些杂乱的响声中所体会到的……你抓好吧，马上空中就会来一个人……从直升飞机上顺着一条绳子下来……他会说：您往这边靠靠，我们用缆绳救您……(扩音喇叭里又传出那种噪音，伊琳娜再也不去弄它了，她坐在床上，盯着房里

的漩涡)奇怪,怎么我房间里的水从右向左旋转,而爸爸屋子里的水却从左向右转呢?在我这儿……难道是逆时针吗?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水告诉我时间往后退呢?听不见雨声了……(听)莫不是干旱又来临了?(笑)我刚才打了一分钟的盹,梦到了撒哈拉沙漠的一角……我相信那是最干旱的一角,我在沙子里玩呐……我用死骆驼做漏钟……不知怎么搞的,我把沙子灌进骆驼的耳朵……沙子却从蹄子里……漏了出来。后来……骆驼翻了个身,我又把沙子灌进蹄子里……我还看见了一场大火……几个烧得通红的炉子……后来,我又往骆驼脖子里灌沙子……突然,火山爆发了!你瞧,骆驼原来是几座伪装起来的火山,火舌左右乱喷!……幸好我醒了……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我看见一些人在火焰中死去。一辆卡车也翻了,正好把他们压在底下……发动机爆炸了,你无法靠近,只能眼看着它燃烧……他们自己恐怕连想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意外……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咳,那我还是更喜欢洪水一千倍……哎,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再也不会有了……你不能失去理智……要有信心。(对着婴儿)喂,小淘气儿,你听见了吗?在某种意义上我有点不高兴,因为……你不是生在一种好时候。噢!这水又涨了,棺材也开始漂动了。(对着婴儿)你尿湿了,我真该死,让我给你换换。(给孩子换尿布)你看,老外公也动窝了……他在散步……在这个钟

点，他总是要蹓跶蹓跶的。他也弄湿了，可我不再给他换衣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寿衣了……完了，他的一生已经完了，他……你看，他有多好的船……真运气，咱们家里有一只船……我们的床高了一点……（抓住棺材，用一条床单把棺材绑在她的床边）……现在，你们俩都在我的身旁了……最亲的……亲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还在涨？在翻腾？……我听说，不知怎么搞的，地球的一极向太阳倾斜了……于是，那里就解冻了……有一种谣传就是这么说的……（对着洪流）哎，看来你真不老实！你还想上床来没过我们？咳，真是喜剧！（用另一种声调）我们还说："咳，喜剧！"实际上是悲剧……（尽管如此，她还是害怕了）是的，水实际上已经淹没了我们的垫褥……我还不如做一场那样的梦更好：发了一场大水，漫到了床上……天黑的时候……一场大水，而不是勇士……来到了床上……那就很清楚了：危难来临。水深，流急，要是做这种梦，那准是危难……（把孩子抱在手中）可这样的危难，却没有在梦中得到预报……（感到脚掌触到了水）呜！咬着我的脚掌了……什么怪物……请吧！……谁能相信呢？不过没什么。在特殊情况下，机体会变得更壮实……人体的抵抗力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危险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喏，我也创造了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恰恰相反的话……（把棺材拉到被水淹没的床边，将婴儿放在棺材上）办法还是找到了，尽管这敌人

想……我原来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拚命坚持要橡木棺材……似乎他事先已预感到了什么……这是一条真正的船……咱们来考虑考虑，一起都登上去……瞧，死尸发芽了……骨头发绿了，吐芽了，好象它将会漂浮千万年……我们这儿的人哪，要是愿意的话，会做出很高级的棺材……不会腐烂的，一点也不会……要说这橡木会腐烂的话，这比躺在里面的人复活还难……不知道我怎么了，这么容易累……三天来，我一直同阴暗的思想作斗争……真是阴暗的……我也斗累了……幸好我不出汗，否则水位又要上升了……（笑）坏事会向好事转化……我早就想洗个草药澡……这既有利于神经，又可以……补一补身体……没有比在这大洪水缸里有更多的草药了……不过，要是再暖和一点就好了……总之，当水慢慢地，慢慢地淹没你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奇异的感觉……好象谁把我砌在墙里似的……从脚掌开始……慢慢砌入一堵大墙……什么样的墙啊，天哪！……是什么样的墙呢？我还不如当时留在大堤上，让他们把我砌在坝里……可你看，他们偏偏要可怜孩子……所以，堤坝就塌了。这得怪我，我没有留在那里……为什么他们要有怜悯之心呢？他们本来不该怜悯，你也不应该在牺牲面前斤斤计较……你应当十分坦然地做出牺牲，一直做到底……

——幕落

第 九 场

第 十 四 景

〔舞台上出现两堆草垛，正向下游漂去。在一个草垛顶上，靠在一把禾叉上的是加加·袁娜；在她的身旁有一只黑母鸡和一只狐狸，它们惊恐不已地靠在一起。莱列娅·安妮卡呆在另一个草垛上，它勉强经得住她；她的衣襟下有一只小猫。两个草垛慢慢地漂着。

加加·袁娜 咳，需要的东西全没有，有啥法子！

莱列娅·安妮卡 在这样混乱嘈杂之中还怎么念咒？老坟堆上的土你有吗？没有！

加加·袁娜 从九个集市上买来的败草……

莱列娅·安妮卡 还有煤油。

加加·袁娜 还有死人的肥皂。

莱列娅·安妮卡 还有吊死鬼的绳子。

加加·袁娜 还有鬼魂的手和骨头盒。

莱列娅·安妮卡 狼脖子你总该有吧？

加加·袁娜 不，我有一只完整的狐狸。

莱列娅·安妮卡 那没用，应该是狼脖子。

加加·袁娜 你有黑母鸡吗？

莱列娅·安妮卡 我只是心窝里有根火棍。牛尿煮的蛤蟆呢？……你上哪儿弄去？还有捡来的刀……捡来的马

蹄铁……用露水和臭野花煮过的……还有那穿过死人心的、扔掉的纱绽子……

加加·袁娜　我乱套了，你来吧。

莱列娅·安妮卡　木棍和木头……水藻太密了，太密啦……

加加·袁娜　小鹰去喝水，翻了大水缸……

莱列娅·安妮卡　（做巫术动作）扁龙蚤，小青蛙，小壁虎……宽的……扁的……你要是在池溏里，可有活干啦，不过，你要抓到的鱼已经抓到了，尾巴你剁了，鳞你也刮了，该加的盐你也加了，要说吃呀，你也把它吃掉了……

加加·袁娜　（嘴唇在动，象是抿什么东西）吃了，可是……

莱列娅·安妮卡　说尝你倒没尝……可你吃了……你连太阳爹爹都给忘了。你给他了吗？没给他！

加加·袁娜　去他的！

莱列娅·安妮卡　你把他忘了，嗓子眼也干了……

加加·袁娜　你乱套了？什么也没有干。空着手怎么念咒做妖术呢？天呀，我要吃掉你的魂……所以嗓子眼不干，所以不后退……

莱列娅·安妮卡　蚂蝗啊，蚂蝗，东边吸来西边吮……

加加·袁娜　滑溜溜……

〔草垛被卷入一个漩涡，接着又转出来了。

加加·袁娜　真够呛！唉，安妮卡！

莱列娅·安妮卡　是呀，加加·袁娜……翻了大水缸……

翻了……咱们说到哪儿了？

加加·袁娜　“翻了大水缸。”

莱列娅·安妮卡　现在该说什么啦？

加加·袁娜　该另一个村了……咱们也要经过这个村……往下游……你可要扒住了……还是个新的世界……我可再不会说了。(叹气)哎，要是咱们需要的东西都有该多好！至少有把大笤帚！

莱列娅·安妮卡　狼脖子……大木盆……

加加·袁娜　大鲟鱼……喏，骑在草垛上念咒……你说行不行?！糟透了！糟透了！

〔大堆大堆的草从舞台上滑出去。沉静片刻。

——幕落

第　十　场

第 十 五 景

〔伊琳娜的姿势没有变化，只是水位又上涨了。

伊琳娜　瞧，我倒呆在一个漂亮的游泳池里了。(讲课似地）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已差不多尝到了人生的一切……尽了最大的可能……往后的一切大体都是重复的……要是你还生了孩子……几个小家伙，那你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了结这一生了……你来到了人世，见

了世面，生了孩子……还在镜子面前欣赏了自己……

女人，诗人，在二十岁以前，哎嘿！有足够的时间来表现自己！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我已二十五岁，早就超过了年限……我不必再感到遗憾……

我竟这样说起话来，好象我已寿终正寝，天哪，请原谅我。

我脑子里怎么竟会闪出这种悲观情绪呢？嗨，让我摆脱它吧！

人，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也不愿意公开承认这就是死亡，而且一直到坟墓旁边都还小心翼翼……

现在我倒想这样请求自己："把为我放毒药的杯子洗干净吧，可别有病毒……"

看戏时，我向来不能忍受那些绝境。把一个人物置于不可避免的危险面前，然后就没完没了地讲灾难……把它加以渲染，夸大……总而言之，不断地把这个避免不了的危险加以发挥和升级。有人说得好，这种绝境只存在于某些荒唐的脑袋里。

生活远为复杂得多……你看，譬如这里……

（被水吓惊了） 哎哟！

水势在荒唐地上涨……而我却正处于一种绝境……这就是全部区别……是个根本的区别……我敢肯定，在吊桶里的那位……学布谷鸟叫的那位……（倾听）可怜啊，他连布谷鸟叫也不能再学了……要是他能把目睹的一切都写下来，问题可就不一样了。

伟大……把重点放在人的伟大上……在危险中方能显出……人是如此的崇高……

〔外面传来蒂杜的声音。

蒂杜　布谷，布谷，布谷……

伊琳娜　（高兴地）你说狼，狼就到。嘿，小伙子……我刚刚还提到你……你苏醒过来啦？你刚才好象不省人事了……可现在已经恢复了……要知道，我也好几次头晕难受……但我不能示弱……你知道，这是义务。我把一个孩子带到了人间，就应当关照他……我绝不能失去理智……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在说话……你听见了，我说话的声音够大的……也是为了你……免得你为自己的不幸而过分难过……

对某些事情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多，象现在这么多……对这些事我感到十分清楚了，而且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了……

我说过，你那个想法倒不错……你可以按钟点把一切都展示出来……

蒂杜　布谷……

伊琳娜　现在你唱得好象好听多了……你又进修过了……或许你就是一只鸟？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你要听我的，使我有个人可以说说话。因为我看到水还在不断地涨，而我又不会游泳……再说……我老想说话……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想起有两个情人……咳，你看我脑子里闪过了什么念头。这两个情人煮咖啡，咖啡扑

出来把火浇灭了，可是煤气继续开着，他们没有发现，因为他们在神魂颠倒……在热恋着……不知是谁把他们关在那间陌生的小房间里了……当他们感觉到时……已经太迟了……因为煤气使你瘫痪……眼看就要死去，自己又是清醒的，可就是动弹不得，只是惊恐，惊恐……人们找到他们时，他们的面容难看极了，都抽搐变形了，人们只好给他们注射些药水，使脸皮舒展开，免得让他们带着那副惊恐的样子被埋葬……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原来想说些什么……我多少也有点语无伦次了……啊，你笑一笑吧……别皱着眉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太愁眉苦脸了……你听见我说话吗？(倾听)看来小伙子不在……可能早已掉下去了……我好象听见了，也许是个真的布谷鸟……咳，这同布谷鸟有什么相干？它们在别的窝里生蛋……却来向我唱拉拉，我看没有用……（意识到水已把她没到了什么地方)我的头还看得见，但剩下不多了……只有我儿子在笑……你看，他笑得多好……好哇，你真乖，这么早你就学会笑了……生活中你会遇到许多好笑话……喂，告诉我，你为什么笑？(担忧地)可得注意，别打扰老爷。小孩子做出什么事时，象傻瓜那样笑……可怜的爸爸，起码升天后也应该得到保护……不管怎么样，你是能驾驭自己的……爸爸，你是能享用自己的寿材的，上帝保佑，还挺好的呢……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我还有多少日子呢？谁知道一个人的末日什

么时候来临呢？我好象有点儿……发晕……过度的疲劳，象这场大水……讨厌极了……（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坐一月一子一讨一厌一极一了……多可怕的声音！尤其是分开音节来说。坐一月一子一讨一厌一极一了。说到底，我们的全部科学只能是帮你把死亡一词分成音节……（笑）

（严肃地）在水没到我的胸膛之前……让我再给他吃一次奶……这倒是个好主意。……讲哲理，你讲吧，讲得连给孩子喂奶也忘了……

〔解开胸扣，把孩子从棺材上抱起来靠近乳房。

奶头，我的宝贝。

那是什么？

（笑）你不知道？奶头。

我感到你从现在起就喜欢它，调皮鬼！你将会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子啊！象你爸爸一样……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跟着裙子转悠，所以还不回来……

〔从屋顶上的裂缝透进一线月光。

看，放晴了，天上还看得见星星，好象一滴水中的油已经开始跑出来……出来到湖面上照镜子……她们也跋涉了许多路程，仅仅是为了在这污水塘里照影子……

看，奶头，再看，宇宙。

（瞧着孩子吃奶）连宇宙也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更何况这个奶头……你不要现在就想懂得一切……我

倒是应当从现在起懂得这些……总有一个时候你应当知道可以知道的一切……因为你要走……就应当明明白白地走开……知识渊博而……惨淡……

〔静场。

那颗星好象是出来了，让它也给我一个光环。

我的光环……我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人……

〔歌声起。

我顶着这个光环象个冰窟窿，挤满了在上帝那儿淹死的人……

（瞧着吃奶的孩子）吃饱吧，孩子……吃个够……那怕就这一次。为了使你在情况更坏的时候也能记起自己吸吮的奶汁……我自己刚才就是想起了这个……同时我正在变白……真的，我变白了……

（用手理一理头发）我的头发累得最快了，现在我的头发象鬼一样披散着，我感到一下子就轻松了。很早以前，我的头发是含金子的……沉甸甸地披在肩上……你要是用牙齿试一试——你就会发现是纯金……

（哭）我一度曾经是全国巨大的财富之一。

（恢复常态）啊，奶的那种味道……我从那里面所学到的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突然，我被割裂出来了，挪动了地方，从那个世界被扔了出来。

（惊讶地）我出生了！（喜形于色）在那巨大的无名的崩溃中，我嘴唇一下子触到了母亲的奶头……奶

泉……

（对着婴儿）哎，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上还有奶和蜜流淌着。妈妈，我可怜的母亲，她不会让我先把左奶给孩子吃，说这样孩子就会变成左撇子，而老祖母也会跳起来大声嚷嚷："当你从远道归来时——就象我现在这样，经历了一生的长途跋涉——你不先把奶头揉揉就不能让孩子吃，要这样坐好，两条腿交叉着，不然孩子会闹病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不能披头散发，不然孩子嘴上会长泡；还不要让奶滴在地上给蚂蚁碰着，不然你就会没有奶了。"蚂蚁在哪儿？老祖母在哪儿？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我就是妈妈！

我正是披头散发的。

（把乳房塞回上衣里）啊，原来胀得我发痛，现在好了，轻松多了……不再发麻了……（看着又涨了很高的水）……我也将会随波漂流。

（由于绝望，突然叫喊起来）不！

（恢复镇静，把孩子放在棺材上，那棺材又升高了。甜蜜地）喏，现在睡吧！让我给你唱什么呢？给你唱什么呢？（思索着一支曲子……接着陷入沉思，听见流水声）水在歌唱……它替我唱……现在亮光多了，看起来也更可怕了，可是我不能允许自己喊叫，怕吵醒孩子……吵醒死者……还是唱歌好……我唱什么呢？

〔静场。

蒂杜　布谷，布一谷……

第 十 六 景

〔蒂杜被一阵浪从窗户里卷进来，跌进水底，然后他用手抓住一根横梁。现在看的更清楚了，伊琳娜站在没过腰的水中。

伊琳娜　你终于出现了？

蒂杜　多充足的水。现在是哪一年？（递给伊琳娜一个布娃娃，但她够不着）呐，给你。我现在就去把她也带来……

伊琳娜　你老实呆着吧，小伙子，啊……

蒂杜　我把她的头发给你拿来……让您看看……我憋得慌，你有没有点空气？我需要空气，宽度，开阔的视野，我有四面八方的许可证，钓鱼，打猎，但只是我们知道就行了，我有时也非法渔猎。嘘！在这里我憋气死了！

伊琳娜　喂，你站住，别走。站住，哎，你会淹死的。

蒂杜　没关系，让它再涨吧。水井的吊杆把我往上吊的时候，我从屋顶上看见了泡菜缸底的荒凉。

〔下。可以听见几声哈哈大笑声和爆裂声，然后变为寂静。

第十七景

伊琳娜　所有的人都急急忙忙往家赶，只有我那个人没有！我一切都看得多么清楚啊。

水是浑浊的，可我的头脑却清醒了，浑浊的水把我冲清醒了……（自我安慰地）天气如此，没办法。从表面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倾听）没有人再求救，所有的人都得救了，所有的人都在自己家里，不过有些房子漂到了下游……象几个小邮包。（产生一个想法）是不是我的房子也在漂浮？莫非已经到了多瑙河？也许已经过了黑海？可能我现在正在大洋上飘荡。黑海在哪儿出口？注入哪个大洋？各大洋又流到哪个洋里去？我只希望我的人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能尽快划船来……趁黑海还没有流入大洋……黑色的大洋。（亲切地瞧着孩子）你一旦生了个孩子，此后一生都会感到自豪，好象你随时都能造出另外一个来似的。女人是很会暗自夸耀的，只看到自己……譬如我现在……（好象她想说明什么）举个具体的……而又普通的……例子，我……随便哪一个吧……（水没到了她的脖子，两只手举在头上，扶着绑在棺材上的婴儿，棺材在漂浮着）……我也许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还相信生活……表面上看来，是的，没有任何理由……什么东西还同我联系着？我在那里，在娘肚子里所学到的东西就是，一切事物都有联系，可是现在，什么东西还同我联系着？

……房屋？……土地……？

水到了我的下巴，要说话我就得把头往后仰……而且还能看见天上的那颗星……孤零零的一颗星……也许屋顶破成这个样子，为的是好让我经常眺望那颗没有陨落的星星……但它好象更惨淡了……因为天要亮了……它也得被另一团更强烈的光亮所淹没。（瞧着星星）还能有多长时间可以看到远方的什么东西……一线星光……或者一根稻草……希望并没失去……如果存在一个唯一的希望，那就应该也存在那个希望的一半……半个的半个……一半之半以至无穷。老人们懂得我说些什么，是他们教会我们要乐观……无限的乐观。

啊哈，我多么会吹牛，好象不安控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水使我不安……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过多地去想他……想我那个人……有一次……（想回忆起什么）有一次，我怀着孩子，他久久地望着我……一种特殊的样子……他从来也没有那样看过我……我说："你老是这样从头到脚地打量我干吗呀？我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他却对我说……他的声音都颤抖了……等一等，让我想想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啊，对。（声音低微）象你这样端端正正地坐着，两只柔软的手放在鼓鼓的肚皮上，就象一个大公的老夫人，手里捧着教堂。我又好象听到一个声音，从物质消失的彼岸传来："我们，伊昂和伊昂娜，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生了这个圣洁的

孩子，作为这个太阳和这个大地永恒的施舍。”……
〔静场片刻。

当水已经没到我嘴唇的时候，真奇怪，怎么正好现在我想起了这些？好象我的肚子又大得要碰到嘴了……（安详地）是大海的大肚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微笑）孕妇已经做了一切，到最后她还感到要对上帝种在她肚子里的那个人的命运负责，把他健壮地生在陆地上……（悲伤）这陆地就是棺材……

（哭，抽泣）幸好不再下雨了，这是陆地的胜利。

我处在一半的一半的希望之中，已近乎无穷。除了单调的、俗不可闻的水的吼声之外，我耳朵听到的是铁锹击水的啧啧声……它勇敢地插入波涛……（倾听）对……我听见一个铁锹……不是插入土地，插入坟土，而是插入水里……我敢肯定。是不是那些划着船的人也完蛋了？他们乘直升飞机来，搭救所有落在滚滚洪流中的人……没有任何人被丢弃不管……幸而上帝有眼，使屋顶破碎了，好让他们从上面看见我们……好象我听见了那个勇士……反正是某一个……也象我一样，他正在向他的亲属讲述着，他怎样从直升飞机上下来，从屋顶进入被水淹了的房子……（模仿着）“我一看，看见一个孩子在水上漂着……当我要抱起孩子时，我发现深处有个什么东西在托着他，我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托着孩子的是……母亲的双手。可怜的手啊！把小家伙紧紧抓住，不让他死……不让他被波涛吞

没……(幸福地高兴起来)哎,孩子在呼吸……(踩上棺材，把孩子举过头顶。灯光照着她，她充满巨大的喜悦，在洪水没过她头顶之前的片刻）呼吸吧……呼吸吧,喂,呼吸吧……

——幕落

八 场 话 剧

阿弗拉姆·扬库
或
胜利的磨难

阿·沃依丁著

任 远译

“扬库撤退到山区。
这些矿区变成了真
正民族战争的中心。”
——卡尔·马克思

阿·沃依丁是罗马尼亚著名剧作家，生于一九一五年。早在中学时期，他便开始写作，并于一九三四年出版了诗集《钢筋混凝土》。后来，由于服兵役和在新制度下从事繁忙的司法工作，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断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作者因工作关系接触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他深为旧制度下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触动，遂又重新开始了创作活动并转入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戏剧。他先后发表的剧作有：历史诗剧《火的判决》，话剧《斗争中的人们》三部曲（《沉默的人们》、《人们是战胜者》和《人们是人》），历史剧《霍利亚案件》、《永别了，陛下！》，喜剧《姑娘和转马》等。

阿弗拉姆·扬库是罗马尼亚民族英雄，一八四八年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领导者。在《阿弗拉姆·扬库或胜利的磨难》中，作者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了扬库及其同时代人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罗马尼亚人民要求民族统一和独立，要求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愿望。

人　物

阿弗拉姆·扬库,23—28岁(一至七场),48岁(第八场)

拉扎尔·德乃什,60—65岁

日尼·约瑟夫,30—35岁

塞恩特—伊万尼·达尼耶尔,35—40岁

历山德鲁,35—40岁

桑多尔,40—45岁

伊昂·列迈尼,68岁

西米翁·伯尔努齐乌,40岁

格奥尔基·巴里齐乌,35岁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28岁

伊昂·布特亚努,27岁

伊斯特万,50—55岁

乔尔捷,18—20岁

约瑟夫·斯台尔卡—舒鲁齐乌,21岁

贝拉,20—25岁

瓦斯瓦里·帕尔,25岁

芬妮·舒鲁齐乌,16岁

哈特万·伊姆列,35—40岁

列维茨基,30—35岁

柯瓦什，20—25岁

霍尔瓦契，30—35岁

伊昂·德勒戈什，38岁

西米翁·舒鲁齐乌，55—60岁

伊昂·柯尔凯什，25—30岁

台奥多尔·泰奥克，40—45岁

图多鲁茨，18—20岁

弗朗契斯卡·丘拉，25—30岁

伊昂·阿克谢特·塞韦尔，27岁

西米翁·巴林特，38岁

佩拉吉娅·罗舒，48岁

因德莱尤·罗舒，20—25岁

玛丽乌卡，16—18岁

尼古拉·伯尔切斯库，30岁

玛丽亚·扬库，49岁

伊昂·斯图比诺，45—50岁

伊昂娜，16—18岁

第 一 场

“你们来干什么?”

〔特尔古—穆列什城,皇家院的一间办公厅,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最高法庭。

日尼　我再重复一遍,法官塞恩特—伊万尼先生,逮捕叛乱分子阿弗拉姆·扬库,是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殿下的旨意。

塞恩特—伊万尼　这我知道,日尼先生。可是,您瞧……最高法庭庭长大人不是病了么!

日尼　西波特吗?哼,病得有点突然……

拉扎尔　亲爱的日尼,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有时候毫无征兆。

日尼　这是一种外交病,拉扎尔伯爵先生。

拉扎尔　你认为是这样吗?

日尼　当然是这样。不过,这也没关系。塞恩特—伊万尼法官先生,没有庭长我们照样能解决。阿弗拉姆·扬库来了,我绝不能让他从这儿自由自在地出去!我去看看准备得怎么样了。

拉扎尔　等等,亲爱的,等等。亲爱的日尼,你要知道,这件

靠你的责任可不轻啊！

日尼　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承担，拉扎尔伯爵。我们两个，还有塞恩特—伊万尼法官，我们三个一起逮捕他。

塞恩特—伊万尼　庭长大人并没有批准在最高法庭把阿弗拉姆·扬库……扣押起来。您连逮捕证也没有啊！

日尼　这没什么难办的，塞恩特—伊万尼法官先生。如果您认为需要这种手续，那您就给我们开一个，我并不反对。

塞恩特—伊万尼　这怎么行呢？庭长大人请扬库到特尔古—穆列什来，只是想跟他商量商量，别让人们闹出乱子来，可并没有别的意思。

日尼　你又想推个一干二净。

塞恩特—伊万尼　不，不，我的心情您是了解的。

日尼　心情！……

拉扎尔　塞恩特—伊万尼先生是我们的人，这我可以担保。

塞恩特—伊万尼　谢谢您，拉扎尔伯爵先生。我只不过传达上司的意思。庭长大人并不反对你们对扬库采取……隔离措施，可是他不同意这项程序在这儿进行。

日尼　净是些废话，就会耍弄法律辞令。您不是不知道，塞恩特—伊万尼法官先生，我们只能在这儿逮捕他。扬库身边老有一伙全副武装的年青人替他保镖。庭长大人就该去看看，昨天您的这位被保护人到特尔古—穆列什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塞恩特—伊万尼　日尼先生，我想您这样称呼他是想说句

笑话。

拉扎尔　那当然，当然……

日尼　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圣乔治附近。就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漫山遍野，不光是罗马尼亚人……

拉扎尔　还有吉卜赛人，亲爱的，吹吹打打，连吉卜赛人都来了，您瞧……

日尼　当然，都是些穷鬼。扬库这一来，把整个城里都搅乱了。领头闹事的，都是他们这一帮子，您的法学士们……

塞恩特—伊万尼　不是我的，是最高法庭的，未来的律师……

日尼　反正是一回事。幸好，不久我们就只有一个最高法庭了。它不在特尔古—穆列什，而是在佩斯……也许有些人对此会觉得不那么舒服……

拉扎尔　亲爱的日尼，对我们来说，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合并[①]，是神圣的联盟……是圣斯特凡[②]头上神圣的花环，亲爱的塞恩特—伊万尼。

日尼　我要提醒您，塞恩特—伊万尼法官先生，这个扬库不光是反对同匈牙利联合，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扬库跟所有的激进派分子一样，煽动那些野蛮的平民百姓，要什么“自由”。他们的所谓自由，不是别的，就是要剥

---

① 在特兰西瓦尼亚占统治地位的马扎尔贵族，从狭隘的民族意识出发，同意将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并入匈牙利。

② 匈牙利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国王，曾占领过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

贵族的皮，剥我们的皮。

拉扎尔　要我们的庄园，塞恩特—伊万尼！你的，我的，庭长大人的……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庄园。太无耻了！要把我们的财产都抢去！这就是他们要干的。

塞恩特—伊万尼　先生们，不过现在我能作的，只是再试一试，再向庭长大人说一说，虽然……

日尼　这没必要。需要的人我都带来了。

拉扎尔　那好吧。我要先走一步。不过要是在这儿逮捕他，会惹出麻烦的。

日尼　对不起，拉扎尔伯爵先生，我只不过是个副指挥官，只要您还当着卫队指挥官，这件事就需要您在场，需要您批准。

拉扎尔　那好，我批准了。再见！

塞恩特—伊万尼　伯爵先生，我也跟您一道走。

日尼　先生们，我要警告你们，我已经命令，任何人也不准从法庭的任何一间屋子里出去，也包括我们在的这间屋子。

拉扎尔　可是，日尼，这不就等于……

日尼　什么也不等于，伯爵先生，我要防止发生任何意外。要知道，现在是完全的革命时期。

拉扎尔　对，对，说得对……是在革命……不过应该快一些……

日尼　为了要尽快，伯爵先生，请您说服法官先生，让他马上准备好逮捕证……你们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不听；也

许这种手续还是有用的。

拉扎尔　你放心，亲爱的日尼，我去说服塞恩特—伊万尼先生，他是我们自己人。

塞恩特—伊万尼　不用了，伯爵先生，日尼先生既然有把握，我照他说的办好了……

日尼　瞧，先生们，一句话不都解决了！我马上就回来……（下）

拉扎尔　日子不好过啊，亲爱的达尼。

塞恩特—伊万尼　你没听见吗？亲爱的伯爵，这是完全的革命时期。

拉扎尔　嘀嘀……连这个字眼我都不想听到。

塞恩特—伊万尼　我也是啊。可这就是现实，这位日尼就是个证明。无耻的暴发户。

拉扎尔　刚才我真想照他屁股上踢一脚。

塞恩特—伊万尼　这我倒没看出来。

拉扎尔　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我们人少啊。农民们都闹起来了，大部分是瓦拉几亚人①。只要能保护我们对付这些暴民，管他是谁呢！

塞恩特—伊万尼　让一个猪贩子来保护我们？……

拉扎尔　不，亲爱的达尼，是个精力充沛、有教养的年青人。

塞恩特—伊万尼　他父亲是个贩卖牲口的，从哈布斯堡②

---

①　早期其他民族对罗马尼亚人的称呼。

②　统治奥、匈等的帝国王朝名称，由一〇二〇年修建的哈布斯堡城堡而得名。

用好多头猪买了个贵族爵位。

拉扎尔　不，亲爱的达尼，不是猪。老日尼送给军队两千头牛和羊，才换来这个爵位。两千头，没错，都是带角的。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不承认不行。

塞恩特一伊万尼　价钱是不小！可我看，儿子也不比老子有什么长进。

拉扎尔　话虽如此，可是没有这些人，我们的卫队就不能加强力量。没有卫队，那些农奴，瓦拉几亚人，还不是随便摆弄我们。象我们这样真正的贵族，人数太少啊！

塞恩特一伊万尼　恐怕这些新暴发户，这些新贵族，要把我们甩到一边。

拉扎尔　哎，没那么容易，达尼。我们不会丢掉什么。日尼这些人也许能捞到点油水，不过缰绳还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了解巴梯亚尼，我信任他。他的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

塞恩特一伊万尼　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拉扎尔　没别的办法，只好用日尼这样的人，同舟共济吧。要过悬崖峭壁，哪怕跟魔鬼拉手。到头来我们会甩掉魔鬼的。

塞恩特一伊万尼　这要等着瞧。可现在，我们一切就都得听日尼的了！

拉扎尔　你说得太过分了，亲爱的。

塞恩特一伊万尼　一点也不夸张。你没看见吗？我都写好逮捕证了。

拉扎尔　不过，要作得聪明一些的话……（日尼上）瞧，日尼来了。都准备好了吗，亲爱的？

日尼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伯爵先生。

拉扎尔　好极了。马缰绳一刻也不能放松，老得让马感觉得到。摆弄马我是内行。

日尼　您从前是个好骑手，伯爵先生。

拉扎尔　从前是，现在还是。我弄了几百匹马，这我给塞恩特—伊万尼先生也说过。

日尼　对烈性马，更应该勒紧缰绳。

拉扎尔　我这个岁数是不大骑烈性马了。可是如果是纯种马，我还真想试试。

日尼　纯种，伯爵先生，纯种……

拉扎尔　是阿拉伯种吗？

日尼　瓦拉几亚种，瓦拉几亚劣种。扬库已经来到这儿，是一个人进来的。

拉扎尔　你瞧，亲爱的塞恩特—伊万尼，刚才你还大惊小怪呢！

日尼　他带来的人都在门外边等着。

塞恩特—伊万尼　您以为他们会老老实实让你动手吗？

日尼　已经完事了，什么乱子也没出。

拉扎尔　那匹烈马呢？

日尼　就在隔壁，等着传他到这儿来。

拉扎尔　如果我们换一换方式，说不定能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日尼　那是浪费时间，拉扎尔伯爵先生。

拉扎尔　不一定吧，日尼，不一定……

日尼　对付这种顽固分子，先生们，用不着多废口舌，直截了当，宣布逮捕令。我这就让人把他带进来。（用力有节奏地摇桌铃）瞧着吧，先生们，瞧着吧……

扬库　（风驰电掣般上）你们好！我是阿弗拉姆·扬库。是庭长先生请我来的，可接待我的人却全副武装……而且，庭长先生好象根本就不在场。这怎么解释，法官塞恩特—伊万尼先生？

塞恩特—伊万尼　庭长大人今天不能接见您。

扬库　这么说，让我白跑了一趟，很遗憾！可我不能在特尔古—穆列什耽搁。

塞恩特—伊万尼　庭长大人委托我向您转达几项决定。

扬库　庭长大人请我来，说是事情紧急。日期和时间都约定好了的：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五号上午十一点。这不，我来了。为了按时赶到，我不得不乘小船，走小路。

塞恩特—伊万尼　庭长大人病了。

扬库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时间紧迫，我不能多待了，再见，法官先生……

塞恩特—伊万尼　等等，请等一下，律师先生。在没向您宣读决定之前，您不能离开这儿。这是庭长大人的命令。

扬库　可我听说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单独商量，而且，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塞恩特—伊万尼　事情是非常重要，您马上就会看到。

扬库　这倒可能。可是，如果说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那为什么在场的还有两位我不认识的先生？

拉扎尔　是啊，他说得对，法官先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塞恩特一伊万尼　这位是拉扎尔·德乃什伯爵先生……

扬库　……马扎尔卫队指挥官，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

拉扎尔　这么说你认识我，年青人。

塞恩特一伊万尼　这位是日尼·约瑟夫先生。

拉扎尔　卫队副指挥官，我的副手。

扬库　很荣幸。不过，我还要赶路。看样子，你们也还有事。

日尼　我们的事也是你的事，是一回事，扬库先生。我们就是为这个才待在这儿的。

扬库　一回事？这我倒弄不明白，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日尼　马上就会让你明白。

塞恩特一伊万尼　宣读庭长大人的决定，必须有他们几位在场。

扬库　这样的程序，倒是出乎意料。

塞恩特一伊万尼　至于程序么，律师先生，那倒是次要的……一会儿您就明白了……

扬库　如果是这样，倒也可以听听。

塞恩特一伊万尼　庭长大人是非常器重您的。您在这儿两年的深造，大人一直把您当作优等生。因此，有些事情大人并不那么认真计较……您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扬库　请您把话说得明白些。

日尼　说得对，扬库先生，我来满足你的要求：在一次法学士的集会上，你提出要求废除农奴制，要求完全平等，还提到死人的事……这你否认不了。

扬库　我并不想否认。

日尼　死人是什么意思？是要让贵族死，杀死贵族，就是说，你鼓动杀人！

扬库　对您这种任意歪曲我的原意的行为，我感到遗憾！

日尼　怎么是歪曲呢？不然，你倒解释解释看……

扬库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对您解释。不过我倒可以再说说我的想法，看看到底是不是你们想听的！我是提到过农奴的死，不管什么民族的农奴，罗马尼亚族的，马扎尔族的，萨克逊族的。我是农奴的儿子，对我们来说，农奴制就意味着死亡。

拉扎尔　相信了吗，亲爱的日尼？

扬库　先生们，希望我的解释能使你们所有的人都得到满足。

塞恩特一伊万尼　扬库律师先生，我是负责起草证书的。我不得不提醒您，由于庭长大人的特别关照，您才得到了律师证书。

扬库　我认为这是我应得的权利。

塞恩特一伊万尼　不完全是这样。不错，您曾经是法学士里的高材生。可是由于您自己的表现，您被认为不能给予进行律师活动的权利，特别是最后这几个月。

扬库　就是为了我的辩护辞……

塞恩特一伊万尼　庭长大人考虑到您只有二十三岁，因此并没有深究。

拉扎尔　多少，多少岁？

塞恩特一伊万尼　二十三岁，伯爵先生。

拉扎尔　二十三岁……年轻，非常年轻！可惜，你却在浪费自己的青春。

扬库　不，我非常珍惜它，我知道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如果伯爵先生说的是富豪子弟，那他没有说错。可我是农奴的儿子，压迫的火焰几乎把我们烧焦。

日尼　是反叛之火！

扬库　自由之火在我们血液里燃烧，这是我们生就的本性。

塞恩特一伊万尼　（语气和解）律师先生，刚才我已经说过，最高法庭庭长大人对您是特别器重的……

扬库　请别再转弯抹角了！你们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庭长大人想怎么样？

塞恩特一伊万尼　想让您成为尊重秩序的一分子。这完全是为了对您有好处，律师先生。

扬库　我的好处只能是整个民族的好处，农奴的好处。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个：秩序，公理。

日尼　你挑动山区暴民闹事！

扬库　全公国的罗马尼亚人，不论是山区的还是平原的，都要求自己的权利。全帝国的民族，整个欧洲的人民，全都是这样。

日尼　你们无权称作民族[1]。

扬库　无权，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争取这种权利。和平地争取。

日尼　和平地？

扬库　是和平地，如果能作到的话！

日尼　你们鼓动暴乱，煽动农民聚集到布拉日闹事！告诉你，先生，特兰西瓦尼亚政府不允许瓦拉几亚农奴举行任何集会。

扬库　我们的集会，是为所有民族敞开的，所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人，都可以参加。

日尼　原则……都是废话！不许你们集会！

扬库　我们希望，直到布拉日集会的那一天之前，最高当局能明白，我们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

拉扎尔　亲爱的年青人，你听我说，不会允许你们的，是大公亲口对我说的。学聪明点，年青人。犯上者必遭其罪，开天辟地以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塞恩特一伊万尼　律师先生，请别忘记庭长大人的建议。您是律师，用不着我再说明这件事情的后果。因为庭长大人对您特别器重……

扬库　谢谢！

塞恩特一伊万尼　……所以才提出这个建议，仅仅是个建议。伯爵先生，日尼先生，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

① 特兰西瓦尼亚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罗马尼亚人，但匈牙利贵族一直不承认罗马尼亚人是一个民族。

日尼　我想提个问题，扬库先生。

扬库　我没工夫，再见！

拉扎尔　等等，年青人！干吗这么着急，象头烈性马！不过，我看你还是能控制自己的，长得又这么漂亮。我这双骑手的眼睛不会看错。

扬库　山里的马，生就的脾性。

拉扎尔　当心，跑慢点，亲爱的。不错，你是农奴的儿子，可你是律师。

扬库　律师又怎么样？

拉扎尔　你就不想得到个爵位吗？

扬库　为什么不想呢？

拉扎尔　好哇，那就给你一个。

扬库　您？

拉扎尔　我。只要你到我们这边来，马上就可以给你个爵士。拉扎尔·德乃什伯爵的话是有分量的，我从来是说到作到。

扬库　这我相信。不过，就这么一点？

拉扎尔　什么？听见吗，先生们，嫌太小了！

日尼　您别生气，伯爵先生，会有办法解决的。我想，最好，首先，塞恩特一伊万尼法官先生……

塞恩特一伊万尼　那当然，那当然……

日尼　塞恩特一伊万尼先生，可以在最高法庭替扬库先生找一个职位。除了爵士头衔，还有个职位。

塞恩特一伊万尼　这只有庭长大人才能决定。伯爵先生倒

可以……

拉扎尔　别牵扯我，这是你们的事。

塞恩特—伊万尼　行政方面有不少空缺，这可比司法官轻得多。

拉扎尔　瞧瞧，这年月……都想一夜之间就飞黄腾达……我要告诉庭长大人……你这匹劣马，还想一举两得，又是贵族爵位，又是司法职位。

扬库　不，我并不想要什么职位，不管是这儿的，还是别处的。我是说你们给我的爵位称号不能满足我。

拉扎尔　什么？

扬库　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拉扎尔　听听，好大的野心！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小小的律师，年纪轻轻还想当男爵吗？哼！你会很快当上男爵的！倒会搞交易！

扬库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伯爵先生。我想要的称号，权贵给不了，皇帝也给不了。它不是什么贵族爵位，而是霍里亚①后继人的光荣称号。这是每个罗马尼亚人都梦想得到的称号：霍里亚的后继人。

拉扎尔　什么？什么？日尼，你听他在说些什么！

日尼　太放肆了！

扬库　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套地主、工头的卑鄙把戏要到何等地步！用你们所有的爵位，全部的财产，也休想买动

---

① 一八七四年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起义领袖。

任何一个莫茨人①，任何一个喀尔巴阡山的农民。

日尼　不识抬举，你等着瞧吧！你们这些瓦拉几亚人，这个星期，有你们好受的。

扬库　痛苦的磨难……但这将是胜利的磨难！

日尼　逮捕证，法官先生，逮捕证！

塞恩特一伊万尼　给您。

日尼　法官先生，摇铃，摇铃！（塞恩特一伊万尼摇桌铃）我以特兰西瓦尼亚政府的名义宣布，犯人阿弗拉姆·扬库被逮捕了。

扬库　请问，为什么？

日尼　因为你组织暴乱反对当局，反对佩斯政府。

扬库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有自己的政府，它不附属于佩斯。

日尼　可它将要属于，而且马上就要属于！

扬库　这绝不可能！

日尼　特兰西瓦尼亚国会就要作出这个决定。

拉扎尔　再摇铃，法官先生，再摇！

〔塞恩特一伊万尼又使劲摇铃。

扬库　国会只不过代表几百人，而我们，罗马尼亚人，在这儿却是漫山遍野。没有我们的同意，特兰西瓦尼亚绝不能附属于佩斯政府。这件事你们根本就不用打算！

日尼　你一个人说的，我不感兴趣。

扬库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佩斯报纸上登的，白纸黑

---

① 居住在西喀尔巴阡山地区的罗马尼亚人。

字。就是那张裴多菲·桑多尔写文章的报纸。

拉扎尔　诗人吗？诗人的脑袋都长在云层里。

扬库　是马扎尔人民最有智慧的头脑！而你们，你们这些贵族、地主，干了些什么呢？你们扼杀自由，甚至连马扎尔民族的自由都给埋葬了。这也不是我的话，也是个马扎尔人说的：博利埃·法卡斯。

拉扎尔　哲学家吗？叫我怎么说呢？……

扬库　一个伟大的明智者。

拉扎尔　诗、哲学，现在都变成了平民百姓手里玩弄的把戏。有身份的人绝不容许这些。

日尼　还费这些口舌干什么，伯爵先生！

扬库　是的，我的时间也耽搁太久了。（走向门口）我走了。

日尼　站住，先生！外边有我的卫队把守，谁也别想从这儿出去。

扬库　等着瞧吧。

日尼　等着瞧，先生，等着瞧！会有人好好"陪"你一块出去的。（用力摇铃）没看见我怎么摇铃吗？我的人马上就到，这是为"欢迎"你才招呼他们来的……

扬库　摇吧，使劲摇吧！

日尼　我的人马上就来。（出其不意，尼古拉·穆列山上，后面跟着农奴历山德鲁和桑多尔）你们怎么回事？到这儿来干什么？

众　乌拉，扬库，乌拉！……我们也来了，扬库先生……我们合计着，跟这些先生们谈，早该谈腻了！

日尼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扬库先生？

扬库　我的朋友……

日尼　你们怎么竟敢到这儿来？怎么钻到这儿来的？

扬库　大概是因为想我吧！

历山德鲁　就是！我们早就来了，扬库兄弟，听见里边直摇铃，就没再等到约定好的时间。

扬库　作得对。我正觉得在这儿呆够了呢！

拉扎尔　扬库先生，我要提醒你，这是在最高法庭！你们想干什么？

扬库　大概他们在外边等得不耐烦，进来看看我。

日尼　越过我的卫队？你要对这件事负责，扬库先生。

扬库　历山德鲁，你给他解释一下，事情是你们干的。

历山德鲁　倒没费多大事。以前我们常被传到这儿来，屋子里犄角旮旯我们都熟悉。

桑多尔　哪儿有门也都知道。

历山德鲁　干这种事我们不外行，不然……

拉扎尔　简直是胡闹，革命革得都四脚朝天了！

历山德鲁　怎么也没怎么。

扬库　很好啊，弟兄们！

桑多尔　其实也用不着，他们那几个看门的算不了什么。

历山德鲁　桑多尔老兄说得对，一个个笨手笨脚。

桑多尔　可不，这帮家伙是端盘子端碗伺候人的，看样子，也没受过什么训练，跟我们一样。他们对我们还满客气，连根头发丝也没敢动。

历山德鲁　多亏我们的皮袄帮了忙。

日尼　扬库先生，请您下令恢复秩序，并且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扬库　你们的人身非常安全。

日尼　先生们，我看，我们该走了。

桑多尔　我说你们还是在这儿老实呆会吧。谁要是急着走，小皮袄先扣在他头上，让他尝尝滋味！

拉扎尔　扬库先生，我要求您保护。

扬库　先生们，镇静……历山德鲁和你，桑多尔老兄，你们先留下陪陪这些贵族老爷们，可要好好照看他们……

桑多尔　放心吧，一个也溜不了。

历山德鲁　就是变成魂，也甭想从这儿逃掉。

扬库　好，我去看看大家，很快就回来。走，穆列山。（二人下）

拉扎尔　（沉默片刻）等着瞧吧，你们会自作自受。非得把你们都吊到叉杆上不可！

日尼　算了吧，伯爵先生。跟这些人有什么好说的？……

桑多尔　你别插嘴，我倒想跟伯爵先生聊聊呢！以前我还真没瞧见过伯爵什么模样，只是从四驾马车里老远看见个影子。

拉扎尔　亏你还是个马扎尔人，不觉得害臊吗？别忘了，你是阿尔巴德和杜胡穆的后代子孙。

桑多尔　你说我是，就算我是吧，可是吃的呢？还不跟别的农奴一样，都是啃玉米糕！我说历山德鲁，我的玉米糕

跟你的有什么两样吗？

历山德鲁　不比我的大，也不比我的甜。

桑多尔　听见吗，伯爵先生？

日尼　让瓦拉几亚人赏给你好吃的吧！

历山德鲁　全国到处都在革命……

拉扎尔　哼！

历山德鲁　革命让匈牙利的农民也减轻了负担！[1]可我们这儿呢——什么也没有。我说得对吗，桑多尔老兄？

桑多尔　谁也没减轻。

拉扎尔　别听这些挑拨，你们现在是跟着一群劣马跑。

桑多尔　不是挑拨。报上的字，我们多少也认识几个。我们这儿马上也会这样。

拉扎尔　你是塞凯伊人[2]，你听我说：谁要是跟着瓦拉几亚人跑，准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可是脚下没根。

历山德鲁　伯爵先生，我说句话恐怕你不爱听……

桑多尔　算了，历山德鲁，不用多跟他废话了。伯爵先生很清楚，在特兰西瓦尼亚，我们马扎尔人和塞凯伊农奴是少数。罗马尼亚人争不到权利，我们也不会有活路。这一点我们都明白。哎，你们听！（远处传来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间断的呼喊声："扬库万岁！革命万岁！面

---

①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中，曾通过法令，在匈牙利实行了一系列民主自由和结构改革。

② 突厥血统部落后裔形成的民族，十二世纪中叶，马扎尔人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时，国王将塞凯伊人迁至该地区。

包和自由！”呼喊声逐渐被马赛曲的歌声所淹没，无词的歌声，节奏鲜明，伴和着民间乐队的演奏声。）

拉扎尔　（走向窗口）广场上都挤满了！马扎尔人也在里边，真糟糕。这个革命，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

桑多尔　您以为会怎么样呢？农奴没有土地，可都有一张嘴，仁慈的主赐给的，有什么办法？

扬库　（与穆列山同上）先生们，你们还得留在这儿。

拉扎尔　我们留下，留下。

扬库　你们到隔壁房间等着，人们不解散，你们不能离开。

拉扎尔　很好，很好！没有秩序就不可能……

日尼　（粗鲁地推拉扎尔和塞恩特－伊万尼下）快点，先生们，快点！

扬库　（与穆列山和其他二农民走向舞台深处，打开一扇窗子，外边声音骤强）革命沸腾的秩序……不管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胜利……人民将消灭压迫。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象霍里亚那样，拿起长矛斗争！

众　（象一股回声）……象霍里亚那样，拿起长矛！

——幕落

第 二 场

“时 刻 到 了！”

〔布拉日，希腊一基督教主教教区的一间大厅里。

列迈尼　巴里齐乌兄弟，我上了几岁年纪，又是这儿的主教，所以有责任告诉你：我们不能容许任何越轨行为。

巴里齐乌　一切都安安静静，按部就班。

列迈尼　不这样吧？集会本来决定在明天：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六号。这是经过多少周折才准许的，只答应一天。可是现在，从今天起就开始了。

巴里齐乌　列迈尼主教先生，人们是怕晚了，才早一点集合起来。既然来了，总要找点事作。

列迈尼　到处都是人，连野外都聚满了人。说的只准在大厅里开会，这，巴里齐乌兄弟，你倒装作忘记了似的。

巴里齐乌　哪有那么大地方容得下这么多人呢，主教先生？

列迈尼　本来应该让特兰西瓦尼亚那些有头脑的罗马尼亚人来开会，可是莫茨人和蒙泰尼亚[①]人的这些年青首领，却把农民都给弄来了，把些乡下人从锅灶旁边赶到

---

① 罗马尼亚公国的地域名称。

这儿来了。

巴里齐乌　是封建主义的暴政，把他们从平原和山区赶到这儿来的。

列迈尼　巴里齐乌，你倒跟那些办事不牢的年青人交上了朋友。

巴里齐乌　您这样责备我，倒使我高兴。

列迈尼　我不是责备你，兄弟，我是为大家的平安担心。今天早上在德尔那瓦谷地，人们叫喊着要求特兰西瓦尼亚和另外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摩尔多瓦和蒙泰尼亚统一①。这怎么可以？这绝不是那些乡下老百姓想出来的。

巴里齐乌　这有什么不好呢，主教先生？怕什么？

列迈尼　这不好，如果明天，规定开会的日子，再喊什么和山那边的弟兄联合，那就更糟了。

库扎②　巴里齐乌兄弟，我该走了。我看你跟主教有话说，我这个摩尔多瓦人在这儿有些不方便。

列迈尼　库扎先生，你别走！对山那边的弟兄，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想应该让你们从头到尾了解清楚。我还

---

① 特兰西瓦尼亚、摩尔多瓦和蒙泰尼亚都是以罗马尼亚民族为主的三个公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人民再一次表达了要求三公国统一的强烈愿望。罗马尼亚的实际统一，于一九一八年才最终完成。

②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积极主张罗马尼亚民族的联合。一八五九年一月通过议会选举，先后当选为摩尔多瓦和蒙泰尼亚两公国的大公，首先实现了两公国的统一，从而为罗马尼亚形成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想请你谈谈你的想法呢。

库扎　这儿不是谈这个问题的地方。

列迈尼　你要是真走，不是跟我过不去吗？

库扎　既然是主教的意思，我可以留下。可是作为客人，我不好随便插嘴……

巴里齐乌　主教先生，因为我不是客人，我倒可以给你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库扎　巴里齐乌兄弟，带火气的话，容易惹起烦恼。请原谅我这样对你说。

列迈尼　你不用担心，库扎先生，老年人的心是最宽容的。

库扎　主教，可是魔鬼也会给人带来烦恼……

列迈尼　是啊，库扎先生，因此要时刻提防。对于青年人的火性，我是有耐心的。你们摩尔多瓦人来到这儿，给我们带来了山那边的消息。从蒙泰尼亚来的，也是这样，而且还有在那边过活的特兰西瓦尼亚人。这些都让我们打心里高兴。可是我们别忘了，一国在这儿，那两国，一个在摩尔多瓦，一个在蒙泰尼亚。

巴里齐乌　可我们也别忘了，特兰西瓦尼亚也是罗马尼亚人的国家。

列迈尼　这大家都知道……这次集会，好容易上边才答应。如果明天又喊出要求统一的口号，那我们在维也纳皇宫面前怎么交代呢？

巴里齐乌　还不是卑躬屈膝，从来都是这样！

列迈尼　兄弟，你说，你想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宁可在家

摔倒，也别到外面栽跟头。我担心的是：别失去皇帝的支持。在这方面，我是不会犯错误的，库扎先生。

库扎　有多少个头脑，就有多少个主意，主教。

列迈尼　让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好了。可是最好把今天早上布拉日原野上发生的事统统忘掉。

巴里齐乌　怎么会忘掉呢，主教先生？怎么会忘掉？今天这个日子，将永久长存。布拉日原野变成了自由原野。四万颗跳动的心，道出了特兰西瓦尼亚几百万罗马尼亚人的心声：和另外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的兄弟们联合。全体一致，异口同声。

列迈尼　不，不是同声！让库扎先生说说，他是在场的。

库扎　主教，我本来不想插言，可是话说到这儿，也不得不开口了。主教，那些没跟大家一齐喊的人，我想您只要用一只手的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

巴里齐乌　回答得好！罗马尼亚万岁！

列迈尼　在这儿还用得着大喊大叫吗？

库扎　请原谅，主教，我们青年人是最容易激动的。

列迈尼　我这个老头子可要自持。皇帝的东西就该还给皇帝。不这样，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库扎　在巴黎，路易·菲利浦逃跑了，宣布了共和。国王、皇帝，他们不会给自由，也不会给权利。这要靠斗争才能得到，主教。

巴里齐乌　维也纳的皇帝宝座也摇摇欲坠了。

列迈尼　哈布斯堡还很强大。我们一定要取得他们的好

感，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别的路是没有的。

库扎　当心在这条路上陷下去。专制主义对谁都不会怜悯。在我们摩尔多瓦，人们不懂得联合，所以也就没能夺下暴君手里的刺刀。

列迈尼　我们联合起来了，库扎先生，我们能够和平地争取到权利，安安静静地，用不着动刀动枪。

库扎　开头我们也这样想，可结果失败了。现在我们只好从头开始，但是不能再赤手空拳了。

列迈尼　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库扎　不是我的话让您失望，主教，不动刀枪不可能成功。

列迈尼　忍耐就是我们的武器，库扎先生。

巴里齐乌　我们罗马尼亚人就是这样：血液里挤出的是葱头、玉米渣，忍耐性，却跟绵羊一样。但是不会永远这样，绵羊也会变成猛虎。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霍里亚播下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列迈尼　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巴里齐乌兄弟，还有你，库扎先生。你们不该老是想到流血呀，刀枪呀。这些字眼我可不大喜欢听。

库扎　书本和宝剑从来是姊妹，两样都是好武器，主教。

列迈尼　你这样说，库扎先生，我并不感到奇怪。你是军人出身，枪林弹雨，已经习以为常了。

库扎　可书读得并不多……

列迈尼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是个大军官。

库扎　不是什么大军官，主教。刚刚升到中尉，就离开了军

队。

列迈尼　不管怎么说，是军官。

库扎　在我们那儿，军官不是为祖国为民族而战斗的英雄，而是给皇帝站岗列队的装饰木偶。正因为这样，我才扔掉军衣，穿上了这件夹克，象个烧炭党。可是武器我还留着。

列迈尼　危险啊，库扎先生，这可不好……不好……聪明的作法还是把它丢掉。

库扎　不能丢掉，主教，因为明天我们就用得着它。

列迈尼　你们的情况您了解，我们的事情我们清楚。各有各的处境。

巴里齐乌　不，不是这样！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的未来，罗马尼亚人的未来只有一个。

列迈尼　同一个，我不说不是。可是未来远在天边，明天却近在眼前。我说的是明天……巴里齐乌兄弟，马上把扬库和布特亚努叫来，劝劝他们，让他们冷静些。

巴里齐乌　最好请他们参加今天晚上的首脑协商会，在那儿，您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列迈尼　日子还长，他们还年青。象扬库，布特亚努这样，翅膀张得太早了。

巴里齐乌　遗憾的是青春属于这么多人，我也在其内。

列迈尼　遗憾倒并不遗憾。可是对这些年青人应该劝导劝导。我们这些委员会里白了头发的人，觉得你，巴里齐乌兄弟，跟这些山里人的首领还能谈得来，所以希望你

去告诉扬库，别让他们不加思索再乱喊乱嚷了。

巴里齐乌　他们一点也没错。

列迈尼　脱离帝国[①]的口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知道，库扎先生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农民，本来就象点着的一把火，如果再看到我们中间还有山那边的兄弟，就更会火上加油啦。

库扎　我明白，我们到这儿来，与其说让你们高兴，倒不如说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列迈尼　话倒不能这么说。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应该冷静下来。

库扎　如果是这样，主教，我们摩尔多瓦和蒙泰尼亚来的人，不参加明天的大会，甚至离开这儿也许会更好一些。

列迈尼　哎呀，上帝，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请你也在场，劝劝这几个年青的首领。

库扎　……主教，你让我们匆匆忙忙地露面，原来是为了这个。

列迈尼　不光是为这个。希望我们的客人当中，不只是你，最好有更多的人也这样作。

库扎　我的同伴们决定让我一个人到主教这儿来，是想看看情况究竟怎么样。

列迈尼　你一个人来，我们也满意。到布拉日来的这些人，

---

① 指哈布斯堡专制王朝。

看到你，也就看到了山那边的罗马尼亚人。我们劝这几个年青的首领，别再喊什么公国统一的口号，如果没有一个客人在场，他们还以为我们是背后搞鬼呢。我们不希望造成这种印象，因为一来不是事实，二来这样也不好。

库扎　至于我，主教，请别让我承担什么义务。

列迈尼　你一句话也不用说。巴里齐乌跟这些年青人谈的时候，你只要在旁边站一站，这就够了。

巴里齐乌　我是用话来教训他们，而你，库扎兄弟，是用“不说话”。

库扎　这我可不容易作到。我们摩尔多瓦人不喜欢沉默，只怕我到时候控制不住，反倒打乱了你们的步骤。

列迈尼　库扎先生，作为主人对客人，我请求你这样作。

库扎　真有些勉为其难哪，主教。

列迈尼　就这么一点请求，再没别的。

库扎　你搞外交倒很在行啊，主教。

列迈尼　多活了几年，多经历过一些事……（伯尔努齐乌上）你来得正好，伯尔努齐乌兄弟，你是最会劝解人的。

伯尔努齐乌　主教先生，你放过我吧。我耽误了你的时间。被人缠住了，刚刚脱身。

列迈尼　没什么，没什么。伯尔努齐乌，你再劝劝库扎先生，劝劝巴里齐乌兄弟。我们几个老年人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再劝劝他们……

伯尔努齐乌　再看看吧，主教。

列迈尼　我走了。年纪大了，不行了。还有这么多事要商量。今天晚上，又不会过得轻松。可明天，唉……我的主，愿您为我们指明道路。（下）

库扎　（沉默片刻）我也走了。

巴里齐乌　列迈尼提出来，我们跟扬库和布特亚努谈的时候，请库扎也在场。

伯尔努齐乌　这我想到了。在委员会里我也听他说过……依我说，库扎兄弟，你留一留吧。

库扎　不行。如果留下来，就好象我跟我的同伴都同意了似的。不跟另外一些人商量，不跟我们摩尔多瓦人商量，不跟拉乌里安，阿克谢特，伯尔切斯库派来的代表商量，我不能这样作。

伯尔努齐乌　那你们什么时候商量？再过一个钟头，我们委员会就开会。在这之前，巴里齐乌和我负责看看人们有什么动静。你留下吧。

库扎　主教让我留下，但是不让我开口……

伯尔努齐乌　列迈尼的话，怎么能把你的嘴封住呢？库扎兄弟，我觉得现在你应该跟我们在一起，而且应该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

巴里齐乌　伯尔努齐乌说得对，库扎兄弟，留下吧。

库扎　好吧，弟兄们，既然你们都说让我留下，我就留下。可是我不会一句话也不说的。

巴里齐乌　我这就去把扬库和布特亚努叫来。他们就在隔壁餐室，跟他们的山里人在一起呢。（下）

库扎　你们的这位教长，看起来对世上的权力倒很感兴趣。

伯尔努齐乌　他放牧放过好多年，人倒不坏。可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宝座了。

库扎　有时候权力就象甜酒。喝得越多，头就越晕，就越怕摇晃。

伯尔努齐乌　那就得找什么东西靠一靠，别摔倒。不管谁的肩膀，先扶一扶……哪怕是敌人的……我不是想评论列迈尼……刮来的这阵风，对大家都够厉害的。可是我们的民族知道怎么对付。我们的意志，不会被征服。

库扎　真金不怕火炼。

伯尔努齐乌　人们的相互谅解是谁也破坏不了的。不管是耶稣教徒还是希腊教士，不管是妖魔鬼怪还是穿上罗马尼亚主教道袍的外族代理人，不管教权多么大，不管宝座多么高，谁也欺骗不了我们。

库扎　宝座越高，越容易摔下来。只有时代的宝座才是牢靠的，只有在这儿，每个人才会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伯尔努齐乌　是的，事情总不会一成不变……（扬库、布特亚努和巴里齐乌上）……瞧，他们来了。巴里齐乌兄弟，你回来得真快！现在大家都凑在一起了。（对库扎）这是扬库和布特亚努，年青人的心声……

库扎　你们好啊，兄弟们。

扬库　向您致敬。

布特亚努　您好。

伯尔努齐乌　怎么样，弟兄们，着急了吧！

扬库　很高兴，你们没把我们忘掉。

布特亚努　我们着实想见见大人物们，就是不叫，我们自己也会来的，尽管不那么两厢情愿。

伯尔努齐乌　别这么说……我们的这位客人，我想你们认识吧？

扬库　认识，我们认识摩尔多瓦兄弟。我是阿弗拉姆·扬库。

布特亚努　我们早就听说过……我叫布特亚努，伊昂·布特亚努。

库扎　我也认识你们，虽然我们只是远远地看见过。我是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

伯尔努齐乌　很好……扬库，你们的人都在干什么呢？

扬库　都在等着明天的事。

布特亚努　都想听听宣言书，看看我们的苦难是怎么写进去的。

伯尔努齐乌　好啊，布特亚努兄弟……你们两个干吗愁眉不展的样子？还是只是我这样感觉？

扬库　伯尔努齐乌兄弟，我们对您，对巴里齐乌兄弟，都很尊敬。可是有件事我们还是没想通。

伯尔努齐乌　啊，是不是因为没请你们参加协商？

扬库　我认为应该这样作。

布特亚努　人们受的苦，可能谁也不如我们，我和扬库了解得清楚。

扬库　别人也可能了解，布特亚努兄弟。可是我们还有自己的话要说。

伯尔努齐乌　我和巴里齐乌跟你们想的一样。可别人都说你们还太年青。

布特亚努　论年龄，是这样。可是农民们越来越信任我们。不管有我们还是没有我们，他们的愿望一定得实现。

伯尔努齐乌　会实现的，不管他们怎么打算让我们归附于佩斯的权力之下。

扬库　这绝不可能。摆脱老爷们压迫的时刻已经到了。

伯尔努齐乌　是推翻整个匈牙利族的压迫，扬库兄弟。

巴里齐乌　整个民族不会都是压迫者，伯尔努齐乌兄弟。我认为我们说的应该是不管哪个民族的贵族，不管哪个民族的农奴。

伯尔努齐乌　可是匈牙利的压迫，并不作这个区别。要么我们摆脱它，要么就得一起走进我们祖先的坟墓。

巴里齐乌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罗马尼亚人都看成被压迫者，而把所有的马扎尔人都看成压迫者，那会犯大错误。

伯尔努齐乌　对，对，这我知道。可是我还知道，匈牙利地主向匈牙利农奴许下了诺言，挑动他们起来反对我们。

扬库　他们可能蒙蔽一部分人。

伯尔努齐乌　是所有的人，扬库。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扬库　我们要注意的是事实。布特亚努和我，都生活在人们当中。

伯尔努齐乌　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你们叫来了。

布特亚努　作得对。我们带来的消息，如果需要证实，还可以听听间谍的口供。

伯尔努齐乌　间谍？什么间谍？

布特亚努　匈牙利人，匈牙利间谍。

扬库　是些信得过的人。我们常常这样称呼他们，有时候还叫他们匈牙利地主的密探。

布特亚努　我们把他们带来了，你们可以听听他们怎么说。

伯尔努齐乌　我跟你们说，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

库扎　这倒满有意思，听听倒也不错……

扬库　我们是从瓦西里·摩尔多万兄弟那儿知道他们的。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说一说，这对你们，也并不是浪费时间。

布特亚努　更多的要求也没有，他们就在隔壁。

伯尔努齐乌　如果是这样，那就见见他们吧。

布特亚努　（走到门口，大声地）诺，间谍兄弟们，过来吧。进来，进来！

伊斯特万　（上）你们好，先生们。

乔尔捷　（上）你们好。

伯尔努齐乌　你们好。你们两个都是本地人吗？

乔尔捷　我是圣巴乌尔人。

伊斯特万　我是基里勒乌人。

伯尔努齐乌　你们是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参加我们罗马尼亚人大会的吗？

乔尔捷　是来参加大会的。

伊斯特万　是这么回事。

伯尔努齐乌　可心里想什么，眼睛看不到。你们是匈牙利人，是谁让你们到这儿，到布拉日来参加大会的？

乔尔捷　我们来了不少匈牙利人呢！我们合计着，你们要干什么，要说什么，我们来看看，听听，这对我们会有用处的。

巴里齐乌　应该来看看。我们争的是农奴的福利，不管是哪个民族的。

乔尔捷　我们的老爷们说，你们这些领头的罗马尼亚人，只会对农奴干坏事，就是对罗马尼亚族农奴也是一样。

巴里齐乌　坑害农奴的事，都是那些有土地的老爷们干的。

伯尔努齐乌　可是罗马尼亚人当中，很难找到地主。

乔尔捷　就是这话嘛！可是我们的老爷们说，你们这些领头的罗马尼亚人，虽说没什么土地，可你们想有，想扩大，所以就拚命挑唆你们的农奴，让他们抢我们的东西，就连匈牙利农奴的一点东西也不放过。到最后，所有这些就都归罗马尼亚老爷们了。

巴里齐乌　有钱的老爷们就会说谎骗人，什么族的都一样……

伊斯特万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看看老爷们说的是不是真话。

伯尔努齐乌　你们相信了吗？

伊斯特万　什么事最让人心焦，这我们感觉到了。说真的，

我们挺高兴。也许废除了农奴制，我们会一起高兴。罗马尼亚人一直是受奴役的民族。可是你们人多，力量大。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扬库　我们的人，象松树上的松果一样，又多又坚硬。

伊斯特万　上帝会保佑的，扬库先生，只要你们能够坚持到底。

扬库　一定，伊斯特万老兄，一定坚持到底。

伊斯特万　这么说，一定会成功的！瞧，我们来到这儿，你们把我们当成密探。可是末了，我们却跟你们这些罗马尼亚的大人物谈到一块去了。我说乔尔捷，小伙子，他们兴许还有别的事……跟咱们是讲清楚了……咱们走吧……祝你们成功……

众　谢谢，好心的人们……多多保重……一切如意……（匈牙利农奴下）

扬库　事情很清楚，弟兄们！只要是农奴，尽管是匈牙利人，也会明白地主老爷们的心思。

伯尔努齐乌　这还要看看再说。

布特亚努　我们已经跟他们讲过，以后还要讲，为什么这儿的地主要跟匈牙利的联合。他们怕势单力薄，所以要合伙对付我们。他们已经骑到了我们背上，现在又要给加上个鞍子。

伯尔努齐乌　说得对，布特亚努兄弟，是这样。可是我担心，地主会让所有的匈牙利人都跟着他们跑。

库扎　不会是所有的人。

巴里齐乌　库扎兄弟说得对。匈牙利农民也跟别的农民一样，除了要求废除农奴制，他们并不想要别的。

伯尔努齐乌　如果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主跟佩斯的联合，那么不管愿意不愿意，这儿照理也应该跟匈牙利一样，取消农奴制。到那个时候……

扬库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不坏。

伯尔努齐乌　如果，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很清楚，不是这样。匈牙利人只是想把权力给他们自己族的人，而把别的民族都消灭，首先是我们罗马尼亚族。

扬库　这永远也办不到！

伯尔努齐乌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他们，那就是使我们罗马尼亚民族获得承认。

扬库　同时，一定要废除农奴制。

伯尔努齐乌　将来这也会实现的。时代的潮流越来越有利于农奴。

扬库　仅仅这些还不够！

伯尔努齐乌　所有的问题怎么能一下子都办到？

布特亚努　可这怎么能分得开呢？在农奴制和什一地租税[1]的重压下，还谈得上什么自由？

伯尔努齐乌　只要有了可能条件，布特亚努兄弟，农奴制也会废除的。

扬库　用这些话，怎么能回去向人们交代呢？他们从明天

① 一种封建式地租形式，农民每年须将收获物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交给地主。

的宣言里，想听到的不是这个。

伯尔努齐乌　可是现在没有别的，扬库。今天早上大家在自由原野听到的那些，就是纲领上的。

扬库　我们听到了。正因为我们理解了里边的意思，所以才对你们提出了另外的要求。

布特亚努　农民们最清楚这一点。但是你知道他们是多么失望！

扬库　所以他们要求废除徭役制度。

伯尔努齐乌　给他们的答复很清楚，他们应该耐心等待，将来会实现的。

布特亚努　对此，人们很不满意。让扬库说说。

扬库　人们都在抱怨，他们不是没道理。我们在老爷们的田里，白白地干了几百年。这些养育了我们的土地，都是我们付出的代价，辛辛苦苦，白白付出的代价。这些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为了它，我们的祖先流过多少鲜血。现在，已经到了洗刷农奴制耻辱的时刻了。

布特亚努　一刻也不能迟延了，扬库。

扬库　当然，刻不容缓，而且要无偿地废除。

伯尔努齐乌　要尽快摆脱农奴制，但我们却没有权力因此而牺牲我们的民族利益。

巴里齐乌　谁也没想这样。

伯尔努齐乌　你们不想——可是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些担心，不是无缘无故的。

巴里齐乌　维也纳……老是维也纳。

伯尔努齐乌　是维也纳，还有……

巴里齐乌　皇帝。这一直是我们民族委员会惧怕的。

库扎　请允许我也谈谈我的想法……

伯尔努齐乌　我们正想请你谈呢，库扎兄弟……

库扎　我们罗马尼亚民族的建立，只能，也只能靠改善农民的命运。不坚决要求废除农奴制，是不行的。农民最清楚为什么需要这样作。

扬库　正是这样，库扎兄弟说得对极了！如果我们不考虑农民的要求，那就什么也作不成。

库扎　我们摩尔多瓦人明白这一点，扬库兄弟。现在我们正准备从头开始。吃一堑才长一智。

扬库　匈牙利农奴也是这么想的。刚才你们看到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他们带来了。

伯尔努齐乌　匈牙利人不值得同情！

巴里齐乌　不是匈牙利人，是匈牙利农奴！

扬库　这是所有农奴的共同愿望。

伯尔努齐乌　这要看委员会的弟兄们怎么决定。明天的宣言，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布特亚努　委员会，我们了解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扬库　伯尔努齐乌兄弟，还有你，巴里齐乌兄弟，你们两个在委员会里说话是有分量的。

伯尔努齐乌　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扬库兄弟。

布特亚努　巴里齐乌兄弟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想知道你，伯尔努齐乌兄弟，你的意思。我们把你看成

是罗马尼亚族的举足轻重的长官。

伯尔努齐乌　我的意思吗？……我不是什么长官，也谈不上什么举足轻重。

扬库　我们都是这样看待你。

布特亚努　这样希望你。

伯尔努齐乌　你们是这样希望吗？

众　是这样！

伯尔努齐乌　我没有什么别的回答：长官应该为人民，而不是人民为长官。

扬库　说得好，兄弟。除了废除农奴制之外……

布特亚努　……不能再迟延，不能付代价……

扬库　不付，当然不付，而且要宣布所有的森林、土地，都归还给他们，还要取消山里矿工的什一税。

布特亚努　所有这些，都应该写在明天的宣言里！

伯尔努齐乌　想都包括……这很不容易啊，巴里齐乌兄弟！

巴里齐乌　为了我们要求的宣言，应该尽力。

扬库　是啊，你们一定要坚持，弟兄们！

伯尔努齐乌　听见了吗？巴里齐乌兄弟，我们要坚持。

布特亚努　让欢呼声一直传到佩斯。

库扎　应该一直传到巴黎，弟兄们！

扬库　结果会是十分满意的，会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谢谢你们，弟兄们，这正是我们要求的……我们这就去告诉人们，让他们放心。

布特亚努　我们要把好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高兴高兴。

扬库　走吧，布特亚努，大家还都有事情。

伯尔努齐乌　好啊，我还说什么！你们都这么着急，连为什么把你们叫来都忘了！

扬库　就是这个：为了明天这个伟大的日子。

伯尔努齐乌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在自由原野，大家呼喊要求公国统一……

扬库　当然要统一！

伯尔努齐乌　是你们鼓动大家这样喊的吗？

扬库　根本不需要鼓动，这是大家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愿望。地主和贵族要求跟匈牙利合并，那么我们，特兰西瓦尼亚土地上的真正主人，当然要求跟山那边的弟兄联合。

库扎　（一字一字地朗诵）

　　嗨！手挽手，心连心，
　　我们都是罗马尼亚人。
　　在这罗马尼亚的土地上，
　　霍拉舞[1]步紧，兄弟骨肉亲！

伯尔努齐乌　多美的诗句啊，库扎兄弟！

巴里齐乌　这是谁写的，库扎兄弟？

库扎　我们摩尔多瓦的一位诗人，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兄弟。

---

[1] 一种围成圆圈跳的民间集体舞蹈。

伯尔努齐乌　知道，我们知道他！

库扎　这首诗叫《阿尔迪亚尔霍拉舞》，是刚刚写成的。

巴里齐乌　你有全诗吗？

库扎　有。

巴里齐乌　请给我一份，我要把它在布拉索夫报上登出来。

库扎　一定给，兄弟，怎么会不给呢？

伯尔努齐乌　说真的，弟兄们，我们可没听从委员会里那些老头子们的话。

巴里齐乌　没有听，我们作得对。我看，伯尔努齐乌兄弟，库扎兄弟念的诗句，倒说到你心里去了。

伯尔努齐乌　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们帝国的罗马尼亚人，要首先联合起来。然后再和那些和我们操着共同语言，有着共同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的罗马尼亚家族联合起来。当然这要在适当的时机。

扬库　这个时刻来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快。

伯尔努齐乌　上帝会保佑的，扬库兄弟！不过，弟兄们，我还是要尽我的责任，提醒你们：不要鼓动这种口号。

扬库　根本用不着鼓动。在这方面，委员会尽可以放心。

伯尔努齐乌　若是这样，那当然好啦。

扬库　罗马尼亚人的心愿，上帝的意志……库扎兄弟，请你再读一遍那首诗，好让我终生记牢。

库扎　（站起，庄重地朗读）

嗨！手挽手，心连心，

我们都是罗马尼亚人。

在这罗马尼亚的土地上，

霍拉舞步紧，兄弟骨肉亲！

（众鼓掌）

——幕落

第　三　场

“我对人们开诚布公”

〔维德拉—德—苏斯，阿弗拉姆·扬库家乡的房子里。

扬库　先生们，最后一杯酒。舒鲁齐乌，请你来斟。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好，好，我来，我来。

贝拉　（稍有醉意）在这方面，咱们没有分歧，阿弗拉姆·扬库先生。再来一杯，再来两杯。（唱）再来两杯酒，九杯也不够。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贝拉　过来，让我亲亲你的脸蛋，舒鲁齐乌。

瓦斯瓦里　当心，贝拉，这酒劲头可大呢！

扬库　是圣餐酒，山地葡萄酒。

贝拉　山地葡萄酒，山地有石头……石头……这可不好押韵呢……哎，有了……葡萄酒真好，狗见了汪汪咬。

瓦斯瓦里　算了，贝拉。舒鲁齐乌先生，请你别斟了。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每人再少喝一点，剩在罐子里多不好！

瓦斯瓦里　路不好走，你们山里天黑得早。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瓦斯瓦里先

生。

扬库　舒鲁齐乌，放下酒罐，去看看都准备好了没有。

斯台尔卡一舒鲁齐乌　好，我去。(下)

瓦斯瓦里　我们耽误你们太久了，扬库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贝拉　勇士从来不计算钟点。可是我……已经没酒了……舒鲁齐乌先生一点也没给我倒。

瓦斯瓦里　坐下，贝拉，你不能再喝了。

贝拉　我坐下，巴尔，亲爱的，坐下。这是瓦斯瓦里·巴尔，老爱装出一副正正经经的样子。我想喝山地葡萄酒，瓦斯瓦里冲我汪汪叫。

瓦斯瓦里　(带着命令的口吻)住嘴，贝拉，别再说了。

贝拉　好了，巴尔，不说了。你干吗不能对我温柔点？你这种粗暴样子，会惹我哭的。

扬库　先生们，六月的夜晚走山路，没有比这再美的了。会使你头脑清爽，精力充沛。我看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瓦斯瓦里　时候也到了。

扬库　瓦斯瓦里先生，感谢你到我们这儿来。(斯台尔卡一舒鲁齐乌上)马备好了吗，约瑟夫？

斯台尔卡一舒鲁齐乌　好了，早就备好鞍子了。

扬库　瓦斯瓦里先生，我挑选了个可靠的人陪你们，是我们村子的掌民官。

瓦斯瓦里　谢谢……我看我的朋友怎么在马鞍上坐稳当。哎，贝拉，哎，站直了……

扬库　要是给你们弄辆车就好了。

贝拉　好极了。一辆装满干草的大车。

扬库　瞧，约瑟夫，再准备一辆大车。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去准备。

贝拉　我想跟你们每个人都亲一亲。

瓦斯瓦里　不用亲啦，贝拉……扬库先生，为了这一切，感谢你……站起来，贝拉！

贝拉　不，不！山地葡萄酒，没车没垫我不走。……我是诗人，我要骑我的飞马。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大车上给你套上两匹飞马。

贝拉　这还差不多。舒鲁齐乌，我还是要亲亲他的脸蛋。这可是个好小伙子，非得亲亲他不可……

瓦斯瓦里　您对我的朋友得包涵点，他太喜欢您的酒了，喝得有点过量了。

扬库　没什么，瓦斯瓦里先生，没什么。

贝拉　你干吗粗手粗脚地这么使劲抓着我，我这苗条的身材可受不了。

瓦斯瓦里　真能给人找麻烦。

扬库　瓦斯瓦里先生，我看你还是在这儿，在维德拉过夜吧。

瓦斯瓦里　我倒很愿意留下，可是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留下该多好啊……

贝拉　乌拉，留下了！舒鲁齐乌，再给我斟一杯。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们马上就喝。

贝拉　我有扁平足的病，我渴死了。

瓦斯瓦里　你要是渴，就喝水。

贝拉　要是喝水，头上也会得扁平足。一杯烧酒就能治好……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有，这儿有。

瓦斯瓦里　一杯也不给！……怎么办呢，扬库先生？我们在这儿过夜吗？

扬库　最好还是这么办。这样贝拉朋友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我们也可以再好好谈一谈。您才在这儿呆了半天的时间，只是吃这顿饭的工夫，我们的话还都没有说够。

瓦斯瓦里　说得对。如果不嫌麻烦，我们就留下。

扬库　太好了！我想先打发贝拉朋友去睡觉，您不会反对吧？

瓦斯瓦里　马上就让他去。

扬库　瓦斯瓦里先生，我留您睡在我这儿，可您的朋友就没办法了，这儿地方太窄了。

瓦斯瓦里　把他安排在哪儿他都能睡着。

扬库　我们会让他睡好的。约瑟夫，你去好好照顾一下贝拉朋友。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准会让他睡得舒舒服服。

扬库　去吧，你也留在他那儿。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为什么？

扬库　别让他觉得太寂寞……过一会儿，如果你愿意，也不

觉得累的话，可以再回来。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回来，我回来。

瓦斯瓦里　你让他快点睡，舒鲁齐乌先生。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嗨，贝拉兄弟，睡觉去了！

贝拉　哪儿去？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睡觉去。

贝拉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困，我渴。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这儿什么喝的也没有了。

贝拉　山地葡萄酒，山地有石头……乌拉！我又找到一个……灶火头……我既不睡床，也不睡灶火头，我要喝山地葡萄酒……

瓦斯瓦里　马上跟舒鲁齐乌先生去！

贝拉　不！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有托卡依[1]，你喝吗？

贝拉　当然喝喽！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好，跟我来！

贝拉　在哪儿？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你来就知道了。

贝拉　不，你不告诉我在哪儿，我不去。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们去托卡依。

贝拉　这还差不多。好，嗨，去托卡依！

瓦斯瓦里　别这么大吵大嚷！

---

① 匈牙利城市，以产酒著名。这里指酒。

贝拉　走着我可不去。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骑飞马。

贝拉　你没有飞马。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有大车。

贝拉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去坐车。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走好，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贝拉　嗨，嗨，嗨，坐车去，托卡依！（与斯台尔卡—舒鲁齐乌下）

瓦斯瓦里　谢谢你，扬库先生，请原谅我的朋友。

扬库　我不会介意的，瓦斯瓦里先生，这没有什么……

瓦斯瓦里　总让人有点不愉快吧。

扬库　没什么可责怪的。路上走累了，本来就应当多照顾照顾。（芬妮上。惊奇地）芬妮？！你在这儿？

芬妮　是我，晚安。

扬库　你怎么啦，小姐？

芬妮　我来收拾桌子。

扬库　好，好，可是你从哪儿来？

芬妮　我跟爸爸一起来的。

扬库　你爸爸呢？他在哪儿？

芬妮　他跟历山德鲁大哥有事。我求他带我一起来的，约瑟夫也在这儿。

扬库　瓦斯瓦里先生，这是阿布鲁德的芬妮·舒鲁齐乌小姐，我的朋友约瑟夫·舒鲁齐乌的亲戚。

瓦斯瓦里　小姐，认识您很荣幸。

扬库　芬妮，你不用收拾那些酒杯，就放在那儿吧。

芬妮　（撒娇地）为什么？

扬库　不用问为什么。

芬妮　嗯？

扬库　也不用皱眉头。

芬妮　玛丽亚大婶[1]让我来这儿整理整理……

扬库　我猜得出来：是你要求妈妈，她宠着你，所以就答应了。这不是你的事情，芬妮，会有人作的……

芬妮　我又不是什么高贵的公主……有时候，我还为自己不是公主而感到遗憾呢。我想，要是我真是公主的话，你对待我会比现在好得多呢！

扬库　你以为会这样吗？

芬妮　至少不会赶我走。

瓦斯瓦里　那也说不定，尊敬的小姐。对贵族，扬库先生从来不客气，对公主也不会例外，即使象你这样十分迷人的公主。

扬库　快点，芬妮，快点收拾。

芬妮　（打了一个杯子）哎呀，杯子！

扬库　没关系。

瓦斯瓦里　小姐，您太劳累了……让我来帮您。

芬妮　谢谢您，瓦斯瓦里先生。

瓦斯瓦里　很高兴为您帮忙，小姐。

---

① 指扬库的母亲。

芬妮　（整理桌子）本来就应该弄得整齐一点……对，是这样……瓦斯瓦里先生……

瓦斯瓦里　可以吗，小姐？……

芬妮　我发现您没有戒指……我原以为您会一直戴着它的……如果我能看到，一定会很高兴的。

瓦斯瓦里　戒指，小姐？

芬妮　是啊，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①]的纪念戒指。

瓦斯瓦里　啊，你说的是那只戒指吗？

芬妮　是的。是佩斯的太太和小姐为了表彰您的英雄主义赠送给您的戒指。

扬库　芬妮，芬妮……我想这里边一定有名堂。瓦斯瓦里先生，这可是关系您个人声誉的事。

瓦斯瓦里　我倒觉得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尊敬的小姐，遗憾的是不得不让您失望，三月十五号我既没得到戒指，也没收到任何别的礼物。噢，不，给我的礼物是两颗铅弹。

扬库　两颗奖章，不过是子弹印在肩上的。

芬妮　很遗憾。

扬库　不，芬妮，为自由而战留下的伤疤，是一个男子汉的最大光荣。

瓦斯瓦里　谢谢您的夸奖，扬库先生。

扬库　可是它又意味着一种责任……

---

① 佩斯爆发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的日子。

芬妮　请原谅，瓦斯瓦里先生，这些我是无从知道的！

瓦斯瓦里　没什么，小姐，荣幸的是能认识您。

芬妮　您知道，这一点也不能怪我，我听到过这么多关于戒指的事……

扬库　芬妮，你是怎么知道他是瓦斯瓦里先生的？

芬妮　要我说吗？

扬库　我问的就是这个。

芬妮　从约瑟夫那儿知道的。

扬库　噢，他对你说的。

芬妮　作为绝对的秘密。

扬库　秘密，可他对你说了。

芬妮　当然是秘密，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别人都说我很能保守秘密。

扬库　是吗？

芬妮　秘密就是不要让人知道的事。有些秘密只是你自己装作不知道。就象瓦斯瓦里先生秘密地来到这儿一样。大家都知道他是小科苏特①。

扬库　是今年春天佩斯的伟大英雄，芬妮。

芬妮　是，这我知道。大家都叫他德莫斯内②。

瓦斯瓦里　是这样说我的吗？我今天才知道……

芬妮　尽管您不承认，可是我可以肯定，您也听说过。

扬库　正因为这样，刚才你才那么一本正经。

---

① 科苏特，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

② 德莫斯内，古雅典政治家，反马其顿派领导人。

芬妮　别说了，阿弗拉姆茨[①]。刚才我可没说错话。不管怎样，秘密我还是要保守。我不过出于好奇，想看看您，瓦斯瓦里先生。

瓦斯瓦里　更想看的是戒指，对吧！

芬妮　也想看戒指，也想看看您本人。

瓦斯瓦里　没有什么特别的。

芬妮　说实话，我是想看看您长得怎么样。

瓦斯瓦里　这使我很荣幸，小姐。

芬妮　对于马扎尔青年来说，您就象扬库对我们罗马尼亚人一样，您明白吗？

扬库　好了，芬妮，好了。

芬妮　好，我不说了……我没能为你们作什么事，可是……至少把这儿整理了一下……我不再打扰你们了，先生们……晚安。

瓦斯瓦里　小姐，对我来说，认识您是件特别愉快的事……

〔芬妮行礼，下。

瓦斯瓦里　多讨人喜欢啊！

扬库　还是个孩子。

瓦斯瓦里　她爱上您啦。

扬库　她刚不过十六岁。

瓦斯瓦里　年岁……年岁又怎么样？已经到了恋爱的年龄了。

---

① 阿弗拉姆的昵称。

扬库　可能……

瓦斯瓦里　肯定。

扬库　我还不想考虑这些事，也不喜欢去谈它。这只不过是个人的事。

瓦斯瓦里　请原谅。

扬库　我们再打开一罐酒，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吧。

瓦斯瓦里　好啊，谢谢。

扬库　（轻轻啜了一口）请原谅我，刚才我的话有些过分……我爱她……这是事实。瓦斯瓦里先生：我爱她。

瓦斯瓦里　对我说吧，不必有什么顾忌。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也是差不多的岁数。

扬库　好，帕尔，祝你健康。

瓦斯瓦里　为了你的健康，阿弗拉姆，也为了你选中的人。

扬库　你是第一个听到我表白爱情的人。

瓦斯瓦里　这种信任值得我珍视。

扬库　我爱她，从认识她的时候起就爱她。

瓦斯瓦里　你的这些话，会成为我们友谊的开端。

扬库　如果我们不是隔得这么远，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瓦斯瓦里　我们不是也能常见面吗？

扬库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应该常见面，可事实并不是这样。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你，我爱芬妮。爱情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发芽，需要我大声地把它呼唤出来。你已经听到了：我爱她，我爱芬妮。你明天就离开了，我们又要各奔东西了。现在埋藏在我心底的负担，

已经卸掉了，别人谁也不会发现什么。

瓦斯瓦里　相恋的人们，有时会有些不可思议。象你这样的男子，确实并不多见。

扬库　恰好相反。

瓦斯瓦里　这位小姐爱上了你，并且知道你也爱她，这不难看得出来。是什么阻碍你向她表白爱情呢？只要几句话，你们就可以幸福地在一起了。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够这样。

扬库　希望吧，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说，就是她，而不是别人，将成为我的新娘……只要我能有幸活过来。

瓦斯瓦里　活过来？

扬库　不被子弹打中。因此，现在我还没权利这样对她说。现在的年月是爱的年月，也是恨的年月，是和平的年月，也是战争的年月……我不能那样作，我没有权利……你知道，帕尔……

瓦斯瓦里　是的，时代让你沉默，却又迫使你讲话。

扬库　我对人们开诚布公，从来都是这样。对你，帕尔，我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了你。从我第一眼看见你，你就让我非常喜欢。

瓦斯瓦里　你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扬库　但是仇恨的时代，毕竟不是爱怜的时代，不是友谊的时代……我想跟你作朋友，如果不可能，这不是我的过错。

瓦斯瓦里　怎么不可能？佩斯政府会主持公道的。

扬库　不，帕尔。那些在米哈尔茨被邦费男爵的卫队枪杀的农奴，政府没办法再让他们复活……几十人死亡，几百人残废，妇女被污辱，村庄遭劫掠、被烧毁。一片血海，就是现在，就在不久前，六月二号！

瓦斯瓦里　不能仅仅根据一次错误下结论。

扬库　怎么能说，帕尔，怎么能说仅仅是一次错误呢？是权贵们犯下的一桩罪行，是无数罪行当中的又一次。我们，罗马尼亚人，整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成百上千的人被吊死，被枪杀。被投进监狱的算是幸运……米哈尔茨人把他们的牲口赶到了东正教教堂的草场上，全村都这样，他们世世代代的牧场，被地主埃斯特哈茨抢去了。

瓦斯瓦里　你们的米哈尔茨人，为了牧场的事在打官司，他们会得到公平处理的。

扬库　等着地主给公平吗？帕尔，亲爱的帕尔，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亏你还自诩是个革命者……

瓦斯瓦里　我当然是革命者。

扬库　你在佩斯是革命者[①]。可在这儿，在特兰西瓦尼亚，你却跟地主站在一起。因为贵族都是匈牙利人，而农奴，差不多全是罗马尼亚人。

瓦斯瓦里　不要说下去了，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

① 以科苏特为首的马扎尔革命领导人，大部分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在对待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导致了马扎尔和罗马尼亚革命力量的分裂。

扬库　我没有侮辱你，也不想侮辱你，我可以手扪胸口向你发誓。你是匈牙利革命先驱者之一，回到佩斯，你应该把真相告诉那儿的弟兄，让他们知道，罗马尼亚民族再也不能忍受这么沉重的压迫了。贵族们残酷的野蛮行为，你是亲眼看见的。

瓦斯瓦里　如果不顾马扎尔政府的意图，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相反，会丢掉一切。你们甚至连你们克鲁日[①]国会的决定都不听。

扬库　国会？克鲁日国会是权贵们的国会。其中只有两个人建议承认我们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布拉日大会上罗马尼亚人全体一致的呼声。只有两个马扎尔人，他们是黑乌鸦群里仅有的两只白凤凰。

瓦斯瓦里　在佩斯，这样的白凤凰多得很。

扬库　即使再多，他们得到的回答，也和克鲁日国会上那两个人听到的一样：答应罗马尼亚人的权利，除非让自己的亲儿子去爬刺刀尖。

瓦斯瓦里　你太激动了，阿弗拉姆，太激动了……（斯台尔卡—舒鲁齐乌上，打断谈话）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先生们，我打发他睡了。

瓦斯瓦里　舒鲁齐乌先生，希望没再给您添麻烦。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吗，瓦斯瓦里先生？我们又喝了点……

扬库　是需要喝一点。

---

①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首府。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最后，一人喝了一小杯，喝够了。他已经象个吃奶的孩子，呼呼地睡着了。来，我再给你们每人斟上一杯。

瓦斯瓦里　我不要了。

扬库　我也不喝了。是这样，帕尔，就象刚才说过的。除非让亲生的儿子去爬刺刀尖。这就是克鲁日国会为我们作出的决议。

瓦斯瓦里　佩斯不是克鲁日，阿弗拉姆。

扬库　不是，当然不是。可是地主和男爵，他们的朋友都是一样的。

瓦斯瓦里　不能这样一概而论。

扬库　我只参加过一次克鲁日国会的大会，就是跟舒鲁齐乌一起去的那次。只要听听一个地主是怎么说的，我们两个就足够清楚了。

瓦斯瓦里　怎么说的呢？

扬库　幸好，那个地主倒没说谎话。

瓦斯瓦里　这么说，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这位地主，好象不说话嘴里舌头就痒痒似的。

瓦斯瓦里　这倒可以想象得出。

扬库　舒鲁齐乌把地主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来了。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我倒很喜欢这些话，都能背得出来。

扬库　帕尔，你听听。约瑟夫，你说说看……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地主害怕农民解放就象害怕死神那

样……

瓦斯瓦里　你们还以为会是另外的情形吗？

扬库　当然不是。他还有比这更害怕的事。说下去，约瑟夫，说下去。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干吗要……不，干吗让自己无缘无故找气生呢？

瓦斯瓦里　你不用顾忌我在这儿，舒鲁齐乌先生。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嗯，这个地主害怕农民们起来，特兰西瓦尼亚会独立，会让达契亚的历史重演。

瓦斯瓦里　达契亚……哼！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是的，就是九百年前阿尔帕德和图胡图穆来这儿的时候的达契亚[①]。他就是这么说的，一个字也不差。

瓦斯瓦里　这种话我听到不止一次了。

扬库　无论如何，你了解了解这些，对你没什么坏处。

瓦斯瓦里　谢谢，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不过，我也要让你们了解清楚：你们达契亚的梦想，和我们地主的恐惧一样，都是无稽之谈。没有我们，你们得不到自由。即使有萨克逊[②]贵族和维也纳君主的支持，也无济于事。

扬库　对我们来说，奥地利的专制主义并不会比马扎尔的

---

① 十二世纪初，马扎尔王朝逐步把统治扩展到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帕德家族的国王们，试图设置凌驾于原有罗马尼亚总督辖区和公爵领地之上的公国，遭到罗马尼亚总督和公爵的抵制。

② 十二至十三世纪移居特兰西瓦尼亚的日尔曼族人。

好些。暴政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瓦斯瓦里　马扎尔政府是维护自由的政府，只有它才能拯救你们。

扬库　漂亮的诺言……我们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佩斯政府在特兰西瓦尼亚依靠的是地主和贵族的支持。你们的革命，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罗马尼亚农奴，直到今天还在受着残酷的剥削。

瓦斯瓦里　特兰西瓦尼亚的农奴制也会废除的。

扬库　只会在纸面上，朋友。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在纸面上早已经废除过了。

扬库　好话越动听，就越靠不住。如果匈牙利政府真的想替罗马尼亚民族主持公道，那就应该立即结束恐怖主义和挥霍无度的政策，结束地主和专署官员的为所欲为。你们就应该停止替匈牙利军团抓丁，立即把我们的首领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就应该把那些有才能的罗马尼亚人安排到各级行政领导部门，就应该给我们举行集会的权利，让我们罗马尼亚族子弟们的脑筋也开开窍。

瓦斯瓦里　克鲁日作错的，佩斯国会会给予纠正。

扬库　国会和马扎尔政府都拒绝承认我们的权利。

瓦斯瓦里　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将来会看到，凡是能作到的事，一定会作。

扬库　一个民族，绝不能靠别人施舍过活。

瓦斯瓦里　可是马扎尔革命，不能由你们准备条件。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时钟已经敲响了，我们必须使自己的

前途得到保证。

扬库　时钟不止为你们，也为我们罗马尼亚人敲响了，就象为整个欧洲敲响一样。这是争取自由的钟声，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刻来到了。

瓦斯瓦里　一提到你自己的民族，阿弗拉姆，从你的眼睛里就好象要迸出火花。

扬库　难道你跟我有什么两样吗？这不会是另外的样子。

瓦斯瓦里　革命的火焰在你眼睛里燃烧……过来吧，阿弗拉姆，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两个都会成为佩斯议会的议员，我们会成就一番事业……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也可能！

扬库　不！

斯台尔卡—舒鲁齐乌　为什么不？

扬库　你别管这些，约瑟夫……你听着，帕尔，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佩斯国会，而可能在双方的斗争中相遇。

瓦斯瓦里　好啊……你也记住，阿弗拉姆：没有你们，马扎尔民族的最后胜利照样会实现。不然的话，你们会尝到我们军队的厉害。

扬库　但愿不要让魔鬼把你们推到这一步。真正的男子汉是从来不怕打仗的。要知道，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霍里亚的追随者。就是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山林里，他成长起来，最后象一个英雄那样，壮烈地牺牲了。他遭受了车裂的刑罚，但他的躯体，却因此而抛撒到世界各个地方。我们作好了一切准备，要学他的榜样。

瓦斯瓦里　你们依靠什么反对马扎尔政权呢？

扬库　用我们的双手。

瓦斯瓦里　你已经把这儿变成了兵营，很明显，你在准备打仗。

扬库　我们并不想同任何人打仗，也不想去压迫任何人。我们只是准备保卫自己。

瓦斯瓦里　你们已经开始在组织卫队。我一进山就发觉了这一点。

扬库　我们罗马尼亚人不会建立卫队，地主们才搞这一套。如果有必要，我们会用农民的方式来自卫。

瓦斯瓦里　你们无权组织武装。

扬库　保卫自己不受到攻击，这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权力。对于这一点，帕尔，你也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瓦斯瓦里　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组织了一个军团。

扬库　是的，没有别的路可走，就要组织军团。我们将把它命名为"双金军团"。

瓦斯瓦里　"双金军团"……

扬库　你看，对你毫无隐瞒。"双金军团"，十分合适的名称，因为我们的祖先，既有罗马军团的勇士，又有冻饿而死的金矿山的真正主人。但是，不管叫什么，它仍然是一支农民的队伍。是没经过绅士老爷们准许，自己组织起来的队伍。

瓦斯瓦里　现在你们需要的，只是从奥地利人那里弄到武器！

扬库　眼下农民的镰刀犁杖，矿工的锤子凿子，就够用了。我们还能够用长矛打仗。将来，我们还可以从压迫者手里夺来武器，武装自己。

瓦斯瓦里　这是在准备暴动。

扬库　不，帕尔，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生命。谁想征服这些高山，就先让他尝尝石头的滋味！

斯台尔卡一舒鲁齐乌　你们这样怎么能谈到一起呢？依我说……

扬库　你什么也不用说，约瑟夫……我看连你自己的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你身上总离不了酒罐子。

斯台尔卡一舒鲁齐乌　这有什么？我想说的正是这个：我们一块儿再喝几杯，然后，再安安静静地谈一谈。

扬库　去睡吧，约瑟夫，安安静静地睡吧……

斯台尔卡一舒鲁齐乌　我去……你们吵得可太厉害了。（下）

扬库　我们的约瑟夫也累了。

瓦斯瓦里　我们大家都累了，不过每个人都各有原因……当你想到佩斯的弟兄派我到你这儿来，向你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

扬库　我们对于友谊的理解，恐怕不是一回事。

瓦斯瓦里　很遗憾，确实这样……但是我有责任告诉你：拒绝了我们伸出的这只手……可另外一只手，握着的是闪光的利剑。为了复仇，我们将不会吝惜鲜血。

扬库　这我早就知道。看来我们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口舌

了。

瓦斯瓦里　是这样。

扬库　遗憾的是，让你白跑了这么远的路。

瓦斯瓦里　不，认识你我并不感到遗憾。

扬库　看看敌人的模样，不是没用处的。

瓦斯瓦里　不，从敌人眼睛里，会隐约看到他的心灵。这会减轻你胸中的怒火。

扬库　这样的瞬间很快就会消失在感情冲动的激流中。

〔远处传来长号声。

瓦斯瓦里　……不知为什么……你们这个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真是美极了。这儿离上帝好象也近一些。如果我是个英国富翁，我一定留下遗嘱，死后就葬在你们山里。

扬库　我们这个年纪，想这些还太早……

瓦斯瓦里　对，对……你说得完全对。我也觉得累了……你们的长号，声音有些悲怆……

扬库　是夜晚警卫的号声。

瓦斯瓦里　你们的歌曲也是哀伤的。

扬库　不是哀伤……而是痛苦和尊严，它道出了农奴生活的苦痛，也表达了我们民族追求公理和正义的尊严……刚劲的多依娜曲调，含义深沉，激励人们前进……

〔长号声和远处多依娜曲调的笛声交织在一起。

——幕落

第　四　场

“刀枪和火把”

〔阿布鲁德，一所临时当作军部的房子。

哈特万　列维茨基上尉先生，情况不象你说的那么严重。

列维茨基　非常严重，哈特万少校。我们几乎四面都被包围了。我们想从这儿，从阿布鲁德出去，已经十分困难了。

哈特万　你听着，再去试一次，把所有的团队都撤下来，只留下步兵掩护你的两翼。你的支队再作最后一次冲锋，这不会冒多大危险，可能会打退他们。

列维茨基　我会把人白白地牺牲掉，哈特万少校，我不能出击！

哈特万　这儿是我指挥，列维茨基上尉。

列维茨基　少校先生，我要把我的人全部撤下来。

哈特万　这会被认为是临阵脱逃。

列维茨基　请别吓唬人。我是职业军官，我知道自己的职责。

哈特万　你要负责的。

列维茨基　只要给我书面命令，我就出击。

哈特万　书面命令？

列维茨基　书面命令！

哈特万　好啊……

柯瓦什　（急上）少校先生！

哈特万　怎么啦，柯瓦什中尉？

柯瓦什　机动连也撤下来了。

哈特万　为什么？

柯瓦什　他们顶不住了。瓦拉几亚人攻得很猛，把控制通向罗希亚方面道路的连队也打垮了。我们的人一枪也没放，也没接到命令，就撤下来了。从这儿就能看见那边的火光。人们都惊慌失措了……

列维茨基　这是预料中的事。我相信，天亮之前罗马尼亚人就会攻到城里。

柯瓦什　一定的，上尉先生。

哈特万　谁问你啦，中尉？我们怎么办，列维茨基上尉？

列维茨基　还是我昨天晚上对您说过的。我们应该尽快从阿布鲁德撤走。

哈特万　撤走……从哪儿撤呢，上尉？

列维茨基　越过切尔尼察高地。为了避免重大伤亡，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应该半夜就行动。

哈特万　嗯……撤退，暂时的撤退。等我们恢复之后，还要回到阿布鲁德，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把所有团队都从城里撤出来。往下传命令吧。

列维茨基　我已经采取了措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下命令了。

哈特万　火枪队给我留下。

列维茨基　那当然。我已经布置在队伍最前头了。

哈特万　要在中间。

列维茨基　听您的命令。

哈特万　去执行吧，亲爱的列维茨基。既然决定撤，就迅速点。准备好了，马上报告。

列维茨基　是，迅速，在最中间。

哈特万　好，你去吧，上尉。柯瓦什中尉再留一下。

列维茨基　我走了。（下）

哈特万　柯瓦什！

柯瓦什　是，少校先生。

哈特万　我们抓住的瓦拉几亚人有多少？

柯瓦什　准确的数字我说不清楚，反正不少。一个劲地老抓人。

哈特万　这没什么要紧。去，从抓来的这些畜生里，拉出二十到三十个，给我吊死！

柯瓦什　吊死？

哈特万　干吗把眼睛瞪这么大？吊到树上，吊到杆子上，或者吊到别的什么上……对了，还有叉子，把他们扠到叉子上。一把叉子可以扠他几个。

柯瓦什　少校先生！

哈特万　哈哈哈！你害怕了，孩子？剩下的那些枪毙，然后扔到大街上。把所有我们抓住当人质的瓦拉几亚人，统统消灭掉。

柯瓦什　统统枪毙？

哈特万　一个不留，越快越好。（德勒戈什[1]和霍尔瓦契上）怎么回事，德勒戈什，你还没走吗？你还在这儿磨蹭什么？你以为我多么喜欢你，一时也离不开你吗？

德勒戈什　我们没能过去……我跟霍尔瓦契上士好容易才回到城里来。

哈特万　这怎么解释，霍尔瓦契上士？我让你保护德勒戈什议员离开……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为什么回来了？

霍尔瓦契　少校先生，别的随行人员都失踪了。我跟德勒戈什议员不知道交了什么好运才逃了出来……

哈特万　笨蛋，我枪毙你！

霍尔瓦契　少校先生，一个保卫人员能顶什么用？让德勒戈什议员自己说说……

哈特万　瞧我怎么收拾你！……你还在这儿傻楞着干吗，柯瓦什中尉？去，执行我的命令。

柯瓦什　不！

哈特万　什么？

柯瓦什　（语气沉重地）德勒戈什先生，多亏上帝把您给送回来了。少校命令把抓来的瓦拉几亚人全都杀掉。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德勒戈什先生，你去跟他说说，不能这样干，德勒戈什先生！

---

① 佩斯议会比霍尔地区的议员，罗马尼亚人。

哈特万　柯瓦什中尉，现在我宣布，你被逮捕了！霍尔瓦契，把他给我捆起来！

柯瓦什　谁敢动！我的指头就搁在扳机上，谁敢碰我一下，我马上开枪。

哈特万　不服从命令，要枪毙，中尉……

柯瓦什　闭嘴，你这混蛋！谁是你的中尉！

德勒戈什　（惊恐地）我……我简直弄糊涂了。哈特万，中尉先生刚才说的事，我真不敢相信……

柯瓦什　我说的完全是事实，德勒戈什先生。哈特万要把所有抓来的人都杀掉。您是佩斯议会的议员，代表我们马扎尔政府。您完全有权力阻止他这样作。

哈特万　你这个叛变分子！

柯瓦什　住嘴，住嘴！谁是叛变分子？我是马扎尔人，是为我的祖国，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我是堂堂正正来跟敌人打仗的，不是来当走狗的，你这疯子！德勒戈什先生，你应该制止这个刽子手行凶！

德勒戈什　……简直可怕！哈特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哈特万　没什么，德勒戈什，没什么。我来向你解释。这是为了军事安全的措施，绝对必要的措施。

柯瓦什　卑鄙的罪行！

哈特万　我非亲手枪毙了你不可！　亲手，明白吗？就地枪决。

柯瓦什　不！你那肮脏的手不敢碰我！我愿意挺着胸膛冲向敌人的炮火，为祖国，为自由，被一颗清白的子弹打

倒……这就是我能作到的一切，德勒戈什先生……真应该一枪撂倒你这个混蛋。但是，我不这么作，哈特万，我不愿意让你的臭血脏了我的手。(背向门口，倒退着下)

哈特万　霍尔瓦契！

霍尔瓦契　是，少校先生！

哈特万　上士霍尔瓦契，你没完成任务，就该受到严厉的处罚。

霍尔瓦契　少校先生，您应该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哈特万　我不听你解释。现在我倒要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霍尔瓦契　是，长官！

哈特万　你去完成这件事：带领火枪队，把抓来的人全都给我收拾了。要是跑掉一个，就让你来顶替他……

德勒戈什　不，哈特万，你再考虑考虑吧！

哈特万　你别插嘴……听着，霍尔瓦契，二十到三十个，就在这个广场上吊死。

德勒戈什　我不许你这样作，哈特万！

哈特万　我警告你，德勒戈什，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给我呆着，就把最高的一根吊杆留给你！

德勒戈什　真是骇人听闻！你这种野蛮行为，是会得到报应的……

哈特万　我看你是想让我先把你吊死……二十到三十，吊

死，执行命令，霍尔瓦契！

霍尔瓦契　是，少校先生。请您吩咐，怎么挑选？

哈特万　随便。我要杀一儆百，谁都一样。剩下的枪毙，扔到大街上，一个不留。

霍尔瓦契　明白了！

哈特万　立即执行，随后我要检查。如果命令执行得好，我可以给你晋升少尉。你是个聪明小伙子。

霍尔瓦契　太好了！请放心，少校先生。

哈特万　噢，我差点忘了。那个布特亚努，要给我留活的。这是瓦拉几亚人的重要头头，也许我还用得着他。即使用不着，我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寻开心的。

霍尔瓦契　是。（下）

德勒戈什　叫住他，我以政府的名义，你要把他叫回来！

哈特万　别不知好歹，德勒戈什。

德勒戈什　以上帝的名义，哈特万！你不能这样作！想想科苏特吧，科苏特会怎么说？！

哈特万　什么天上的，地下的，你别糟塌这些名义了！

德勒戈什　你这样作，违反战争法，违反所有的条款。我们两个都是律师……

哈特万　律师……扯淡！现在我也学到了点东西：胜者王侯败者贼，法律从来都是为战败者规定的。天一亮，扬库就会到阿布鲁德。抓来的人，我不能都带走。如果把他们留下，就等于给暴乱分子增添了生力军。得看得长远点，亲爱的德勒戈什。今天我们撤退，明天，还

要打回来，还要打败他们。我一定能打败他们。

德勒戈什　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立刻让他们停止执行命令，不然就来不及了。

哈特万　不能停止！

德勒戈什　我可以用我的“赦免令”，根据它，我有权赦免任何人。

哈特万　你那个赦免令是四月十四号的，现在已经过了半夜，再有一个钟头，就是一八四九年五月十号了。你那个“赦免令”已经过期了。

德勒戈什　真是无耻之尤！我的命令是科苏特签署的。我看除了你，在整个匈牙利，再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越过科苏特的话的人了。

哈特万　你以为我手里就没东西了吗？这你最清楚。

德勒戈什　我跟扬库他们正在谈判的时候，你占领了阿布鲁德。你利用了我的信用，欺骗了我。这根本不是什么军事行动，我正在跟对方谈判，你却野蛮地闯进来，简直是一桩丑行。

哈特万　我看，应该让你的嘴巴闭上，再也张不开！

德勒戈什　你来吧！

哈特万　看在你是马扎尔议会议员，我还多少给你留了点情面。你跟叛乱分子搞的那些交易，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蠢事。你在这儿转了快一个月了，还在抖着你那赦免令的翅膀。

德勒戈什　是科苏特授权给我的。

哈特万　授权给你！快给我收起这一套吧！我看你胡扯得已经够了。……这是我不能失掉的唯一机会。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已经撤到边界。现在只剩下我们跟这些暴乱分子了。这时候不去进攻他们，却要跟他们搞什么谈判！打了一年仗以后，我们唯一的敌人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是弹尽粮绝，四面楚歌。你没有脑子吗？现在正是我消灭他们的大好时机。

德勒戈什　你？！

哈特万　我！我将为了重建圣斯特凡的匈牙利而获得伟大的军事胜利。

德勒戈什　你活象个瞎眼的骄傲将军。

哈特万　你是瓦拉几亚人，不理解这些毫不奇怪。

德勒戈什　只有全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谅解，才能最终摆脱哈布斯堡的统治。如果我们之间达不成和解，那将会使我们丢掉一切。

哈特万　和解？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议会老鼠。

德勒戈什　随你说我什么好了！

哈特万　除了吱吱叫唤和啃纸片，你什么也不会。我将用我的军刀，给政府带来和平。

德勒戈什　这不叫和平，哈特万。罗马尼亚人的县长都支持和解。

哈特万　别太天真。你没被受权给他们作哪怕最小最小的保证。他们的要求，你答复了吗？那为什么要放下武器呢？为了讨人喜欢吗？别欺骗自己了，德勒戈什，别

自欺欺人了。你的瓦拉几亚人，根本不相信你。

德勒戈什　他们同意进行讨论。

哈特万　那是为了争取时间。打了一年仗，他们也支持不住了。什么也不会谈成，德勒戈什。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什么愿意跟你谈判，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德勒戈什　你进阿布鲁德的时候，多布拉和布特亚努原地没动。两个县长，这不是无所谓的。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可以找到一条和解的途径。

哈特万　他们留下来，是因为来不及跑了。我跟他们谈，他们拒绝，这就是证明。因此，我逮捕了他们。

德勒戈什　如果你不闯进来，还可能找到解决办法。我要到科苏特那儿去。

哈特万　幻想，德勒戈什，全是幻想，如果我不再说得严重的话。

德勒戈什　随你说什么吧。从你嘴里说出什么，我都不奇怪。但是，你干的这些事，一定会受到报应的。

哈特万　不用你替我担忧。

德勒戈什　扬库和别的县长已经开始让军队复员，他们缩减了一切军事措施。

哈特万　他们越这样，对我们就越有利。

德勒戈什　干背信弃义的事，你不愧是个行家。

哈特万　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德勒戈什　对我反正都一样。尽管你欺骗了我，可我还是相信了你的话。我向他们作了保证：你不再采取任何

军事行动。罗马尼亚人会把我看成叛徒，他们会认为你的一切罪恶勾当都是和我同谋。我的名誉完全让你败坏了。

哈特万　你还以为你有什么好名誉吗？又想讨好上帝，又想不得罪魔鬼，这不可能。

德勒戈什　是的，不可能。

哈特万　清醒清醒吧，贪婪的老鼠。只要你胜了，谁都不会问你用的是什么手段。在这儿，我要让扬库吃败仗，要让他损失掉很多很多人。今天晚上，我的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我的兵力，几乎一点也没受损伤。可是在城里，就没法施展，大炮也用不上。我还有增援部队。我先让扬库进阿布鲁德，然后，再来个瓮中捉鳖。明白吗？我是有胜利把握的。

德勒戈什　我什么也不明白……我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

哈特万　几天之内，我要把山里的叛乱分子全部清除。你跟他们的协议，倒帮了我的忙。我可以给他们个措手不及。因此，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科苏特也会夸奖你的。

德勒戈什　科苏特，我的上帝，科苏特会怎么说呢？

哈特万　我们会把胜利搁到盘子里，一起送给科苏特。

德勒戈什　不，不，哈特万，科苏特会认为这是败坏他的声誉，他不会接受这种胜利的。

哈特万　别太幼稚，德勒戈什，胜利就是胜利，不管是怎么

得到的，大家都会默认。被征服者会因此而服服贴贴，其余的人，则会为它举手祝贺。

德勒戈什　科苏特是想和平解决，正因为这样，才派我到这儿来。

哈特万　又是你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根本不可能。

德勒戈什　科苏特会发现……

哈特万　见鬼去吧。他在德布勒森，而我们在这儿。

德勒戈什　哈特万，我提醒你，已经十二点了。

哈特万　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德勒戈什　也许还能挽回。科苏特认为，唯一能够拯救革命的办法，就是跟罗马尼亚人和解。

哈特万　科苏特也可能犯错误。

德勒戈什　是的，科苏特错了，他错了。

哈特万　现在你才明白过来。

德勒戈什　他错了，可是不是象你认为的那样。他跟我犯的错误一样，老埋在纸堆里，看不到事实真相……谁会想象得到……连我以前也一直是以为夸大其词。

哈特万　这个比喻对你倒是挺合适……对你，对他。

德勒戈什　埋在纸堆里，在各种委员会里，各种大会上，喋喋不休的唠叨。可是在国家的这一部分不幸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却根本不问。

哈特万　这儿发生了什么，科苏特知道得十分清楚。

德勒戈什　现在刚知道，现在，可是已经太晚了。他一次也没到这儿来过。他被那些地主、贵族，那些卑鄙家伙的

话欺骗了……

哈特万　你倒很会联系。

德勒戈什　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竟让你们这些刽子手们来指挥革命的军队。

哈特万　别拿你的性命开玩笑，德勒戈什！

德勒戈什　这个玩笑已经开了……

哈特万　我劝你清醒清醒。难道你就不怕丢掉你的尊贵吗？……好了，去瞧瞧那些笨蛋给我干了些什么。走吧！

德勒戈什　我哪儿也不去。

哈特万　我们在撤退。没有我，你甭想从阿布鲁德出去。

德勒戈什　我留在这儿。

哈特万　你害怕我？

德勒戈什　是的。

哈特万　要是我高兴，我可以立刻把你干掉。可那样会惹出不少麻烦。你是个大议员，是政府任命的。

德勒戈什　那你就想个办法吧！

哈特万　如果需要，可以。可现在不是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现在你就是我的同谋，而且你已经承认了。天一亮，马蒙神[1]就会来给你降福。你是搞政治的，用不着说这么多……共同的利害关系，已经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会互相谅解的。现在，直到我认为你恢复了理智

---

① 《圣经》中的财神，贪欲之神。

为止，还不得不拉着你……

德勒戈什　别管我了，哈特万，让我留在这儿。这是我对你的最后请求。

哈特万　我看你是昏了头。你是你们瓦拉几亚人的一个叛徒。在他们看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走吧，德勒戈什，没时间了。没有我，你逃不出瓦拉几亚人的手。我会好好保护你，我这是为你着想。

德勒戈什　中尉说得对……可能那样更好一些，更清白……一个清清白白的结局……

舒鲁齐乌　（上，驼背，用老年人的嗓音）少校先生，我是西米翁·舒鲁齐乌，这所房子的主人。

哈特万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您有什么事，舒鲁齐乌先生？

舒鲁齐乌　少校先生，您的兵都干了些什么事啊，简直可怕！

哈特万　您说什么，舒鲁齐乌先生？

舒鲁齐乌　好多人给吊死了，从房子那边就能看得见。

哈特万　（向四周看了看，发觉德勒戈什已不在，自言自语地）好哇，德勒戈什溜了。这只耗子溜得倒快，刚一转脸就不见了。

舒鲁齐乌　哈特万少校先生，我是战战兢兢到你这儿来的。你瞧，我已经上了年纪，就剩一口气了。你根本不会拿我当一回事，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哈特万　请原谅，西米翁·舒鲁齐乌先生。刚才我跟一个

朋友争论问题，是个胆小鬼，趁您进来这工夫，他偷偷溜走了。我可不想让他跑掉。

舒鲁齐乌　这就是你现在担心的事吗？人们在被屠杀，而你，还在关心你的朋友走没走。

哈特万　您说得对，说得对。即使他逃跑了，我也要抓住他。可能他不会再让我生气了。也许他还是留在这儿好。

舒鲁齐乌　我对你讲这儿发生的暴行，而你……

哈特万　我知道了，舒鲁齐乌先生，知道了。这事我也感到意外，我一定采取必要的措施。

舒鲁齐乌　不能再耽搁了，少校先生。我把房子给您，为的是让你们有个地方歇脚。我曾经是赞成和解的人们当中的一个。可是我看到的，却让人不敢想象……简直惨无人道。

哈特万　我明白，舒鲁齐乌先生。请您相信，我马上就去检查。

舒鲁齐乌　那就谢谢您了。

哈特万　我要带着我的公文包。这是我的习惯：重要的公文从不离身。战争期间，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舒鲁齐乌　快点吧，少校先生。

哈特万　马上走，马上走。（急下）

德勒戈什　（未被发觉，低声地）西蒙努茨[1]先生，舒鲁齐乌

---

[1] 西米翁的昵称。

先生。

舒鲁齐乌　谁在那儿？

德勒戈什　（出现）是我，我，德勒戈什……

舒鲁齐乌　你？

德勒戈什　我就是刚才哈特万提到过的那个人。我想躲开他，正巧那边的门开着，我就躲进去了。幸好他急着走，不然，他很容易找到我。

舒鲁齐乌　你躲他干什么？刚才我听说，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德勒戈什　您让我在这儿等一会吧。

舒鲁齐乌　为什么？你不是昨天晚上就离开阿布鲁德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德勒戈什　请原谅我呆在您的房子里。

舒鲁齐乌　这不是我的房子了，成了参谋部和军马营。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又要策划什么事吗？

德勒戈什　我没能过去。

舒鲁齐乌　现在你想跟他们一块走……这些野蛮的家伙在撤退……他们的所作所为你都看见了。把人们活活吊死……你为什么不说话？

德勒戈什　我等着。

舒鲁齐乌　等着跟这些畜生一块逃跑……你还算是罗马尼亚人……要不是我自己觉得羞耻，真想往你脸上吐唾沫。

德勒戈什　舒鲁齐乌先生，您别走，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舒鲁齐乌先生，我不跟他们一块跑，我等着扬库。

舒鲁齐乌　你发疯啦？我们的人要是看见你，就会把你打死。就在我这间屋子里。连我这间房子也剩不下！……

德勒戈什　您把我藏起来吧，舒鲁齐乌先生。

舒鲁齐乌　让我干这种事？你给我走吧。

德勒戈什　您没听明白，我不是躲扬库，我是躲哈特万。等扬库一来，您就把我交给他。

舒鲁齐乌　为什么？……是不是又要玩什么花招？你能回答吗？

德勒戈什　您有理由不相信我。好，我走。祝您健康。请原谅我的过失。

舒鲁齐乌　站住！为你这样的人，还不值得我多费脑筋呢！跟我来……不是那儿……另外一个门。（二人下。表示时间流逝的挂钟敲了几下）

泰奥克　（与柯尔凯什、舒鲁齐乌同上）你瞧，袜带都没来得及戴。

柯尔凯什　收拾他们，我们倒象是探囊取物……西米翁·舒鲁齐乌先生，我们还得在你这儿给将军安排住处。

舒鲁齐乌　如果你们看上这儿，愿意把这儿当参谋部，我倒是很高兴的。不过……

柯尔凯什　这是命令！

泰奥克　你瞧，柯尔凯什，这是哈特万的破烂。

柯尔凯什　先放在那儿，泰奥克，等扬库来了再说。

泰奥克　德勒戈什这个犹大，这儿是没地方藏的。

柯尔凯什　这个门通哪儿，西米翁先生？

舒鲁齐乌　通小屋，那边你们也找过了。

柯尔凯什　就剩地窖了。

舒鲁齐乌　翻腾地窖也是白费劲。是我锁的，谁也不会进去的。

柯尔凯什　钥匙，西米翁先生。

舒鲁齐乌　你应该相信我说的，柯尔凯什……

柯尔凯什　钥匙！

泰奥克　我说柯尔凯什，别耽误时间了。地窖门我看过，结结实实闩着，尘土都有一指厚。看样子，肯定很长时间没去过人了。

柯尔凯什　那么，德勒戈什跑哪儿去了呢，西米翁先生？这个犹大总不会钻进地里去吧？

舒鲁齐乌　很可能跟那些人一块跑了。

柯尔凯什　这儿四周都有我们的眼睛。德勒戈什进来以后，没再出去。哈特万走了之后，谁也没再出去，也没人再进来。

舒鲁齐乌　你们来得这么突然，响动这么大，也可能他逃跑了，你们没发现。

柯尔凯什　我们的人没睡觉，西蒙努茨先生。德勒戈什就在这儿，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他没从这儿溜走……

舒鲁齐乌　我的房子都让你们翻遍了。

泰奥克　这是我们的职责。

柯尔凯什　如果你能帮我们的忙，不就用不着这样了吗？

舒鲁齐乌　这所房子一共有多少墙角你们都一清二楚。哈特万来以前，你们一直住在这儿。我的房子都变成兵营了。

柯尔凯什　叫我说，这所房子哪儿有什么用处，谁也没主人清楚，就象我要说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一样。

泰奥克　看起来，还是帮我们把这个犹大找出来的好。

柯尔凯什　干吗让我们这么费事，舒鲁齐乌先生？看都看见了，听也听见了……

舒鲁齐乌　你们为什么不等扬库来？

泰奥克　跟德勒戈什这个犹大，我们有我们的账。我们跟他算账，这不关将军什么事。

舒鲁齐乌　难道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柯尔凯什　看起来，西蒙努茨先生，真的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这可不好哇，把他交给我们！不然的话，别怪我们不讲情面。

舒鲁齐乌　你们告诉我，扬库先生什么时候来，我要去干我自己的事了。

柯尔凯什　西蒙努茨先生，您别生气，不要走。惹火了，我可要放火烧房子，然后么，让上帝再发慈悲……

舒鲁齐乌　你说什么？

柯尔凯什　就象你刚才听到的。我要把房子点着，不管会怎么样！

舒鲁齐乌　你听着，柯尔凯什，我可不是害怕你这种混帐话的人！

柯尔凯什　不是为了说说好玩，既然说得出，我就作得到。点火烧房子，不管什么后果，我都担着。走，泰奥克！

舒鲁齐乌　站住，简直发疯了！等扬库先生来了再说。

柯尔凯什　我谁也不等。

〔德勒戈什出现在另一个门的门口。

泰奥克　犹大，等等，柯尔凯什，德勒戈什露面了。瞧，这个犹大！

德勒戈什　这儿的火已经烧得够多了……你们抓我吧……

柯尔凯什　你让抓？那是因为你跑不了啦，犹大！西蒙努茨先生把你保护得不错啊……来吧，你这条毒蛇，我们要把你的毒汁都挤出来。

舒鲁齐乌　柯尔凯什，看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面上，等扬库先生来了再说吧。

柯尔凯什　饶了他？

舒鲁齐乌　让扬库先生决定。

德勒戈什　谢谢您，舒鲁齐乌先生。

泰奥克　是啊，柯尔凯什，我看西米翁先生说的也有点道理。

柯尔凯什　你得了吧！

舒鲁齐乌　柯尔凯什，听泰奥克的。他比你年长，稳重，而且是村长，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泰奥克　西蒙努茨先生，你可别挑拨我们。

柯尔凯什　走吧，你倒是动弹哪，你这个叛徒。

舒鲁齐乌　你们当心，他可是议员。

柯尔凯什　正因为这个，我们才要好好保护他，保护这个犹大不受同情，不受怜悯。我们不能让扬库先生再看见这条丧家狗，别脏了他的眼睛。

舒鲁齐乌　再等等，柯尔凯什。

德勒戈什　别等了……别再耽误时间了……别等了，舒鲁齐乌先生。

舒鲁齐乌　这样你会犯大错误的，柯尔凯什，你没权力这样作。

柯尔凯什　我没权力，可是广场上那些长矛队员们有权力，那些为多布拉县长被分尸，被枪杀和被吊死的罗马尼亚人而哭泣的人们有权力。喂，走吧！泰奥克，你在前边，我在背后赶着这家伙。（与泰奥克推德勒戈什下）

舒鲁齐乌　（沉默片刻，喃喃地）圣母，天主啊！你让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宽恕那些罪人吧……愿你把慈悲洒遍全国……驱走战火……让公理早早降临……那些想作主宰的人，难道你们的决定是公平的吗？难道你们对人们的儿子都是一视同仁吗？……怜悯我们吧，我的主……饶恕我们所有的罪过吧。

〔唱起道鲁·波波维奇所作《阿弗拉姆·扬库叙事诗》的片断。

——幕落

第 五 场

“无 缝 的 天 衣”

〔西米翁·舒鲁齐乌的房子。

扬库 （与图多鲁茨同上）图多鲁茨兄弟，我们又回到阿布鲁德了。

图多鲁茨 怎么能不回来呢，扬库先生？谁为保卫祖先的土地而战斗，谁就会永远力量无穷。

舒鲁齐乌 （未被扬库和图多鲁茨发现）说得好，小伙子，好，好！

扬库 您在这儿，舒鲁齐乌先生？

舒鲁齐乌 是我，扬库，我。正盼你来呢，扬库！

扬库 早上好，舒鲁齐乌先生。请原谅，我们匆匆忙忙地进来，没看见您在这儿。

舒鲁齐乌 这也难怪，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只会缩在椅子里坐着。我在等你呢！

扬库 去，图多鲁茨，看看阿克谢特和巴林特兄弟的事情办完了没有。他们事情一办完，马上请他们到这儿来。

图多鲁茨 好。（下）

扬库 芬妮呢？芬妮怎么样？她干什么呢，舒鲁齐乌先生？

舒鲁齐乌　我把她藏到了一个安全地方……等你有功夫，你会看到她的……

扬库　我一直在想念她……

舒鲁齐乌　打得厉害吗？

扬库　厉害。可是我们并没有损失多少人。一打起仗来，就什么都忘了。敌人被我们打得够呛，我们得了不少枪，还有大炮。可惜没抓住哈特万。真把这儿糟蹋苦了。

舒鲁齐乌　这几天的日子真难熬啊。昨天晚上，简直让人胆战心惊。

扬库　昨天晚上……

舒鲁齐乌　是的……我翻出一本旧圣诗。我们祖祖辈辈都当神父，可是昨天，我竟连祷告也不会作了。一切都无济于事，都挽救不了，都毫无办法了。

扬库　您休息休息吧，西蒙努茨先生。

舒鲁齐乌　出了这些事，怎么还能安静下来呢。

扬库　需要这样……

舒鲁齐乌　好吧，好吧。我要跟你说句话，扬库……德勒戈什曾经在这儿，后来你们的人把他弄走了。我本想不让他落到长矛队手里，可没有办法，他们不想让你来决定他的命运。

扬库　护民官已经告诉了我，长矛队把他结果了。

舒鲁齐乌　死了……我知道会这样……他活着和死的时候都受了不少折磨。

扬库　我们来晚了，已经来不及了。

舒鲁齐乌　你处罚长矛队员了吗？

扬库　按理应该这样，可是我没忍心这样作……

舒鲁齐乌　你作得对。对那些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错的人，惩罚是没有用的……

〔图多鲁茨上，轻声咳嗽。

扬库　什么事，图多鲁茨？

图多鲁茨　有个妇女，说什么也要进来。我告诉她，现在不是时候，可是根本甭想把她赶走。她说，不管多长时间，也要等着……

舒鲁齐乌　扬库，我不打扰你们了，再见吧。

扬库　多保重，西蒙努茨先生。（舒鲁齐乌下）你刚才说的那个妇女，怎么回事，图多鲁茨？

图多鲁茨　好象不大好对付。

扬库　她要干什么？

图多鲁茨　她不说。

扬库　她叫什么？

图多鲁茨　连这个她也不讲。

扬库　罗马尼亚人还是匈牙利人？

图多鲁茨　说不清。

扬库　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图多鲁茨　这也不知道。

扬库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图多鲁茨？

图多鲁茨　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不好对付。

扬库　你没眼睛吗，图多鲁茨？

图多鲁茨　您先别生气。有眼睛，但是有眼睛也看不到，她戴了一块黑面纱，连鼻子都遮住了。

扬库　嗯，可能是哪个死难者的家属。

图多鲁茨　可能倒也可能，但是没法知道。

扬库　让她进来吧。

图多鲁茨　应该把黑纱给她扯下来，别是黑纱裹着的一条毒蛇。

扬库　我落得连个妇女也害怕了吗？

图多鲁茨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扬库　让她进来。

图多鲁茨　（冲着门外大声喊）请你到里边来吧！（对扬库，以赞美、神秘的口吻）黑面纱拿下来了，长得好标致……真是想躲开一个，偏偏又遇上另外一个……

扬库　（意外地）弗朗契斯卡，是你？

弗朗契斯卡　你好。

图多鲁茨　我就在隔壁。（下）

扬库　弗朗契斯卡……你在这儿……

弗朗契斯卡　看来，你好象不那么高兴见到我。

扬库　不，怎么能这么说呢？看到你，我是觉得有点奇怪……特别是在这儿，而且是在这个时候……

弗朗契斯卡　近来，越来越难得见到你了。而且即使见到，时间也隔得一次比一次……可是从前……

扬库　那是过去的事了……从前有过一次……

弗朗契斯卡　一次以后，再没有过第二次……男人都是这

样……

扬库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弗朗契斯卡　你对我好象有些不耐烦。

扬库　不，弗朗契斯卡，你应该明白：此时此刻，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即使……那又有什么用呢？

弗朗契斯卡　别皱眉头，用不着这样。我不是因为想你的眼睛，才来看你的，我是来见将军的。你知道，这多不容易……

扬库　有用着我的地方……

弗朗契斯卡　不是为我自己的事。

扬库　说吧，弗朗契斯卡，是怎么回事。只要你需要，不管为了什么事，为了什么人，我一定尽力。

弗朗契斯卡　还好，至少你还肯替我帮忙。

扬库　只要我能做到的。

弗朗契斯卡　……你倒很自信……

扬库　那倒不是。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

弗朗契斯卡　我来并不是求你什么，恰好相反，我是来给你送消息的……

扬库　说吧，弗朗契斯卡。

弗朗契斯卡　……从德瓦和奥拉迪亚，每个地方各有两连军队向阿布鲁德开过来，从奥勒什蒂耶开过来三个连。还带着大炮，阿弗拉姆。

扬库　噢，你说的情况很重要。

弗朗契斯卡　所以我才亲自到你这儿来了。没别的办法让你知道这个消息。

扬库　这个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弗朗契斯卡　我们家住了一个哈特万的军官，是个大官。

扬库　是他告诉你要来增援部队的吗？

弗朗契斯卡　是他告诉我的。这个人有点爱卖弄。

扬库　卖弄？别是另有原因吧？……如果不是个笨蛋的话……

弗朗契斯卡　不，是个机灵鬼，一个职业军官。

扬库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你呢？你是罗马尼亚人……会不会暗中有别的意思？

弗朗契斯卡　什么意思？他告诉我的这些，都是无意中说的。

扬库　谁又能知道是不是无意的？有时候敌人假装无意说出来的话，正是要迷惑对方，你怎么能断定这不是敌人的计策呢，弗朗契斯卡？

弗朗契斯卡　也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的消息，都是完全可靠的。

扬库　也许。

弗朗契斯卡　我可以肯定。

扬库　一个职业军官，马扎尔军官，会把军事秘密告诉你，告诉一个罗马尼亚人，这确实有点奇怪。

弗朗契斯卡　可是你忘了，我是罗马尼亚女人。只要我认为需要，我就能把想知道的情况都弄到手。

扬库　好吧，我会注意到你说的情况。我派骑兵去侦察一下。

弗朗契斯卡　用不着，阿弗拉姆。我的上帝，你还不明白吗？他一天到晚缠着我，脚跟都快磨破了。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三天见不着我的面，该多难熬。当然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这才告诉我，他很快就跟增援部队回来……我可不是容易哄骗的女人，这你知道……

扬库　……嗯，看来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谢谢你，弗朗契斯卡。在你身上，罗马尼亚人比女人的分量更重。

弗朗契斯卡　你的这些话，我可接受不了。

扬库　为什么，弗朗契斯卡？我能够理解哪些是违背你心愿的事。

弗朗契斯卡　你从来什么也不能够理解，现在却又以为能理解那些根本没有的事。

扬库　原谅我，弗朗契斯卡，我说不清楚，可我一点也没往坏处想。

弗朗契斯卡　好，好，你知道，住在我家的那个军官，人倒聪明，可长得又瘦又难看，见了他，都让人觉得有点可怜。

扬库　弗朗契斯卡，对我，请你别再想什么了……

弗朗契斯卡　我什么也没想。你这么急着想快点躲开我，可是我要说的一定得说完。

扬库　说吧，说吧。

弗朗契斯卡　不用担心，一会就说完。昨天晚上，在那个该死的军官之前，我那儿还去过另外一些军官。有的长

得满俊俏……一个个眼睛都朝我骨碌骨碌乱转。

扬库　这不奇怪。

弗朗契斯卡　可更多的他们什么也没捞着。有时候我也冲他们叹口气，瞟他们几眼。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扬库　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弗朗契斯卡　……我让这些匈牙利军官都急得吱吱乱叫，为的是要从他们嘴里掏出点情况。

扬库　你，弗朗契斯卡？

弗朗契斯卡　你记得有个常给你送纸条的老太婆吗？

扬库　……弗朗契斯卡……是你让她送的？当然是你！要不，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弗朗契斯卡　我，阿弗拉姆，是我。老太婆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扬库　我们还奇怪，是谁为我们传递消息……老太婆给我们送纸条的时候，从来一句话都不讲。最后一次，要不是接到纸条，我们差一点都被哈特万抓住。没想到，我们让骑兵复员，正准备和解的时候，他们会进攻阿布鲁德……你的消息，帮了我们不少大忙，为了这一切，我们是永远感激不尽的。

弗朗契斯卡　我不过尽了一个罗马尼亚人的义务，尽自己能作到的……你知道，阿弗拉姆，对那些匈牙利少爷们，我什么也没给，却从他们那儿得到了许多。想到曾经使我心碎的那个人，就不能不对我的丘拉更加忠诚。他是个好心人，并不在意我过去的事。他象高山上一

棵挺拔的松树。这已经使我很满足了。一个人不能想占有的都占有……吻吻我的手吧，至少现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不该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扬库　弗朗契斯卡，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你说……为了这一切，我感谢你。使我特别高兴的是，你亲自给我送来了消息。

弗朗契斯卡　本来我不打算这样作，我应该避开这一切。但是找不到别的人。老太婆病了，情况这么紧急，一时又找不到可以完全信得过的人。

扬库　你替我谢谢这位老人家，祝她早日恢复健康。

弗朗契斯卡　我会告诉她的……我要走了，我觉得很高兴，能有勇气到这儿来……我给你送来了消息，而且还能这样随便地看着你，不象以前那样，只是偷偷地……你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扬库　战争，弗朗契斯卡，战争使我们男人老得真快。

弗朗契斯卡　只是使你们吗？使所有的人，阿弗拉姆茨。

扬库　不，你可不这样，还是那么美。

弗朗契斯卡　如果你这样说，我会相信的……我多笨啊……阿弗拉姆茨，我听说你要结婚。

扬库　不，弗朗契斯卡，不，现在不是时候。

弗朗契斯卡　你们这些男人，一打起仗来就忘记了爱情……忘记了真正的爱情。

扬库　所有不可能实现的事，都会忘记……

弗朗契斯卡　我们女人刚好相反，越是实现不了，越是痴情……

扬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弗朗契斯卡　用不着回答。如果再有消息，我会想办法告诉你。

扬库　你真是保护我们的天使。

弗朗契斯卡　天使？这倒担当不起。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罗马尼亚女人。跟别人不同的，只是我永远忘不了那双难得见到的眼睛……好了，不再打扰你了，现在马上就走。

扬库　请代我向你的丈夫致意。

弗朗契斯卡　瞧你记性多不好，刚才你还说我是天使，天使从来是来无踪去无影的，要不然我为什么要裹得这样严实？我到你这儿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我的丈夫。要是我的丘拉知道了，他会马上把我的翅膀扭下来。世界上他唯一妒忌的人，就是你。

扬库　……弗朗契斯卡，弗朗契斯卡，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想说的话……

弗朗契斯卡　你什么也别对我说，我会忍不住要哭的……

扬库　让骑兵从另一条路把你送走……

弗朗契斯卡　好吧。

扬库　（大声地）图多鲁茨！

图多鲁茨　（用力地踏着地板）有！

扬库　告诉她另外那条路。

图多鲁茨　是。

扬库　县长们都来了吗？

图多鲁茨　在等着，都等得有些着急了。

扬库　再见吧，弗朗契斯卡。（弗朗契斯卡、图多鲁茨下；走向另一入口）请进来吧，弟兄们。请原谅，让你们久等了。

阿克谢特　（巴林特随后上）你把你的图多鲁茨真训练成看门的三头凶龙了。

扬库　不是我训练的，亲爱的阿克谢特，是他自己变成这样的……

巴林特　不知道图多鲁茨是怎么啦，我眼看着一个女人进到你这儿来了。好象是个戴着黑面纱的老太婆。守卫的骑兵为这很担心呢。

扬库　这次你没说对，巴林特兄弟。戴着黑面纱不假，可不是个老太婆，是真正的天使。

巴林特　在这个时候，也许只有天使才会降临。圣母保佑，驱散灾星。

阿克谢特　巴林特神父很为你担心呢！

扬库　看得出来。

巴林特　不是因为我是神父，阿克谢特·塞韦尔兄弟，我自己倒早把这回事给忘了。我担心，是因为我是罗马尼亚人。我看见她进来了，穿着一双短筒靴子。

扬库　你想说什么呢？你说话从来都是有所指的，这是你的习惯。

巴林特　是这样。

阿克谢特　巴林特不喜欢她穿的那双靴子，是双匈牙利皮靴。

扬库　什么？

巴林特　我担心是个匈牙利贵族，被派来劝说你，别让我们用他们的血来洗刷我们的仇恨。

扬库　是这样？

巴林特　是的。现在到了讨还血债的时候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扬库　你在《圣经》上只找到这些吗？

巴林特　我经过的事情够多了。眼前阿布鲁德发生的事绝不允许重演。

扬库　听见了吗，塞韦尔？

阿克谢特　听见了。我知道巴林特心里在想什么。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了。

巴林特　忍耐是有限度的，塞韦尔……

扬库　理智就是忍耐的限度。

巴林特　所有的人都要求，应该毫不迟疑地清算他们的罪行，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阿克谢特　过去我就曾经对德勒戈什的任命发生过怀疑。*敌人送来的礼物，也要提防。*[1]我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我采取了一切措施，让我的人要谨慎小心。

---

[1] 原文系拉丁语。

扬库　巴林特，你呢？

巴林特　我也一样。我宣布了严格的纪律。我也采取了措施。这是其一……

扬库　其二，阿布鲁德的匈牙利人，谁也不许动他们一根指头。哈特万是个丧失人性的家伙。如果我们也和他一样干，那就不仅是玷辱我们自己，而且是玷辱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是为权利和自由而正大光明地进行斗争。

阿克谢特　是这样。

扬库　痛苦不应该使我们失去良知，丧失理智。

巴林特　这么说，我也应该把怒火压一压。只是我们积聚的仇恨，憋得让人难以忍受。

阿克谢特　战斗会把一切都洗刷掉。还有很多事在等待着我们……

巴林特　好，弟兄们，我看你们对我还是不大放心。就照你们说的，我一定加强措施。

扬库　巴林特兄弟，我想让你自己考虑，自愿去那么作，而不是因为我们这样说。

巴林特　你的决定我是相信的，阿弗拉姆，要不然，我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这你了解我。

扬库　这么说，我们都一致了？

巴林特　一致了。

扬库　这就好……现在我告诉你们：刚才到我这儿来的那个妇女，是我们罗马尼亚人。我说她是天使，是因为她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将有带炮兵的部队，增援哈特万。那我们怎么办，弟兄们？

阿克谢特　跟他干！

巴林特　从什么地方来？

扬库　从奥拉迪亚、德瓦和奥勒什蒂耶。我们还得防备他们从别的方面来援军。

巴林特　应该保存力量。现在我们武器很少，弹药也不多了。

阿克谢特　人们也太辛苦了。必须想别的办法。

扬库　依我说，今天我们先休息一下。情况还不那么紧急，明天让阿布鲁德的骑兵全体出动。

巴林特　怎么能让人们休息呢？特别是现在。

扬库　谣言都长着翅膀。敌人得到这个消息，必然会放松警戒……我们跟护民官和副护民官一起决定，把每个碉堡都安排上人。到时候，一发信号，我们从所有的山坡，所有的谷地，从所有我们知道敌人要来的路上出来截击他们。

巴林特　也许情况不会象我们预料的那样。

阿克谢特　护卫队在前边，尽量隐蔽。

扬库　那当然。我们出其不意，分散出击，接着马上撤回来，然后再……

巴林特　跟他们周旋。

扬库　地形有利的时候，就切断他们的联系。

阿克谢特　好，这样我们就能集中优势兵力。

扬库　我们要利用每一个山崖，每一棵树木。

阿克谢特　森林从来就是我们罗马尼亚人的好朋友。

巴林特　森林和高山。

阿克谢特　他们会把所有的树木和山崖，都当成我们的军队。

巴林特　我看这是个很好的计划，阿弗拉姆。

扬库　还不能算计划。你们再考虑考虑，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阿克谢特　我想最后会这样定下来。

巴林特　你知道，阿弗拉姆，我的那个魔鬼又来纠缠我了。

扬库　是凯迈尼少校吗？

巴林特　是他。不是他又能是谁呢？又让我到他的军营去，要跟我谈谈……

阿克谢特　你为什么不去？

巴林特　我怕忍不住，会给他脖子上捅一刀。

阿克谢特　而你自己却一点也伤不着，是要这样吗？……这我相信。

巴林特　你不也这样吗？

阿克谢特　巴林特，走吧。祝你睡个好觉，阿弗拉姆。

扬库　也祝你们睡得好。我想跟巴林特再说句话。

巴林特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留下。

阿克谢特　我走了，两只脚累得很呢。再见。(下)

扬库　说真的，巴林特兄弟，你为什么不去找凯迈尼？

巴林特　不喜欢我这样吗，扬库？

扬库　这个贵族凯迈尼想干什么，我们了解了解也好。

巴林特　分裂我们，这就是他想干的。

扬库　他应该知道，这不可能。我们象一件无缝的天衣。命运可以使我们身在各地，但是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分离。不管遇到的是祸是福，我们永远是一个整体。我们是这样说定了的，让我们永远作无缝的天衣。

巴林特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用不着去找凯迈尼。

扬库　我是想，只要有一线和解的希望，我们也不要放过。

巴林特　和解？看到了，昨天晚上都看到了。跟他们除了动刀枪没有别的，这个民族的人就是这样。

扬库　这你说错了。地主和民族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是跟匈牙利民族打仗，我们跟他们用不着动刀枪。要打的是那些贵族保守派，他们才是我们的敌人。

巴林特　哼！

扬库　以前我说过多次，这一次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巴林特　我看匈牙利政府倒应该记住，我们罗马尼亚人才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灵魂。为了让凯迈尼明白这一点，我不必到他那儿去。这一点我绝不动摇。

扬库　我了解你，了解你！现在是要看我们怎么对付他更好，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

巴林特　这还差不多，阿弗拉姆。现在我也得去睡一觉，有点撑不住了。再见。（下）

扬库　（大声地）图多鲁茨！

图多鲁茨　（上）您有什么吩咐？

扬库　去拿一两条毯子来，我也要躺一躺。

图多鲁茨　我去拿。只是摩里舍尔的佩拉吉娅·罗舒在这儿等着呢，跟她儿子，百人队队长因德莱尤·罗舒，还有一个男孩子。

扬库　他们有什么事？

图多鲁茨　这个她一点也不说。哪象是个妇女，嘴巴张得能裂到耳朵根，说什么也要进来见将军。她的儿子们一声不吭，在她跟前也没他们说的。

扬库　让他们进来吧。

图多鲁茨　（向门口，大声地）都进来吧，快点！真是存心不让人休息。

佩拉吉娅　（上，罗舒和玛丽乌卡随后）你好，打扰你了。

罗舒　祝你长寿！

玛丽乌卡　吻你的手。

扬库　愿你们心地善良。

佩拉吉娅　当然，你现在是够劳累的了。可是我们到这儿来，也不是为了别的，也是为了你的差事。

扬库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佩拉吉娅大婶？

佩拉吉娅　要我说，就算不错。光我们妇女，就把门窗上的折页拆下来一大堆。

扬库　你怎么样，因德莱尤？你们百人队有损失吗？

罗舒　一个骑兵和一个妇女。

佩拉吉娅　怪可怜的。一个女人，愿上帝宽恕她。上了年纪，还是个残废。尽管在世上没有多少日子了，也总是

件遗憾的事。

扬库　愿她安息。这个男孩也是您的吗？

佩拉吉娅　哎，我说扬库先生，不是男孩，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姑娘。你再好好看看，就看出来啦，长得象个红苹果。姑娘，把头巾摘下来吧。对他，你不用怕。摘下来吧，孩子。在这儿还有点害羞呢，可在外边，你没见过她那个勇敢劲！长得多漂亮啊，真是有福分。不戴头巾就更漂亮，谁见了都会夸。

扬库　你叫什么，姑娘？

佩拉吉娅　说吧。

玛丽乌卡　（羞怯地）玛丽乌卡。

扬库　嗯，佩拉吉娅大婶，战火这么激烈，你怎么收了这么个孩子？岁数还小呢。

佩拉吉娅　是显得岁数小，其实，马上也就够年龄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让她这个打扮。我得保护着她，别受战火，也别受别的什么伤害……我真离不了她，扬库先生。手脚麻利，可帮了我不少忙。我让她替我跑路，经常用得着。又聪明，还能识字。

扬库　好啊。

佩拉吉娅　要是再老练点，我还想让她当个副的呢。

扬库　什么，什么？

佩拉吉娅　我的副手哇，小君主！就是我的帮手。我也需要有个人帮忙，一个人，有时候有些事说不清楚。她总比个笨手笨脚的，比个老太婆要强得多吧！

扬库　大婶，你也让军事给迷上啦？

佩拉吉娅　哎，不需要吗？

扬库　当然需要。好，说吧，你们来有什么事？

佩拉吉娅　两件事呢。

扬库　好，让我听听。

佩拉吉娅　一件是小事，一件是大事，先说哪一件？

扬库　随您的便。

佩拉吉娅　先从容易的开始吧。……你瞧，让我在因德莱尤，在我儿子的手下。我不干。

扬库　为什么，大婶？他是你儿子啊！

佩拉吉娅　正是因为这个。不光是我，别的摩里舍尔的妇女，也都不愿意要他。所以，我就拉着他到你这儿来啦，小君主！

扬库　为什么，大婶？为什么？

佩拉吉娅　他瞧不起我们，扬库先生。光让我们放滚木礌石，就这个.别的什么也不让。

扬库　作得对呀，总不能让你们妇女也拿着枪去冲锋陷阵吧！

罗舒　你瞧，是不是，妈妈？

佩拉吉娅　你别说话。可是我们不喜欢这样。以前，我们妇女也能独当一面，格洛霍特那次，我们没丢脸。

扬库　只有过那么一次。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佩拉吉娅　不管怎么说，证明我们能跟男人一样，也许比他们还强。我们不但能打仗，而且还能照看伤号，照顾自

己的孩子。

扬库　你们打得不错。

佩拉吉娅　本来就不错。所以,我们妇女合计着,要自己成立个百人队。

扬库　百人队?

佩拉吉娅　我们完全有这个权利，已经超过一百人了。我们全体都这样要求。

扬库　全体?

佩拉吉娅　喏,让玛丽乌卡说说。

玛丽乌卡　是全体,我们要佩拉吉娅大婶当队长。

佩拉吉娅　她们要我。

扬库　嗯,嗯。

佩拉吉娅　当然,如果觉得我不行,可以换一个,可必须是个女的。放滚木礌石，少不了我们。可是再有什么情况,我们还可以干别的。这要照我们的看法,不能照因德莱尤想的。说真的,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别看他老觉得自己是个百人队长,好象有多了不起。

扬库　听见吗,因德莱尤?你还有什么说的?

罗舒　不行。一个个唧唧喳喳，点火就着。妈妈总是第一个。

佩拉吉娅　好小子,咱们回家再算账……

罗舒　求求你,把我调开她们那儿吧。打起仗来,她们胆子倒不小,可是最好派个年纪大点的当百人队长,可不好指挥呢!

佩拉吉娅　你别理他，小君主，好象我们存心要赶走他似的。

扬库　再看看吧，我还要跟你们军团商量商量……好！

佩拉吉娅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说的。我们等信。现在再说第二件事。

扬库　还有吗？

佩拉吉娅　是件难办的事。

扬库　说吧，佩拉吉娅大婶。

佩拉吉娅　我说，我说。这几天集中了好多枪。

扬库　怎么样？

佩拉吉娅　应该也发给我们妇女一些。

扬库　我们的枪很少，好多男人还都没有呢。

佩拉吉娅　这我们知道。可光我们摩里舍尔的妇女就从敌人手里得来几十支。

玛丽乌卡　好几十支呢！

佩拉吉娅　你说说，因德莱尤，是不是这样？

罗舒　是这样，得了不少。

扬库　不好办哪。

佩拉吉娅　哪怕给我们十支，十个妇女，每人一支。

扬库　十支太多了，给你们五支吧。这也得下下狠心才行呢。

佩拉吉娅　你真好，扬库先生。祝你长寿。下次得了枪，一定记着我们点。走吧，孩子们。占了我们小君主不少时间。再见。

扬库　再见，佩拉吉娅大婶。再见，小伙子们。

〔传来一阵雄壮的歌声。

佩拉吉娅　等一等，听，多好听啊……我们的人唱起歌来了……听了真叫人带劲。

扬库　……也让你热泪盈眶……激动的泪水……我们永不分离，我们是无缝的天衣……

〔贝捷斯库的《扬库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嘹亮。

——幕落

第六场

“夜里来的人”

〔肯佩尼，一个农民家的院子。

扬库　（与伊昂·阿克谢特·塞韦尔同上；伯尔切斯库[1]正在房前的一张桌子上工作）你好啊，伯尔切斯库兄弟，这儿不错吧。

伯尔切斯库　不错，兄弟们。你好，扬库兄弟，你好，阿克谢特兄弟……

扬库　你在晒太阳吗，伯尔切斯库兄弟？

伯尔切斯库　我在外边写点东西，扬库兄弟。外边空气好。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阳光不那么厉害。

扬库　是啊，我们山里的空气，对身体很有益处。

阿克谢特　而且有营养，山里人从来离不了它。

扬库　对，对，说得好，阿克谢特。靠主恩典，至少空气我们还不缺少。

阿克谢特　大家都离不开它，就象火石离不开火刀。

伯尔切斯库　所以常从你们身上迸出火花。

---

① 罗马尼亚公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领导人。

扬库　这是笑谈，不过，你知道，是这样的。艰苦的生活也有它的用处，它会使你磨炼得更坚强。

伯尔切斯库　可是你们给我安排的生活倒很舒适，是想让我变得脆弱吧！

阿克谢特　你还以为我们这样作是没有原因的吗，伯尔切斯库兄弟？

伯尔切斯库　我也是说句笑话。

扬库　你的情况不同，你是我们的客人，到这儿来的时候，身体又不好。

伯尔切斯库　没什么，大概是太累了……

阿克谢特　老是东跑西颠，的确容易累。

扬库　你决定要走，我们感到很遗憾。

伯尔切斯库　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一些时候了。

扬库　我们还想让你留在这儿，留在肯佩尼。

伯尔切斯库　不，不行。那样我会把整个八月份都耽搁在路上。一八四九年的八月。时间过得多快啊。明天一定得走。

扬库　至少现在还用不到那么着急。我们还需要时间考虑考虑，你，我，然后，所有的县长一起……你也需要些时间。

阿克谢特　可以再休息休息，恢复恢复体力。

伯尔切斯库　我们商量得够多了。我把所有的都对你们讲了，明智的决定，要由你们自己来作。我没有什么，我会精力充沛地离开这儿。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扬库　可是这个好处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阿克谢特　谁又能说……（加重语气）这是好处？反正我不这样认为。

伯尔切斯库　不管是罗马尼亚人，还是匈牙利人，扬库兄弟，阿克谢特兄弟，都在受着同样的专制主义压迫。民族的自由，不会来自皇帝的宫廷。既不会来自维也纳皇宫，也不会来自沙皇的宫殿。

阿克谢特　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可是匈牙利政府为什么不愿意了解它呢？……

伯尔切斯库　我想你并不需要我的回答。

阿克谢特　需要，兄弟，需要。

扬库　请允许我插一句。刚才你说起了维也纳和皇帝，伯尔切斯库兄弟。

伯尔切斯库　我说的是专制主义，不管哪个国家的。

扬库　这就更好了。我要说的只是一件事：我们作的，不过是自卫。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用不着再选择敌人，它就在你面前，就好象上帝事先安排好的一样。

伯尔切斯库　现在，当暴君伸出手来要扼杀革命的时候，这个安排正在变成现实。

扬库　我们没有过错，我们只是保卫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曾是奥地利皇帝手中的工具，也不是任何别人手中的工具。我们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会相信德国人，就象我们不会相信任何一个暴君一样。这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一切。

伯尔切斯库　如果你们和匈牙利政府达成谅解，事情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阿克谢特　我们上当上够了。

扬库　他们在我们眼前晃动橄榄枝，为的是遮住另外一只手里准备对付我们的大棒。

阿克谢特　他们甚至连承认我们是一个民族都不允许。他们给我们的不是自由，而是地主的残暴、野蛮和战争。我们怎么办？你说说，伯尔切斯库兄弟！你是我们民族的首脑之一，今天我又问你，而且从你来的那天夜里起，就一直问你。可你每一次都没有回答……

扬库　……你自己回答吧，阿克谢特。其实，那天夜里来的人，已经得到了答复：我们应该获得新生。

阿克谢特　新生，新生，老是新生。可是几百年来，我们还一直遭受着苦难。

伯尔切斯库　你们自己已经回答了……也许别的答案没有，或者，可能你们没有找到。

阿克谢特　没有，别的答案没有。

伯尔切斯库　你们自己最清楚。

扬库　我们向来遵从文明民族的评判。让整个欧洲都来说说吧，我们被迫起义，完全是特兰西瓦尼亚那些匈牙利贵族保守派的野蛮暴行一手造成的。

伯尔切斯库　是这样……可是现在已经迟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了。

阿克谢特　说真的，在沙皇俄国的哥萨克骑兵没到特兰西

瓦尼亚之前[1]，匈牙利政府是绝不愿意朝我们伸手的。害怕当中求和解，不是真的想和解。

扬库　我们的伤痕太深了。这么多年的沉重压迫，不可能让人们相信，一夜之间就会跟匈牙利人称兄道弟。

伯尔切斯库　这我看得出来。我这个和平使者，运气不佳。

扬库　你再留些时候吧……

伯尔切斯库　不行啊。

扬库　现在正是需要你等待的时候。

伯尔切斯库　现在正是要把事情弄清楚的时候，应该弄得皂白分明。

扬库　我们大家都请你哪怕再留几天。我们商量过很久才这样说的。

伯尔切斯库　这我相信……可是，没别的办法，天一亮我就得离开。

扬库　如果是这样，请接受我们的答复，请把我们的信转交给科苏特。

伯尔切斯库　谢谢，请放心，我一定尽快交给他本人。

扬库　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料。我请你现在就读一下吧！

伯尔切斯库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那我现在就读……对……对……这是你们的话。（读信）真的，没想到。

扬库　匈牙利军队和沙皇军队的事，我们绝不想干预，我们只是旁观者。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起来自卫。

---

[1] 为镇压革命力量，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呼吁俄国沙皇出兵，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开进特兰西瓦尼亚进行武装干涉。

如果不是这样，就听他们的便，我们绝不会借机报复。

伯尔切斯库　是个不失尊严的决定。

扬库　为的是不让罗马尼亚人再流血。任何牺牲现在都是多余的。我们这儿，革命的火焰已被扑灭，就象整个欧洲那样。

伯尔切斯库　还会重新点燃。

扬库　毫无疑问，这我们相信。我们要保存力量，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伯尔切斯库　这是十分明智的……请代我向全体兄弟们致意，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为和平所作的努力。

扬库　我理解你。

阿克谢特　最后我也理解了。

伯尔切斯库　你，阿克谢特，我确信你能完全理解我。我们两个在罗马尼亚公国的革命中曾经并肩战斗。你了解我的全部想法和为民族自由所作的努力。我们民族的自由，只有当所有的罗马尼亚人紧密联合，所有的人一起起来的时候，才能实现。

阿克谢特　让它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吧。

伯尔切斯库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才来到这儿，来到这罗马尼亚军团的心在跳动的肯佩尼。我的使命就是要使民族的旗帜在特兰西瓦尼亚山里升起，为此，我满怀希望，并竭尽了自己的努力。我对许多人讲起过你们，讲起过你，扬库兄弟。为了使罗马尼亚军团得到承认，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有它才能使我们公国的人

民得到拯救，才能把各地的罗马尼亚人，用共同的民族意识连接起来，去争取统一。我们，罗马尼亚人，如果不联合起来，如果不结成同一个政治整体，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就是这些，才促使我到你们山里来……这些理想……梦想……

扬库　是就要实现的梦想。

〔安德烈·穆雷沙努的《醒来吧，罗马尼亚人》的男声歌曲渐起。

伯尔切斯库　……醒来吧，罗马尼亚人，从死亡的睡梦中醒来吧……罗马尼亚的《马赛曲》……在胜利地回响……

扬库　（歌声渐强）歌唱吧，勇士们……在夜晚的火光中聚集……人数众多，才坚强有力……

〔《醒来吧，罗马尼亚人》的乐曲声渐强。

——幕落

第七场

“留下的印记”

〔维德拉—德—苏斯，阿弗拉姆·扬库家乡的房子里。

玛丽亚　（上）巴林特神父，我给你带来一些鲜花、奶酪和葡萄酒。

巴林特　谢谢，玛丽亚大婶，不用了。

玛丽亚　路上辛苦了，这些都是养身体的。先喝口酒吧，阿弗拉姆马上就来。我让一个小伙子去树林里找他了。

巴林特　可别找不到他，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玛丽亚　阿弗拉姆不会离开太远。有个地方，他总喜欢一个人呆在那儿，小伙子知道他这个习惯，很快就会找来。我不陪你了，我还要去干我的事……

巴林特　坐坐吧，大婶。家务事是永远干不完的。

玛丽亚　坐坐倒是可以，可是说定了的事我不会改变，巴林特神父。

巴林特　我再求你一次：只有你的话他才肯听。

玛丽亚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们的事情我不管。

巴林特　只有阿弗拉姆一个人，能使山里人的情况好转。这对他自己也有好处。

玛丽亚　我的阿弗拉姆不需要自己的好处。人们的权利，已经被深深地埋葬好久了……现在已经是一八五二年七月，从那次可怕的事发生以来，已经过去四个年头了。我们赢得的是斗争，可地主得到的是更大的权力。

巴林特　总还得到了一些方便。

玛丽亚　根本不值一提。可是皇帝宠儿的那些走狗，却把我们世世代代的树林，都给抢去了。

巴林特　大婶，这正是我们的要求：收回树林，而且还要求别的权利。别看不用刀枪了，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需要阿弗拉姆。

玛丽亚　他和你们大家竟落得到各个衙门去乞求的份了。跟打仗的那几年一样，这几年阿弗拉姆茨也不好过。

巴林特　不管怎么说，大婶，还是不一样的。

玛丽亚　我不是说对别人，对阿弗拉姆茨是一样的。当妈妈的对儿子比谁都了解。打仗的时候，他是那么坚强、勇敢……

巴林特　没人能跟他比。在战场上，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头。人们都说，除非是银弹头，别的子弹是不会打中他的。

玛丽亚　那时候他那么坚强，是因为胜利的信念能给他力量。今天的阿弗拉姆茨，不是昨天的他了……

巴林特　谁都这样，过去跟现在不一样。

玛丽亚　是啊，三年前，你还当过县长，领导过农民。那时候，你劲头够多大。可是今天，却也认为好语和忍让比刀枪和大炮还有用些。真是想象不出。

巴林特　玛丽亚大婶，你还是从前那个火性子……

玛丽亚　可你现在不象从前那样了，现在升了大主教。

巴林特　叫我怎么说呢？这个教职并不是我要求的，是我接受了教民们的意志。

玛丽亚　我知道，神父先生，我并不想说你的主教职务。也可能你给人们的帮助比谁都大……我想的是另外的事……

巴林特　我们罗马尼亚人，不管是谁，能够得到一个职务，总比得不到对我们的民族更有好处。阿弗拉姆茨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职位。但是他放弃了一切机会。我并不认为他这样作有什么好处。

玛丽亚　阿弗拉姆很自信。

巴林特　愿他不要让骄傲绊住了脚。

玛丽亚　阿弗拉姆的心里，已经不再存有什么希望。

巴林特　作为母亲，你总是护着他，可是我却不能宽恕他。我要照直告诉他：他的这种荒唐的有害的骄傲，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好处。

玛丽亚　不能这样对他说，这不公正。阿弗拉姆的骄傲是我们的珍宝，是从我们身上一点一滴集中起来的精华。阿弗拉姆的骄傲代表着他的整个心灵。霍里亚曾经是这样，所有那些为我们民族增光的男子汉也都是这样。正是他们的这种骄傲，给了人力量，使我们没有屈服，更坚强地保卫我们的生存……（望窗外）他来了。你不能不公正地对待他，神父先生。我想过很多，多少有学

问的人都追随阿弗拉姆，他们的智慧可能远远超过他。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你想过这件事没有？

巴林特　阿弗拉姆比谁都有天分。可是该说服的，我还是要说服他。大婶，你一定要帮我的忙。

玛丽亚　你不用指望我……瞧，他来了……

扬库　（高兴地）吻你的手，妈妈……巴林特神父，欢迎，见到你很高兴。

巴林特　祝你长寿，阿弗拉姆。如果你觉得高兴，那你也应该让我高兴高兴。

扬库　这么说你是有使命在身。

巴林特　也可以这样说。

扬库　那就把你葫芦里的药都倒出来吧，西蒙阿诺[1]兄弟。

巴林特　没什么大不了的，阿弗拉姆。再过两天，皇帝要到克鲁日来。

扬库　这关我们什么事？

巴林特　不，跟我们有关系：什瓦茨贝格亲王对我，对沙古纳大主教，对阿克谢特都说了，皇帝对你不去晋见他很恼火。

扬库　我生病了……

巴林特　后来知道，这不是真的……他请了你两次，他就停在这儿，在你的家门口，可你还是没露面。

扬库　我认为该作的都作了。我违心地动员人们，在我们的山里体面地接待了他。难为父亲那么大岁数，为了

① 西米翁的昵称。

欢迎皇帝的仪仗，把大路上和村子里都作了装饰。

巴林特　尽管你出了力，可是还是没尽到心。如果你见见他，完全可以领受他的好意。

扬库　人们向他递了上百份请愿书，把我们遭受的苦难，直到被抢去树林，向他说了几十遍。可是他连一句话也不吭。

巴林特　要是你亲自对他说，情形就不一样了。

扬库　根本不可能。我，还有其他人，我们多次去过维也纳。他不接见我们，不让我们诉说大家苦难的遭遇。这还不算，他们竟让警察象对待囚犯那样，把我们赶出了维也纳。甚至在我们这儿，奥地利人还曾经两次逮捕过我。如果不是怕激怒人民，恐怕我今天还出不了铁栅栏。

巴林特　这都是以往的事了，都是因为你不肯接受勋章，再三请你任职，你也不接受。

扬库　我为什么要接受呢？

巴林特　因为这是应得的荣誉。我们在反对匈牙利人的战争中，曾经给奥地利人帮了大忙。

扬库　巴林特神父，你应该清楚……

巴林特　说吧……

扬库　你最了解事情的底细……当着匈牙利贵族进攻我们的时候，特兰西瓦尼亚的宫廷部队人数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贵族们想独霸权力，他们进攻我们，无形中也等于打了奥地利人。这样，有意无意我们却跟奥地利

人站到了一起。为了保卫生命，即使不对心思的人递来的枪，你也会接受。奥地利人很明白这一点。

巴林特　这我不否认。可是你不接受皇帝的好意，就更惹恼了他。

扬库　我想接受的不是勋章，不是职位，而是答应我们全民族实现自己的要求。

巴林特　这你说得够多了，谁不知道呢？……如果别的权利不给，至少得允许开办一所罗马尼亚语大学。要是这也办不到的话，至少在维德拉给山里人修建澡塘。

扬库　我说得不对吗？

巴林特　对，对，可总不能这样直出直入。谁听了这样的话都会不高兴，更何况是皇帝。

扬库　你以为我去见他，就会得到公理吗？

巴林特　他刚到这儿的时候，看起来对我们好象还有善意。可是看到你对他并不敬重，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因此，弟兄们派我到你这儿来了。

扬库　我没什么可作的。

巴林特　不，你能作，而且应该作。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你马上去克鲁日。

扬库　去那儿干什么？

巴林特　去迎接皇帝。至少现在，在他回维也纳的路上去欢迎他。

扬库　我？

巴林特　我们准备派一百二十个骑士，都是当年我们的骑

兵，一个个挑选的。你带领他们，到克鲁日城门口去迎候皇帝。

扬库　我不去。

巴林特　大家都这样请求你。为我们重新赢得皇帝的善心，我们想让你再去试一次。

扬库　枉费心机……

巴林特　即使是这样，那你就权当为了我们的愿望这样去作吧。系着我们事业的每一根绳线，都应该拉紧。

扬库　……人们的命运千钧系于一发……就要断掉的一发呀，巴林特神父……

玛丽亚　去吧，阿弗拉姆茨。骑兵们希望你带领他们。

巴林特　没有你，他们不愿去克鲁日。

玛丽亚　即使没希望，为了他们这样作吧。我求你，阿弗拉姆……去吧，阿弗拉姆茨……别丢下他们，阿弗拉姆茨！

扬库　好吧，妈妈……我陪他们去克鲁日。

巴林特　感谢主的恩惠！玛丽亚大婶，你真是一句话抵千金啊。我去告诉骑兵们，让他们再准备准备，阿弗拉姆。你只要走在他们的队伍前边就行了。我回来叫你，两小时以后，你们就可以动身……再见，大婶……再见，阿弗拉姆……

扬库　再见，西米翁兄弟……

玛丽亚　（巴林特走后）……你作得对，阿弗拉姆茨。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接受了。

扬库　你不是让我这样作吗，妈妈？

玛丽亚　也是为了大伙。

扬库　我带骑兵们去克鲁日……至于见皇帝，妈妈，我还是不见他。

玛丽亚　可你已经答应了，阿弗拉姆茨。

扬库　我只是说，我陪骑兵去克鲁日。

玛丽亚　可巴林特以为你会见皇帝的面……如果你不想见，刚才就不应该答应。

扬库　我告诉骑兵们我的理由，他们会谅解我的。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也会对巴林特说明白。

玛丽亚　你应该一开始就对他讲清楚。

扬库　我知道，没有我，骑兵们不会去克鲁日迎接皇帝……我想，让皇帝见见他们也好……但是我要选另外一些人，代替巴林特选的。我去把那些我了解的人集合起来，而不是巴林特神父引为骄傲的那些。我要一个一个地挑选，选那些面色、体格都留着罗马尼亚农奴印记的人，选那些被敌人的战火烧焦的人，残废的人。要让皇帝看看，有他可看的！

玛丽亚　上帝呀，阿弗拉姆茨！……你怎么能这样作呢？

扬库　这位伟大的主宰并不需要我。但是那些曾被刺刀和子弹穿透过的身体，却能够向皇帝诉说一切……

〔唱起菲利契亚·道恰努的《黑海岸边铜壶滴漏》第一章第一节片断。

——幕落

第 八 场

“翻转的盖棺石”

〔巴亚—德—克里什，伊昂·斯图比诺的房前。

扬库　(已显得苍老，身着破旧衣衫，敲窗)来，斯图比诺兄弟，来……(继续敲窗)

斯图比诺　(在屋内)谁呀？

扬库　(声音微弱)帮我平安地迈过这生命的门坎吧。

斯图比诺　(开窗)谁在那儿？

扬库　……给我这可怜的身子，找块安静的地方吧。

斯图比诺　是扬库先生，我的上帝！……我这就来。

扬库　……精疲力尽的人步子也迈不动了……(咳嗽得喘不过气)头顶也象有千斤重压。

斯图比诺　(与伊昂娜急上)扬库先生，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你怎么啦？

扬库　走在路上，天就黑了……我在这儿停下，到你院子里来，喘口气……请原谅，斯图比诺……

斯图比诺　这是什么话，扬库先生……你怎么不进屋？真是的……(扬库一阵咳嗽)快到屋里去吧，扬库先生。

扬库　就让我在屋檐底下呆一会儿吧。我想再看看星星。

斯图比诺　不行，扬库，夜里外边太凉。

扬库　天马上就要亮了，天空都发白了……这儿真好。

斯图比诺　伊昂娜，快去，把我那件大皮袄拿来。

伊昂娜　就去。（跑下）

扬库　不用啦。借我一把干草，当作床铺……身子底下有东西垫垫就行了。

斯图比诺　别说这些，扬库先生，听了让人伤心。（接过伊昂娜拿来的厚皮袄，披在扬库肩上）要是你不愿意进去，这样好一点。太阳出来以前，皮袄比什么都强。

扬库　我觉得好一些了……半夜三更就把你们吵醒……需要点起最后的光亮了[1]。

斯图比诺　没什么，扬库先生，也该我们起来的时候了，这是我的习惯。发酵的面团，会催面包师早起的。

扬库　你别装着不懂我的话，我说的不是这个，别再提你的面包师了……你这儿有蜡烛吗，斯图比诺兄弟？

斯图比诺　能找到，可用不着它。你还壮实得象棵柏树呢。

扬库　一棵已经歪倒的柏树。

斯图比诺　也许有些摇晃了。但是柏树越摇晃，根会扎得越深……

扬库　……扎进结实的土地里。（咳嗽）我早就是只剩一口气的人了，该是灵魂升天，把泥土的肉体还给大地的时候了，斯图比诺兄弟。（猛烈咳嗽）胸口的郁火太大啊。

---

① 按宗教习惯，人临死时需点起蜡烛。

斯图比诺　伊昂努策[1]，去，姑娘，拿一罐奶来。

伊昂娜　我这就去拿。（下）

斯图比诺　来，进屋去，扬库先生。

扬库　我要看着这些星星，直到它们消逝为止。

斯图比诺　我求你……

扬库　时间不会多久了。

斯图比诺　（伊昂娜上）瞧，奶拿来了……喝，喝吧，扬库先生，还热着呢。

扬库　我喝？

斯图比诺　这有好处。

扬库　象《圣经》上说的，临终前那样。谢谢，斯图比诺兄弟。姑娘，去拿支蜡烛来。

斯图比诺　（看着伊昂娜疑问的眼神）去找找，伊昂努策，圣像旁边架子上的那只木桶里，那支大蜡烛。

扬库　（伊昂娜欲下，对伊昂娜）把它点着……这是我在人世间最后的一次祈祷……斯图比诺兄弟，今天是什么日期？

斯图比诺　九月十号，扬库先生。

扬库　一八七二年九月……一八四八年九月……二十四个年头了。

斯图比诺　过得真快。

扬库　一八四八年，是希望开始的一年，也是失望开始的一

---

① 伊昂娜的昵称。

年……你还记得吗，斯图比诺？那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

斯图比诺　怎么不记得？亲身经过的事是不会忘记的，小君主。

伊昂娜　（手擎点着的蜡烛上）蜡烛……放在哪儿？

扬库　别让风吹灭……放在，我眼睛看得见的地方……愿主饶恕世人的罪过。

斯图比诺　（将伊昂娜拉到身边）在这儿，姑娘，别离开，也许还要用着你。

扬库　时代的风暴是无情的。

斯图比诺　无情的……

扬库　鲜血流洒了，可是要求并没有实现……我就要死了，可是脸上还带着奥地利人肮脏的巴掌印。

斯图比诺　别再折磨自己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扬库　是苦痛和不公正……没有得到抚慰，没有受到报应。

斯图比诺　让自己心里安静安静，扬库先生……

扬库　一条大蛇，一条毒蛇……魔鬼蛇，头上戴着圣冠，有毒的头……圣冠和宝石的徽记。突如其来的闪电……夺走了所有人的视力。

伊昂娜　爸爸，他怎么了？

扬库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瞎了，我瞎了……

伊昂娜　爸爸，我怕！

斯图比诺　别怕，我的孩子。

库扬　……人过来了……

斯图比诺　别发抖，孩子，听他说完。

扬库　伸出铁钳似的双手，抓住毒蛇……把它捏死了……

伊昂娜　他在说胡话。

斯图比诺　听着，不是胡话，是寓意深刻的话。

扬库　人把魔鬼蛇降伏了……又露出了温煦的阳光……是你在这儿，斯图比诺兄弟？

斯图比诺　是我，小君主。

扬库　我作了一个梦……一个好梦。

斯图比诺　愿它变成现实，扬库先生……小君主……

扬库　会实现的。一切苦难，待到翻转盖棺石的时候，都会烟消云散……你明白了吗，斯图比诺？

斯图比诺　头脑解不开，可心里觉得出。

扬库　万劫尔后复生……经过战斗的磨难，胜利即将到来……一定到来！……我们曾经象一头被痛苦折磨的黑牛，进行过无数的搏斗，我们的斗争，并不是一无所获。一八四八……七十年以后，我们黑暗时代的这头牛，将会享用到丰盛的供品……罗马尼亚民族，一定胜利……（头垂到胸前）

斯图比诺　结束了……安详地结束了忠贞的一生……你一生历尽了苦难，扬库先生，你有权利这样静静地安息……愿上帝保佑你升入天堂，扬库先生。感谢你给了我荣誉，让我成为有幸为你合上双眼的人。小君主，圣母……上帝……

伊昂娜　别哭，爸爸，忍着点，爸爸。

斯图比诺　不，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扬库先生，你安息吧，小君主……勇士，好心正直的人……孩子，孩子，伊昂娜，去把神父叫来。（伊昂娜下。脱帽，恭敬地用两只手把帽子放在扬库的双脚上）愿你永远被人祝福……愿你的在天之灵，看到你的理想全部实现……

〔钟声。送葬的钟声逐渐变为强有力的胜利的钟响。

——幕落

两幕话剧

伟大的战士

丹·德尔吉勒著

张增信译

丹·德尔吉勒是罗马尼亚当代著名剧作家。他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生于布拉霍瓦县布什戴纳里乡。中学毕业以后，他考入布加勒斯特医学院。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他先后在儿科研究所和儿童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他一面从事医务工作，一面从事戏剧创作，并于一九六四年成为罗马尼亚作协成员。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他先后任布拉索夫市作家协会书记，文艺刊物《星》的主编，布拉索夫剧院经理。

德尔吉勒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主要剧作有：《在一个小车站》（一九五九年曾获全国戏剧比赛一等奖）、《百川交汇》、《只有一个乘客的帆船》，历史剧《我，米尔恰大公》、《弗拉德·采佩什之死》和《伟大的战士》等。

《伟大的战士》以一八七七年罗马尼亚民族独立战争为背景，描写居住在被土耳其侵略者占领的多布罗加地区的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为解放多布罗加，为罗马尼亚的独立和统一而浴血战斗的情景。

人　物

维萨里昂

杜多西娅

高斯玛

格奥尔基

尤丽娅

拉泽尔

里姆波乌尔

巴尔沙

阿里

土耳其士兵

斯特隆卡

布杜

阿历克山德鲁

巴丘

莱妮

阿劳奈阿努

疯子

少校

安德烈

伊昂

比比利格

故事发生在一八七七年春夏。

关于人物的几点交待

维萨里昂、他的妻子杜多西娅和他们的儿子格奥尔基，是一户贫苦的农民，剧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多布罗加[①]。维萨里昂是一个四十五岁的男子；杜多西娅可能只有四十岁，但是，由于劳动和贫苦生活的煎熬她显得很苍老。格奥尔基还不满十八岁。杜多西娅的父亲高斯玛是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驼背，走路离不开拐棍。他们的衣著褴褛不堪。

在本剧的第二幕，维萨里昂和格奥尔基都穿着士兵的制服。

尤丽娅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在本剧的第二幕，她是前线一辆救护车上的护士。

拉泽尔，小学教师，三十五岁。

里姆波乌尔，布拉索夫一带的牧羊人。

巴尔沙，犹太人，酒馆老板，五十多岁。

阿里，土耳其老人。

斯特隆卡，雅洛米查地方的地主，五十多岁。

---

① 多布罗加系多瑙河以东、黑海以西的罗马尼亚的固有领土。本剧发生的时候，该地区为土耳其人占领。一八七七年罗马尼亚民族独立战争后，根据柏林条约，罗马尼亚恢复了对该地区的主权。

布杜，雅洛米查地方的地主，年龄比斯特隆卡大得多。

莱妮，斯特隆卡的妻子，年轻，身著骑马的衣服。

阿历克山德鲁，年轻的中尉。

巴丘，医学院大学生。

阿劳奈阿努，管家的典型，卑躬屈膝，心术不正。

疯子是一位老农，双目失明，疯疯癫癫，衣衫褴褛。

第一幕

在去前线的路上

〔海岸。一个不太高的石崖突现在舞台背景的右侧。分散在各处的几丛蓟类植物使这地方显得很荒凉。曙光曚昽。可以听到波涛有节奏地拍击海岸的声音。在背景的深处和石崖的左侧隐现出地平线。格奥尔基坐在石崖上,双手抱着膝盖,凝视大海。维萨里昂被一盏聚光灯照着,出现在舞台左侧。

维萨里昂 （面向观众）这出戏讲的是关于我和格奥尔基的故事,讲的是我们全家,还有在路途中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伴的故事。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认为这一条路是我们大家唯一的道路：履行义务的道路。当我们去参加战争，去参加我们的独立战争的时候,我,杜多西娅,格奥尔基,尤丽娅,小学教师拉泽尔先生和里姆波乌尔，我们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里姆波乌尔是山那边的牧羊人，赶着羊群躲到我们这一带来了。他会说土耳其话、保加利亚话、匈牙利话和德国话。有一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没看到格奥尔基。床上是空的。“喂,老婆子,格奥尔基到哪儿去了?”可

是，杜多西娅却说："你知道到哪儿去找他！把他叫回来，那些海鸥迷得他发疯了！"所以我大清早就朝海岸走来了，我知道格奥尔基一定在那儿。

〔维萨里昂走下舞台。一线曙光在天边升起，预示着日出。海鸥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格奥尔基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大海。

维萨里昂的声音　格奥尔基！……喂，格奥尔基，喂！……喂，孩子！喂，爸爸的儿子！……格奥尔基！

〔可是，格奥尔基好象什么也没听见。维萨里昂走上舞台，远远地望着格奥尔基，然后来到他身旁。

维萨里昂　你又跟你的海鸥在一起哪？！

格奥尔基　又跟它们在一起呢，爸爸。

维萨里昂　格奥尔基，孩子，回家去吧。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什么时候醒来并且悄悄地溜出来的，我可是一点都没感觉到。可见你是顶着星星出来的。就连你妈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格奥尔基　（用手指着大海）爸爸，你看到它们了吗？一大群！

维萨里昂　看见了，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工夫去看它们，孩子，时间催促着我们去干别的事情。你最好呆在家跟前，万一发生什么事，我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如果……

格奥尔基　你看，真多啊，尽是海鸥！好象下了一层雪！

维萨里昂　孩子，村子里尽是流言蜚语。

格奥尔基　什么流言蜚语？

维萨里昂　危险的流言蜚语。人们说要打仗了。

格奥尔基　爸爸，我们两个也去打仗吗？

维萨里昂　（诙谐地）哎，我还去吗？！就你一个人去吧。（笑）

格奥尔基　一个人我不去！

维萨里昂　嗯，那为什么？

格奥尔基　我不知道从哪儿去前线。

维萨里昂　首先，暂时还没有一条前线。另外，你快回家吧，牛还等着你挤奶呢，你妈今天要下地干活，她没工夫。

格奥尔基　奶牛不愿意让我挤奶，我干不了。它总是等着妈妈挤奶，一挤就是满满的一木桶。咱们家的这头奶牛好象跟妈妈有缘，专等着她挤奶。

维萨里昂　（笑）好象是这么回事。

格奥尔基　妈妈对待它就象对待上帝似的。她一天到晚同我也说不了两句话，可你却会听到她在牛棚里整天和奶牛说个没完！

维萨里昂　什么，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她好象在跟一个人说话。真的，爸爸！啊，她对它是那么温柔！她抚摸它，给它脖子搔痒，跟它说知心话。

维萨里昂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格奥尔基　怎么，难道我没听到？她就象对神父忏悔似的。

维萨里昂　嗯？

格奥尔基　她说，她到什么地方去过，在村子里跟谁说了话，大婶从麦特吉迪亚集市上回来时说了些什么，她甚至还偶尔给它讲一个童话，就是那种漂亮小伙子和皇帝的三个女儿的故事。那头奶牛竖着耳朵听着，就好象妈妈对它讲的它全懂了似的。我们家这头奶牛有点通人性。

维萨里昂　你还知道些什么？！（稍停）天亮了。格奥尔基，回家去吧！

格奥尔基　好吧，爸爸。可是我多么想留在这里看海鸥啊。

维萨里昂　日子长着呢，海鸥也不会钻到大海里去。你明后天再来吧。

格奥尔基　（注视着大海）海鸥好象从来也没有今天早晨这样洁白。爸爸，你看到了吧？

维萨里昂　看到了，格奥尔基。

〔维萨里昂家的牲口棚。一个角落里隐现出牛槽子，干草，一把叉子，一把铁锹，等等。从牛槽子那边可以听到挤出来的牛奶有节奏地滴落在瓦钵子里的声音和奶牛的哞叫声，时而还可以听到安抚奶牛的话语。

杜多西娅的声音　哎，不要叫，不要叫，我们会熬过这苦日子的，世道不会总是这么坏……你为什么回过头来看着我？难道你也有什么心事？也许有吧，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短促的哞叫声）我猜到了，是这样吗？……哎，哎，你差点儿把瓦钵子给我踢翻了，你一定是看见

魔鬼了！（长长的哞叫声）我原谅你，你还要干什么？咱们两个相处的日子不算短了……不，我不会让村里人说你的坏话，也不会让村长先生发现你，因为他是信真主的，他是穆斯林。（杜多西娅带着神秘的表情轻轻地笑了，然后接着说）你知道，我会守信用的。你又在瞧着我。吓，你头上的那撮白毛真漂亮！（哞叫）你说吧，你说吧，你还要什么？小牛，你大概……（长时间的哞叫）哎，你别生气，你不要甩尾巴，你的尾巴打着我的脸了……我原谅你，我原谅你，我怎么能不原谅你呢，你所有的罪过我都会原谅的。

〔高斯玛上。

高斯玛　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带着装了牛奶的瓦钵走了出来，这段时间她一直在牲口棚里干活）爸爸，我在这儿呢。

高斯玛　我到处找你。

杜多西娅　我还能在哪？我刚挤完了牛奶。因为我的格奥尔基老跟海鸥在一起，哼！

高斯玛　维萨里昂没去找他？

杜多西娅　谁看见他们回来了？你大概看见了，我可没看见。

高斯玛　我小的时候，也象他似的往海边跑。

杜多西娅　我身边的活干也干不完，当你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的儿子，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却跑得无影无踪了。牲口棚需要打扫，牲口槽里要添满干草，叉子要放

回原处，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事。可是格奥尔基，眼睛却总是盯着海鸥。

高斯玛　瞧着海鸥可以使他的心灵变得纯洁。另外，那些瞧着大海的人是在寻找生活。

杜多西娅　（犯愁地）你放心吧，他已经找到了，他早就开始寻找了。但愿他能回家。

高斯玛　他在寻找生活，杜多西娅。只有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才能找到它。一旦你象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大好的时光就过去了。（稍停）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是，爸爸！

高斯玛　你从什么时候就不到坟地去了？

杜多西娅　我连坟地在什么地方都忘了。

高斯玛　当我们忘掉死者的时候，困难的日子就来临了。

杜多西娅　哎，你也把死人忘了！

高斯玛　我拖着这两条腿还能到哪儿去呢？可能有两年我没到坟地去了。坟地大概都荒了。大概连十字架和坟墓都找不到了。这两天你最好到那儿去一趟。你去看看那些死者的情况怎么样。给他们点上一支蜡烛。两年前的一个早晨，当我去坟地的时候，我发现一群羊正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啃着青草。是一些黑羊。我站在那儿看着它们吃草。啃啊……啃啊……啃啊……啃啊……这声音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我一直站在那儿，并且听见它们：啃啊……啃啊……啃啊……啃啊……哎，不幸的羊！

杜多西娅　可是，爸爸，我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过来呢。

高斯玛　算了吧，杜多西娅，不要惹上帝生气。你家里有个好男人，孩子也大了，现在你还有这头奶牛，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院子里有一头牛，你还要什么呢？

杜多西娅　是这样，爸爸，你说的都对，可是不管我怎么拚命地干，也摆脱不了这困苦的生活。我们从早到晚地干啊干啊，才能勉强糊口。幸亏我们大家有牛奶喝。爸爸，这头牛是我们的福气。我真不知道没有它我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当我给它挤奶的时候，每天早晨我都祝福它。（稍停）维萨里昂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还不回来？说不定他没有找到格奥尔基，正在到处找他。这个孩子也太不安分了。一天到晚跟在他后面叫："格奥尔基，你在哪呢，格奥尔基？"叫了半天却连个人影都不见！

高斯玛　（过了一会儿）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你饿了吧？我给你一杯牛奶。

高斯玛　我不饿。

杜多西娅　那你要什么？

高斯玛　要是可能的话，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了。

杜多西娅　（假装没听懂）我们到哪儿去？这是怎么回事？

高斯玛　算了吧，你知道到哪儿去。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杜多西娅　你想得真多呀！

高斯玛　我留下，杜多西娅。我留在这儿。

杜多西娅　爸爸，我们大家都留下。

高斯玛　不，你们别留下，你们必须离开。

杜多西娅　到哪儿去？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

高斯玛　杜多西娅，你怕那个地方？

杜多西娅　要是人生地不熟的……可是，你怎么会提起走的事呢？

高斯玛　哎，怎么会提起？！

杜多西娅　要是非得……（停下来，并用手打自己的嘴）上帝啊，保佑我们平安无事吧！

高斯玛　非得什么？

杜多西娅　爸爸，你不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高斯玛　非得什么……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哎，好吧，如果有一天我们非得逃离家乡，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你和奶牛丢下不管。

高斯玛　（诙谐地）是这样，还有奶牛！

杜多西娅　我把它杀了也比它落到别人手里强。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定留下。要是能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如果不能，那就只好听任上帝的安排了。或者让维萨里昂一个人走！

高斯玛　杜多西娅，不能这样！你不要再说第二遍了，这可是罪孽呀！你是他的女人，女人和男人是通过诺言和法律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你们最好是离开，你们两个带着孩子和所有的东西一起走吧。

杜多西娅　如果没有你和奶牛，我连村子边都不去。我刚

才说了，我留下。就是苏丹的军队都来到我的门口，他们也动摇不了我的信心。

高斯玛　很多人都越过多瑙河到布勒伊拉去了。

杜多西娅　让他们过去好了，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高斯玛　可能他们做的对。

杜多西娅　爸爸，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高斯玛　你们要注意土耳其士兵，渡河以前不要让他们抓住。我听说，被他们抓住的人都被他们杀害了。我活的岁数够大了，够大了。

杜多西娅　我们活多大年纪，那是命中注定的。

高斯玛　哎，命中注定的！

杜多西娅　如果你不要牛奶，我给你什么呢？

高斯玛　我什么也不要。昨天一晚上我的胸口就发闷，现在还闷得慌。

杜多西娅　痛吗？

高斯玛　不，不痛。就是喘不过气来。

杜多西娅　你想让我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吗？即使我们走了，走到外乡去，我的心里能踏实吗？有谁会给你端一碗水喝吗？

高斯玛　（诙谐地）两步远不就是大海吗？（稍停）到多瑙河是一条很长的路，对我这两条仅仅能拖着走到井边的可怜的腿来说，那是太长了。另外，你们必须在夜里偷偷地渡河。你们带着我怎么办？

杜多西娅　我无论如何也会把你背过河去，绝不会把你丢

下。我背着你，牵着牛，可以从大地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马蹄声）听！是谁呢？

高斯玛　谁，他们来了。

〔土耳其士兵冲进来。

士兵　你的男人呢？他在哪儿？

杜多西娅　（惊恐而藐视地）没在家。

士兵　到哪儿去啦？

杜多西娅　有事，远着哪……到土尔恰去了。

士兵　什么时候回来？

杜多西娅　明后天。

士兵　邪教徒！……

〔士兵下。马蹄声渐远。

杜多西娅　爸爸，我害怕。他找维萨里昂干什么？

高斯玛　你快找他去。别让他回家。如果要回来，就绕着道走。嗨，快去吧！

杜多西娅　唉，上帝呀，保佑我们吧！爸爸，我去了！（急下）

高斯玛　（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在你祖先的土地上当奴隶更难忍受了。

〔巴尔沙的酒馆，又小又可怜。三张旧桌子，几把凳子，一个摆设酒瓶的货架，等等。在一张桌子上，阿里伏在上面睡着了。巴尔沙在铺子里坐立不安，心情烦躁。

巴尔沙　请看！他到我的酒馆里来就是为了睡觉！他一点酒也不喝。为什么不喝呢？《可兰经》不允许。可是允许睡觉吗？允许！《可兰经》让他在我的桌子上打呼

噜，还用花钱吗？还用花钱吗？一个铜板都不用破费。(摇晃阿里)阿里！阿里，醒醒吧！(可是阿里还是照样睡觉）如果村子里的土耳其人全都到我的酒馆里来睡觉，那可怎么办？

〔杜多西娅匆忙走进来。

杜多西娅　巴尔沙先生，你没看见我的男人吗？他没到你这儿来过？

巴尔沙　没来。如果他没来，我怎么能看到他？

杜多西娅　你在街上也没见到他？

巴尔沙　难道我也可以象商人似的站在铺子门口望着大街吗？我必须守着阿里好让他睡得更香甜。什么事这么着急？

杜多西娅　我只不过是找找维萨里昂。现在我走啦。谢谢，巴尔沙先生。

巴尔沙　如果我看见他，我跟他说什么？

杜多西娅　你对他说……你对他说让他快回家，但是让他穿过菜园直着走，他知道路，因为这样比较好，也比较近……也就是说，如果他走菜园这条路，可以快点到家。

巴尔沙　让谁也别看到他，是这么回事吧？

杜多西娅　我走了。日安。(急下)

巴尔沙　(自言自语地)这个维萨里昂是一个老实人，我很了解他。老实人也被追逐的时候，那就是说要打仗了。可是阿里还在睡觉！(又使劲地摇晃阿里)阿里！艾凡

提！起来吧！我要关门啦！

阿里 （醒来，打呵欠）你怎么就象一只阉割了的公羊，叫人讨厌！

巴尔沙 什么？我让你在我的酒馆里睡觉，睡完了觉你就这么感谢我吗？好极了，巴尔沙，象你这么傻的犹太人在《圣经》里也找不到。

阿里 这对我来说一钱不值。

巴尔沙 什么？我？！……我一钱不值？

阿里 对，就是你。

巴尔沙 唉，唉，就是你唾我也比你这么说我强。但是，既然你这么说了，干吗还要让你唾我呢？

阿里 今天是礼拜六。你开门营业。你忘记今天是你们神圣的日子啦？

巴尔沙 我怎么会忘？上帝要惩罚我吗？！……我只不过忘了我今天是犹太人。可是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要关门了。

阿里 因为没有顾客吗？

巴尔沙 因为要打仗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因此我才关门！

阿里 人类就是一场大战。人们总是在打仗。我非常讨厌打仗。愚蠢的人类。我要吃土耳其甜饼。

巴尔沙 我不管你的事儿，但愿上帝保佑我平安。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我要关门啦。

〔拉泽尔走进来。

拉泽尔　早晨好，巴尔沙先生。

巴尔沙　喔，教员先生！很高兴见到您！欢迎！请坐！我给您来点什么可口的东西？

拉泽尔　跟往常一样，巴尔沙先生。

巴尔沙　我非常喜欢您的习惯，拉泽尔先生。马上就来。（向摆着酒瓶的货架走去）

阿里　你不关门了？又忘了今天是圣礼拜六啦？

巴尔沙　人家要喝酒！（倒了一杯酒并把它送到拉泽尔的桌子上）听到什么消息啦：村子里平静吗？

拉泽尔　不太平静。

巴尔沙　土耳其士兵还向多瑙河开拔吗？

阿里　如果现在你说错一句话，土耳其士兵就给你一刺刀。（笑）

巴尔沙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不会说错的，我能控制住。（对拉泽尔）您看是不是快打仗了？

拉泽尔　那谁知道？！

巴尔沙　瞧，这种回答就是说要打世界大战啦。您不要笑，教员先生，您简直不会相信，我就是有这种运气。我老婆过去常对我说："喂，我说萨姆耶勒，没了我，你就没运气了。"可怜的玛丽阿姆，上帝饶恕她吧。真的，她死了以后我就没运气了。由于害怕希腊起义，我从雅典逃了出来，还不到六年。我那时对自己说："到远远的地方去吧，在那儿开一个铺子过活。怎么，多布罗加还不远吗？我还没扎下根，战争就找上门来啦。唉，萨姆

耶勒，为了躲避战争，你还能到哪儿去呢？”

阿里　你害怕了？我可有勇气。

巴尔沙　如果我是个卖裤子的商人就好了，同你们做生意，把裤子卖给你们，好让你们有地方装勇气。

阿里　你笑话我？我是土耳其人，你是犹太人。

巴尔沙　为什么我们要吵嘴？我们吵嘴能得到什么好处？

阿里　你只是想着好处。

巴尔沙　光亏本，连上帝也生活不下去。你是土耳其族，我是犹太族，既然咱们两个都象咱们的教员拉泽尔先生那样说罗马尼亚话，那就意味着咱们都是罗马尼亚人。

阿里　我是土耳其人！

巴尔沙　谁说你不是啦？我只是说，我们都是罗马尼亚人，你看，这也是有差别的。你还应该好好学习说话。你老啦，要是明后天你死了，连罗马尼亚话也说不好，那就太遗憾了。瞧，我真走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给教员先生当了三年学生。拉泽尔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拉泽尔　而且是一个勤奋的学生。

巴尔沙　谢谢您的夸奖。我从雅典来的时候，我不会罗马尼亚话，因为雅典没有罗马尼亚顾客。我那时对自己怎么说的？我既然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我就应该学习罗马尼亚话。我一年付给教员先生十个金币，少一个也不行，于是他就教给我罗马尼亚话。现在我说得很流利，教员先生，我说的对吗？

拉泽尔　很流利，巴尔沙先生。

巴尔沙　（冲着阿里）哎，你看见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哼，你还有什么说的？你们土耳其人说罗马尼亚话，保加利亚人也说，我也说，如果不说罗马尼亚话，我们大家在酒馆里见面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互相了解呢？说真的，我连对自己都是讲罗马尼亚话。怎么样，阿里，在哪块土地上生活，就应该用那里的语言。

〔维萨里昂走进来。

维萨里昂　日安！

拉泽尔　运气好，维萨里昂！

阿里　真主保佑你！

巴尔沙　（很快把维萨里昂拉到一边）维萨里昂先生，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你赶快回家，但是不要走大街。你走菜园比较保险。

维萨里昂　到底出了什么事？

巴尔沙　你以为我知道吗？你老婆刚才到这儿来过。情况不妙。

维萨里昂　巴尔沙先生，什么情况不妙？

巴尔沙　你还不知道？你什么风声也没听到？

维萨里昂　听到什么风声？

巴尔沙　打仗了！

维萨里昂　巴尔沙先生，不要胡说。这都是谣言。

巴尔沙　诺亚[1]的那场大水也是随着谣言开始的。

---

① 根据《圣经》传说，在"世界洪水"时代毁灭了全人类，只剩下了诺亚和他的一家在"方舟"中得了救（"诺亚的方舟"一语就是这样来的）。根据《圣经》传说，诺亚是新人种的始祖。

维萨里昂　好吧，我走了。

巴尔沙　我真奇怪，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维萨里昂　（随便地）阿里，你怎么样？

阿里　我的生活挺好。你帮助我活下来了。阿里是你的朋友。

维萨里昂　阿里，我们都是人。总不能让他们把你杀掉。

阿里　你跟坏蛋们斗过，你救了我的命，你是我的兄弟。

巴尔沙　（冲着维萨里昂）你为什么还站在这儿？你怎么不着急？

维萨里昂　多多保重吧，阿里！

拉泽尔　维萨里昂，你不跟我喝一杯了？

维萨里昂　（走近拉泽尔的桌子）谢谢，教员先生。以后再喝吧。（然后很快地耳语）里姆波乌尔在这儿呢。他有消息。晚上我等着你。你敲三下门。（大声地）运气好，再见了！祝你健康，巴尔沙先生！（下）

巴尔沙　谢谢，维萨里昂先生。战争只需要健康的人，不健康的人会自己死掉的。

〔维萨里昂的家。夜。两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投射出大片的阴影。高斯玛坐在他的长条凳上。里姆波乌尔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喝完了装在一个陶罐里的牛奶。格奥尔基坐在他腿边的地上。拉泽尔坐在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杜多西娅站着，等着里姆波乌尔把饭吃完。

里姆波乌尔　（吃完了以后，把陶罐和勺子递给杜多西娅）谢谢。

杜多西娅　吃饱了，牧羊人！

里姆波乌尔　我都撑着了。

杜多西娅　象这样的牛奶你在全村里也找不到。

格奥尔基　我们的奶牛可出名了。真的！

里姆波乌尔　那你们就让它活好！

杜多西娅　也让你的羊群兴旺！（下）

拉泽尔　你刚才说布特纳的情况怎么样？

里姆波乌尔　哎，教员先生，很好。

拉泽尔　你说你也参加了，是吗？

里姆波乌尔　当然。我在布特纳那一带有些事情，听说要举行大庆，我就留下来了。我全都看见了。

高斯玛　你看见什么啦？

里姆波乌尔　人们在庆祝圣什特凡大公①修建布特纳修道院四百周年。罗马尼亚人从祖国各地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尽管我们的布科维纳②还在奥地利的占领下，就象多布罗加在土耳其占领下那样。但是，占领是占领，国家是国家。不管谁想在外国的宫廷统治她，我们的罗马尼亚祖国仍然是罗马尼亚。

格奥尔基　我们的老师拉泽尔先生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里姆波乌尔　如果你是这么教的，教员先生，祝你健康。

---

① 什特凡大公(1457—1504)，摩尔多瓦大公。他曾英勇地抗击异族的入侵，保卫了国家的独立。

② 布科维纳地区在罗马尼亚北部，一七七五年五月七日被奥地利占领。

（继续讲述）你放眼看去，尽是罗马尼亚人，而且还有大人物。我在那儿还看到了高格尔尼恰努[①]先生。高格尔尼恰努说：罗马尼亚必须恢复她原先的疆界，也就是她整个的圆形幅员，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和多布罗加，一直到你们这儿的海岸！

高斯玛　你听，你听！一直到这儿的海岸！

里姆波乌尔　因为多瑙河和大海之间的这片土地始终是罗马尼亚的。但是，我们首先需要布加勒斯特获得独立。

格奥尔基　你看见什特凡大公的坟墓了吗？

里姆波乌尔　看到了。在神父们做完了盛大的弥撒之后，一个少校从腰带上抽出剑并把它放在坟墓上。当少校立正的时候，你们看就是这样……（站起来，做立正姿势，把手举到想象当中的大盖帽沿上）……他一动都不动，就象一块石头伫立在墓石旁边。周围的人们都默默地站着，那股肃静劲儿就好象是在开天辟地那天似的。

拉泽尔　后来呢？

里姆波乌尔　胸前佩戴着三色绦带的人们走过去了，开始歌唱纪念勇敢的米哈依[②]的颂歌，歌声震动了整个森林。我还看到了组织这次庆祝活动的大学生。他们在

---

① 高格尔尼恰努（1817—1891），罗马尼亚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

② 米哈依（1593—1601），罗马尼亚公国大公。他曾领导人民勇敢地抗击异族的入侵，经过一系列的激战，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一六〇〇年，完成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统一。

维也纳读书。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因为谁也不可能告诉我。他的头发长及肩膀，就好象教堂墙壁上的大公们似的。人们说，他可能是个诗人。

格奥尔基　象瓦西里·阿历克山德里①吗？教员先生曾教过我们阿历克山德里的《统一的霍拉舞》。我们偷着唱，免得大街上的土耳其士兵们听见。

拉泽尔　开始的时候，那些士兵们也学。当然，只是学曲子。他们似乎还挺喜欢这首曲子。（大家都笑了）可是，在他们知道了这首歌的歌词以后，他们再也不唱了，也不让我们唱了。

里姆波乌尔　教员先生，你在村子里很久了吗？

拉泽尔　七年了。

里姆波乌尔　自从我赶着羊群在多布罗加放牧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认识了很多教员，有格莱契的，有土尔恰的，另外还有道巴鲁的，格什拉的，甚至还有希里斯特拉的。

拉泽尔　在我没来之前，村子里没有学校。

里姆波乌尔　你是什么地方人？

拉泽尔　多瑙河那边的，在斯劳包几亚附近。

里姆波乌尔　你怎么到多布罗加这儿来的？

格奥尔基　我爸爸绑架了他，并把他带到村子里来了。

---

①　瓦西里·阿历克山德里(1819—1890)，罗马尼亚著名诗人。

拉泽尔　（笑）这孩子说的对。我是被绑架来的。

里姆波乌尔　自从我到处流浪以来，我见的多了，可是教员先生被绑架的事我还从来没遇到过。既然不是用钱请来的，是怎么把你绑架来的？

高斯玛　我们村为了找一个教员，急得要命。有一天，一个疯老头子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从教员多的地方绑架一个！于是，人们就推选那个老头的女婿去充当绑架教员的人，并且把他派到多瑙河那边去。那个疯老头还活着，就是他给你讲的这个故事。

里姆波乌尔　老人家，是你？！

高斯玛　教员先生，现在你最好还是讲一讲，七年前你是怎样被维萨里昂绑架来的吧。

拉泽尔　我那时是到布勒伊拉的亲戚家去串门。有一天早晨，我突然遇到了维萨里昂——在这之后我才知道他叫什么——，我一碰到他，他就对我讲了一件离奇的事。他说，他从土尔恰我的一个表兄弟那里听到了关于我的情况，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在土尔恰有一个表兄弟。他问我想不想到他的村子里去个两三天，看看他们学校的情况，学生学习得怎么样。我那时无从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学校，至于学生，那就更谈不到了！——他说，他带我去，再把我送回来。他一定要我去，不必带任何东西，因为两天的时间不长，不是耽一辈子。——瞧，就是这样，我上了当……我就跟维萨里昂来了。到了这里以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村

的人把我围上了，并请求我留下。开始的时候，我连听都不愿意听。离开布勒伊拉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谁能想到会遇到变故？可是，过了两天以后，我改变了主意，同意留在这儿一年。

高斯玛　为什么你不全说？还是让我说吧。我们看他无论如何不肯留下，我就把他叫到这里来，叫到家里，他就坐在他现在坐的那把椅子上。“教员先生，你留下来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一定得回去。”那时，我走到他面前，是这样吗，教员先生？我就象在圣像前那样跪了下去，我握着他的双手，把他的手送到我那干裂的唇边，请求他教我们的孩子读书，不要离开我们。

拉泽尔　从那时已经过去七年了。

格奥尔基　那时我是第一个学生。

拉泽尔　也是最用功的学生。

高斯玛　我们现在有学校了，尽管没有修校舍，当局不给我们钱修校舍，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却都能够读书，我们从布勒伊拉和加拉茨弄来了识字课本，感谢上帝，我们总算弄到了。

拉泽尔　可是，牧羊人，你是谁呀？你每年来一趟，经过村子然后又走了。甚至连你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里姆波乌尔　嗨，大家都管我叫里姆波乌尔[①]。

高斯玛　因为你会说德国话、匈牙利话，土耳其话，保加利

---

① 里姆波乌尔在罗马尼亚语中是“语言”的意思。

亚话。是真的吗？

里姆波乌尔　老人家，这些话我都会讲。要问我的老家吗，我是瑟切莱地方的人，从布拉索夫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我的真姓名是尼古拉依·伯尔古……我们家里祖辈都是放羊的。大概我的一位祖先有过一只秃尾巴的绵羊，我们的姓就是这么来的[①]。我到过很多地方。什么地方我没去过呀？！我到过维也纳，到过布达，还去过波兰，也到过维丁，还有这儿的多布罗加地区，我到过的地方多啦，对这些地方就象对我的家乡那样熟悉。

高斯玛　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经的多，见的广。你总是一个人在外面闯。敢闯的人是好样的。

〔维萨里昂和杜多西娅一起进来。

里姆波乌尔　哎，有什么消息吗？

维萨里昂　土耳其士兵今天一整天都在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找我。他们也问过其他的人。许多人他们是找不到了。他们都躲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找我们干什么。

里姆波乌尔　善良的人们，时局开始紧了。我走遍了西里斯特拉和西里斯特拉那边的每一个角落。我听说，土耳其人想把契尔克斯人[②]的军队从亚洲调到多布罗加这儿来。这些契尔克斯人只知道杀人、放火和掠夺。

---

① 在罗马尼亚语中，伯尔古的发音与伯尔克(秃尾巴的)发音相近。

② 契尔克斯人，亦称阿第盖人，是居住在阿第盖及契尔克斯地方的一个部族。

杜多西娅　上帝呀，保佑我们吧！

里姆波乌尔　另外，你们要知道，所有的国家都动起来了。到处都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在布加勒斯特，正在发生着重大的事情。布勒迪亚努[1]先生已经到西比乌去会见了弗朗西斯科皇帝[2]，为了和沙皇会谈，他也去了克里米亚。

高斯玛　要打仗啦？

里姆波乌尔　可能要打一仗。罗马尼亚将要求独立。

维萨里昂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独立呢？

里姆波乌尔　那就需要军队。

高斯玛　谁也不会把自由白白地送给你。

里姆波乌尔　国家已经作了总动员。

维萨里昂　杜多西娅，你听到了吗？所有的男人都将应召入伍。

里姆波乌尔　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地区的许多罗马尼亚人翻山越岭，自愿参军了。

高斯玛　那么说，到时候了。如果时机到了的话，男子汉的岗位就是祖国召唤他去的地方。

维萨里昂　祖国要一个双手被束缚住的人有什么用？我难道不是一个手上和脚上戴着锁链的人吗？

高斯玛　你到那锁链能自动掉下来的地方去吧。

杜多西娅　爸爸，你鼓励他越过多瑙河吗？

---

① 扬·布勒迪亚努(1821—1891)，罗马尼亚政治家。

② 指奥匈帝国皇帝。

高斯玛　我鼓励他把锁链扔到多瑙河里去。

里姆波乌尔　很多人已经过河并正在过河，到国内去。那些身强力壮的人都入伍了。

格奥尔基　我也想当兵。

杜多西娅　你呆着吧，你还不够岁数。

格奥尔基　我自愿去。

维萨里昂　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我知道，维萨里昂，我知道。你希望我们也离开。

维萨里昂　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等着他们逼着我去打自己人吗？或者在我挣扎着逃跑时，让他们冲着我的胸膛给我一枪吗？

杜多西娅　那么……把我们积攒的这点东西都扔下？

维萨里昂　我们会有办法的，只要能平安地渡过河去。

拉泽尔　如果你们走，我也跟你们一起走。

维萨里昂　教员先生！

拉泽尔　七年前我是跟你来的，现在我再跟你回去。我要上前线。

维萨里昂　教员先生，咱俩一起去。

格奥尔基　那我呢？我可不留下跟着奶牛的尾巴转。

杜多西娅　我看这样吧，让我们再想一想，再考虑考虑。你们说起来容易：我们走！但是我可不行。爸爸老了……

高斯玛　杜多西娅，我不阻拦你！

杜多西娅　不。爸爸，我不能把你扔下。再说，还有牛。

维萨里昂　难道你连牛都不想扔下?!……

杜多西娅　没有牛谁也别想让我出这个院子!

维萨里昂　老婆子，你的脑子哪儿去了?

杜多西娅　还在老地方，当家的。

维萨里昂　我们可只能在夜里偷偷地过河。

杜多西娅　人家带着牲口和别的东西可都过去了。

维萨里昂　我们怎么过河?

杜多西娅　怎么过你知道。

维萨里昂　老婆子，你给我见鬼去吧!你老是忘不了这头牛。你跟它一样蠢。

杜多西娅　可惜我没长角，维萨里昂，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见鬼去啦。

维萨里昂　(火气发作)哎，那时我怎么没让它死了?!

杜多西娅　你别诅咒它!

里姆波乌尔　哎，善良的人们，善良的人们!咱们言归正传：你们倒是决定走还是不走?

拉泽尔　我决定了。牧羊人，我跟你走。

高斯玛　他们也决定了。

杜多西娅　不!我们没决定!

高斯玛　维萨里昂，带上你的女人和孩子，你们快走吧。维萨里昂，你去战斗吧。如果我有力气，我也要去当兵：给我一支枪，弟兄们，我跟你们一起走，让我们的祖国自由和统一!我也是罗马尼亚人!我有权利为罗马尼亚

而牺牲！

杜多西娅　（不知所措，冲着里姆波乌尔）你怎么不给我们出个主意？

里姆波乌尔　作为一个女人，离乡背井是不容易。我不能替你们拿主意。

杜多西娅　（靠近维萨里昂，热情地）维萨里昂，你知道。

维萨里昂　我知道，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我不能丢下牛。

维萨里昂　我知道，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维萨里昂，我们带上牛吧。我照管它，我保护它，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当没有它一样。我照料它，把它照料得好好的。你同意吗？

维萨里昂　如果在路上，恰好是在过河的时候……？

里姆波乌尔　我把牛弄过多瑙河去。

杜多西娅　维萨里昂，你听见了吗？牧羊人把它带过去。

维萨里昂　你怎么把它弄过去？

里姆波乌尔　怎么弄过去，无论如何也让它跟你们到对岸。

〔急促的敲门声。

尤丽娅的声音　善良的人们，开开门……开开门！

杜多西娅　（大家都愕然地看着门）上帝啊，这是谁呢？

尤丽娅的声音　开开门，好心肠的人！

维萨里昂　我去开。（走到门前，抽出门闩，把门打开。）

〔尤丽娅上场。

尤丽娅　（精疲力竭，衣衫褴褛，赤着脚，目光令人生畏，面

容瘦削，声音微弱)水。给我一点水。(险些跌倒在地上。大家扶住她，然后让她坐在长凳上)我渴……(格奥尔基很快递给她一杯水；尤丽娅一口气把它喝完，然后看着她周围的人，仿佛现在才刚刚看见他们似的)他们把我爸爸抓去了……他们把他抓走了，把他带走了……

杜多西娅　她是谁？格奥尔基，她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格奥尔基　妈妈，我从来也没看见过她。

杜多西娅　姑娘，你是谁？

尤丽娅　他们会把我爸爸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维萨里昂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尤丽娅　你们再给我点水行吗？(格奥尔基又给她一杯水。尤丽娅象第一次那样，一口气把它喝完)三天来我一直在跑。三天三夜啊，尤其是在夜里。我怕白天后面有人追我。

里姆波乌尔　谁追你？

尤丽娅　骑马的契尔克斯人。

里姆波乌尔　契尔克斯人?！土耳其人已经把他们调来了？

杜多西娅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尤丽娅　(用手指着)从老远的地方。

里姆波乌尔　从西里斯特拉那边来的？

尤丽娅　是从那儿来的。我们的村子被烧完了。

拉泽尔　你们没想法防守？

尤丽娅　没有。

拉泽尔　如果事先有人给你们通个消息就好了。

尤丽娅　先是看见一片尘雾沿着磨坊那边的大路向村子滚滚而来。随后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后来就是一片呐喊声。没等我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骑着马闯进村子追着杀我们了。他们放火烧房子，房子都烧光了。牲口棚里的牲口都烧死了。那些跑出来的牲口都被他们抓去了。(突然悲痛欲绝地哭起来)很多人都死了。我看到了街上那些被砍死的人。

格奥尔基　你叫什么？

尤丽娅　尤丽娅。

杜多西娅　这些天她可能什么也没吃。

格奥尔基　你一个人跑出来的？

尤丽娅　他们屠杀我们……洗劫了我们的村子……我跑了出来……一直往前跑。现在我打算继续往前走。我害怕。他们也会到这儿来的……很快就来。

里姆波乌尔　你们听到了吗？

维萨里昂　没工夫再耽搁了。我们走吧！

杜多西娅　(仿佛晴天霹雳)今天晚上就走?!真的今天晚上就走?!

拉泽尔　没办法。

尤丽娅　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了！

高斯玛　你们还争吵什么？快走吧！

杜多西娅　爸爸，你也跟我们一起走，你说服不了我，我不能让你留在这儿。

高斯玛　我走，杜多西娅，我走。

杜多西娅　尤丽娅，你也跟我们走吧，你愿意吗？

尤丽娅　到哪儿去？

格奥尔基　到多瑙河那边去，回祖国。你去吗？

尤丽娅　我还能到哪儿去呢？谢谢你们带我去。我去。

里姆波乌尔　那么说，你们决定了。

维萨里昂　决定了，牧羊人。

里姆波乌尔　如果你们听我的，我们会顺利地到达多瑙河对岸。

维萨里昂　我们非常信任你。

里姆波乌尔　我已经让两个牧羊人赶着羊群先往多瑙河那边去了。他们在一个地方等着我们。你，杜多西娅，天一亮就带着老人、格奥尔基和这个姑娘走。再把那头牛赶上。要是有人问你们，你们就回答他说，你们到土尔恰去卖牛。懂了吗？

维萨里昂　懂了，牧羊人。

里姆波乌尔　你，教员先生，你随着他们后边走。你也说到土尔恰去，就说给孩子们买识字课本。

拉泽尔　就这么办。

里姆波乌尔　维萨里昂，你一个人现在就走。你应该尽早出村，省得他们再来找你。你看，说不定今天夜里村子里就有密探。你要多加小心。天亮以前你要走得越远越好。我们大家在绵羊渡口的大路上会齐。以后怎么把你们带过河去，那就是我的事了。你们要按着我说

的办，再见。（随拉泽尔急下）

杜多西娅　（沉默了一会儿，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明白过来）维萨里昂，我们走吗？

维萨里昂　你在想什么呢，老婆子？

杜多西娅　维萨里昂，我们到哪儿去？

维萨里昂　你还问什么？到上帝打发我们去的地方！

杜多西娅　我的耳朵嗡嗡直响，仿佛是冬天刮起了暴风雪。这个家就这么扔了？

高斯玛　杜多西娅，快点吧。眼看就要天亮了。（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走的慢，我先走了。应该这样，我先走了。（走到门口）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爸爸，什么事？

高斯玛　你不要心痛这所房子。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再盖一所比这个更好的房子。

杜多西娅　我们还能回来吗？

高斯玛　能，能回来。（然后）维萨里昂！

维萨里昂　哎！

高斯玛　过多瑙河的时候你们要留神。里姆波乌尔很聪明。你们要听他的安排。

杜多西娅　爸爸，瞧你说的，好象你不跟我们一起去似的。

高斯玛　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杜多西娅，永远在一起！（然后）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我在这儿，外公。

高斯玛　等你回来的时候，你要耕种这里的土地，你要娶亲

和生儿育女，这儿将属于罗马尼亚。你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尼亚，你听见了吗？

格奥尔基　听见了，外公。

高斯玛　你可不要忘了！

格奥尔基　外公，我忘不了！

高斯玛　（又挨个看了他们一次，后来还想说点什么，但打消了念头）杜多西娅……

杜多西娅　爸爸，你还想说什么？

高斯玛　什么也不说了，杜多西娅……（下）

维萨里昂　格奥尔基，你跟我去抱一抱干草，你们好在路上喂牛。

〔格奥尔基跟着维萨里昂下。

杜多西娅　（在舞台中间；跪着，象挨了打似地弯着腰，用双手捂着脸；近似吼叫地）上帝呀，你为什么要惩罚我？我和我的男人在你的面前许下誓言要建立一个家庭，而我一直信守着我的誓言。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家门？我生了孩子，我没有诅咒过分娩时的痛苦。上帝呀，你为什么把我和我的孩子全都赶出家门？为了我们三个人能够活下去，我干活干得手也裂了，脚掌也磨破了。上帝呀，你为什么悄悄地把我们抛弃了？当我饿的时候，我忍了；当我冷的时候，我忍了；我一直在忍耐；因为我生来就是个女的，我认为，我的男人和我的孩子应该吃在我的前头，应该让他们先得到温饱。我们没有土地，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一头奶牛。上

帝呀，你知道，当你把它给了我的时候，我感谢了你一整夜。上帝呀，为什么现在你要威胁我？我信仰的报答在哪里？我辛勤劳动的报答在哪里？我的欢乐在哪里？上帝呀，你把我们驱赶到哪儿去？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尤丽娅　（坐在一边，默默不语，然后站起来并悄悄地走到杜多西娅的身旁，跪了下去）上帝呀，你把我们驱赶到哪儿去？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杜多西娅和尤丽娅　（同时）上帝呀，到哪儿去呢？

〔海岸。夜。右边的石崖在地平线上显现出轮廓。格奥尔基拉着尤丽娅的手上场。

格奥尔基　到了。这就是我的石崖。你过来。（他们两个爬上石崖）从这儿可以一直望到大海的尽头……有时我认为那就是大海的尽头。

尤丽娅　我们回村子吧。他们可能在找我们，而且，半夜的时候我们必须和大家离开这儿。

格奥尔基　还没到半夜呢。（然后）我到这个石崖上来过好多次，但不是在夜里，而是在早晨，在黎明的时候。我来看海鸥。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你这么长时间地看过这样的大海吗？

尤丽娅　没有。

格奥尔基　如果你眼睛一动不动地瞧着海浪，就是说，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目光总是盯着一个地方，你会感到你开始在大海的上空飞起来了。

尤丽娅　飞起来？

格奥尔基　是呀，仿佛在滑翔。你看见你下面的波浪互相追逐着，你仿佛一只海鸥向下滑翔，直到脚跟触到翻着泡沫的水面时，你又重新飞起来，这样反复地飞上飞下，一直到你头昏脑胀的时候为止。遗憾的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教你。这不需要翅膀。就这样，你的脑袋一点也别动，顺着海面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水天交接的地方。在你领略了一次飞翔的滋味以后，你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每天夜里你都会强烈地渴望着飞翔，每天早晨你都会顶着星星来到海岸上。就象我这样。看不到大海简直无法忍受。

尤丽娅　他们可能到处在找我们。现在是应该动身的时候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在家。

格奥尔基　你不用担心，我们很快就会到家的。你愿意我教你一首诗吗？这是我们这儿流传的一首诗。你听：

你是媳妇还是姑娘？
或者你是位女神从天而降？
我不是媳妇，也不是姑娘，
更不是女神从天而降。
我是大海的泡沫，
吻我的人定要死亡。
一个小伙子吻过我，
第三天就被埋葬。

一个勇士吻过我，

他却安然无恙。

再吻我一次吧，

我将对你至死不忘。

（然后）你喜欢吗？

尤丽娅　嗯！现在快走吧！

格奥尔基　等一下，让我同大海告别。（面向大海）喂，你知道我现在就要走了吗？我再也不能象平时那样在黎明时到这儿来了，但是我会永远想着你的海鸥。我跟爸爸、妈妈和外公走了。我还带上尤丽娅。如果我们不走的话，每天早晨我都会带着她来看海鸥。你多保重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就象外公说的那样。回来的时候，我首先要到你这儿来，到这个石崖上来。

尤丽娅　（抓住他的手）快点吧，没有时间啦！

格奥尔基　你多保重吧！

〔菜园的一角。一个篱笆。夜。维萨里昂全神贯注地分辨着周围的任何声音，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听一听。他走到篱笆旁，准备跳过去。突然，在一个灌木丛里，出现了一个手握弯刀的土耳其士兵。

土耳其士兵　（威胁地）站住！（走近他）啊，维萨里昂，是你吗？你成了我的俘虏了。走吧。快点！快点！你没听见是怎么的？（用弯刀威胁他。这时，阿里出现在土耳其士兵的背后，向他的脑袋猛击，随后土耳其士兵倒了

下去）

土耳其士兵　啊！

维萨里昂　阿里！

阿里　别说话。你救过我，现在我救你。快跑吧！他们要抓你。你远走高飞吧，快跑吧……

〔没等维萨里昂再开口，阿里很快就不见了。维萨里昂跳过篱笆。

〔墓地的一角。一片荒凉的景象。几个孤零零的东倒西歪的木制小十字架，有的横臂已经断落；杂草和荆棘长满了坟墓。夜。高斯玛出现了，由于登高而累得直喘，他在十字架中间穿行，寻找其中的一个。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那个十字架，在它前面停了下来。

高斯玛　咳，从什么时候我就没到这儿来了！可是总应该……这两条可恨的腿，是它们的罪过，我简直走不动啦。咳，我老了！……荆棘把你们盖住了，岁月把我淹没了。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到你们这儿来了。今天夜里我就有预感。所以我来了。离坟墓近一点。上帝啊，这么多荒草啊！（吃力地弯下腰，开始拔十字架周围的野草，每动一下都气喘吁吁）上帝呀，为什么让这些荒草长在我们这里。就象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一样，它们可能有它们的用处。这个拖拖拉拉的杜多西娅。她再也没到你们这儿来过。我一直问她……一直催促她。至少每年的复活节她应该来一趟，把这地方稍微

弄干净点。哎，她也有她的操心事，不幸的女人！当我还有力气的时候，我没有麻烦过她。这两年来，我连院子都出不来啦。你们听见了吗？没出过院子。到井边就回去。你们怎么样？我嘛，老朽没用啦。你们的运气好，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妈妈，你不到六十岁就死了，是这样吧？你看，我都记不得你是生什么病死的了。爸爸死的时候还要年轻。突然间就死了。早晨我在牛棚里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你，瓦西里，死的时候还身强力壮。而你，伊利亚娜，噢！你是什么时候把我一个人扔下的！我好象忘了我多大岁数了。杜多西娅说，好象是八十九岁了。那么说，我已经满八十九岁了。她知道！……所以我就来了。我马上就来了。我怎么能跟他们去过多瑙河呢？！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儿也应该有个人等着他们。（拔一棵野草，拔不动）你们看，这个根多顽固。野草，我找到治你的办法啦！（又使劲拔并把它拔下来）是这样，可恨的东西！再有两三棵就拔完了！杜多西娅却坚持让我跟他们走。就是他们背着我也不行了。但是，她不懂，那就算了。带上牛，那是另一码事。带上它，为什么不带上它呢？没有它，就是打碎了杜多西娅的脑袋她也不会走的！……天哪，我在说些什么呀！我的嘴总是停不下来。我总得和谁说说话。（周围的草拔完了，他直起腰来）这么说来，草被我拔完了。我稍微坐一会。（坐下。后来把手放在胸脯上，放在心口上）现在又开始了。今天夜里

我的心脏……在胸口这儿乱蹦乱跳……象疯子似的乱蹦乱跳……象疯子似的，就好象一个小孩抓住蝴蝶的一个翅膀，它想要挣脱似的……想挣脱……挣脱……挣脱……(他的声音停息了，他的头轻轻地垂在胸前，他死了)

〔过了一会儿，听见了渐近的铃声，和不时传来的一头牛的哞叫声。

杜多西娅的声音　格奥尔基，你看一看，看看你外公在前边的路上没有？

格奥尔基的声音　没有。前面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走过去了，错不了，我们还没追上他。

杜多西娅的声音　尤丽娅，你注意点牛背上的那捆草，别让它掉下来，听见没有？

尤丽娅的声音　听见了，听见了……

杜多西娅的声音　快点，快点，不等离村天就亮了！我们稍微快点，好从后面追上你外公。

〔杜多西娅的声音消逝了。铃声渐渐远了，直到完全消逝为止。

维萨里昂　(出现在脚灯前)第二天夜里我们渡过了多瑙河。我幸亏和里姆波乌尔在一起。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我们大家渡到了通向布勒伊拉的多瑙河的左岸。后来我听说，第二天人们在墓地里发现了高斯玛老人，并按着风俗把他埋葬在那里。我们继续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我唯一的打算就是去投军。可是路还长着呢。

〔在斯特隆卡的庄园。几棵洋槐刚刚发芽。在一棵较粗的洋槐树的附近，一张圆桌已经布置停当。在从屋子里搬出来的椅子上坐着的有：布杜、斯特隆卡、阿历克山德鲁和巴丘。

斯特隆卡　我跟你们说过，从多布罗加逃出来的农民都经过我的庄园。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先生，我很担心。

布杜　他们人很多吗？

斯特隆卡　多得够我伤脑筋了。你的运气好，你的庄园不在他们的路上。我老婆不愿意看他们。可是她为什么迟迟不回来呢？她知道家里有客人。我们从布加勒斯特刚刚回来两个星期，可是她又想回去。都是因为这些农民的缘故。我要不是有耕地和播种的事，明天我也走。把管家留下让他看着办好了。（打了个厌烦的手势）

巴丘　斯特隆卡先生，这些从多布罗加逃出来的农民怎么这样使你心烦呢？

斯特隆卡　医生先生，农民永远是令人烦恼的。

巴丘　我现在还不是大夫，还有一年才能毕业。

斯特隆卡　一年，那有什么关系？将军先生，不是这样吗？（笑）

阿历克山德鲁　噢，过奖了！我得一辈子才能当上将军。

斯特隆卡　一辈子，一辈子有什么关系？（笑）

布杜　你说的有道理，一辈子很快就过去的！（笑。阿劳奈阿努进来）

斯特隆卡　瞧，这是我的管家。布杜先生，你还认识他吗？

布杜　（把手伸给阿劳奈阿努）怎么能不认识呢？阿劳奈阿努先生，你怎么样？

阿劳奈阿努　布杜先生，祝您健康。我在斯特隆卡先生的庄园上很好。要是没有这些愚蠢可恨的农民……

巴丘　管家先生，没有他们我们就会饿死了。

阿劳奈阿努　（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当然，当然，先生。我只是想说，同他们打交道很困难，非常困难。只有我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因为我在他们当中生活过。真是祸不单行，光是我们的那些农民就够我们受了。现在多布罗加那些农民又向我们扑来了。

阿历克山德鲁　管家先生，那些农民也是我们的农民。

阿劳奈阿努　可能，您知道得更清楚，我不反对您的意见。但问题是，他们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们有我们的地方，他们有他们的地方。另外，对我来说，斯特隆卡先生的庄园就是一个国家。您不要生气，我不象您那样见多识广，我不懂得政治上的奥秘。

斯特隆卡　（打断他的话）好了，好了，阿劳奈阿努，告诉我，你有什么事？

阿劳奈阿努　昨天夜里又来了一拨人。

斯特隆卡　总是这样没完没了？还有什么？

阿劳奈阿努　还有，我什么也没给他们。他们还赶着一头奶牛。

斯特隆卡　他们有几个人？

阿劳奈阿努　五个，算上牛六个。

斯特隆卡　他们不会留在庄园里吧？

阿劳奈阿努　绝对不会。因为，你看，先生，要打仗了，而那几个男人——他们当中有三个男人——说是去自愿投军。

阿历克山德鲁　（从椅子上跳起来，热情洋溢地）这些人太好了！

斯特隆卡　中尉，你的热情未免过早了些。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战争。

阿劳奈阿努　我也没听说，请原谅我，中尉先生。

阿历克山德鲁　罗马尼亚的独立不会在托盘上得到的，要用军队去赢得独立。

巴丘　万一战争打起来我也要上前线。那里将需要医生。

布杜　（和事佬似地）这些自愿从军的人是一场真正的瘟疫！好象一场战争——上帝最好避免一场战争——，好象一场战争是一次婚礼。热情是好的，但还不是时候！

阿历克山德鲁　叔叔，时机已经到了。我们的国家应该独立了。现在就干，勿失良机。

布杜　侄子，我们大家都这么想。没有哪个罗马尼亚人不愿意独立的。但是实现独立的途径，你看，那是另外一码事。慎重，慎重，再慎重。

阿历克山德鲁　有的时候，慎重就意味着胆怯。

布杜　（调和地）哎，好了，好了，侄子，不要扯得太远了。

斯特隆卡　阿劳奈阿努，对昨天夜里那些逃难的人，你看着办吧。你把他们甩开。

阿劳奈阿努　所以我到这儿来见您。听说他们想跟您谈一谈。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不太象农民。

斯特隆卡　我没时间。你看着办吧。或者，请你把他们叫来……阿劳奈阿努，当心，你要硬气点。快把他们带来，别让我多费口舌了。（阿劳奈阿努下）我的先生，时局令人捉摸不定啊。你那儿还平静吗？

布杜　怎么算平静呢？

斯特隆卡　是这样，我问一问。这儿发生过一些事情。

布杜　和农民吗？

斯特隆卡　到处都有人煽动。他们企图造反。

布杜　这么说来，这是真的了。

斯特隆卡　他们用死来威胁我的管家。

布杜　在我那儿，还没听到威胁或者造反的消息。可是，我也嗅出点飘荡在空气中的什么味道。

斯特隆卡　你听我说，在农民中间孕育着一场暴动。

巴丘　斯特隆卡先生，如果仅仅在农民当中那就好了。全世界都在孕育着什么。

斯特隆卡　我对这个不太感兴趣。我只希望我的庄园平安无事。

巴丘　可是，您的庄园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特隆卡　请原谅，你说的这个全世界要干什么？

巴丘　要变化，斯特隆卡先生。

斯特隆卡　变化从来也没带来一点好处。

巴丘　毕竟进步就是变化。

斯特隆卡　医生先生，算你说对了：农民和进步。（然后）瞧，我的妻子回来了。（莱妮·斯特隆卡走进来。大家站起来，带着赞赏的目光看着她）亲爱的……我们等你很久了。

莱妮　先生们，为了能准时到达，一个女人应该永远善于迟到。

布杜　斯特隆卡太太，每次见到您我都感到很高兴。（吻她的手）

莱妮　非常感谢。布杜先生，我们的庄园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您却很少来。

斯特隆卡　亲爱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布杜中尉，我们邻居的侄子。

莱妮　噢，我太高兴了。

阿历克山德鲁　（立正）骑兵中尉阿历克山德鲁·布杜。

莱妮　好极了！正好今天早晨还没有人陪我骑马呢。

阿历克山德鲁　太太，我听候您的命令。

莱妮　噢，听候我的命令！（笑）

斯特隆卡　年轻人，我提醒你注意，我妻子可有个爱下命令的习惯。

阿历克山德鲁　那一定也能战则必胜喽！

莱妮　中尉先生，女人们从来不会输的。这是策略问题。这是从天堂继承下来的。夏娃①没有武器，甚至连军装

也没穿，却赢得了一场最大的战斗的胜利。（笑）

斯特隆卡　请让我向你介绍中尉先生的朋友：巴丘医生。

巴丘　（吻莱妮的手）太太！

莱妮　大夫。（然后）先生们，请坐。（大家坐下）布杜先生，老在庄园里生活您不厌烦吗？

布杜　太太，我有什么办法呢？习惯啦。

莱妮　我一年来两趟还感到腻烦呢！要不是在这儿能每天骑马，我才不来呢。我喜欢布加勒斯特的晚会和旅行。去年冬天我和高斯达凯在巴黎住了整整一个月。

斯特隆卡　那才是生活！真正的生活！

莱妮　啊，巴黎呀！

斯特隆卡　（小声唱）

> 巴黎！世界的别墅！
> 巴黎，巴黎，巴黎！

莱妮　（沉浸在回忆中）啊，不必问我有什么体会。我一回想起巴黎，我的全身就发痒。我觉得，只是为了有巴黎才创造了世界。而人们都应该在巴黎生活。

布杜　我年轻时去过那里，后来就很久没去了。

斯特隆卡　（一直心不在焉地哼唱着）

> 巴黎！世界的别墅！

---

① 根据«圣经»的传说，夏娃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

巴黎，巴黎，巴黎！

莱妮　布杜先生，太遗憾了。你应该每年去一趟。

布杜　我被庄园束缚了三十多年。我习惯于在庄园里生活。我老啦。

莱妮　生活就应该在巴黎生活。恋爱就应该在巴黎恋爱。就是死……谁知道呢？！

斯特隆卡

巴黎！世界的别墅！

巴黎，巴黎，巴黎！

〔疯子走进来，没进来之前就已听到了他的声音。

疯子　（在那些人面前穿过舞台，但是并没看他们）乡亲们！……乡亲们！……马儿的血已经流到了肚子下了，可是它还在奔跑，而乌鸦却啄着我们的眼睛。乡亲们！……你们等着吧，那一天会来的！……噢，多少土地啊！……多少土地啊！很多的土地！……乡亲们！……乡亲们！……（下）

莱妮　（激怒地）我跟管家这个畜生说过，不要让疯子到这里来。我一听到他喊"乡亲们"我就恶心。应该把他弄死。

斯特隆卡　（向其他人解释）他疯了好几年啦。他白天黑夜的到处游荡，喊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他快瞎了。他一件坏事都不干。

莱妮　对我却干坏事。(然后又继续刚才的议论)中尉，你到过巴黎吗？

阿历克山德鲁　没去过，太太。

莱妮　秋天的时候，你能跟我们一起去吗？你愿意吗？

阿历克山德鲁　谁知道到秋天会怎么样呢！

莱妮　你相信这些关于战争的愚蠢的谣言？(冲着斯特隆卡)亲爱的，你邀请他吧，我求你。

斯特隆卡　中尉先生，下次去巴黎旅行的时候，你是我的客人。你知道，我不喜欢受到拒绝。

阿历克山德鲁　谢谢，斯特隆卡先生。

布杜　我的侄子真幸运。有什么说的，我死了以后，整个庄园就都是他的啦。他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斯特隆卡　中尉先生，你将来搞政治吗？

阿历克山德鲁　斯特隆卡先生，我的政治就是保卫祖国。

斯特隆卡　可是，作为庄园主……

阿历克山德鲁　我还不是。

布杜　(讥讽地)当然，他应该申请加入保守党。

斯特隆卡　(激怒地)不，他应该加入自由党！

莱妮　你们不要争吵了，我会生气的。发疯！

布杜　我们从来都没争吵过，太太，我们在讨论政治，如此而已。

莱妮　可是我的高斯达凯老是得出一些灾难性的结论，而且爱发脾气。你知道，他的心眼挺好。

斯特隆卡　亲爱的，我是政治家，同所有的政治家一样，我

也是个悲观主义者。

布杜　(讥讽地)特别是去年，自从卡达尔鸠[①]政府倒台以来。

巴丘　据我所知，拉斯格尔·卡达尔鸠是由于农民不满而被迫辞职的。

斯特隆卡　要懂得政治,你还太年轻。

布杜　年轻是太年轻了,但是他懂。(冷笑)

斯特隆卡　(发作)你的那些自由党人又怎么样？他们对农民作的诺言在哪里？酒类酿造与专卖法的改革在哪里？他们鼓吹的农民契约的改革在哪里？他们根本没有履行他们的政治纲领。自由党人夺取政权以后把一切都忘了！全忘了！

布杜　你应该满意了。

斯特隆卡　我当然应该满意了,我的先生！(奸笑)

布杜　要是我们履行了诺言,你我的收入会大大下降的。

莱妮　来,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为了祖国的繁荣,请你们握手吧！

斯特隆卡　首先应该为了避免一场战争，请原谅，中尉先生。

阿历克山德鲁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捍卫独立！

斯特隆卡　那当然,我的将军。随着独立而来的,我们将有自由和国外市场。我们将能够向全欧洲销售粮食，尤

① 拉·卡达尔鸠,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一八七一至一八七六年任首相。

其是现在，当美国粮食和俄国粮食已经开始竞争的时候。但是，我们无须打仗！我们应该等待强国保证我们的独立。

阿历克山德鲁　还应该乞求苏丹陛下的怜悯！我们等上一千年，也没有人把独立送给我们。

巴丘　特别是英国，它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们的独立。它的政策是在巴尔干……维持现状。

斯特隆卡　你也赞成打仗？这些年轻人呀！

巴丘　斯特隆卡先生，我赞成独立。

斯特隆卡　如果有一天真的打起来，谁去打仗呢？

阿历克山德鲁　老米尔恰①和什特凡大公的战士们。

布杜　说得容易，阿历克山德鲁，说得容易。

莱妮　算了吧，布杜先生。他很可爱。（模仿）老米尔恰和什特凡大公的战士们。（笑）

斯特隆卡　中尉，你不要生我妻子的气。当她开始讽刺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她同情他。而当她打你嘴巴的时候，那就是说她完全爱上你啦。至少对我是这样。（笑）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吧。

布杜　我国人民至少有一个世纪没有打仗了。

阿历克山德鲁　叔叔，现在我们的军队有六万士兵。

斯特隆卡　你的消息真灵通啊。

巴丘　我敢担保，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军队。但是武器

---

① 老米尔恰（1386-1418），罗马尼亚国君主。他曾英勇地抗击土耳其人的侵略，保卫了国家的独立。

不足。

斯特隆卡　哎，你看，这就是问题。假设我们有足够的武器，你知道这些武器会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吗？

布杜　啊！你的理论毫无价值，这我了解。

斯特隆卡　但愿上帝不要证实这点。到时候看吧。农民一旦有了武器，他们就不光是为独立而战斗了。他们还将要求土地。

巴丘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斯特隆卡　你看，你也同意我的看法了。

巴丘　为什么不分给他们土地呢？

斯特隆卡　好啊！多么健康的想法！农民要土地干什么？

莱妮　瞧，先生们，这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农民要土地干什么？

巴丘　高格尔尼恰努说过，当农民还没有变成公民的时候，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

斯特隆卡　高格尔尼恰努说的很多。偏激的爱国主义使他信口开河。好嘛，农民和土地！一场农民革命将意味着民族的灾难。

布杜　你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罗马尼亚农民是善良的，老实的。我了解他们。

莱妮　无论如何也不象法国农民那样。

阿历克山德鲁　太太，这是什么意思？

莱妮　法国的农民……比我们的农民更象法国人。

巴丘　我承认，太太，这是一个很美的笑话……

莱妮　你这么认为吗？

巴丘　……可是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要这么说。

莱妮　你的玩笑也很美。（然后）其实，我是想说，法国农民是另一种样子，感情细腻，诙谐。

斯特隆卡　（亲切地打断她的话）你是从什么地方了解法国农民的？

莱妮　亲爱的，从什么地方？从五次到巴黎的旅行，我认为……

斯特隆卡　在巴黎没有法国农民。

莱妮　那么到巴黎去的路上呢？难道那条路没在法国农民中间经过？（嘲讽地）亲爱的，你忘啦？

斯特隆卡　我没忘，可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笑，然后）我们现在说的是罗马尼亚农民。

布杜　我还坚持我的看法。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农民中间度过的。你们可以相信我，这些可怜的农民不会在世界上纵火。他们只会干活，生孩子，省吃俭用，对他们的生活心满意足。

斯特隆卡　因此他们才有野心。因此他们才威胁管家。明天或者后天，他们还会威胁到我们。农民打心眼里就渴望土地。给他们一件武器，他们的渴望就平息啦。不，绝对不行，不！农民不该武装。

莱妮　亲爱的，你安静一会儿吧！你的眼睛都红啦！先生们，我恳求你们停止讨论这些政治问题吧。你们变得无法忍受啦，我的上帝！

斯特隆卡　你看，难民们来了。

莱妮　亲爱的，又来了？上个星期我们刚刚摆脱掉一批。他们为什么偏偏找到我们庄园里来呢？

斯特隆卡　我们的庄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这能怨谁呢？

莱妮　请你不要让我看到这种场面，至少是今天。（然后）中尉，你快到马厩里挑一匹马。布杜先生，我希望你能答应我把你的侄子带走。

布杜　太太，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啦！（笑）

莱妮　不是吗？我是这么认为。（笑）

阿历克山德鲁　太太，听候您的吩咐。

莱妮　（挽着他的胳臂）中尉，我们走吧。有您的准许，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回来。

斯特隆卡　你要当心，不要沿着水塘跑，那里是沼泽地。

莱妮　再见，亲爱的！

斯特隆卡　不要发疯似地驱赶牲口，否则又会象上次那样把牲口弄伤了。

莱妮　再见，亲爱的！（和阿历克山德鲁同下，与此同时，阿劳奈阿努上，后面跟着维萨里昂、杜多西娅、拉泽尔、格奥尔基和尤丽娅）

阿劳奈阿努　就是他们。

拉泽尔　日安。

维萨里昂　老爷，吻您的手。

斯特隆卡　哎，你们有什么事？

维萨里昂　我们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老爷。

杜多西娅　我们在路上累坏了。

布杜　(冲着拉泽尔)啊，我们好象认识。

拉泽尔　是的，布杜先生，我们认识。

布杜　你是那个被绑架到多布罗加一个村子里的教员拉泽尔。

斯特隆卡　绑架？可怕！谁绑架了他？

维萨里昂　我，老爷。我把他带到我们村子让他教我们的孩子念书。

斯特隆卡　你就甘心情愿被带到那些异乡人当中去？

拉泽尔　先生，那儿也都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的土地永远是罗马尼亚人的土地。

布杜　好了，好了，但是你那时愿意放弃这儿的工作吗？

拉泽尔　我的工作只有一个：教孩子们读书。

布杜　你就这样突然抛弃了你的亲戚和朋友，这我无法理解。

拉泽尔　在那里我受到爱戴。

斯特隆卡　你留在这里的财产怎么样了？

拉泽尔　我的财产就是我用来说话的语言。我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那儿。尽管我不断地用它，可是它并不见少。相反，它年复一年的变得更加丰富了。

斯特隆卡　这是浪漫主义！

拉泽尔　不，先生，这是罗马尼亚精神！

布杜　教员先生，你不以为这太夸张了吗？

拉泽尔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义务，布杜先生，即使

夸张点也没有什么。

斯特隆卡　善良的人们，那么现在你们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拉泽尔　先生，我是同这些人一起离开多布罗加的。我们要到布加勒斯特去。我们要求您允许我们在继续上路之前，在您的庄园里歇一天。管家先生连我们拔点野草生火热热饭都不答应。

阿劳奈阿努　我什么也不给他们。让他们走开！要么让他们付钱！我对每根草都要负责。

杜多西娅　先生，我们不要吃的。我们有一头奶牛，我们大家挤它的奶喝。我们只不过是在庄园里喘口气，因为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

阿劳奈阿努　那牛呢？牛不吃草吗？你要付牛吃掉的草钱。

维萨里昂　老爷，我们上哪儿弄钱去？为了逃难，除了身上穿的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还能卖什么东西换钱呢？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杜多西娅　你想想那头奶牛吧，老爷，它也是个活物啊，它饿了，它需要休息，因为它一直在走，它也走不动了。如果不歇一天，它会死在路上的。

巴丘　斯特隆卡先生，您允许我帮助他们吗？

斯特隆卡　我倒要听听你怎么帮助他们？

巴丘　（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用钱。

斯特隆卡　啊，医生，这怎么能行！

巴丘　请允许我试试。

斯特隆卡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巴丘　(走到维萨里昂面前并把硬币递给他)请你拿着这些钱。

维萨里昂　(停了一会儿,带着严肃的表情)先生,我们不是叫花子。把您的钱收起来吧。我们不需要。

布杜　医生先生，就应该这样对待你！下次你就不管闲事了。

斯特隆卡　医生,我希望你能把这种污辱记一辈子。

巴丘　这样一位体面的农民不可能污辱我。恰恰相反，他很看得起我。(对维萨里昂）谢谢。(又坐在他的椅子上)

阿劳奈阿努　斯特隆卡先生，我们拿他们怎么办？最好让他们走开吧。他们没有钱，他们什么都没有。要卖只能卖他们自己。

斯特隆卡　这倒是个主意！

拉泽尔　我希望你是在开玩笑。

斯特隆卡　(他的目光突然转到另一个方向。他聚精会神地瞧了片刻,然后)阿劳奈阿努,粮仓那边出了什么事？

阿劳奈阿努　(他也朝那个方向看了看)他们好象发疯了。他们到处乱跑。他们这是怎么啦？

斯特隆卡　你快跑去看看！让他们安静下来！

阿劳奈阿努　你把他们交给我好了！(跑下)

斯特隆卡　(继续刚才的话题)教员先生，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我这里需要有力气的人在庄园里干活，尤其是

现在夏初的时候。(对维萨里昂)你不愿意留在我的土地上干活吗？有报酬，当然是根据契约法。

维萨里昂　先生，我要继续赶路，我怎么能留下来呢？

斯特隆卡　要上哪儿去？

维萨里昂　上前线。

斯特隆卡　(对布杜)你看！他们疯了！

拉泽尔　先生，我们怎么是疯子呢？如果是进行独立战争，我也要去战斗的。

布杜　独立是一个政治问题，教员先生，不是军事问题。

斯特隆卡　根本就不存在一条前线，可他们要上前线！太妙啦，先生！太妙啦！

维萨里昂　有一条前线，老爷，可能您还不知道。

斯特隆卡　这个鬼前线在哪儿？

维萨里昂　在我们心里，老爷。它在我们心里有很长时间啦。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奔赴前线，解放我们的祖国，然后再把我们的国家统一起来。自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心里就装着这个前线，这是我的祖先留给我的事业，让我继续进行下去，直到胜利为止。这样的时刻来临了。老爷，我们将获得独立的那一天来临了，我们大家都将奔赴这条我们看不见的前线。

〔阿劳奈阿努由于奔跑和激动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听到了一条消息。他开始打钟。

阿劳奈阿努　打仗啦！……打仗啦！

斯特隆卡　什么打仗啦？你疯啦？

阿劳奈阿努　开始打仗啦！我也不知道……是谁从布加勒斯特带来的消息。从昨天开始……我们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

布杜　（惊讶得透不过气来）不可能！

斯特隆卡　（拉着布杜的胳臂）我们进屋去吧。我非常担心。我不信。难道可能吗？

布杜　我应该尽快回我的庄园。事情糟啦……事情糟啦……我该走啦。

斯特隆卡　阿劳奈阿努，给布杜先生备车。

阿劳奈阿努　知道了。

斯特隆卡　（向维萨里昂和其他人那边指着）对他们你看着办吧。

阿劳奈阿努　知道了。

〔斯特隆卡和布杜下。

巴丘　（在他下场之前，冲着维萨里昂）我们可能在前线……见面。（下）

阿劳奈阿努　你们走吧，不要让我在庄园里再看到你们。懂吗？

维萨里昂　懂了，先生。我们走。（阿劳奈阿努急下）教员先生，打起来啦！我们应该快点。军队需要我们。我们现在就动身吧，明天到布加勒斯特好参军。走吧！

杜多西娅　维萨里昂，如果你可怜我的话，我们呆到晚上再走吧。我们已经一直跑了两天两夜了。不休息奶牛也走不动了，它的奶头都裂了。

维萨里昂　我说，你没听见吗？人家象轰狗似地在轰我们！

杜多西娅　他们不会象恶狗似的没有良心。到晚上没多长时间啦。

维萨里昂　我可不能去晚啦。我应该尽快赶到布加勒斯特，这你应该知道。

杜多西娅　那么，我留在这儿，维萨里昂！我留在这儿，直到我能继续带着牛动身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地里干活，没有别的办法。维萨里昂，你一个人走吧。以后我们能遇见。只要互相寻访，我们就会相会的，因为世界很小，而上帝却是伟大的。你走吧，维萨里昂，你走吧！（维萨里昂和拉泽尔随同她走下舞台）

〔在他们下场以后，莱妮拉着阿历克山德鲁的手立刻大声笑着进来。

莱妮　啊，中尉，骑马兜风真……

阿历克山德鲁　太太，我怕斯特隆卡先生会生气的。

莱妮　让他生气吧，他一会儿就过去的。（笑）

阿历克山德鲁　您知道，他警告过您。

莱妮　这对一个女人没用。我们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

阿历克山德鲁　我感到我也有点过错。

莱妮　中尉，这都怪我。你已经听到了，这不是头一回啦。（然后）你什么时候回布加勒斯特？

阿历克山德鲁　下星期。

莱妮　可能不久我也要离开这儿。我的男人留下来管理庄园。我可不是管理农活的材料，有什么办法！（随后）

我只期待着我们到巴黎去！你不要忘了，你跟我们一起去。你已经答应啦。

阿历克山德鲁　我答应啦，太太。

莱妮　以后你管我叫莱妮好不好？

阿历克山德鲁　噢，太太！

莱妮　你的脸都红到耳朵梢了。（笑）

阿历克山德鲁　真的吗？！

莱妮　中尉，你太妙啦！（笑得更响了）你好象一个干了错事的孩子，等着人家来安慰你……亲吻你。（暗示地）你……愿意吗？（改变话题）你喜欢我那么追赶那头牛吗？

阿历克山德鲁　它掉在沟里啦，腿也摔断了。

莱妮　哎，是啊，它象发了疯似地奔跑。它还想用犄角顶我，可是那时，你看见了，我步步紧逼，它没地方躲了。我的马真棒，我教过它怎样防身。它竖起了前蹄……

阿历克山德鲁　那时我真怕你从马鞍子上掉下来。

莱妮　我怕的是可别让牛犄角刺穿了马肚子。可是那头牛却怕的更厉害啦，它又跑了起来，就掉在沟里啦。上帝啊，我们追得真够意思！（一直在笑）

〔杜多西娅象一头受伤的野兽似地呻吟着进来。

杜多西娅　（在莱妮面前停了下来，弯腰跪下，然后用微弱的呻吟声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牛给弄残废了？太太，为什么？

莱妮　这个女人要干什么？出去！

杜多西娅　现在没了它我可怎么办呀？（长时间的呻吟）太太，没了它我可怎么办哪？

莱妮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中尉，把她轰出去！

阿历克山德鲁　（走近杜多西娅）老太太，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杜多西娅　放开我，不要碰我！……你在那儿……当她把牛弄残废了的时候你也在那儿……

阿历克山德鲁　老太太，你走吧！

莱妮　（喊叫）管家先生！

杜多西娅　你为什么不看看它的眼睛，你看它多痛苦啊！

莱妮　（自言自语地）这个女人真可怕！（然后喊叫起来）如果你不走，我打你！

杜多西娅　你们打吧，太太，因为你们就会这个，你们打吧！你们也象对牛那样，把我也打残废了吧。你骑上马向我冲过来吧，把我踩死在马蹄子下吧，杀死我吧，太太，如果这就是你的法律的话！

莱妮　（冲着阿历克山德鲁）走吧！同这个女人说不清楚！

〔他们两个急下。

杜多西娅　太太，你们同我们是说不清楚，我们在等待那一天，太太，等待摆脱苦难和饥饿的那一天。上帝保佑你，不要让我在那一天遇到你。祈祷吧，太太，别让我在那一天遇到你。祈祷吧，太太，祈祷吧……（突然哭了起来）

〔维萨里昂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格奥尔基、尤丽娅和拉

泽尔。

维萨里昂　杜多西娅！

格奥尔基　妈妈！

杜多西娅　维萨里昂，我们怎么办哪？他们把我的牛给弄残废啦。

维萨里昂　没办法，我们走吧。

杜多西娅　你就会说：走吧，走吧，走吧！

维萨里昂　牛残废啦，我们不能带着它走啦。

杜多西娅　难道我们就让它在那边沟里受罪吗？

维萨里昂　就让它在那里吧，杜多西娅。它一点都动不了啦。

杜多西娅　（站起来，象一个幽灵似的慢慢地走去）好吧。我知道我该怎么办。

拉泽尔　维萨里昂，我们应该到庄园主那里去，让他赔你的牛。

维萨里昂　哎，教员先生，我们从沟边上拔点野草他都不答应，更不用说让他再赔我们一头牛了。

拉泽尔　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说。

维萨里昂　白去。他们都是些坏蛋！

拉泽尔　我要力争，我要说服他。

维萨里昂　教员先生，他们都是些聋子。他们听不到我们的痛苦。

拉泽尔　但这是他们的罪过。

维萨里昂　不管我们干什么，总是我们有罪。谁能给我们

公断？老爷们？咳，教员先生，这一天还没有来！

疯子 （从原来他下场的地方进来，在那些人面前穿过舞台，但是并不看他们）乡亲们！乡亲们！杀死那长着人头的野兽，剥开它的肠子。把所有的道路都破坏掉，因为这些路都是死路，把所有的房屋都烧毁，因为这些房子里生满了蛆虫，把所有的河水都排干，因为水里面有毒！土地太多啦！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下。阿劳奈阿努上）

阿劳奈阿努 你们还没走？你们不懂我的话吗？你们要……（用鞭子威胁）

拉泽尔 管家先生，放下你的鞭子。

维萨里昂 你不用想吓唬我们。明天我手中也将有一件武器。

阿劳奈阿努 你们快给我滚吧！

维萨里昂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没办法。

〔可是大家突然站住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杜多西娅出现的地方。他们默默不语，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然后杜多西娅进来。

杜多西娅 （木然的，耷拉着胳臂，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刀）我把牛杀死啦。维萨里昂，从今以后，无论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啦。

——幕落

第　二　幕

前　　线

〔身穿士兵制服的维萨里昂出现在脚灯前。

维萨里昂　到布加勒斯特以后，我就和教员拉泽尔先生以及格奥尔基一起自愿参军了。格奥尔基在团部的征兵委员会报年龄时多报了两个月，因为他还不满十八岁，按照法律，是不能接收他参军并发给他军装的。杜多西娅留在布加勒斯特一家好心肠的老人身旁，她在那里帮工，等着我和格奥尔基从战场上归来。尤丽娅已经去照顾伤员，我在前线的救护队中遇到过她。我再也没见过里姆波乌尔，不见他的踪影，也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格奥尔基遇见了他。那时我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

〔一段战壕；人物在高高的土墙前面活动着，土墙那边，除了阴沉沉的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向晚时分。人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维萨里昂，拉泽尔，安德烈，伊昂，比比利格，可能还有两、三个战士在较远些的地方摆弄着武器。时而吹来一阵风。可以听到远处断断

续续的枪声和偶尔一颗炮弹的爆炸声。大家都很镇静，有一个人在抽烟，另一个人在擦枪，等等。

维萨里昂　（在一发炮弹爆炸以后）又是一头母猪！

〔众笑。

伊昂　是这样，维萨里昂大哥，它叫的真象一头母猪；它爆炸的时候就象母猪似的：咯劳赫！

比比利格　你们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维萨里昂　当然，比比利格总是能发现点什么。

〔众笑。

比比利格　（对拉泽尔）你看，教员先生，我以后不再同他们说话了。

拉泽尔　算了吧，比比利格，别理他们。

伊昂　哎，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比比利格　我说不说呢？

伊昂　我衷心地请求你，说一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比比利格　但是你们可不要到中尉先生那里去告我，不然他又该说我撒谎了。

维萨里昂　那你就快说吧，你别折磨我们了。

比比利格　秘密。

维萨里昂　什么秘密不秘密的，你快说吧！

比比利格　我对你们说了……

伊昂　（站起来，威胁地）喂，等我揪住你的那个玩艺儿，我就把你……

〔众笑。

比比利格　好吧，好吧，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情。（带着神秘的表情）堡垒里的土耳其人互相之间换了名字。

伊昂　哎，这可太有意思啦！

拉泽尔　比比利格，这是怎么回事？

比比利格　教员先生，是这样：昨天叫穆斯塔法的那个人，现在在连队里换了一个名字，譬如叫阿里，而这个阿里就用起穆斯塔法的名字来。那个叫优素福的现在叫阿卜杜拉，而阿卜杜拉叫优素福。就是这样，一些人跟另外一些人互换了名字，士兵和军官都乱了套啦。

伊昂　我怎么也不懂，这些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比比利格　你们猜！

维萨里昂　你见鬼去吧！谁希罕猜你这些疯疯癫癫的蠢话？

比比利格　我倒要看看谁更聪明。

伊昂　喂，你看，教员先生也在场，这样作不好。

比比利格　我可不是考教员先生，因为不管他猜到猜不到，他永远是聪明的。你看伊昂，事情对你可就不一样啦。

维萨里昂　如果你知道，你就跟我们说吧。

比比格利　我当然知道。

拉泽尔　嘿，让我们听一听为什么土耳其人互相之间换了名字。

比比利格　就是为了骗我们呗，好不让我们知道在这边的战壕里向谁开枪，以免子弹打中他们。

〔众人哄堂大笑。

伊昂　哎，你编造得太象啦！

拉泽尔　（他们的笑声停止以后，对着仍然站在那儿吸烟的安德烈）我说小伙子，你怎么啦？你的情绪怎么不好啊？

安德烈　唉，我在想，教员先生。

拉泽尔　家里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安德烈　没有。

拉泽尔　那你病了？

安德烈　我哪儿也不疼。

拉泽尔　那么，你到底怎么啦？你与其说是抽烟，还不如说是在那儿唉声叹气。

安德烈　我的心都要碎啦。

拉泽尔　你为什么不让它平静下来？

安德烈　教员先生，不行啊。

拉泽尔　我说安德烈，为什么不行呢？

安德烈　就是这样，不行。

拉泽尔　两天前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你战斗得跟一头雄狮似的。

安德烈　那是另外的问题。我正是为了战斗才来到前线的。（埋藏在内心的愤怒突然爆发出来）可是以后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把头转向他，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发脾气。

拉泽尔　（镇静地，慈父般地）什么以后将会是什么样子？

安德烈　(冷静下来，发现大家都瞧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重又坐下)以后……没什么，教员先生。以后……将会怎么样呢？能回家的，回家了，回不去的，就永远留在这里了。用我们阿尔捷什的土话来说，那就是躺在荒野里啃月亮。(一声炮弹的爆炸声)

比比利格　又下了一个小猪！

〔众笑。

伊昂　但愿它不要在我们的战壕里生小猪，不然的话……

维萨里昂　你们没看见他们打不中我们吗？他们那是胡来。

〔阿历克山德鲁上。

拉泽尔　中尉先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啦？我们什么时候再进攻？

阿历克山德鲁　下次进攻将是决定性的。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比比利格　报告，中尉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最好挑选第一个“要么”。

阿历克山德鲁　我不懂你的意思。

比比利格　哎，刚才您不是对我们说：要么胜利，要么失败吗？这不就是说，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吗？我是说，我们最好挑选第一个“要么”，也就是说，我们战胜他们。

阿历克山德鲁　你叫比比利格？

比比利格　是，长官，听候您的命令！

阿历克山德鲁　喂，当我们大家占领堡垒的时候，你打算干什么？

比比利格　我的眼睛将首先寻找您。

阿历克山德鲁　寻找我干什么？

比比利格　哎，中尉先生，好让您再问我一遍我打算干什么。现在就是把我剁成两段，我也不能够回答您，因为我不知道。

〔笑声。

阿历克山德鲁　比比利格，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比比利格　现在不谈这个，进攻的时候您看我好啦。战场就是战场！我要咬开敌人战壕的胸墙。

阿历克山德鲁　比比利格，我相信。

维萨里昂　你的牙齿好吗？

比比利格　哎，不用牙，用我的心把它撕开，因为我只有一颗心，我把它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不取得独立，就是打碎我的脑袋我也不回乡！

伊昂　中尉先生，您知道，我们不怕死。在我们的家乡德尔纳维有一种祈祷词，可以用它把死神吓跑。

安德烈　只要一颗子弹打中你的胸膛，什么祈祷词都白搭。要是把你打中了，那就完了，你就嘴啃泥去吧。每个人都是命中注定的，你也可能死在家里，不一定死在战场上，一场病或一次大水都可能要了你的命。

维萨里昂　就象生活一样，死应该有一个目的，世界的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这是注定了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树

立自己的目的，生活的目的以及死亡的目的。

拉泽尔　因为人类对他赖以生存的土地负有义务。

维萨里昂　我只是害怕死得毫无意义。

阿历克山德鲁　（冲着伊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祈祷词？

伊昂　我们那儿流行的一种祈祷词。（随后）

如果我的妈妈
问起我的话，
你们就这样告诉她：
我一直在
贩卖公羊，
后来又
贩卖绵羊，
现在他在天涯海角
借着月光
在羊皮袄上
数着银洋。

阿历克山德鲁　这种祈祷词能保护你不死吗？

伊昂　任何人也不能保护你不死，因为没有这种人，但是，它可以使你坚强，使你不怕死。谁要怕死，他死的就很痛苦。

安德烈　两天前撤退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当我在路上看到尸横遍野，而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从他们中间穿过，以免绊倒和踩着他们的时候——尽管他们已经死了，但

是对死人也应该爱护——，我暗暗想到，我也可能加入他们的行列，那时，一个可怕的念头仿佛一把尖刀突然向我刺来，但是它没有持续多久，现在我几乎全忘了。

〔爆炸声。

比比利格　又是一头母猪！（用拳头威胁）哎，算了吧，迟早我们要冲进你们的堡垒的。

阿历克山德鲁　给你们送饭来了吗？

安德烈　中尉先生，谁还想吃饭呢？在进攻之前，我连水都不喝，别说吃的啦。

维萨里昂　不，中尉先生，我现在能吃一炉面包，喝干从卡拉发特到绵羊渡口的多瑙河河水。空着肚子去打仗可不是滋味。

比比利格　子弹会把你填饱的！

〔笑声。

拉泽尔　前天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出发我就对自己说：象格卢葛莱尼战役[①]一样！因为眼前的这一仗就相当于我们的祖先在格卢葛莱尼进行的战役。如果我最后活下来，那就意味着我在格卢葛莱尼也安然脱险啦。要是我死了，那就意味着那时我已经死了。

阿历克山德鲁　可能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我曾经战斗过。

拉泽尔　中尉先生，我们大家都战斗过。我们当中的每一

① 指勇敢的米哈依于一五九五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在格卢葛莱尼战胜土耳其入侵军的那次战役。

个人都胸怀着我们先人的愿望。

维萨里昂　教员先生，您相信命运吗？

拉泽尔　可能有命运。

安德烈　我们死了以后还有什么感觉吗？

维萨里昂　活着的人才有感觉。这就够了。

拉泽尔　每个人都有一种命运，而共同的命运把我们大家集合在一起。

伊昂　是这样，国家也应该有她的命运？

比比利格　谁决定命运？

维萨里昂　可能是上帝决定了我的命运，你的命运，他的命运。

比比利格　为什么"可能"呢？

维萨里昂　我把弄不懂的事情都推到上帝的头上。人类不懂的事，上帝肯定知道。

伊昂　那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天上都有一颗星星，当我们死了的时候它就熄灭了。

比比利格　那么，在进攻之后，我们为什么还千方百计地清点牺牲的人数呢？我们先数一数天上的星星，再看看前线上空少了多少星星不就行了吗！

〔笑声。

阿历克山德鲁　但是国家的命运呢？

维萨里昂　她的命运既不是由天来决定，也不是由地来决定。

阿历克山德鲁　那么由谁来决定？

维萨里昂　由我们，中尉先生，由我们大家。因为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用双手创建的，在她的地下埋藏着我们的祖先，她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

伊昂　我们决定她有什么命运，她就有什么命运。

拉泽尔　问题是我们应该及时了解这一点。国家的命运不是时时刻刻都由我们来决定，而是有时由我们来决定。

阿历克山德鲁　当高格尔尼恰努宣布罗马尼亚不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民族！"——高格尔尼恰努就是这样说的，要让全欧洲都知道。时间包含着智慧和奥秘。不能容许浪费时间。当独立来了并对我们说："瞧，我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应该珍惜我！"

伊昂　中尉先生，独立以后，国家就完整了，是这样吗？

阿历克山德鲁　伊昂，应该这样。

安德烈　可能我们会重新安排家园，得到一点土地，维持生活。换句话说，国家不是大家的吗？

维萨里昂　复员以后，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安德烈　打完仗以后，可能会把武器留给我们的。

比比利格　得了，肯定要收走的，一根枪毛也不会给我们留下。

阿历克山德鲁　（冲着维萨里昂）你过来一下，我有句话跟你说。

维萨里昂　（走近阿历克山德鲁，其他人听不见他们说话）中尉先生，您下命令吧！

阿历克山德鲁　事情真巧，你就分到我们团里，而恰恰又在我的连里。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情。

维萨里昂　中尉先生，您问吧。

阿历克山德鲁　你知道，自从我在斯特隆卡先生的庄园里见到你以来……我就老想着那一天……想着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你的妻子怎么样？

维萨里昂　还好，中尉先生，她留下来等着我从战场上回去。我昨天还收到了她的信。她说她很健康。

阿历克山德鲁　打完仗以后，我想帮助你们买一头奶牛。

维萨里昂　哪儿的话，只要我们能活着回去，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阿历克山德鲁　可是，我想弥补我的过失。

维萨里昂　我的女人对我说过，不是您……

阿历克山德鲁　不，不是我，但是当时我也在场。要是我能够……

维萨里昂　中尉先生，您当时是无能为力的。似乎事情就应该那样。

阿历克山德鲁　要是不发生那件事就好了。

维萨里昂　有什么办法呢，中尉先生。譬如过河吧，哪儿能过就从哪儿过，也许旋涡会把我们吞没，会把我们拉向河底，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诅咒河水。如果可能，我们就在河上造桥。

阿历克山德鲁　我一直在想，从那以后你可能恨我。

维萨里昂　不，中尉先生，我一点也不恨您。为了战斗我们

大家才来到这里。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地主，我们大家来到前线只有一个想法：使祖国自由。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隔阂吗？

阿历克山德鲁　（抓住维萨里昂的肩膀，以此来表示赞同和友好，然后默默地走出去了）

伊昂　我们的中尉先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你听他说话就可以感觉到。他说的不多，但是够劲！（然后）维萨里昂！

维萨里昂　唉！

伊昂　要是我死在这儿，你埋我的时候，请你在我的胸脯上放一块鲜奶酪。鲜奶酪你可能找不到，但你总能找到一块玉米面饼和一片奶酪。你已经从中尉先生那儿听说了，明天或者后天我们要夺取堡垒。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攻打堡垒的时候将会死去，因为不可能不是这样。我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维萨里昂　你最好还是活着吃你的玉米面饼和奶酪吧。

伊昂　当我离开家，翻山越岭去自愿投军的时候，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她说等着我回去。我说我回来，妈妈，我一定回来。她还说，"伊昂，我在家等着你，桌子上摆上碗，里面盛满鲜牛奶和热面包，你回来的时候可能会饿的，因为从那儿到咱们家这段路很远。"她把碗放在桌子上说，"这是你的碗，伊昂，在你回来之前不会有人动的。你不要多耽搁，伊昂，你听着，你不要打起仗来就没个完，因为我老了，我想再看你一面！"

〔少校的帐篷。一张临时搭起的桌子，一口大木箱，挂在帐篷当中的一盏灯，等等。远处有断断续续的炮弹的爆炸声。少校站在那儿研究一张铺在桌子上的地图。阿历克山德鲁上。

阿历克山德鲁　报告，少校先生！

少校　晚上好，中尉先生。你的人怎么样？

阿历克山德鲁　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去战斗，争取胜利。仿佛士气更高涨了。

少校　上个星期的进攻，败退，留在战场上的尸体……对一支部队来说，没有比人员死伤惨重并且打了败仗更令人灰心丧气了。

阿历克山德鲁　如果您为此而感到不安，那么请允许我报告：没有一个战士怕死。大家都在笑，在开玩笑，好象准备参加婚礼似的。

少校　你要知道，战斗是由军官们指挥的，但战斗要靠战士们去打赢。（稍停）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发现你是那么年轻。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只能有一次青春。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够确切地告诉我——上帝也好，魔鬼也好——，你能够安然无恙地战斗到最后，然后回到家里去。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觉得我能够安然无恙地回去。

少校　战争以后，国家将需要象你这样的青年。需要治疗各种创伤。理想嘛，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理想！独立并不是一切！一个有着受奴役的农民的独立国家，还不

是一个国家。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懂。

少校　是谁在前线流血牺牲？不是农民吗？可是在国内有谁去保护他们呢？一个人也没有。

〔格奥尔基急上。

格奥尔基　（气喘吁吁地）报告，少校先生！信！（费劲地解开扣子，从兜里拿出几封信，并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少校　格奥尔基，你回来晚了。根据我的计算，你早就应该回来了。

格奥尔基　（慌乱地，有一会儿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然后大着胆子）我绕了一个……圈子，长官！

少校　（清楚地知道他绕的是什么圈子）一个圈子？在哪儿？在厨房吗？

格奥尔基　不是，少校先生！

少校　不是吗？！那么你在哪儿给我绕的圈子？

格奥尔基　（眼睛看着地）您……真的不知道吗？

少校　我真的不知道。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格奥尔基　我去看了看我爸爸。

少校　啊！那么说你到战壕里去了。

格奥尔基　是，是到那儿去了。（然后很快地）但是我没耽搁多久，真的，我跟我爸爸说了两句话就跑回来了。

少校　（假装严厉地）这可就违犯了军纪。

格奥尔基　（不幸地耸了耸肩）那我可怎么办呢？我至少应该偶尔地去看看我爸爸。少校先生，我想他！

少校　是吗？偶尔去看看他？要是你恰好在战壕里的时候接到进攻的命令呢？

格奥尔基　（高兴得睁大了眼睛，激昂地）噢，少校先生，那可太好了！我也要去作战！您以为我不会打仗吗？您把我派到第一线去吧！（然后，带着痛苦的心情）可您却把我留在这里。

少校　格奥尔基，每个单位都有事情可干。总有一天你也可能去作战，谁知道呢！

格奥尔基　少校先生，真的吗？

少校　（责备地）你跟上司就这么说话吗？

格奥尔基　（立正）报告长官，我忘了。

少校　你出去吧！（格奥尔基向后转，下；格奥尔基出去以后，幽默地）你看见了吧？嘴上的黄毛还未褪就想上第一线！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大家都要求到第一线去作战。

少校　很多人都象他似的，不太了解军队的生活，他们也无从了解，他们刚刚学会放枪，但是大家都有一种战斗和近似奇迹般的战胜敌人的愿望。（稍停）我把格奥尔基留在我身边当通讯员了。他还太年轻，还是个孩子，不能让他牺牲。我在尽可能地保护他。他和他们全家人一起从多布罗加逃出来并参加了战斗。

阿历克山德鲁　我比您更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参与了这个家庭所遭遇的最后一次不幸的事情，如果这是最后的不幸事情的话。

少校　你？

阿历克山德鲁　我感到很内疚……等您有工夫的时候我再对您讲那件不幸的事情吧。

〔里姆波乌尔快步走进来。

里姆波乌尔　（因长途跋涉而感到疲劳）少校先生，我回来了。

少校　（好象不认识似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啊！是你！

里姆波乌尔　我留了胡子，以免他们怀疑我。

少校　欢迎你，伯尔古！早就等你回来了。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请允许我离开。

少校　过一会儿我也到战壕去。（阿历克山德鲁敬礼并退场，然后对着里姆波乌尔）说吧！

里姆波乌尔　您看，情况是这样。

少校　先说军队。有多少？

里姆波乌尔　很多。两天来一直有军队到达，而且老是不断地来。他们在增援普列夫纳①。

少校　步兵还是骑兵？

里姆波乌尔　也有步兵，也有骑兵。很多弹药都在路上，弹药车一辆接一辆。

少校　他们准备长期抵抗。我要让他们弹尽粮绝，靠背包中的一个葱头和一块面包去打仗。（然后）现在你讲一下多瑙河左岸的地形。四个月前，还未开始打仗的时

---

① 保加利亚地名。一八七七年罗马尼亚独立战争时期，罗马尼亚军队和保加利亚义勇军曾在这里与土耳其侵略军作战。

候，你从多布罗加给我们送来的情报对我军渡过多瑙河非常有用。你现在谈谈从多瑙河到我方战线的地形。

里姆波乌尔　（和少校一起伏在地图上）多瑙河岸边覆盖着灌木丛和柳树，然后上来一点便是只长着蓟草的小丘，那里藏不住人。

少校　继续讲下去。

里姆波乌尔　再往前走便是一块被两条路分割开的平地，有一条路较宽，南北走向，另一条路比较窄，弯弯曲曲的，通到多瑙河。他们在那儿为步兵架设了一座木桥，炮车和马车是直接过河的，还有骑兵。

少校　水有多深？

里姆波乌尔　没到马肚子。

〔格奥尔基上。

格奥尔基　报告，少校先生，请您马上到上校先生那儿去。

少校　（冲着里姆波乌尔）你跟我来。你的情报非常重要。

〔里姆波乌尔退场之前在格奥尔基身旁站住了。

里姆波乌尔　真巧啊！一转身就碰到朋友了。

少校　你认识格奥尔基？

里姆波乌尔　我们是老朋友啦！

格奥尔基　（现在才认出他来）里姆波乌尔大叔！原来是你呀！

〔里姆波乌尔跟着少校快步走了出去。格奥尔基走出帐篷。护士尤丽娅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

尤丽娅　告诉我，你认识……（就在此刻她认出了对方）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尤丽娅！你也在前线？

尤丽娅　我找了你两天啦。

格奥尔基　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

尤丽娅　我是跟一辆救护车来的。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土耳努·莫古莱莱的一所医院里工作。后来我就要求把我派到前线来。

格奥尔基　（神气地）你不害怕吗？这儿可不是好玩的。

尤丽娅　我不在乎！我护理过许多伤员。维萨里昂大叔怎么样？

格奥尔基　他挺好，他在打仗。他在战壕里呢。

尤丽娅　那你呢？

格奥尔基　（尴尬地）我吗？……在这儿……跟少校先生在一起。

尤丽娅　你知道，我一想起你可能受伤，我的心里是多么害怕呀。

格奥尔基　唉，他们轻易打不中我！

尤丽娅　你参加过进攻吗？

格奥尔基　那当然！唉，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就好啦！

尤丽娅　格奥尔基，你给我讲一讲。

格奥尔基　（瞎编一气）我跑着冲了上去。大家都一样。子弹和炮弹从堡垒里雨点般的打来。我们不停地向前冲。我们边跑边射击。啊，跑着射击可不容易。实际

上……非常困难。你还要瞄准，可不是随便放枪。不应该浪费弹药。每一颗子弹都要击中目标。(停住了，没词了)

尤丽娅　(被他的故事吸引住了)格奥尔基，说呀，说呀！后来怎么样？

格奥尔基　嗯，就……这些！

尤丽娅　那么你？进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格奥尔基　我？我有什么感觉？……(终于找出了一种回答)你以为我会有什么感觉吗？(为了改变话题)尤丽娅，你呢？你对伤员习惯了吗？

尤丽娅　习惯了。现在习惯了。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可怜他们。他们呻吟，疼得直叫喊。为了能够护理他们，我学会了咬紧牙关克制自己。有些人死了，他们都是穷人。

格奥尔基　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战争嘛！

尤丽娅　你还记得我同你一起登上海岸边的石崖吗？

格奥尔基　等有一天我们回到那儿的时候，你还会见到它的。

尤丽娅　格奥尔基，我们会回去的。那时就和平了，祖国也解放了，我们也将找到工作。

格奥尔基　我已经决定了：我也跟拉泽尔先生一样，当教员。

尤丽娅　真的吗？！

格奥尔基　那当然！你呢？

尤丽娅　我吗？以后我再跟你说吧。现在我该走了，我耽搁的时间太长了。你到第四号救护车找我吧。

格奥尔基　你再呆一会儿。

尤丽娅　再见，格奥尔基！我得赶快回去了。（准备离开）

格奥尔基　尤丽娅！

尤丽娅　干什么？

格奥尔基　我希望我们每天都能见面。

尤丽娅　那就靠我们的运气了。（快步走出去）

格奥尔基　我忘了问她还记不记得我对她说过的那首诗啦。明天我再问她。

〔战壕。夜。拉泽尔、安德烈和比比利格彼此挨着，一动不动地蹲在战壕里，脸上流露出茫然的神色。再远一点，还可以依稀看到战壕里的另外一些士兵的身影。在演出过程中，远处有稀稀拉拉的两、三次枪声。

安德烈　让命运见鬼去吧！根本就没有命运。谁有权势谁就决定别人的命运。决定别人命运的不是正直、老实和心地纯洁的人。

比比利格　（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倒下去的。那时我们还挨着呢。他不停地说："喂，比比利格，坚持住！"后来就响起了撤退的号声。那时他还在我身边，在我右边，我好象看见他了。可见我比他腿脚灵便，我就把他拉在后面了。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在这儿没有找到他。至于伊昂，从我出了战壕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他。他象疯子似的冲到前面去了。似

乎他想把我们大家都超过去，争当先锋。

安德烈　（竖起耳朵在听）听！（聚精会神地听）

拉泽尔　你听见什么啦？

安德烈　嘘！（听，然后）我似乎是感觉到了。好象是一个微弱的叫喊声。

拉泽尔　我什么也没听见。

比比利格　我也没听见。

〔又沉默了片刻。

拉泽尔　尽管我们第二次吃了败仗，但是我们毕竟攻到了敌人堡垒的防护壕前。

安德烈　喂，比比利格，你看看天上的星星，你看它们少了几个？

比比利格　哼！要是根据天上的星星来计算，那我们大家都死了。天空中布满了乌云，一个星星也看不见。（想笑但笑不出来）

格奥尔基　（走进来，目光停留在那三个人身上，但那三个人回避了他的目光，然后，他强忍住哭泣）他没……叫喊吗？（有一段时间没人回答他，然后）我爸爸没叫喊吗？

拉泽尔　没有。

格奥尔基　教员先生，您说过，他会叫喊的……他会叫喊的，你们就会根据这叫声去找他……您说过，战壕那边受伤倒下的人都这么叫喊……为的是让我们听到他们，去救他们……（等着回答，但没有人回答，然后）对

了，教员先生，这就是说我爸爸……死了吗？

拉泽尔　不会，格奥尔基……我们再等等。为了不让堡垒里的土耳其人发现并射击他们，伤员们总是等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呼喊。

格奥尔基　（突然陷入惊慌状态）要是……要是伤得很重呢？要是象我看到过的那些伤员那样，伤在腹部或胸部怎么办？要是他不能动而且流血过多怎么办？（失去控制地，埋怨地喊着）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去找他？教员先生，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去找他？

拉泽尔　（抓住他的肩膀并把他紧紧地抱住）格奥尔基！自从你爸爸把我绑架并把我带到你们村子以来，我就象爱一个兄弟似的爱着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头一天，我都想揪住他的胸脯把他摔到地上。后来我发现，不识字的维萨里昂比一位学者还热爱文化，因为他想让他全村的人都学习写字和读书。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尊敬他了，我对他的尊敬超过了我一生中遇到过的许许多多的人。格奥尔基，勇敢点！我在学校里是怎么教你们的？勇敢些，格奥尔基！

安德烈　（竖起耳朵来听）喂，别说话！我似乎又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救命啊！……弟兄们，不要把我们扔在这儿……"）

安德烈　你们听见了吗？

拉泽尔　对，我听见了。是维萨里昂吗？

安德烈　是他们！

格奥尔基　是我爸爸！……

拉泽尔　好象是他。

比比利格　或者是伊昂。听声音好象是伊昂。

格奥尔基　不，是我爸爸！

〔又听到喊声："救命啊！……善良的人们，救命啊！"

格奥尔基　你们听见了吗？我爸爸！他叫我们去呢。我们走吗？

拉泽尔　不，你留在这儿。我一个人去。

比比利格　教员先生，很危险。

拉泽尔　我们不能把他扔在那儿。

格奥尔基　我也跟您一起去。

拉泽尔　土耳其人从堡垒的垛口上监视着每一个行动并且射击。你也想把骨头留在那儿吗？我一个人去找他。我熟悉地形，至少我进攻过两次。

安德烈　你要到他倒下去的地方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真的，教员先生。最好是让我去。我是一个走运的人，不管向我开多少枪，他们也打不着我。

拉泽尔　老弟，我说我去我就去，别多嘴了！

〔又听到喊声："救命啊……好心的人们，别把我们撇在这儿！"

格奥尔基　（轻轻地喊）来了，爸爸，来了！

拉泽尔　（跳到土台上并准备匍匐前进）你们注意呼救声。说不定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消失）

格奥尔基　（轻轻地）坚持一会儿，爸爸……坚持一会儿，爸爸。

〔敌我双方之间的开阔地。夜。只能看见躺在灌木丛后边的维萨里昂和伊昂。伊昂一直在呻吟。他们的周围到处是阵亡士兵的模糊身影。

维萨里昂　（弯腰向着仰面躺着的伊昂）伊昂！伊昂……你听见我叫你了吗？

伊昂　（胸部伤势严重）没有……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这边来吗？

维萨里昂　只要他们听到我们的喊声，他们会来的。

伊昂　你以为他们能听见我们的喊声吗？

维萨里昂　那当然。你还要水吗？

伊昂　还要，我的胸膛里烧得厉害。（维萨里昂从水壶里喂他水喝）谢谢。维萨里昂，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

维萨里昂　你疼吗？

伊昂　嗯！

维萨里昂　他们不会把我们扔在这儿的。

伊昂　维萨里昂，他们打我打的真准。他们把我的胸腔打碎了。

维萨里昂　不用担心，你会好的。

伊昂　你看看，还流血吗？

维萨里昂　不流了。流出来的血凝在大衣上了。

伊昂　你伤……在哪儿啦？

维萨里昂　腿上，膝盖下面，打到小腿骨上了，痛得我两眼

直冒金星。现在轻点了。

伊昂　千万不要让他们从堡垒里发现我们，不然他们还会向我们射击。他们连受伤的人也不同情，这些该死的家伙。

维萨里昂　等以后我们再收拾他们！

伊昂　你们收拾吧，因为我……

维萨里昂　伊昂，你别怕。你再忍一会儿。

伊昂　在我们周围……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维萨里昂　都死了。身子都挺了。我一直在找，一个也没找到。连一棵草都不动。也听不到呻吟声。

伊昂　死了倒好了。

维萨里昂　死了好，活着也好。

伊昂　维萨里昂，我是半死不活。你不喊啦？

维萨里昂　（喊）救命啊！我们在这儿……好心的人们，你们来啊！……

伊昂　为什么他们听不见我们的喊声？

维萨里昂　他们可能听见了，但要穿过开阔地带到我们这儿来还是很困难的，而且还是黑天。土耳其人睁大了眼睛盯着战壕，只要我们的人出来一个，他们就瞄准射击。

伊昂　我的枪在跟前吗？

维萨里昂　在你旁边。

伊昂　你把枪往我右手这边推一下，让我握住它。（维萨里昂小心翼翼地推着枪，直到伊昂困难地动了一下手臂，

把枪握住为止)就这样，谢谢你，维萨里昂。万一我死了，也不要把枪拿走……你听见了吗，让枪紧紧地贴着我的身子。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我没有把枪丢了。(稍停)维萨里昂，你不能一个人爬回战壕吗？

维萨里昂　(撒谎地)不，我不能。

伊昂　至少你可以逃出去。

维萨里昂　我们两个一起逃。再给你点水吗？

伊昂　再给我点吧。

维萨里昂　(喂他水喝，然后)伊昂，还疼吗？

伊昂　还有点疼。

维萨里昂　明年我要到你的家乡德尔纳维去作客。我带上杜多西娅和格奥尔基，同大家一起去参加你的婚礼。

伊昂　我将把你带到山上去玩玩。我们的扬库[1]就在那里，他变成鸟了。可是我却看见过他变成人，变成象我和你一样活蹦乱跳的人。有一次，我在树林里迷了路，你看，我再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才能走出树林。我走了大半天，可还是在树林里瞎走，就好象在天空中游荡似的。这时，扬库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手里拿着一支笛子。“你迷路了？”我说：“是。”“你跟我来。”我跟着他走了。他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边。他一边走一边吹笛子。你看怪不怪，我一下子就走到树林边了。但

[1] 阿弗拉姆·扬库(1824—1872)，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是他，扬库，象一道明亮的烟雾，突然在林中空地上消失了。(然后)维萨里昂！

维萨里昂　哎！

伊昂　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能找到我们的村子吗？

维萨里昂　能。

伊昂　妈妈说过，死人只能在家里生活。

维萨里昂　(聚精会神地)我好象听见点什么。(听)伊昂，他们来救我们了！伊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靠近伊昂的脸)伊昂，你要水吗？……伊昂，我说伊昂，喂，你没听见我叫你吗？他们派我们的一位战友来找我们了。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他了。一个模糊的影子靠近了。嘿，伊昂，一会儿我们就逃出去了。喂，伊昂，你怎么什么也不说呢？……伊昂？(摇晃他)伊昂！

拉泽尔的声音　(在近处，轻轻地)你们在哪儿？

维萨里昂　在这儿！你是谁？(拉泽尔匍匐前进)

拉泽尔　是维萨里昂吗？

维萨里昂　是我，教员先生，现在我才认出您来。

拉泽尔　就你一个人？

维萨里昂　就我一个人，因为伊昂……伊昂刚刚死了。上帝饶恕他吧。

拉泽尔　你伤在什么地方了？

维萨里昂　腿上，但是不太严重。割破了一块皮。我留在伊昂身边好喂他水喝。我以为他也能活下来，我们好把他带回战壕。

拉泽尔　那就快走吧。

维萨里昂　走吧！

拉泽尔　你一个人能爬吗？

维萨里昂　能。

拉泽尔　我在前面，你跟着我。要是我们有幸不被堡垒里那些家伙发现，我们就能顺利地回去。准备好了吗？

维萨里昂　准备好了。

〔拉泽尔爬着出去，维萨里昂跟在他后边。在他们走了以后，伊昂睁开了眼睛。

伊昂　（用最后的力气，声音微弱地）妈妈，不要从桌子上收走我的碗……放在那儿吧，还放在我离开的时候你放的那地方吧……等着我，妈妈，因为我就回去了……你说过，你用热牛奶和新鲜面包等着我……可能我不再叫伊昂了……好象我叫另外的名字……维萨里昂或者安德烈……或者比比利格……你别笑，因为这也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我的一个名字……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称呼我，你知道，我还是伊昂，你的儿子，你接待我吧……你接待我吧……接待我吧……（死去）

〔维萨里昂走到脚灯前。

维萨里昂　（面向观众）我们没被堡垒里的那些家伙们发现，在教员先生的带领下，我回到了战壕里。大家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们。格奥尔基象个傻子似的在我怀里哭了起来。我对他们讲了伊昂怎样在一个树林里迷路和他怎样被阿弗拉姆·扬库从树林里救出来的事

情。随后就是决定性的冲锋，因为我们必须攻克那座堡垒。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牺牲了，但是，每当一个战友倒在堡垒的防护壕里，我们胸中的怒火就燃烧得更旺，我们心中必胜的信念就变得更加坚强。

〔少校的帐篷。黎明。少校在桌子上折着一封信。阿历克山德鲁走进来。

阿历克山德鲁　报告，少校先生！

少校　我想和你谈一谈。

阿历克山德鲁　部队在焦急地等着攻克堡垒的命令。

少校　我们会攻克的。应该攻克。请等一下。（冲着帐篷的入口）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走进来。

格奥尔基　报告，少校先生！

少校　（把信递给格奥尔基）你把这封信给什台弗奈斯库大尉先生送去。让他立刻写回信。

格奥尔基　是，我马上就去。

少校　还有，等你出了我们团的防区的时候，你要注意。

格奥尔基　少校先生，我会注意的。

少校　听着，你要在堡垒前穿过一百米距离的开阔地带，你不要忘了这个。

格奥尔基　我不是到什台弗奈斯库大尉那儿去过吗？

少校　你是去过，但是那是夜间，现在天亮了。尤其是你回来的时候天就大亮了。你要特别当心。要是他们向你射击，必要的时候你就匍匐前进。

格奥尔基　是，少校先生，匍匐前进。

少校　把回信赶紧带回来。很急，你懂吗？

格奥尔基　今天攻打堡垒吗？少校先生，我们应该攻克它了，这该死的……

少校　喂！

格奥尔基　少校先生，您让我也参加这次进攻吧，真的。我跟爸爸一起去。

少校　你先去执行任务。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我们能否按时发起进攻，就取决于你能否尽快把回信带来。

格奥尔基　少校先生，真的吗？！

少校　快去吧！

格奥尔基　我走了。（把信塞进兜里以后，跑着出去）

少校　中尉先生，我想请求你一件事情。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您下命令吧！

少校　一件私事。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听您的吩咐。

少校　今天我们将用全部力量进攻堡垒。到今天晚上，它应该在我们手里。我们将会有很大的伤亡。

阿历克山德鲁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少校　对，你说的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稍停）在今天这次进攻中，说不定我会阵亡。

阿历克山德鲁　不会的。

少校　中尉，我想，我会阵亡的。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们大家迟早都要死的。

少校　可是今天我就会死去。

阿历克山德鲁　到现在为止，您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

少校　但是，总有一次战斗是最后的一次战斗。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的决心使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少校先生，您使我……感到惊奇。幸运的是，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也不见得知道自己的命运。

少校　他们在堡垒上面，我们在城垛下面。许多人会牺牲的，许多人。如果我们攻占了堡垒，而且我们也应该攻占它，你知道，是牺牲的人们攻克了它。他们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批胜利者。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不会忘记的。

少校　当我带着团队从布加勒斯特出发上前线的时候，人们走到大街上向我们扔鲜花，孩子们跟着我们，他们和战士们迈着一致的步伐，和他们一起唱歌。嗯！孩子们戴着纸作的头盔并把手举到前额上敬礼。（悄悄地笑了，然后）哎，好吧，从出发那天我就明白了。但是，我向命运祈求过，让它为我提供一次献身的特殊机会。这是我的小小的奢望。今天的进攻将是这种机会。（从制服上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阿历克山德鲁）你念一念。

阿历克山德鲁　（接过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封信，越念越激动）“亲爱的，在你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天，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衷心地请求你不要哭。这是命运的决定。我希望把我安葬在

布加勒斯特，我是多么热爱这座城市啊。但是，最好还是让我同我的勇敢的士兵们在一起，他们同我一起阵亡，他们同我一起取得了胜利。象从前一样，我拥抱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阿历克山德鲁声音颤抖了，愣在那里）

少校　（从阿历克山德鲁手中拿过信，把信装进信封，把信封装进口袋里）你不要忘了，左上方这个口袋。我请你明天把这封信寄出去。这就是我求你替我办的事情。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希望您在进攻结束之后当着我的面把那封信撕了。

少校　你看，中尉，我和命运已经签好了一个合同，同时咱们两个还达成了谅解：我随时准备为……（作手势）而它给我以战斗牺牲的荣誉。我们已经说定了。我和我的命运是以少校的名义宣了誓的，因为我的命运也只能是一位少校。在这期间，说不定我的命运已经被提升为将军了。（稍停）遗憾的是，我不能两次贡献我的生命。我愿意献出生命。总之，亲爱的，这件事你替我办了，行吗？（阿历克山德鲁沉默）办还是不办？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

少校　在国防部通知她之前，我希望关于我阵亡的消息能够通过这封信首先送到我妻子那里。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认为没有必要寄这封信。明天您应该寄另外一封信，通知她我们胜利了，您还活着。您将把这封信撕掉，您要当着我的面把它撕掉，请

您给我这种荣誉。(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尽管我习惯于在冲锋的时候撕信，但是现在我就把我那封信撕掉。少校先生，我也写了一封信。

少校　你也……?!

阿历克山德鲁　(把信递给对方)请您念念我这封信。我读了您的私人信件，我也有义务让您读一下我的私人信件。

少校　(念信)“我远方的亲人，我想明天我们又将发起新的进攻。我为有你而感到幸福。阿历克。”(然后把信还给对方)未婚妻?

阿历克山德鲁　(接过信并把它慢慢撕掉)不是。

少校　那末说还没订婚。

阿历克山德鲁　少校先生，我还不认识她。

少校　你怎么还不认识她?

阿历克山德鲁　我从来也没见过她。我只不过是在找她。因为她是存在的。她应该在什么地方。我的妻子，我命中注定的妻子，她只属于我。在所有的女人当中，我只爱她一个人，只有她是属于我的。她也在找我。直到我们彼此找到为止。所以我认为，为了见到她，我要活着结束这场战争。

少校　阿历克山德鲁，你说的对。为了找到她并且同她见面，你应该活着。

〔格奥尔基进来，他的胸部伤势严重，一只手捂着胸脯，另一只手握着一封信。

格奥尔基　（困难地试图立正，声音微弱地）报告，少校先生……什台弗奈斯库大尉先生的回信……（他刚把信递给少校，就无力地倒了下去）

少校　格奥尔基！（向他弯下腰去）

格奥尔基　少校先生……我回来的……快吗？

〔维萨里昂出现在脚灯前。

维萨里昂　当我们进攻普列夫纳的时候，我们全团象一个人似地挥舞着几千只手臂冲了上去。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前进，死神在我们耳边呼啸，很多人倒下去了，但是我们在前进，前进，在我们通向胜利和自由的道路上，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整个大地仿佛一座地狱，但是地狱中也不会象这样一片漆黑和硝烟弥漫。进攻之前，我们的少校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给我们讲了话。

〔少校出现。他头戴大盖帽，腰系战刀，作好了战斗准备。在舞台当中，一束追光照着他。

维萨里昂　他先是用他那雄鹰般的眼睛看着我们，沉默了片刻，好象是在思索什么，然后对我们说……

少校的声音　（通过音响反射听到了他有力的讲话，每讲完一句话都有回声）士兵们！今天我们将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也会战斗！我们的敌人以为，罗马尼亚人忘记了战斗，因为很久以来，我们的祖国没有一个士兵在疆场上取胜。但是，自由的愿望使我们世世代代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力量，去抗击那些蹂躏我们的人。

你们是新生的罗马尼亚的一支新的军队，你们是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的一支新的军队，在你们头顶上飘扬着的三色旗正在召唤你们去为她夺取胜利。在喀尔巴阡山最高峰，勇敢的米哈依正在注视着我们，并且问我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为罗马尼亚争取自由，我们准备好为她重新赢得独立，使她完整和统一，让她的版图恢复成圆圆的车轮形状！我们还准备为罗马尼亚的光荣称号而献身。那些在格卢葛莱尼、劳维奈①和瓦斯卢伊②捐躯的人将和你们一起战斗。每个战士的身旁，将有一名什特凡大公的边防战士，或者老米尔恰大公的士兵。我们的步枪子弹将同大公们那些看不见的弓箭手们的箭一起射向敌人，他们将一直伴同我们登上堡垒的城垛，并把罗马尼亚的三色旗插在上面。不要怕牺牲！牺牲给我们为祖国而流血的荣誉。从这里到敌人的堡垒只不过是几百米的距离。但是它统治了我们几百年。我将率领你们冲锋，永远冲锋在前！小伙子们，你们跟着我往前冲！在激烈的战斗中，如果你们看到我犹豫不前，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把枪筒贴着我的额头向我开枪！（响起冲锋号。少校拔出战刀）小伙子们，跟我冲啊！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前进！

〔战斗的喧嚣声，冲锋号不停地吹着，灯光渐暗。

---

① 老米尔恰于一三九四年十月十日曾在该地重创土耳其侵略军。

② 什特凡大公于一四七五年一月十日曾在该地战胜土耳其侵略军。

〔后方救护站的一个角落。可以看到一副一副上面躺着伤员的担架。煤油灯挂在担架旁边。夜。格奥尔基一动不动地仰卧在一副担架上，他的伤势很重。安德烈、拉泽尔和比比利格伤势比较轻，有的伤了一只手，有的伤在腿上。他们临时包扎了一下，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格奥尔基不时地在呻吟。还可以听到其他伤员发出的呻吟声。两个担架兵又抬走或抬来一个伤员。尤丽娅跪在格奥尔基身旁，用一块湿手帕敷他的前额。

拉泽尔　（走到尤丽娅身旁）还没苏醒过来？

尤丽娅　（摇头）

拉泽尔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尤丽娅　两天前。我跟救护车来的。维萨里昂大叔怎么样？

拉泽尔　他倒没事。他在堡垒里。

尤丽娅　他听到格奥尔基受伤的消息了吗？

拉泽尔　可能听到了。（指着格奥尔基）他知道你在他身边吗？

尤丽娅　到现在他没睁过眼睛。他老是这么轻轻地呻吟。

拉泽尔　大夫怎么说？

尤丽娅　他能告诉我吗？！

拉泽尔　你怎么当了护士？

尤丽娅　就这么当的。我要求到前线来。

〔拉泽尔回到安德烈和比比利格身旁。

安德烈　他没有希望啦？

拉泽尔　要是上帝愿意的话。

比比利格　不幸的少校先生。他没来得及同我们一起登上城垛。

安德烈　我看见他了，他在我前边。他倒下去了还喊着："小伙子们，冲啊！"

尤丽娅　（向格奥尔基俯下身去）格奥尔基……格奥尔基！

拉泽尔　他苏醒过来了？

尤丽娅　没有。我似乎感到他睁开眼睛啦。

比比利格　（继续刚才的话题）你们说我们的中尉先生怎么样？他是个有运气的人。

安德烈　子弹都绕着他走，真是这样。

比比利格　他一点伤都没受。他就好象是去参加婚礼似的。

拉泽尔　他的命好！我们的命运却不可捉摸。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没有人来问你有什么打算。但是，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白活。

安德烈　教员先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现在我再也不能带着这个伤口上前线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就到地主那儿去管他要一小块地，我也应该有土地。

比比利格　他不会给你的。

安德烈　你从哪儿知道他不给我？

比比利格　你听到过地主给土地的事儿吗？

安德烈　说不定他会给我的。(渐渐激动起来，直到感情爆发)我这里憋着一口气，瞧，在这儿，在这留有鞭痕的胸膛里憋着一口气。他用皮鞭打我，用鞭梢抽我，抽得我皮开肉绽，使我从秋天一直躺到圣诞节。(敞开胸膛，然后)因此，当我入伍作战解放祖国的时候，我的胸中就憋着这口气。祖国解放了，是我们解放的，可是等到我们复员回家，我们仍然是穷光蛋，仍然没有土地。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谁解放祖国？为了那些用鞭子抽打我们，逼我们干活的人？为了那些整个冬天不给我们留下一粒粮食，让我们饿死的那些人？难道是为了他们？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去要土地，我应该有土地，我不能再当伸手乞讨的叫花子啦！我去要土地，他们应该给我。不然的话，我就拿着镰刀拦住地主和管家，让他们再象从前那样用鞭子抽打我一次，或者把我关进监狱，但是我总要割断这两个家伙的脖子，为苦难和凌辱复仇，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再也忍不下去了！

格奥尔基　(发呓语)我把回信带来了……回信，少校先生……

尤丽娅　格奥尔基，我在这儿，我在你身边。

格奥尔基　(继续说胡话，激动地)……什台弗奈斯库大尉先生，我来了……妈妈……我给牛挤奶，妈妈……海鸥……

尤丽娅　格奥尔基，你听见我了吗？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又陷入昏迷状态。巴丘走进来。

巴丘　（径直朝格奥尔基走去）这小伙子怎么样啦？

尤丽娅　大夫先生，还是那样。

巴丘　还流血？

尤丽娅　还流。

巴丘　我们不能继续运送他了。再等一天，也许血会止住的。护士！

尤丽娅　是，大夫先生。

大夫　你留在他身旁守护他。

尤丽娅　我留下。

大夫　尽量让他一点都别动。（然后向那三个人走去）是你们吗？明天早晨坐第一辆运输车回国。（下）

格奥尔基　（说胡话）尤丽娅……你看海鸥……尤丽娅……海鸥……海鸥……

尤丽娅　（又用手帕敷他的前额）格奥尔基……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你在这儿？

尤丽娅　格奥尔基！是我！（冲着其他的人）他睁开眼睛了。

格奥尔基　（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尤丽娅！

〔那三个人走近担架。

尤丽娅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格奥尔基　尤丽娅……（看见了其他人）教员拉泽尔先生！（想用胳臂肘支撑起来）

尤丽娅　（制止他起来）格奥尔基，不要动！你应该静卧。

格奥尔基　少校先生怎么样啦？

拉泽尔　他很好，格奥尔基。我们攻克了堡垒。他现在在堡垒上，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一直询问你的情况。他说要来看你。

格奥尔基　感谢上帝，少校先生还健在。爸爸呢？

拉泽尔　他也没事。他在枪林弹雨中飞跑，要是你看见那个场面就好了。是他把旗帜插在堡垒上的，他和另外一个战士。

尤丽娅　（对格奥尔基）想喝点水吗？

格奥尔基　想。我的左胸里烧的厉害。

尤丽娅　（用一个水壶喂他水）就会好的，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等我好了以后，我跟你一起……到海边……到我那个石崖上去，好吗？（喝水，然后）尤丽娅，你去吗？

尤丽娅　我去，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你去看看每天早晨……有多少海鸥吧！一大群……噢，在此之前，我要上前线……作战……

拉泽尔　你目前需要治疗。

格奥尔基　我不能等到完全治好。等我觉得有劲的时候，我就……一直跑回战壕……我要跟爸爸一起战斗……和他一起……我要战斗……（疲惫地住了声）

尤丽娅　对，格奥尔基，你去作战。每次战斗之后我都等着你，而你将安然无恙地回来。每当我看见你回来的时候……（突然沉默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格奥尔基的面庞，然后带着恐惧的心情，简短地）格奥尔基……格奥

尔基……（她被吓坏了，喊叫起来）大夫先生！大夫先生，请您来一下！

〔巴丘上。他摸了摸格奥尔基的脉搏，然后把他那僵硬的手臂放下，合上他的眼睑并用毯子一直给他盖到头部。

巴丘　护士，叫担架兵！

尤丽娅　（象傻了似的，带着下意识的动作慢慢地出去了）是，大夫先生……担架兵……我去叫担架兵……

拉泽尔　大夫先生！

巴丘　什么事？

拉泽尔　（走到他面前，立正）大夫先生，我要再回到前线去。

巴丘　怎么？你是伤员，你需要治疗。

拉泽尔　大夫先生，请您不要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要留在这儿继续战斗。

安德烈　（他也立正）报告，大夫先生，我也不回家了。虽然我受了伤，但是我还能战斗。

巴丘　善良的人们，你们不了解……

比比利格　（打断他的话）报告，大夫先生，我也想留下。等战争结束以后我再回家。

〔维萨里昂跑着进来。他的样子说明他刚刚打完仗。

维萨里昂　大夫先生，我的格奥尔基怎么样了？

巴丘　（看了对方片刻，然后把头转向格奥尔基躺着的那副担架）我没能……（随后走出去）

维萨里昂　（慢慢地走近担架，跪下一条腿，然后就象跟一个活人说话似地）喂，格奥尔基，喂……喂，格奥尔基，喂……喂，格奥尔基，喂……喂，孩子……喂，爸爸的孩子……喂，格奥尔基，喂……喂，格奥尔基，喂……喂，孩子……喂，爸爸的孩子……喂，格奥尔基，喂……喂，格奥尔基，喂……

〔灯光渐暗，在黑暗中还能听到他最后几句话。

〔一片田野。傍晚。维萨里昂、安德烈、比比利格和拉泽尔站在一个新的坟墓旁，坟上有一个用两根树枝做的临时十字架。安德烈和比比利格往坟上培了最后几锹土。后来大家一动不动地肃立片刻。

拉泽尔　（等了好长时间）走吧，维萨里昂！……（维萨里昂似乎没听见，他抓住他的胳膊）走吧！

〔众人退下。与此同时，尤丽娅在另一边出现。

尤丽娅　（走近墓旁，跪下以后）

你是媳妇还是姑娘？
或者你是位女神从天而降？
我不是媳妇，也不是姑娘，
更不是女神从天而降。
我是大海的泡沫，
吻我的人定要死亡。

一个小伙子吻过我，
他晕过去三回，
第三天就被埋葬。
一个勇士吻过我，
他却安然无恙。
再吻我一次吧，
我将对你至死不忘。

〔维萨里昂又走到脚灯前；这时，在初升的太阳的光芒中，舞台上换成了序幕的布景：石崖和大海，传来海鸥的鸣叫声和大海的波涛声。

维萨里昂　（面向观众）在那美好的一天，战争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回家去了。杜多西娅在等着我，关于格奥尔基的事情，我早就给她写了信。我也跟她讲了我们在战争中的遭遇，告诉她少校先生在临牺牲的时候还高喊着："小伙子们，冲啊！"告诉她中尉先生是怎么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阵亡的，后来又讲到教员拉泽尔先生是怎么被刺刀刺死的，以及另外那些我讲也讲不完的事情。我跟杜多西娅讲完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多布罗加。现在我们也属于罗马尼亚啦。我们把尤丽娅也带去了。她说她想当教员并且留在我们这儿。村庄被烧毁了，房屋变成了一堆堆的瓦砾，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我在回家之

前，我首先向海岸走去，在格奥尔基的那个石崖前停了下来。我想起了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块土地就象多瑙河与大海之间的一个摇篮。（面对石崖）是啊，格奥尔基，它象一个摇篮，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曾在这里睡过觉，现在我们又同你回到了这个摇篮。（爬上石崖，面向大海）上帝呀，这么多海鸥！（呼喊）格奥尔基，这是你的海鸥！孩子，你听到我了吗？我已经回到家里，回到这一直属于罗马尼亚，不许敌人侵犯的海岸。我要把这件军大衣再保存一百年，如果将来需要的话，我要留在这里和你一起保卫海疆！我们两个，格奥尔基！（大声地）格奥尔基！

〔海鸥的叫声和大海的咆哮变得震耳欲聋。

——幕落

[General Information]
□□=□□□□□□□ □□□□
□□=
□□=1134
SS□=80404941
□□□□=1981□09□□1□